

#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 一个中国人的二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目击记 ·





上图：张德彝画像，〔封面图  
片：一八七一年的巴黎街头。〕

张 德 彝

随使法图记(三述奇)

左步青点 钟叔河校

责任编辑: 钟叔河

装帧设计: 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82,400 印张: 9.75 印数: 1—18,800

统一书号: 11109·199 定价: 0.83元

K91/7

Y02112



走向世界丛书



张 德 彝

#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左步青点 钟叔河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稿本封面

同治十二年仲春

# 三述奇

扎拉豐河署

市廛樓房長約里許者率皆焚毀亂石堆積如山臘佩巷前萬洞坊之銘勝銅柱被礮擊碎銅塊紛飛為達蘭禮拜堂前羅雅街之鋪戶焚毀無一存者凱歌路北之石牌樓被礮子穿成巨孔有叛勇所掘之河築以石壁將汲水之粘布覆于其上以禦槍礮瓦礫過城可憐焦土西正回寓聞是日衛洒雨雹如豆晚又解過叛勇二千五百餘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蓋雖被擒以示無憂懼也可知天下風氣大抵相同又是日男女入巴里城可以免持憑據

稿本記旺多姆紀

念柱被毀

十五日甲戌晴見本巷鋪中有綢幅不甚寬而極厚色  
則兩面一藍一紅不知若何組織也中初又由樓下解  
叛勇一千二百餘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履殘破面帶  
灰塵其雄偉之氣溢于眉宇夫鄉勇之叛由于德法已  
和蓋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則窮無所歸衣食何賴因  
之挺而走險弄兵演池故叛勇不惟男子猶悍即婦女  
亦從而助虐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居則高樓大廈食則  
美味珍饈快樂眼前不知有死其勢將敗則焚燒樓閣  
一空奇珍半成灰燼現擒女兵數百說明供認一切故  
火拒捕多出若輩之謀昨由會堂審斷其女中之主謀  
者以槍斃之餘皆發往牛夏列丹呢島充軍贖罪按是  
島在赤道南二十度澳大利亞西十六度距法國西南  
二百餘度地甚褊小周約五六百里天氣雖然炎燁土  
脈尚屬膏腴

# 目 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文与其人·

## 巴黎公社的目击者

——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钟叔河· 5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张德彝· 21

序(孙家谷).....21

自叙.....23

凡例.....24

南海经行记.....26

同治九年十月.....27

同治九年又十月.....39

同治九年十一月.....66

同治九年十二月.....84

普法战事记	87
马赛波尔多纪事	99
同治九年十二月	99
同治十年正月	118
同治十年二月	133
凡尔赛纪事	137
同治十年二月	137
同治十年三月	147
同治十年四月	166
同治十年五月	168
同治十年六月	180
同治十年七月	198
同治十年八月	210
同治十年九月	214
同治十年十月	214
同治十年十一月	228
同治十年十二月	234
使事记	234
同治十年八月	234
同治十年九月	243
同治十年十月	256
同治十年十一月	269
同治十年十二月	269
归途记	269
同治十年十月	269
同治十年十一月	269



同治十年十二月 .....	285
同治十一年正月 .....	297

• 图片 •

1871年的巴黎街头〔铜版画〕 .....	(封面)
张德彝画像 .....	(扉页)
《三述奇》稿本书名页 .....	(插页)
稿本记旺多姆纪念柱被毁事 .....	(插页)
稿本记巴黎公社女战士被俘不惧 .....	(插页)

# 总 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信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象记载

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将永远铭刻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平衡。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藏起脑袋学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那样，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他在庚子年间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父子的命却双双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

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能不逐步让位给知识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才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1847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关于西方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从书所收虽不限于这一派人物的作品，总之都是近代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的第一手材料，不乏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都是足以传世的。

值得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落后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书中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介绍各书“文与其人”的专栏文章中，适当作些分析，供读

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 巴黎公社的目击者

——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 钟叔河 ·

1871年是法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对普战争失败，皇帝被俘，第二帝国垮台，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出了巴黎公社这件大事，影响及于全世界。

和法兰西远隔重洋的中国，1871年是清朝同治十年，其时启蒙运动尚未兴起，第一代产业工人刚刚从乡下出来，巴黎公社的火光还没有来得及将他们的眼睛照亮，……

据《巴黎公社与中国》作者陈叔平研究，1871年中国对巴黎公社这件大事的报道，仅有外国人所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和王韬所编的《普法战纪》，抄摘了几条欧洲报纸上

关于“法京民变”、“巴黎乱事”的新闻。以致当代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热夫人，在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论文和讲演中，宣称中国在1927年以前，几乎未见到任何巴黎公社的反映。（均见北京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研究·巴黎公社专辑》，1981年3月出版。）

事实果真如此吗？

否！

### 1871年到法国的中国人

1871年1月24日（清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斯夏莽达”号轮船在法国马赛靠岸，有十来位中国官员和他们的随从人等一行下船。为首的是头戴红顶大帽，脑后拖着双眼花翎的“太子少保、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中国政府为了了结“天津教案”派往法国的特使。在崇厚身旁，跟着一位面目清秀、身材颇长的年轻人。他对于离船上岸的手续和码头上的一切，好象显得比旁人更为熟悉。这就是使团的英文翻译、“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已经是第四次进入法国了。

1866年，张德彝以同文馆学生的身份首游欧洲，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游记《航海述奇》，其中讲述了他两次旅经法国的经过。1869年，他随中国第一个到西方的外交使团出国期间，再一次到法国，写了一本《再述奇》（收入《走向世界》丛书时名为《欧美环游记》）。这一回他第四次来到法国，从1月24日到12月10日，呆了差不多整整一年，从头到

尾亲见亲闻了法国投降、巴黎起义、凡尔赛军队攻占巴黎，以及对革命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等等历史场面，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写下了这部《三述奇》。稿本共分八卷，凡十四万言（此次用《随使法国记》的书名刊行）。作为现在所知唯一的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它否定了“中国人没有直接观察并记述过巴黎公社”的结论。这当然是张德彝本人始料所不及的。

张德彝事先并不知道会在法国碰上战争和革命。但他是一个关心外界事物、随时注意留下记录的有心之人。到达法国的当天晚上，他住在旅馆，就呼吸到了当时法国的紧张空气。“亥初，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馀名，乱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驱者，有缓行者，行人皆击掌而贺。盖当时法郎西与德意志两国鏖兵数月……”他的笔墨就立刻开始记述这一场战争了。

张德彝与崇厚和其他人不同。他懂得外语，又曾多次出国，比较了解西方的政局和社会。因此，当他有心观察和记录外国的情况时，他是能够找到渠道的。

在本书《普法战事记》一篇中，张德彝追述了普法战争的经过和法国政局的变化，写得井井有条，而且十分具体；比起《中国教会新报》那些转抄改写的报导来，很容易分出高下。例如：

（西历一八七零年九月初二日，法、德大战于水塘（色当）城七昼夜，互有胜负。是役也，德军六十万，用枪炮百二十万。至是俘虏法军三十五万，夺获大炮四千七百门，枪三十万杆，踞地二



省。

至初六日，法君欲与德议和，德君不允。当日午刻，法君手举免战白旗，欲见德君；乃先遣一官，往送宝剑，以示相投之意。德君答云：“不能与剑对话。即欲议和，可令拿破仑（三世）自来。”未初，法君亲诣德营。德帅毕驹马（俾斯麦）与其大将何楠暗约，调军三十万，乘间窃发，与法军八万复大战于水塘城。法旋败绩，拿破仑遂被俘焉。……

初七日，巴里（巴黎）闻各处失守，国君被俘，众议改为民政（共和）：……外部发福尔（法夫尔），外以冈北达（甘必大）为帅，内以屠额许（特罗胥）操兵，而民主（总统）执国政焉。君后（拿破仑三世的皇后）问众“可仍居巴黎否？”众云“不可”。遂携世子逃往比利时，寻又入英吉利。

《普法战事记》主要叙述两国战事，但也接触到了巴黎人民的斗争。如补叙1780,10,9巴黎之事：“有带红帽之乡勇（民兵）十万，名为‘红头’（此系沿用国内对广东农民武装的称呼，借指巴黎人民建立的自卫军）者，齐赴外部，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借改民政而作乱。”这里虽然把人民起义称为“作乱”，但毕竟没有使用“匪”、“贼”之类污蔑性的称呼。张德彝在涉及东道国发生的事情时，是尽量保持着客观的立场。

《普法战事记》之后为《马赛波尔多纪事》。第一天记：“法邦外部大臣发福尔亲到卫洒（凡尔赛）德营，与毕驹马商议停战二十一天。毕对云，如欲停战，须依德营十五款”。在投降条约签字之前，“红头”已经“满街喧闹”，并将拦阻的“看街兵”“投诸河中，掷石如雨”。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记：因为“红头时时反乱”，会堂（国民议会）和

外部都迁移到波尔多，“各国驻扎公使亦多因而移去焉”。此外，并记载了迺尔（梯也耳）被国民议会选举为“伯理玺天德”（行政首长）一事。一星期后，他们一行也以外交人员身份，从马赛到达波尔多。

张德彝在波尔多住了四十来天。从他的记载看，法国外省的官吏、军官和商人们，此时生活还比较平静。这说明对德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多少痛苦，这个阶级也并没有投入“全民抗战”。在马赛的时候，他就有过这样一段记事：

前日来拜之武官名傅达义者，系奉命来此与兵购买鞋袜者。彼尚游玩看剧，不以官事为重。斯时城（巴黎）虽被困，王虽被擒，而间阎市廛，仍是朝朝佳节，夜夜元宵，鼓乐喧天，车马震地，可谓燕雀不知大厦之倾也。

可是，普通法国人民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在波尔多，张德彝去到旅馆对面人家小坐，见到从巴黎逃出的难民。房东的儿子原在巴黎从军，已经四个月没有家信。房东太太讲到儿子，忍不住伤心哭泣。这样的情景，在他平时接触的达官贵人中是见不到的。后来，在波尔多还有巴黎难民向中国官员求乞。想起过去在北京见到乞丐向洋人讨钱的情形，张德彝这位旁观者，也不禁感慨系之了。

### 旁 观 者 清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张德彝奉崇厚之命先进巴黎，为中国使者寻觅馆舍。这时“旅舍大半歇业”，多“内藏‘红

头’”。第二天，也就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起义就正式爆发了。

巴黎公社参加者、法国历史学家普·利沙加勒著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被马克思誉为“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1876年9月23日给白拉克的信）。其德译本附有《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3月18日这一天所记大事是：

维努亚企图在拂晓的时候夺取蒙马特尔的大炮，军事占领巴黎。巴黎人民起义。士兵们拒绝射击，同人民联欢。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被他们的士兵枪杀了。

晚上，梯也尔命令政府的一切机关撤出巴黎。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政权。东布罗夫斯基从里昂回到巴黎。

现在让我们看看张德彝当天和次日的记述：

二十八日戊午，晴。……租寓已定，并告以如何安排修饰。……亥初回寓。闻是日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黎各乡民勇（指巴黎人民组织的国民自卫军），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比迷梦、苇莱暨纳马上下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餘门，因此四处皆系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一名腊公塔（勒康特），一名雷猛多（克列芒·托马），亦皆以枪毙之。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一路民勇争斗，终夜喧阗。奏飞禀星使，请仍在波尔多暂驻数日，俟军务稍定，再禀移入法都。

二十九日己未，晴，凉。闻昨夜叛勇已入巴黎，至王宫左万洞坊（旺多姆广场）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言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洒（凡尔赛）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

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人心惶恐，……奔恐大乱无可避居，即拟出巴里。苦无车马，万难步奔。遂函禀星使，拟回波尔多再为料理。正缮禀间，忽炮声大起。急投信于信局，而信局已闭门不纳。欲改送电信，而电局亦暂停止。欲往向德威理亚计较，据洋仆云：江北各巷口，皆以车轮石木堆筑炮台，行人往来皆有暗号，不可遽往。……

这些记述，不仅与信史完全相符，更可贵的是补充了很多只有亲历者才能知道的细节。张德彝对于3,18事变毫无思想准备，头一天才进巴黎看房子，当天中午刚将租约议好，到晚上情况就突变了。他又是一个外国客人，与斗争双方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虽然沿用官方口吻，称起义为“叛”为“乱”，但对起义者并无深仇大恨。所谓“旁观者清”，他的描述虽然有时并不深刻，大体上却是比较客观的。

从巴黎出来后，张德彝随崇厚于二月初十日（1871，3,30）到达法国政府所在地凡尔赛，并且先后见到了梯也尔、法夫尔等人。在《凡尔赛纪事》一篇中，他只能从凡尔赛的角度来看巴黎；但他在记述官兵（凡尔赛军队）与“红头”（巴黎起义军）的战斗时，既写了官兵的得胜，也写了官兵的失利。如二月十九日记纳里（讷伊炮台）之战，说“红头”四万七千，枪炮六万馀具，颇属利害。官兵过桥时，“误触”炸炮（地雷），伤数百人，提督（将军）也阵亡了二员。三月十六日又记官军利用奸细偷袭巴黎失败，“先与党中数人定计，暗中开城；不意谋泄，俟兵到时，‘红头’连施炸炮地雷，所伤甚多。”

对于凡尔赛方面的情况，他也能够不予隐饰，秉笔直书。在到凡尔赛第一天的晚上，就记了旅馆外边“兵马云集，人语喧哗”，原因是“官兵不与叛勇战，故调水师来此”。第二天又记载凡尔赛的市容，“有卖马肉、狗肉者。甚至下等人不齍面，不整容，衣服蓝褛，……女子则首如飞蓬，小儿则坐于涂炭”，活生生一幅流民图。三月二十二日记述他目睹巴黎战火，“浓烟冲突，烈焰飞腾，似焚房屋数千间状，亦一浩劫也”。此时正值两军激战，胜负未定之际，这当然是凡尔赛军队炮火轰击巴黎的结果。在最后听到巴黎“克复”的消息时，他又写道，“缘德知法久战，所费不貲，恐赔款不能如期以偿，故协助而速克之”，讲出了凡尔赛政府勾结敌国镇压人民的真相。

### 为巴黎公社留一信史

“5月21日，凡尔赛分子利用叛变经由圣克鲁门侵入巴黎。”（《年表》）

张德彝当天（中历四月初三）就记载了这件事。三天之后，巴黎巷战仍然十分激烈。他“入夜北望，烈焰飞腾，炮声不绝”。法文翻译庆常（霭堂）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由法国外交部发给“入城之据”，“往看巴里”，只见“枪炮子飞腾遍城，其急如矢，其密于星”，意大利的一位副使竟被流弹打死。

“5月28日，最后的街垒陷落。凡尔赛分子大批执行死刑，一直继续到六月初。”（《年表》）

张德彝（此时尚在凡尔赛）于第二天（中历四月十一日）写道：“巴黎通城克复，炮台亦皆收回。自申至戌，见马、步队三、四万归队，有面目黧黑而步履彳亍者，有身体疲惫而卧于当途者。土人（指凡尔赛居民）则施水、施酒、施药、施钱、施烟卷、施面包者甚众。又见叛勇之被俘者，男女老幼，有三、四百人。”

尽管凡尔赛在欢迎扑灭了公社的军队，这支军队却看不出有丝毫的欢欣鼓舞。这确是一支刚刚投降过敌人，随即又拿起武器来对付本国“男女老幼”的军队的最恰当的表现。

关于“叛勇”大批被逮捕、镇压的情形，在《燹后巴黎记》一篇中有多次叙述。

中历四月初五日记：“其被获叛勇二万余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作者认为他们无非是一些受迫胁的穷民，“未必皆强暴性成而甘于作乱”，“今俱伏罪受刑，睹之不胜惻然。”

四月十五日记：“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这时的张德彝已经不再认为他（她）们是受迫胁而作乱的了，他说：“夫乡勇之叛，由于德法已和；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则穷无所归，衣食何赖？因之铤而走险，弄兵潢池”，进一步指出了“乡勇之叛”是由于反对“和局”的事实。

四月十六日，张德彝随崇厚进入巴黎，当天又见“解

过叛勇二千五百余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十九日又记：“由楼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妇女有百余名，虽被赭衣，而气象轩昂，……”

张德彝对于慷慨就义的公社战士，虽然还谈不到热情歌颂，却至少颇有几分同情。当时的中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封建专制朝廷号称“同光中兴”，正是反动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一个“兵部员外郎”能够有这样的态度，也就要算是难得的了。

在《凡尔赛纪事》和《燹后巴黎记》中，还有不少其他关于巴黎公社的史料，诸如：

俾斯麦向法夫尔提出的停战条件十五款全文，和向梯也尔提出的投降条件十款全文。（同治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及同治十年正月初六日记）

巴黎被围缺粮（“猪鸭鸡鱼及干鲜菜蔬皆无”，“牛马骡驴猫犬鸽鹁纳官分卖，有定价，每人一两五钱，持牌领肉……”）

官军配合德军占领巴黎（正月十六日记：“德兵列队入巴里，齐唱凯歌，……各街巷口皆有本国兵弁持械严守，以阻民人观看”）。

3月22日旺多姆广场上的反革命示威游行（二月初三日日记：“巴里良民数千，于午正至万洞坊民勇将军衙门，与其头目商议平定之事。红头不允，即时枪毙人民数十，众皆惊散”）。

4月3日公社三个纵队向凡尔赛进军（二月十三、十

四等日记：“叛勇三路出巴里，拆断水道，官军迎至鸥洒地方对阵”……）。

4月6日公社颁布关于人质的法令（二月十九日记：“红头在巴里捉获主教、神甫百名下狱……”）

4月7日东布罗夫斯基任前线司令（二月二十七日记：“有法人戴色里者，本系元帅亢贝达营勇将，因德法已和，稍有缺望，竟改名邓波斯纪，投入叛勇营中，参谋一切”）。

5月上旬凡尔赛军队以数百门大炮轰击巴黎（三月十七、十八、二十等日记：“夜来枪炮齐发，震地惊天”，“枪炮之声，阗阗震耳”，“昼夜火器之声不绝”）。

巴黎人构筑街垒（四月十六日记焚后巴黎云：“路皆拆毁，叛勇在各巷口多筑土石墙、几案墙；又有木筐墙，系以荆柳编筐，内盛零碎什物，堆累成台，炮子虽入，舍而不出”。又“有叛勇所掘之河（壕沟），筑以石壁，将浸水之毡布裹于其上，以御枪炮”）。

拆毁旺多姆圆柱（“见万洞坊之铭胜柱，已被叛勇打坏。……是柱系其先王拿破仑第一战胜他国，将所获之铜炮改铸者也……”“至得米石地方，有一石台，上建拿破仑第一石像，高二丈许，亦被叛勇打去”）。

处决巴黎大主教（四月十九日记：“接法外部讣云：‘巴里大牧师达卜瓦，昨为叛勇所戕。现定于翌午在巴里城内那欧他达木礼拜堂内诵经出殡，恳请光临往吊：……’……”

.....

如果将张德彝关于公社的记述和《中国教会新报》的报



道作一比较，则前者详尽具体，后者错谬甚多；特别是对公社的观点，显见有所不同。

《教会新报》在同治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巴黎失陷四十多天之后，才开始报道法国“官军戡乱”，“八万人入法京，执其乱党六百人”的“新闻”。这些其实是旧闻的“新闻”把起义者称为“贼党”、“乱匪”，说巴黎妇女“甘从叛逆”，“法京中富丽繁华及奇珍法物半成灰烬者，多由此辈娘子军肆虐焉。兹由法司定罪，将此众女发往乌加烈顿呢亚埠（新喀里多尼亚）充军，以肃典章，而除凶孽”。这和张德彝对被俘女战士的态度，真有云泥之隔。

其所以有这样大的区别，一则是由于展转传译不如直接观察接近真实，二则是由于西方传教士和帮他们润色文字的中国文人不如张德彝思想开明。张德彝虽然也是封建朝廷洋务机构培养出来的，但毕竟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外语，又连年出洋，眼界和思想都比较开阔。再加上又养成了每天记事述奇的习惯，主客观条件一凑合，就使他这个同治年间的中国人，居然为天隔地远的巴黎公社留下了一部信史，这真是所谓“无巧不成书”了。

### 天津教案——此行原委

张德彝此次随崇厚出使法国，本来是为了“天津教案”，去向法国政府“表示可惜之意”，也就是道歉。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很不光采的一页。

天主教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外来

的宗教，它一直没有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1840年以后，西方国家的鸦片商人、人口贩子等冒险家，在中国干了不少坏事。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可能不把西方传教士和这些人视为一体。于是，在许多天主教会进行活动的地方，都出现过反洋教的风潮，也就是“教案”。

应该承认，反洋教的并不全是进步分子。某些地方的封建宗法势力，害怕“洋人”夺取他们的地盘，损害他们的利益，也反对洋教。他们尽量利用落后群众的保守心理和对“天地君亲师”的迷信，竭力把水搅浑，企图把反洋教运动引向维护封建统治、反对民主文明的歧路上去。天主教“拐骗童男童女”、“剜眼取心合药”等谣言，一时传播甚广。鲁迅也听到过所谓“洋鬼子把眼睛象小鲫鱼那样一坛坛腌起来”的鬼话，并且拿来作为笑柄。“天津教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抓获了一个“迷拐幼孩”的“拍花”王三，供词中牵涉到天主堂。当地群众本来对法国教士的嚣张气焰和教民“为虎作伥”、“认贼作父”的行径十分不满，纷纷要求彻查，并且自发采取行动。后来又听说，天主堂内查到了人眼人心(当然并无其事)，于是群情激愤，砸掉了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于五月二十三日找天津的中国官员交涉。这位“洋大人”平日对满清官吏颐指气使惯了，这次又如法炮制。旁边群众忍无可忍，予以制止。丰大业竟持手枪开枪威胁，以致酿成巨变。结果丰大业本人和一批法国教士、修女在混乱中被人打死。

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借题发挥，压清政府作出巨大让步。清廷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将“滋事犯人”二十名处死、二十五名充军，将“办理不善”的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发往黑龙江，并给死者以优厚的抚恤；又派崇厚为特使，携带同治皇帝的国书，去向法国“代达衷曲，以为真心和好之据”。崇厚一行于同治九年十月初二日出京，到达法国后，正碰上法国军事溃败、政局大变，只好在马赛、波尔多、凡尔赛等地逗留等候。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政府，在凡尔赛曾暂派热夫类与崇厚接洽；及至镇压巴黎公社、建立全国统治之后，一时还无暇接见崇厚。于是，崇厚等在同治十年七、八月间，还曾到英、美两国小游，本意想就此归国，经法国驻美公使再三相请才返法。直到十月十一日，梯也尔才正式接见崇厚，接受国书，并互相致词。这个屠杀巴黎人民的刽子手，竟在答词中辱骂中国人民“愚昧”，气势汹汹地责问：“如何将大国领事官打死？洵属获咎不浅。”他公然要求中国皇帝谕告地方官“优待”传教士，“百姓也必敬重之”，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张德彝仅仅是一个年轻的翻译，他对使事并不特别关心，至少在本书中看来是如此。这次出使法国是为了了结“教案”，张德彝却不止一次向法国人表示自己是孔子的信徒，天主教不适合于中国。在《使事记》一篇中，他还特地译录了法国限制罗马教廷教权的条约，其中包括有主教及传教人员犯法，应由官署究办等规定。他拒绝天主教的立场是坚定的。

在其他方面，《三述奇》和《航海述奇》、《再述奇》一样，杂采海外见闻，广记西洋事物。张德彝在《自叙》中说他“非以矜奇，正以述实”，我们认为说得不错。

在《再述奇》中，曾较多流露作者的封建思想。而在《三述奇》中，却已经少见得多了，这也许与当时的社会大变动不无关系吧！



本书系按张氏家藏稿本校点排印，体例与以前各书悉同。原稿分为八卷。分卷既不依年月，又不依内容，只照数平字分，似乎不够妥善。此次依记述内容分作八篇，即（一）南海经行记，（二）普法战事记，（三）马赛波尔多纪事，（四）凡尔赛纪事，（五）燹后巴黎记，（六）西海小游记，（七）使事记，（八）归途记，眉目似较为清楚。但原来各卷卷终，仍予注明，以存原貌。

本书在注解地名译音时，很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书中介绍各国旗帜时，提到许多国名。其中象“韩博尔”、“布蕾门”和“鲁贝”，还能从音读及沿革地理，判定为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三个北德意志的自主城邦。至于“搜赛伊的”和“三堆池”，不多查几本旧书旧地图，就简直不会晓得就是塔希提和夏威夷；特别是夏威夷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在海上再也看不到夏威夷旗了。在这方面，我们一定存在不少错误，欢迎博学多闻的朋友指出，以便改正。



# 随使法国记

## 序

古之使绝域者，汉有张骞、班勇。班书记西域诸国风土人俗，本于博望。范书记建武以后异于先者，本于宜僚。我朝幅员辽阔，迥越前代。两汉使臣，绳行沙度而间一至者，今皆隶我版图。如哈密为伊吾地，伊犁为乌孙地，辟展为车师地，库车为龟兹地，叶尔羌、和阗为于阗地，哈萨克为康居地，罔不置侯尉，设驿传，襟带相联，区宇合一。于是通所不通，而泰西人五大洲之说兴焉。五大洲者，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斐利加，曰阿美里加，曰澳大利亚。地圆如球，五洲傅于球面，水居十之六，土居十之四。海舶坚实，不畏风涛，可以环行球面。同治丁卯冬，谷与志参赞刚奉命往泰西各国，周历重洋，备尝险阻，至

庚午冬回京。时张君在初以翻译官随行。先是，张君随斌正郎椿往，其后随崇侍郎厚往，三至外洋。凡所闻见，山川风土，语言文字，下及草木鸟兽虫鱼之细，悉笔诸书而详记之，命曰《三述奇》，是亦今之博望、宜僚也。

国家声教所讫，廓而愈远。从古不通中国之域，皆玉帛结好。一介往来，如在庭户。而伏居里巷者，每少见多怪而非笑之。谷尝读扬雄《甘泉赋》云：“漂龙渊而还九垓兮，窥地底而上回。”张衡《思玄赋》云：“追荒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子云、平子博绝古今，言足徵信。乃知地圆如球，周匝可行者，非南怀仁辈之创论也。特中国域于浅近，宏才博学如扬、张者，世不一生，乃失真传耳。世之言智巧者，以西人为巨擘。和议既成，气机火轮之制，中华得习其法。然史言张衡造候风地动仪，陇西地震，京师应之，若合符节，西人未之能也。后之人岂不如古？精而思之，格物制器，将有远胜于彼者，奇云乎哉？

花翎二品顶戴湖北荆宜施道友生孙家谷序

## 自叙

地輿之广，非航海莫穷其极。惟古今来称远游者，虽汉之张骞，唐之玄奘，亦只游印度而止。周流九州外，往返数万里，称天使而遍历于外洋者几人哉？彝于同治丙寅岁奉命遣历泰西，游十万里，阅十五国，举风土人情、山川事迹，莫不获目睹而心识之，亦彝所遇之奇也。然奇而尚不为奇者，所谓四大洲犹未尽其界焉。丁卯岁，复随使欧罗巴及阿美里加等洲，足迹几周环地一匝，尤非彝意之所期，亦诚古今所仅有，是不更奇乎！然奇而愈奇者，旋国都甫一岁，又蒙三口通商大臣宫保崇奏随出使。海图邦国，览既尽而考之详。溯自庚午至壬申，计时十七逾月，计地十馀万里，履险若夷，阅三返而归帆无恙。自问之自奇，询之人亦咸以为奇。既有此奇，不即其奇而志之，斯世或未尽知其奇也。不择其奇而述之，后世或未传其奇也。彝更即此次日见日闻，胥书之，颜曰“三次述奇”，非以矜奇，正以述实。识者其知录之非奇而诚奇欤？

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春张德彝在初氏序于养心堂



## 凡 例

一、海邦政俗，近年诸星使著作如林，久已脍炙人口，余则不过窃其绪馀而已。

一、是书本纪外洋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至于各国政事得失，自有西士译书可考。

一、是书原系逐日登记，藉驱睡魔，其文俚而不雅，难免有道之讥，阅者谅之。

一、所纪天文度数、山川远近里数，不无讹错，然行人持此而往，或不迷于所向也。

一、录各国往事，以及制造之创始，虽用西历纪年，而仍附以中历者，以便阅者考查也。

一、海外地名以——识之，人名、官名、物名以\_\_\_识之<sup>①</sup>，其还音虽本《瀛寰志略》各书，仍有不甚吻合之处，聊以得其仿佛云尔。至中华之地名、人名、官名、物名，

---

<sup>①</sup>人名、地名符号，此次不再使用。

则不复识别。

一、历次出洋，虽辱承译事，而一切密勿阙而不书，亦金人缄口之意也。

一、前二次笔所述及者，概不登入，以免重复。

一、昔宋洪迈成《容斋随笔》后，有《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张端义《贵耳集》，有《二集》、《三集》。古人编纂，与时俱积，原不必统随一式。余三次出差，各就见闻笔录，故以《述奇》、《再述》、《三述》而名之。

一、所载有见闻不确、失其事实者，尚望高明正之。

## 南海经行记

### 天津教案

大清同治九年庚午<sup>①</sup>，因天津教民起衅，法国驻津领事官丰大业者，性暴，未谙民俗，致于五月二十三日聚众争殴，酿成焚杀巨案。经曾侯相察明拿办，并妥为抚恤。六月初一日，奉旨：派头品顶戴、双眼花翎、太子少保、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往法国递国书，以固友谊。遂于是月初六日奏请随带员弁，拣有现任花翎三品衔、广东候补道、直隶任邱高从望(引之)，三品衔、直隶候补同知、广东嘉应黄惠廉(道崇)，花翎、四品衔、兵部候补员外郎、镶黄旗汉军张德彝(在初，原名德明)，五品衔、候补光禄寺署正医官、浙江德清俞奎文(惕庵)，蓝翎、五品衔、升用通判、候选县丞、直隶天津王文彬(竹轩)，花翎、副将衔、直隶

<sup>①</sup>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

候补游击、天津郑明德(子善)，蓝翎、都司衔、直隶候补守备张锦隆(云波)，五品衔、直隶候补千总、外委刘国梁(辅臣)等。八月间，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随带员外郎衔、候选主事、同文馆法文八品官、镶黄旗汉军庆常(霭堂)，粤海关副税务司英人薄郎，法文翻译官、法人殷伯尔与那威勇等。当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彝闻命后，即日治装。九月间，戚友祖饯，日无暇晷。

随行人员

至十月初二日甲午，晴。午正登车，道出朝阳门，行二十里，至通州界之定福庄，谒见崇星使暨同行诸友。

初三日乙未，微雨。寅初起程，稍凉。行三十里，至张家湾。午初雨止，又行三十五里，至安平镇宿。入夜大雨。

初四日丙申，仍雨。辰初起程，行二十五里，至河西务。又行五十五里，至杨村宿。中伙过武清县界之蔡村。

初五日丁酉，阴。辰初起程，行二十五里，至浦口。午后晴，遇姚存仁游戎(怀德)。饭毕，坐谈少顷，知星使昨住蔡村。又行三十五里，未初抵津，入西门出南门，复南行五六里至海光寺。殿楼高大，庭院清凉。左院为制造机器总局，烟筒高迥，一如外邦铁厂，黑烟直吐，颇有上海之风。门外横额，一曰“善其事”，一曰“利其器”。所储机器暨所造炮位与他处同。前院碑亭有御制阅武诗二。其一诗曰：

天津机器  
制造总局

重镇海疆守，今来况始过。因之规素习，可悦不扬波。

结队明组练，伸行列鹤鸪。巡方应诘武，行赏意犹多。

乾隆丁亥暮春上浣御笔

巡方之所重，诘武及修文。昨已试诸士，今应阅众军。  
熊罴分列队，鸪雁聚成群。原可百年偃，休疏一日勤。  
酬劳略行赏，合度亦堪欣；敢曰潮氛靖，戒安意正殷。

戊申仲春下浣御笔

读“戒安意正殷”句，钦惟我纯皇帝当日垂念海防，抑何郑重。由京至此，沿途村镇皆有马步队迎接。入夜晴。

黄缎大纛  
绣一崇字

初六日戊戌，晴。未初，星使到。文武官数十员，带洋枪马步兵列队前导。队有黄缎大纛，绣一“崇”字，并红绸万名伞、四字旗牌、匾额等。乐声盈耳，炮响震天。同众谒见。寻马松圃大尹（绳武）、宋澄川明府（渊泾）、童铁帆（恒麟）、庆心泉（志）暨二次出差之左协理英人柏卓安来拜。

初七日己亥，早，风雨大作，微凉。有德景融都护（椿）、斌承权（衡）及徐青波（邦彦）来拜，皆制造局中执事者。午后往谒制军李伯相（鸿章）、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成竹坪（林）。又拜俄总领事孔琪庭、合众领事密妥士、津海关税务司汉南，暨殷伯尔、那威勇与法国公使罗淑亚差与同行之翻译官法人德威理亚。入夜雨止，甚凉。

临行前长  
辈的告戒

初八日庚子，阴，仍风。早起料理行装。已刻，高引之之弟高济之（从奘）、郑子善之兄郑天申（明保）、郝晴川（庆澜）及连达斋（兴）、陆秀岩（恩同）来拜。午正，各处答拜。晚，俞惕庵以其尊翁信见示，内云：

……看崇星使暨诸友是何光景，见样学样可也。一切请教星使指示遵行，万无一失。有疑即问，最为佳妙。古人不耻下问，大有道理，万不可以问为耻也。得暇即看所与之书，不可光阴虚度。至于一切，遵《曲礼》首句，毋不敬，则心有把握，外诱不能动摇，攸往咸宜矣。切切！表记中“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宜时时玩之。再，与同行诸公，只可以品级论，不可以年齿论。……

等语。夫惕庵年逾知命，尚须以是为戒；彝年甫二十有四，不更当以此自励耶！忆叩别慈颜，曾蒙庭训，今见此语，尤宜终身佩之。当将严谕一并录诸座右，以为随时自惕云。

初九日辛丑，阴。巳初，德威理亚及密妥士、孔琪庭等来拜。午正，乘车东行六七里，至河岸，登“南浔”轮船，乃前同治五年回棹时所乘者。查看舱房，点检行李。申初，高引之约在新税局晚餐，同坐有马松圃、郝晴川暨高济之。回船得见总署砚友汪芝房（凤藻）、汪卓人（远焜），皆乞假旋里完姻者。

初十日壬寅，早大雾，卯正晴。船桅悬黄质红边白鹤大旗。辰初，星使登舟，百官送行。有洋枪马步队暨炮营与练勇千馀名，号衣一律，军器整齐，皆声炮举枪，鼓吹跪送，十分威肃。未初一刻开船，后随中华小轮舟一只，名曰“飞电”，庆心泉立于其上，系为带回官弁者。行至白塘口，有兵数名，伏于炮台，三炮而起。申初过双港汛，亦有兵数名跪于河岸。酉初，因潮退水浅，遂泊于葛沽北三十馀里。入

黄地红边  
白鹤大旗

夜：风凉。

十一日癸卯，晴。卯初开船，过葛沽与新城，皆有步兵跪送。巳正，至大沽口住船，百官拜别，乃易“飞电”而归。后“南浔”展轮出口，见左右炮台雄固异常，不亚二崂虎口，九折羊肠，洵为皇畿之襟带也。有兵举旗升炮，跪而相送。约行五六十里，则狂风大作，波浪掀天矣。我华人之晕而吐者，十居八九，而西人亦有半焉。

十二日甲辰，微晴。终日大风劲厉，船行甚艰，颠簸摇荡，船主照料无暇晷，入夜尤甚。

烟台正遇  
志刚回国

十三日乙巳，晴。早起稍稳，见船前半木阑竟被海水打坏二丈馀。辰刻抵烟台住船。距“南浔”一失[失]之地，有轮船名“满洲”者，上插龙旗，想即志、孙星使由法邦回棹至此也。乃奉崇星使命，驾小舟往谒，得见志、孙两星使暨前次同事之风夔九、联春卿、桂冬卿、邹秋帆诸人。未初大雨，申正止，仍阴。

十四日丙午，阴，冷。因风浪犹大而未开。申初，“满洲”轮船移往之罘山下避风。晚，见水面飘有玻璃酒瓶二三，因而数十白鸥往来飞逐，趣甚。入夜风狂浪涌，更甚于前，虽在口内，而船之摇荡与在海面同。

十五日丁未，晴。午正，展轮东北行七八里，至之罘山下停泊，仍距“满洲”船不远。未刻，阴。申初，有“满洲”轮船船主司悌廉邀本船船主德乐夫妻晚酌，彝思可与同往，再见志、孙两星使及诸友，遂驾小舟同往。斯时风平浪

静，皓月当空，登“满洲”船，见志、孙两星使，坐谈片时。又见夔夔九等，计别以来，甫经周岁，真有一日三秋之感焉。值西人饭毕，德乐之妻鼓琴，司梯廉弹歌长曲，曲曰“娄令蛮朱”，译英言即“摇荡‘满洲’船”也。歌罢，众皆击掌称妙。复以手帕纸牌变化戏法，彼此乐甚。亥正风起，归时摇荡异常，波激如雨。

满洲号

十六日戊申，天晴风息，水平如油。辰初，船归前泊处，接见殷伯尔、那威勇与德威理亚，因前于十三日住船后，即登岸宿于东海关也。巳初，“满洲”、“恰便”二轮船开往天津。巳正一刻，“南浔”船开出口，水浅绿色。未正，过青山头至黑水洋，顺风稳速。申初，遇“山西”轮船与洋风篷船一只由上洋来，又一中土风篷南去者。入夜，风起船摇，隔窗视月如轮，飞腾上下，忽而触水，忽而登云，可望而不可即也。

十七日己酉，晴平。早见东方红日初升，西面黑雨下落，阴晴各半，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也。彝初两次乘舟由津至沪，皆先平而后摇，此次则先摇而后平，是海水之平险，不可以一次为定。实因潮汐更变，非人所能预知。然问诸中外各人，金谓鲜有见黑水洋之平坦如今日者，此皆仰赖皇上洪福，海神效顺之所致也。而由大沽口至烟台，又何如是之浪大风狂？详思其故，凡事能先险后夷，未始非天试所遇以示警也。

皇上洪福



已初阴，细雨。早饭得饮义大利国酒名阿斯堤者，其色白，味如三鞭，酒力稍大。午正晴暖。

金刚经  
投海中

俞惕庵携字纸灰一囊，并其太夫人生前亲书“金刚经”四部。前三日，每值风浪大时，辄投诸海内一部，盥手叩头，暗祷苦海超度群生。上天有知，必升其母于仙境，谅至诚必有以感格也。

过黑水洋口占一绝曰：“万里无涯黑水洋，阴云四合日无光，而今识得穹苍意，人事浑如大海茫。”未初一刻，入青水洋。

十八日庚戌，晴。子初，入黄水洋，极平。寅正，见西方一片岛屿，色绚五彩，忽而高者短，忽而狭者宽，忽而有若无，忽而实若虚，盖晨光所照之云，非真山峰也。辰初，见余山独立，距上洋约二百一二十里。已初一刻，抵黄浦江口，有标杆船，又数十家雀随船而飞，毫不畏人。中外夹板轮船百馀，一望如林。午正入口。未初，泊于金利源码头，又名琼记码头。申初下船，乘肩舆

海运总局

行十七八里，至大东门外十六铺密竹街浙江海运总局宿，楼房高敞，墙壁整齐。酉刻，接见周琳粟观察(家勋)、陈宝薰司马(福勋)、黄石甫(达权)及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与同事之英人薄郎等。因行李卸于江海关，遂乘肩舆前往查收。亥正回寓。

十九日辛亥，晴。早，涂朗轩观察(宗瀛)、朱梧冈大令(凤梯)及郭慕徐司马(阶)来拜。午初二刻，复往江海关

查点行李，后随星使往拜狄税务司暨英法俄美德奥六国领事官，酉初回寓。戌初，周琳粟邀往洋泾浜金桂茶园观剧，因公私繁冗，辞而未往。

是日，见客厅挂永康应敏斋方伯(宝时)所书楹帖云：

“下情易隔，勿信胥差而疑百姓；君恩难报，莫重身家而轻闾阎。”其旁跋云：“此东阿周文忠任阜阳时所题厅事楹联也，书语可为天下州县说法，对语则自督抚以至州县，无人不应日复斯言，使心有主宰，庶以公灭私，不致有所瞻循耳。爰倩莫君友芝书勒于石，时同治己巳长夏。”云云。

二十日壬子，晴。早，孙星使稼生(家谷)之弟斐生(家笃)、黄道崇之弟岳川(钺)及叶参戎(圻)来拜。后街游，见十六铺一带街道宽敞，路途整洁，铺户繁杂，行人拥挤。午初进城，答拜观察涂朗轩、大令朱梧冈。继往大马路洋泾浜理事公廨拜陈宝薰，回阳里拜周琳粟，西昼锦里拜孙砚农(文田)，老北门内蚁马弄拜黄岳川，船木捐局拜孙斐生，香港路拜狄妥玛暨他文武各官。

洋泾浜

二十一日癸丑，晴。早，孙砚农、高懋升来拜。申初，黄岳川与孙砚农约饭，皆辞而未往。惟陈宝薰邀饭，固辞不得，遂于申正乘肩舆赴洋泾浜理事公廨，同坐有孙砚农、董味青(念芬)暨其犹子陈臧伯(衍林)。戌刻回寓，沿路见洋人亦有扁乘二把手车者。近日在此得食金橘、青果、闽姜、冬笋、烘青豆、厚鱼、羊尾等物，味皆甘美。每夜尚闻蟋蟀唧唧，本应在堂，今多居壁。蚊声虽不成雷，尚在

檐下飞舞成群，足见时在孟冬而仍暖似中秋也。亥刻阴。入夜，束装。

法国轮船

二十二日甲寅，阴。未初，乘小轿行十馀里，至敦裕码头，改驾三板，行约半里，登法国公司轮船名“高达威烈”者，长二十六丈，宽约四丈，其整洁与他船同。船主达时拉年约五旬，语气温和。时有涂朗轩观察、陈宝藻司马暨朱梧冈大令诸公送行。酉初，孙砚农约在新新楼晚餐，同坐有陈臧伯、董味青、朱昼三(恩锡)，皆砚农友也。亥初一刻回船，晴。

二十三日乙卯，晴。巳正，谢隐庄刺史(鹏飞)来拜。午后，驾小舟登岸，独步至江海关，与狄妥玛少叙后，邀孙砚农入城一游。楼房整洁，路径平坦。末至新北门与小东门之间、邑庙东辕门外转角朝南复兴楼小食，惟面包味极佳，皮薄如纸，馅细如泥。

回船后，周琳粟、黄岳川、英美二国领事官、狄妥玛及帮办税务司辛盛上船送行。酉刻，黄道崇、薄郎、殷伯尔、那威勇暨德威理亚登舟。周琳粟言，回时路过浙江，必到其家一叙为妙，因其告病回籍也。晚，见江岸煤气灯密列成行，映于水面，如珊瑚大柱，撑于水晶之中，可观之至。

洋仆求  
中药

二十四日丙辰，晴。早，挂大清黄龙旗于桅顶，舒卷飘扬，飞空蔽日。丑正开船，卯初出口，见前后左右中外风篷络绎不绝，如

送如迎。辰初风起浪涌，客人卧而呕者十人，已居其半焉。彝与俞惕庵同舱，有本船洋仆艾鲁者，知惕庵为名医，乃求治廉疮，惕庵给与“一扫光”一裹，令彝告其敷法，彼遂欣然而去。入夜，阴。

二十五日丁巳，阴。水黑色，浪大船摇，有时二舱之间见水如雨。此船新造，内外坚固，虽狂风巨浪，亦无患也。巳初，晴。午后，见二等客舱前有二洋人在彼歌唱，因船荡头晕，藉此以医心悸。乃甫歌半曲，众人皆出，围坐而听。再歌一曲，虽呕吐亦觉舒畅欲歌，此诚解晕之良法。彝虽不娴讴曲，而聆于耳者，殊觉快于心也。入夜，已过台湾矣。

二十六日戊午，晴，暖。自过闽浙后，终日只着单衿。午后过潮州，稍平。见船后新贴一告白云：

船上告白

启者：本公司轮船，今已改设新章，专用中国人买办在船上提点上落往返货物，及照应往来搭客，凡饭食茶水周全。倘诸尊赐顾，定必优意相待。或船上人等有不妥善者，请对买办说明，向船主告诉，定然理妥，断不貽误也，谨此布闻。

一议，贵客光顾在船，如吸食洋烟者，晚上限定至九点半钟为止，俱要熄灭灯火，以免不虞。

一议，贵客往来不得携带火药硝磺等件，此乃引火之物，以杜疏虞，况有干例禁之件，俾得彼此相安也。

一议，凡我船上人等，须要勤守职事，毋许非礼及勒索等弊，必要照应客人妥当，以尽宾主之谊。

同治九年九月初一日 大法轮船公司主人谨启

以此，足见我华人吸鸦片者多，官欲禁止无法。若洋船按西规，定不准吸，则载客必少，只运货物而已。

洋人着  
华服

入夜热，船复簸扬。华人有箫歌者，洋人见而喜之，竟有身披羊皮作白熊状爬出者，有顶皮帽插鸡翎而跳出作飞鸟状者，彼此歌舞。更有南康者，着中土衣帽眼镜，吸烟吃茶，叩头作揖，故作华人款式。又将水烟一块捻入口内，人皆称奇，伊言甜甚。连日顺风，酉刻，见右面峰峦重叠，如列屏障，已入粤省界矣。

记：由昨午至今午，行八百九十里，馀六百三十里，约诘朝卯辰之间可抵香港矣。

二十七日己未，晴，平，水绿色。卯正一刻至香港，入口，过九龙峪，山青水碧，船集如蚁。辰正泊船，检点行李。午初下船，驾三板行半里许登岸，步至大钟楼前路西英人开设之香港店宿。店广阔洁净，楼高四层，一切陈设器皿与泰西同。未初，随星使乘碧竹肩舆登山，往拜驻扎香港英国总督怀达翡。有英国千总一员，黑面缠头兵六名，佩剑举枪以护。又有差役一名，巡街兵八名，往来拦阻行人，皆系怀总督派来者。绕山行十馀里，峰峦四合，围如大环，苍松翠竹，异草奇花，左右阑杆，路途平坦，楼房点缀，清雅可观。总督年约六旬，言语温和，坐谈片刻而归。

拜会港督

二十八日庚申，晴，热。窗外石阑，添设红白洋花数盆，频见蜻蜓蝴蝶，上下飞舞，又有黄鹂家雀，左右交鸣，

真乃花香鸟语，红紫芬芳，不亚北京夏初之景也。登楼四望，台榭参差，傍麓依山，树林荫翳，较上洋又别有洞天焉。是日为天主、耶稣两教礼拜之期，自晨至午，堂内钟鸣四应，街市车马往来，疾驰如飞。午后，有葡萄牙国领事官勒乐德、日斯巴尼亚国<sup>①</sup> 欧尔地牛、法郎西国狄隆来拜，星使皆送至大门拱手而别。每日怀总督派二役听差，一名赖力，一名李赤乃。

二十九日辛酉，晴。早，同俞惕庵由店左皇后大道步行里许，至中环市东街，绕至市西街，居廛皆市食品，屋宇整齐。后至市中街北首新广隆果局，筐篚罗列，诸品俱全。买荸荠、波罗密各少许，探囊偶出当十钱一文，彼见甚爱，遂与之。彼欲不索果价，彝言赠之，彼喜谢，又欲还送板荔一包，橙柚四枚，彝辞而未纳。

香港市街

归寓，与英国千总额尔德坐谈片时，知其人曾驻北京二载，颇能华语。午后，有俄国领事官王卧北、德国艾木贝及美国郭拉定来拜。申初，同庆霭堂步至大丹利街、威灵顿街、大兴隆街、德吉拉街一游，路途平净，市廛繁列，皆系华洋人开设者。后在兰桂坊杨兰记茶社少憩，询张霏霖之叔张秀之耗，始知在上环定安昌铺内，距此数里，因路遥未去。乃入对面荣华里，步石梯而上，拟至山顶一观。

<sup>①</sup>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

不料行百步外，竟入人院矣，遂急回，由嘉贤街入阁麟街，自大钟楼左归寓。

**九龙重修  
谭公古庙**

三十日壬戌，晴。早，在机利文新街义昌铺中剃发，所用一西洋刀，一福建刀，一长二寸五分、宽六分，一长三寸，宽如韭叶，皆活骨柄，甚锐利。对面有吕祖大仙楼，上悬“佛心胜手”一匾，系粤人献挂者。又各铺门首贴一黄帖云：“九龙宋王台，重修谭公仙圣古庙，喜助工金若干”，以此足见释道二教当遍行天下也。后步至同文新街与永安街，有卖鲜花者，罗列晚香玉、鸡冠花、金菊、玫瑰、紫龙苏、凤尾球等，乃买五色菊花与芙蓉各一握回寓，供养瓶中，香透窗外。

**克虜伯厂  
推销枪炮**

巳正，有德国艾森庄<sup>①</sup>克虜伯炮厂之伙计派利来谒星使，言彼携有名枪六杆，配带铅丸，欲献中国，不知可直送北京否？星使告以俟回棹时稔知的系利器，必函知贵国领事，再为照顾。彼云伊有通事何植桂者，能英、法、日耳曼语，欲译该局造枪炮各书送呈中华。星使对以“甚好”，乃去。

未刻，往拜美、奥二国领事官未遇，顺至山顶公花园。园不甚大，而奇花异草甚夥。所识者，花有梅、菊、葵、藤、茉莉、海棠、木槿、牡丹、剪春罗、大红花，树有松、柏、榕、铁、翠萼金英，清淑可赏。回寓少息，复同那威勇

---

<sup>①</sup>艾森庄：埃森市。

拜德国领事官，坐有商人派利。谈次，派利出克虏朴之造炮厂图，楼房密列，烟筒百十，丛立于中，颇大于前丙寅年游历所见者。

记：前同船二等舱中一法人，年约四旬，频与庆霭堂云，彼来中土谋生未遂，今欲回国，虽有领事官执照，不费船资，然至此舍舟登岸，必有资斧，方可生还，否则求钦差大人以我为仆云云。彝乃同众共给洋圆数枚，乃去。曾问其何不往求本国之人，或者俯念桑梓之谊。伊云，曾经遍求上海西人，而与者十无一二。噫！可慨已。本地男女多赤足，头顶草帽，似因天热路平之故耳。

西人乞钱

晚，接粤海关税务司包腊函云：今午携其妻来此，贺其友柯立坦弄璋之喜。遂乘碧竹敞轿，先至皇后大道斑鸟公司，据云“东家早回，包腊亦未来此”。又行三里许，至山头坚道地方，抵柯立坦家，见其妻与包腊夫妇，皆甚喜，彼此问讯，欢若平生。且云，前在伦敦水晶宫所见之陶木森亦在此，遂邀见，谈至戌初而归。一路山顶下望，天色黑暗，只见灯光，群星灿烂，上下皆天。入夜检点行李，其不急需者储于寓所，留刘国梁在此典守。闻土人呼英、法、俄、美四邦外者曰“杂港”，呼领事官曰“港臣”，未详何义。亥刻，阴云密布而欲雨。

## 又十月

初一日癸亥，细雨。卯正起程，乘肩舆随星使行里



### 洋药抽厘

许，至中环码头，登明轮船名“九江”者，长一十七丈，宽三丈馀。辰初一刻展轮，逆风微波，水碧色，江不甚宽，左右连山不断，烟遮云蔽，掩映迷离。辰正二刻至急水门，有小屋数椽，上树黄旗红字，系“奉旨洋药<sup>①</sup>抽厘”。午正晴，过虎门口，左右有四炮台，甚坚固。后遇由省而来之双烟筒明轮船名“金山”者，稍小于此。过此，水色土黄，盖入黄浦〔埔〕江矣。稻陇绵亘，白沙成行，烟云稠密，松柏丛杂。未刻，复雨。

同船有南印度孟买之商人十馀名，皆灰面乌须，有剃秃者，有剪发者，咸着泰西衣履，头顶花油布帽，其色白紫，形如笔筒，高约六寸，有细黄油布如倭瓜形者，有红黄黑三色花席如碗形者，皆能华、英语。有名裴当智者，

### 孟买商人

物。询其教，则曰邹欧拉斯达兰，乃拜日月五星者也。据西人云，其教已灭百馀年矣。询其国语，问好曰“戛比池欧”，再见曰“萨艾布吉”，唯曰“哈”，否曰“内”，我不知曰“内章达”，我知曰“吾章努驰”，老爷曰“萨塔”，我曰“吾”，你曰“得美”，他曰“迭”，系曰“且倭”，中国曰“吉呐”。其字皆横写曲弯，令其写大老爷，则如：

<sup>①</sup>洋药：进口鸦片。

*m2n25.*

午后，过莲花山，上矗白塔颇高，下有香蕉、橙、橘、榕、楚、桃、李各树丛生，青翠无际。又一山，顶建波罗庙，供奉洪圣大皇，层岩户外，巉崿开莲，乃羊城八景之一也。一路中土风篷无数，过此，则帆渡烟江，石头、河头、老龙、大红、三板、满江红等船，鸪首鸭头，樯帆罗列。左山上一白塔名把州者，距地百丈，捧日凌云。又左右文塔两两，皆高丈馀，因地势而设，以助文学之意也。再远望观云(音)山后北(白)云山，螺青黛绿，如画如屏。

申初，抵沙面地方火船码头停泊，见洋船二三，小舟蚁集。男女拥挤，亦多赤足者。岸上中外房屋鳞比，惟有数楼如墩如城，高逾三丈，询之，乃典质库也。时有左营兵勇列岸，后撤龙旗。改登江船，颇华丽，有三额，颜曰“留花舫”、曰“悟是藟台”、曰“君平妙蕴”，联系“诵离骚，饮美酒，裙屐六朝夸绝代；临清风，对朗月，诗书千载悟奇缘。”茶毕，折回四五里至天字码头，乘官轿由仓前街入外城永清门、内城正南门，过双门底、藩司衙门、禺山书院、都城隍庙，寻至仓边街之厘捐局，沿途兵勇执事放炮鸣锣护送。按其地原系铸钱局，楼房宽敞，院宇净洁，灯烛灿烂，花树盈眸，一切皆经委员多与三司马(龄)与陈琪山别驾(嵩寿)预备。孙省斋方伯(观)、钟云卿都转(谦钧)、贵晋廷观察(珊)、文树臣观察(星瑞)、齐仲炎观察(世熙)、杜兰畦观

沙面码头

察(学礼)、梁山谷太守(采麟)、庾元甫大令(颺)、潘镜如别驾(露)、刘耀斋贰尹(光炳)来拜。由香港至羊城，计水程二百八十馀里。

在广州  
拜洋客

初二日甲子，晴。辰正阴。巳初，制军瑞澄泉相国(麟)来拜。巳正，星使令持名刺代拜副税务司暨英、法、葡萄牙、美、德、日斯巴尼亚各国领事官。出仓边街，走府学东街，出归德门，走仰忠街、濠畔街、天成街、太平新街，出外城太平门，走估衣街，出联兴街口，至河畔佛山渡头，入粤海关拜孖骨，遇那威勇及徐兰农。少坐，复至沙面拜英国罗伯逊、法国达伯理。去此，由元坛庙前过海码头，登舟，至对岸洲头口拜美国富文、德国协子禄、日斯巴尼亚国庇秩，继赴鳌洲拜葡萄牙国韦拉牛瓦。乃旋走靖远街、浆栏街、观莲街、清风桥、淘沙叻等处，回寓，知殷伯尔、包腊投刺来拜。是地蚊多且大，有种薰蚊香，系以锯末硫黄等物造者，味不甚佳。虽有帐幔，亦必用香方可避其啮。

初三日乙丑，晴。早，长仙渠司马(丰)、奎星甫司马(成)、周云圃大尹(毓桂)、杨春霖大令(先荣)、刘雨臣明府(兆霖)、柳子谦大令(应乔)、段振轩郡侯(锡林)、叶穆如明府(大同)、陶韵生大令(銓)投刺来拜，亦有面晤者。午后，葆芝岑廉访(亨)、崇受之樵使(礼)、孙省斋方伯(观)等前后来拜。入夜，蟋蟀争鸣，通宵不息。

初四日丙寅，晴。巳刻，英、美领事官暨副税务司来拜，留酌。酉初，往惠爱八约游。见有宦家由东门外送殡

回灵者，系前导官牌十馀对，鼓手十六名。

后则翠轿翠亭十馀，每座中有菜果一桌，有猪羊一只者，有放磬一、木鱼一者。小童鼓

广州送殡

手六班，衣装今古不一，鲜明整齐，吹笛击铙，及小鼓、小锣、喇叭、箫、钟等。又持檀香炉幼童三对，僧道各十二名，孝服奴仆数名，孝子三名。末一翠亭，中悬官像，年逾古稀，神清气爽，后随衣冠者二十馀人。回寓，知殷伯尔、那威勇来拜。

初五日丁卯，晴。早，薄郎、德威理亚及徐兰农来拜。是日热甚，只着单衫而已。至晚始微风习习，而蚊雷大作矣。入夜，阴。

初六日戊辰，细雨。辰正，接瑞相国、崇樞使邀帖，订于初九日辰刻召饮，遂即具帖恭辞。巳初，往谒瑞相国暨司道府县。未初，随星使往拜英、美领事官及副税务司，皆升炮设筵以接。所乘江船名“恒顺”者，内横二匾，一“依翠偎红”，一“花香月大”。对联二副，一：“千顷波澜黄叔度，半船书画

江船

米襄阳。”一：“品格情和，信是光风朗月；畅怀清茂，恍如修竹崇兰。”回寓，接潘镜如邀帖，订于初八日申刻在大巷口烟浒楼洁樽候叙，辞谢。寻瑞相国、崇樞使答拜，刘望三大令(光远)来拜。

初七日己巳，晴，热。早，接多与三、陈琪山邀帖，亦约初八日饮于烟浒楼，乃书“心领”辞之，并缴其柬。

记：粤东省城内八门，东曰大东门，西曰正西门，北曰大

北门、小北门，南曰正南门、文明门、归德门、定海门（俗呼小南门）。外八门，左曰小东门、永兴门（俗呼便门），右曰太平门、竹栏门，中曰油栏门、靖海门、五仙门、永清门。外城又曰新城。内城北墙横于观音山，无门。

通城闾巷千百，不甚宽阔，铺户密列，多如北京。路皆长石，直墁而滑。镇日人民拥挤，男女老幼，多赤足者。

### 广州一瞥

城内砖房少，楼细而高。各门外有栅栏四扇，入门即屋，有院者少，即有亦小。富户楣横一石，上凿四字，如“九畴书室”、“景山书室”等。对联甚宽，皆四五言，上粘挂钱五张，系红纸凿孔者。门皆贴何堂何处某寓，官贴某公馆。沿途多有中厕，外横石匾，曰左右厕，以别男女也，亦有竖石联者。外城房虽有楼，不甚高而陋。通城终日喧哗无暇晷。庙宇桥梁甚多。街衢之名多与都门同，如四牌楼、大佛寺、药王庙、豆腐巷等名。庙宇殿阁不高，有龙王庙、观音庙、三元宫、关帝庙、学海堂、财神庙。外城之外，闾阎稠密一如城内。一河曰玉带河，左右有湛塘、沙面、水脚、谷埠、船栏，有东炮台、中炮台、海珠炮台，有赤冈塔、演武台、先农坛、探花桥、百子桥，有老人院、育婴堂、养善院。

### 麻疯与淫风

又有麻疯院。院内所居男女，与在家同。富者多而贫者少，彼此设法度日，惟不许外出，婚嫁皆凭官配，病痊始放。外边男女有染是疾者，男固无法脱却，女则多有倚门卖俏。男子不知，相与交欢，女虽病脱，而疯即传染矣。按定例，如遇疯女，

男应不与相交而聚众殴打，虽死官亦不罪云。

其他可游之处，如潘家园、海幢寺、小田园等处，皆距城不远，梅冈竹坞，清雅可观。其馀河汉，左通波罗水、黄浦〔埔〕、狮子洋，右达柳坡涌、白鹅潭，率皆鹭涛鸥涨，一色清澄。外城东西又二小门，短墙左连城，右接河，皆名鸡翼城。

城内栅栏，入夜严闭，以御贼氛。自瑞相国下车后，城内禁止演剧。街巷两房之间，多横竹造望楼，高三四丈，亦守望相助之意也。盗者，男女老幼皆可获利。明火一次，必有火烛饮食之费，存于公所。男女各言自己子女生时，戚友曾助钱若干于公所，彼此聚集。盗来，按数均分；小孩虽未经手，亦有股分。

其地赌场固多，而淫风亦盛。女得麻疯暨各不洁之症，自无问名者。彼以不嫁为耻而私于人，与人一度后，三世方消。是疾险甚，闻自古无法能治此病。惟一种验疯纸，不知何物制作，来自外邦。将此纸向女焚之，无此症者面青而不语，染此症者面赤而叫嚣。

有幼女盟为“十姊妹”者，欲嫁而被九人闻知，乃是日以线缠其身，入门后，新郎无法，只得送回。因非九人愿不得嫁，即九人愿而嫁，亦必终年不与夫寝，惟值年节与翁姑或自己生辰前来行礼，茶毕即去。待馀九人嫁毕，方齐住婿家，其馀日回住母家者，盖以与夫同眠为耻也，奇甚。

十姊妹

本地富户日享珍馐，馀则多有喜食猫鼠者，价亦甚昂

云。铺中之物，索六两者，只与二三两则售。又沿街小摊若许，食物果品，各有小牌书其值。橘之去皮者，每枚一二文，连皮者则四五文，因皮为妙药也。其皮必经土人割成六出梅花形方可，如买者按式割成，彼亦弃而不纳。又易钱者，以四大制钱可易七中钱八小钱。无银号，亦无钱

**烂板**

钞、银钞。多用烂花板，系洋圆，各处随便凿以铁印。愈凿愈烂，愈为上好好银，致有凿成薄片者，有零星碎块重三四分者。物多论银而不论钱，以戥称，必低而不平，始与京平合，因其大也。

其地隆冬如北京初夏，二月不雨则为旱。所产五谷花木、兽虫鱼鸟最多。如稻，种类不一，有一岁一熟者，有一岁三熟者，寻常则一岁再熟。豆有赤白黑黄各种。芋有黄白二种，山民多植以备粮。甘薯实大如瓠，皮紫肉白，秋种冬收。藜一名胭脂菜，老根可为杖。蕈有白紫黑黄各品，以白者为上，名曰玉蕈。苦菜味苦而芬。冬葵秋种春收，与他葵异。山药多生石罅间。山姜茎叶即姜，根不堪食，惟叶下吐花如麦粒，嫩红色，采未开者，谓之含胎，以盐腌之，藏之甜糟中，经冬色如琥珀，味香辛，可以为脍。葛根生熟可食，又可为粉。茶种类甚夥，以西樵产者为佳。蕨可为粉。薇比蕨差，大根有黄毛，可愈刀伤。石耳一名石芝。

**卮字果**

果品：如卮字果，形如卮字，熟食解酒毒。君迁子，子如马乳而小，中有甘浆。蒲桃，树高一二丈，叶如桂，花蕊如针，长寸

许，子五月熟，色青黄，中虚，有核如弹丸，摇之有声，味香甜如蜜，以之酿酒，可经岁。蜜望树高数丈，花开极繁，蜂喜采之，实黄，味酸甜，能止晕渴，即俗名之莽瓜也。木威子，俗名乌榄，仁为佳果，核可为薪。人面子，实如梅子，初青后黄，味酸而佳，核如人面，故名。蓬生果，树高一二丈，叶生近顶如蒲葵，叶下生子，青微有楞，肉白多脂，掐之乳随指出浆，食甚脆，土人多蜜渍之；树分雌雄，其皮干亦可酱食，嫩如萝卜。秋风子，树高数丈，子如苦楝而酸。三剑子亦名羊桃，多五敛、六七敛者，能解肉毒，又辟蛊瘴。盐麸子，子生枝头，似豆而小，有盐凝其上，能辟瘴毒，生津液，游人赖之。甘蔗，结实有三种。柚子有香者，冬出。馀如柑子、蕉子、荔枝、甘蔗、龙眼、黄皮、枇杷、橘、橙、香椽、柿子、梨、桃、荸荠、波罗密等。

木品：有蝇木，高数丈，叶细如豆叶，落畦上，则茶不生蚘，人多植之。旱则蝇树降水以滋茶，潦则蝇树生火以燬茶，故茶无旱潦之虞。又夏秋时，蝇皆集于树而不集于茶，故茶无蚘而味美。盖蝇树，茶所以以为洁者也。已受蝇污而以洁与茶，其德于茶者多矣。按蝇木易长，十年可以成材，枝叶柔细，不妨茶阴也。木槌亦结果如珠。槐，黄花累累，垂如葡萄。松、杉、栴、桐，荆、榕、枫、椿，虎刺、谷木，黄杨、碧柳。相思木棉，大朵红花。桫欏树，皮中有屑如面，多者至数斛，食之与面无异。水松、刺桐、丁公藤。庵摩勒，





子名餘甘子，味甜。榆、槁、棠梨，苦棟、乌柏。冬青出白蜡虫，生子煮可成蜡。椰子中有清浆升许，微带酒气，曰椰酒，与安南同。

### 南方奇蔬

菜：有蓊菜，性冷而甘。南人编苇为筏，作小孔，浮于水上。种子于中，及长，茎叶皆出于苇筏，随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蓊滴其苗即萎，世传魏武能啖冶葛一尺，云先食此菜。蓊筏一曰蓊田，亦曰浮田。蓊虽解毒，然亦能损目。茄树，交广草木经冬不衰，故园圃种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渐长枝干，乃成大树。每夏秋盛熟，则梯而采之，树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扁豆亦然，隆冬不萎，有逾四五年者，秋冬以后，结实更繁。绰菜，夏生于池沼间，叶类茨菇，根如藕，南海人食之，能令人思睡，呼为瞑菜。地肾，系松花落地而成者，生无根蒂，小如弹丸，大如鸡卵，红黄相错，晶莹可爱，味甘香。广中隆冬时常得鲜蔬十馀种，故人家绝少咸菹。谚曰：“冬不藏菜”。

### 冬不藏菜

以菹荐之，谓之不恭。以上皆蔬之异于他处者。馀如白菜、芥菜、苋菜、菠菜、蔓菁、萝卜、芫荽、黄瓜、南瓜、葫芦、瓠子、豆角、葱、韭之类，与他处略同。

又果：如广州有无核枇杷，海南有无核荔枝。南海之平浪三三而东一带，多龙眼树。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橄榄八九月熟，大如枣，树高数十丈。咸而食之，名曰榄鼓，其色

紫粉如烂肉。有咸而晒干者，其色黄。柯子树似无榧，花白子黄似橄榄，和以甘草煎汤，可以代茶。海枣树无歧枝，直耸二三十丈，树顶四面，共十馀枝，叶如栟榈，五年一实，大如杯碗。核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味甘美。苹婆果一名林檎，树高，其荚如皂角，长二三寸，子生荚间，两旁或四或六子，老则荚迸开，内深红色，子皮黑肉黄，熟食味甘，盖软栗也。林檎、苹婆，皆与北方果不相类。叩其名，则中土所熟；按其实，则往往诡类殊形。故《广东新语》谓粤中无苹果、花红，可以不纳子代之。宜母果似橘而酸，妇人怀妊不安，食之良，故有宜母之名，又名宜濛子，俗书为柠檬。制以为浆，甘酸避暑，名曰渴水，其味胜于梅子而不涩。韶子大如鳧卵。柿山韶子，色红，肉如荔枝。古米子，壳黄，中有肉如米。粒谷子如青梅，味甘。木连如胡桃，色紫。特乃子状似榧，而圆长端正。不纳子似黄熟小梅。朱圆子正圆深红，状如楝子。杨梅叶如龙眼，树如冬青，一名杻，有白色者，甜而绝大。榛似栗而小，土人名锥子，亦非北地之种也。波罗密大如冬瓜。肤礪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甘如越南暹罗者，子瓢悉如东瓜，生大木上，秋熟。猕猴桃亦无花果，但不及波罗密之大而美。天桃子大如木瓜，渡海食之不呕，然不宜于年谷。谚云：“米价高，食天桃。”金钮子色红黄，味甘。都捻子一名倒捻子，有红白二种，花如芍药而小，子如软柿，外紫内赤，其汁可染，花可为酒，

宜母果  
即柠檬

猕猴桃

叶可带面皮渍之，有胶可代漆，苏东坡名之曰“海漆”。万寿果树高如桐，实在树间，如柚，味香甜。瓦瓜色灰碧，味甘。南瓜、佛手与他处同。

花：有桃、李、梅、兰、桂、菊、海棠、玉簪、蔷薇、金钱、脱衣、换锦、凤凰、茶蘼、夜合、狗牙、芙蓉、蔷薇、葛（即梔子）、杜鹃、锦莺、胭脂、山丹、凌霄、含笑。指甲树似桂而大，花最清芬。满天星、茉莉有千瓣者。槿有红白黄紫四种，四时不断。粘有红白二种。

重台佛桑  
食之杀人

佛桑有红白各种，重台者食之杀人。粉蝶出西樵山。珠子有二种，已开如珍珠，未开如碎玉。龙须花色正赤，形类秋海棠、石榴。雀舌花如紫兰，依木石而生。石梅花，叶比梅差小，生于石罅，高仅一二尺而无香。夹竹桃，高三丈馀。秋海棠，花或四出五出不等，有红、白、碧玉等色，自二三月开花，至深秋始尽。玉绣球，蔓生，附石依藤，花最耐久。清箱子，爬大架，四季不断。晚香玉三四层瓣者多。指甲花高五六尺；枝叶柔弱，花白而香，开时极繁，细如米粒，一名散沫花。赧桐花，岭南处处有之，自初夏开至中秋，叶如桐，其花连枝萼皆深红。刺桐，其木可材，三月布叶繁密，花赤色，生叶间，旁照他花皆朱殷。水莲如莲而茎紫无刺。贝多罗花大如酒杯，六瓣，瓣皆左，纽白色，近蕊黄，香甚缚，叶大可写经，惟稍逊于印度者。红豆蔻花丛生，叶瘦似碧芦，春末先抽一干，有大箨包之，箨解花见，一穗数十蕊，淡红鲜妍，重则下垂，如火齐纓络之状，蕊心有两瓣相并，

词人曾咏曰：“比目连理”。鹰爪兰枝蒂如鹰爪，六瓣两台，他处未见，亦异种也。昙花似百合，色紫，有合二三十瓣为一朵者，香烈异常。九里香，木本，叶细如黄杨，成丛，色白，有香甚烈。

昙花

又有七里香，叶稍大，其木皆不易长，有数百年者，枝干拳曲，可作盆盎玩具。西洋莲，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初开如黄白莲，久之瓣落，其蕊复变为菊，故又名西洋菊。凤尾花，叶与穗皆若凤，叶长五六尺，木有花纹，植之避火，以花置书帙中避蠹。馀有密拉松、茶花等。

草：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俗多蛊毒，惟此解之极验。

睡草

睡草出海南，见之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为懒妇箴。广州有树可以御火，山北谓之慎火，或谓之戒火，多种屋上以防火也。南中无霜雪，故成树耳。都管草一茎六叶，辟蜈蚣、蛇。硝砂仁随地有之。罗浮山之虎耳草，叶有六尖，每尖一刺，屑之为末，遇盗贼，顺风扬之，着身则骨痛七日，不可忍，不敢言，言之则再加痛七日。椒，苗蔓生，茎柔弱，叶长寸半，枝上结子相对，黑光如漆，谓之椒目。产广州者，色浅皱少，不大辣，以来自番舶名胡椒者为贵。姚金娘丛生野间，似梅而末微锐，似桃而色倍赭，中茎纯紫，丝缀深黄。八九月实熟，味甘，可养血，花则行血，广州多有之。又相思木，有黄紫之分，背起细花如云，质坚如铁。力木子名红豆，如珊瑚子，光莹鲜泽，山村儿女或以为钗饰。药树状如木棉，其液白，

见风则黑，一名药脂，土人以濡箭镞〔铍〕。中虎，则三跃而死；或中山猪，猪啮木榫根以自疗，故知木榫能解此毒。大麻子亦成树，高约二丈许。馀如杉、柳、杨、榕、铁、苇、蕉、竹等。

翡鸟和翠鸟

禽：有山鸡（即锦鸡）、白鹇、春莺、金雀，山鸟（似雀）、鹧鸪、画眉、秦吉了、青鸠、杜鹃、斑鸠。伯劳有黑白灰各色。翡翠有大小二种，小者羽长寸馀，可以为饰。翡赤而翠青。翠鸟先高作巢，及生子，爱之恐坠，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复益爱之，又更下作巢也。罗浮山有红者即翡鸟。鹈鹕，水鸟，毛五色，食短狐，所在溪中无毒气。啄木大如雀，毛色正青，翠鸟类也，与他啄木异种，舌长五寸，杪有刺针。江鸥一名海鸥，在涨海中随潮上下，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颇晓风云。若群飞至岸，渡海者辄不敢渡，以此为候。吐绶鸟身大如翟，毛色可爱，晴则吐绶长一尺，须臾还吞之，一名锦带功曹。岭南珍禽有倒挂鸟，非尘间物也，毛羽五色，日闻好香以藏于羽，夜则张羽倒挂而散之。宫鹑啄距皆红，身五彩，顶有纓，碧绿闪烁。谷中群鸟附之，俗呼山判官。鹪鹩，诗所谓桃虫也，形甚小，性极精巧。馀与北方略同。

兽：如石羊，锐蹄无角，其皮作褥，可愈筋骨疼痛，其血能疗跌损刀伤。垆犬一名埽狗，其尾有球。旱獭一名飞狸，色黑，肤如蝙蝠，食鱼而陆处，可治难产。豹狸即香狸，有一种全啖山果者，名果子狸。山獭出溪洞，能解

药箭毒。水獭，青似狐而小，喙尖足骈，高下为穴，能知水信，广人以占水旱，善捕鱼。广人谓蛋〔登〕家男曰獭公，女曰獭婆，以其善入水取鱼也。

果子狸

猿有三种，金丝者黄，玉面者黑，纯黑者面亦黑，金丝玉面皆难得。石猴小如拳，可于笔筒中睡者，出高、化二州。馀如马猴等类甚夥，不足贵也。岭南有狨，似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猴为粮。每啸则群猴皆集，列跪于前，狨一一手按之，验其肥瘠，视肥者以石戴其顶，此猴跪拜不敢走，馀乃散去。戴石之猴即随狨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净讫，乃卧而听狨食之。馀皆与北方同，故不记。马与猫，色灰黄者多，黑者贵。

鱼：如鲛鱼〔鲤〕（即穿山甲）、鮡、鲮、鲤、鱮、鲢、鲫、龟、蠪等。

虫：如蝴蝶，大者文彩五色，两翅如合璧。石燕状如蝙蝠，有马头、狮头、猫头者。西樵山马头者最大，能补虚益气，其脑愈目障。有千岁者，头白起双角，名肉芝，服食长生，不易得也。蛤蚧似蛇而四足，鸣则自呼其名。蜥蜴、守宫，皆其类也。草龙状如小蛇，四足。蟋蟀有至二三钱者。天蛇生于瓦面，长不过二寸馀，甚毒，人若被伤，不过半日即死，无药可医，亦蛇类也。馀如白蚁、蝮蝮、蜈蚣、蝙蝠、蜻蜓、蚊蠓、蚰蜒、蝎虎等，皆与北方同。

肉芝

初八日庚午，晴。辰初，同俞惕庵东北行五六里，至莲塘街，登石磴三百一十八级，入观音庙。山以是名，殿

宇宽敞，幽雅宜人。中供观音菩萨像，左右十八罗汉，上悬匾额若许，有“慈佑清海”四字者，有“庇佑群生”四字者，有刻六番字如：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者，未详何义，不知何人所献。焚香叩祝，出正殿，下石阶，左有活佛殿，右系关帝殿。有僧引入后门，至一殿，中供古地王像，左右三十四尊古佛。出山门，有慈悲佛像，左一石牌楼，内书“古之楚廷”，外书“粤秀奇峰”。

#### 五层楼

去此复东行数十步，至五层楼。时届隆冬，一路花香鸟语，林木参差。楼高逾八丈，每层木梯五十三级，铜柱二十根。地基东西二十五丈，南北七丈五尺，通楼无匾亦无联。至顶四顾，前望城中烟雾迷漫，林木丛密。楼下即北面城垣。后望城外，则小冈数四，炮台二三，坟墓罗列，树少草黄而已。看毕，步行下山，至一处，门首横石，上书“郑仙翁”三字，旁书“陈钟麟”，下一联系“幽境辟仙祠，松柏绿分杨子宅；灵山崇道貌，菖蒲香泛越王台。道光壬辰秋，仲凤山鲍俊书。”入内，殿宇高耸，香烟缭绕。殿前映壁书“云蔼琼台”四字，殿中匾额对联若许，未暇细记。下山，复南行十馀里，出文明门、永清门，至天字码头天后庙拈香。未正回寓。是日热似中伏。

初九日辛未，晴。终日有本地官员来拜。徐兰农送《身世准绳》与《得一录》各一部。入夜，料理行装。

初十日壬申，晴，凉。辰初起程，出文明门、永清门至西石角天字码头登江船，顺流而西，至白鹅潭洋船码头，换登“金山”轮船。有文武官员暨税务司包腊等十馀洋人送行。巳初展轮，过海珠石、白云山等处。午初过围塘、狮子洋，至黄浦〔埔〕停泊片时，后过罗星塔、赤冈塔、虎门等处，申初至香港。下船，仍入前店。

离广州

十一日癸酉，晴。午后，派利来呈洋枪一箱。星使未看，命其先呈图画，乃去。申初，令其通事何植桂送大小枪炮与造炮厂图样数张。

广人喜食拌鱼生与鱼生粥，味皆新奇。又娶新妇者，送其母家烧猪由十数只至二百馀只，母家收则转送戚友以报喜。中土烧猪以广东者为最美，嫩而脆。土人呼烧猪曰金猪。

送烧猪

十二日甲戌，晴。早起，清爽扑人眉宇，天气强于羊城数倍。见楼旁置花一盆，高六七尺，碧叶大如茉莉稍长，惟枝头八叶变赤色，中含小花六朵，是花作蕊而叶成瓣矣，大于牡丹，红于石榴，盖一品红也，竟有长成大树者。午初，乘肩舆行六七里，至上环西营盘皇后大街定安昌铺中拜张沃生之叔张纬卿（秀），少坐即回。戌刻，见西北山顶火光一条，长约数里，弯曲如龙。询知其地草干，马不堪食，烧去生新以肥马。由此可见其地隆冬天气不寒，而青草易得也。

十三日乙亥，晴。午初，有广人范汝为、陈大光来拜，



### 香港华人

能英语，乃道翁友也。一言自同治元年在本地督宪衙门为通事，兼翻译香港宪报，四年改在华民政务司署翻译宪报；一言现在钱债衙门验银云。申刻，将一切无用行李存诸寓内，言明每月给值十三圆。晚餐食鱼生粥，系热米粥，内放油炸果、胡萝卜、生鱼、香菜、葱、蒜、姜等，味不甚佳。戌刻，见北面山顶焚草一行，如昨，不甚长。

记：“金山”轮船客舱后，昨由羊城载鱼六桶。桶高一丈，周一丈九尺，每桶放鱼大小数百。旁一小桶，下插竹筒长约尺半，头有二孔。一人旁立，持大勺由大桶取水入小桶，又自竹筒流回若泉，往来激湍，以得鱼活。至此则由网袋倒入舢板腹内，运于市间，各行分取。

每晨土人十馀，各担河水二桶，每桶旁一竹筒，长约尺馀，式类喷壶，竹筒垂则水出如雨，片刻通衢皆湿，毫无纤尘。

### 拉布当内号轮船

十四日丙子，晴。巳初，步至码头，驾舟行半里，登“拉布当内”轮船，系丙寅<sup>①</sup>春由上洋来此乘者。遇前充北京同文馆法文教习德达纳及管带中国炮船千总龙飞，亦系法人，曾与彝共舟西往。二人皆宿羊城。龙飞所管炮船名曰“恬波”。是日，因候倭力哈，轮船未开。

<sup>①</sup>丙寅：同治五年（1866）。

十五日丁丑，雾，辰初晴，午后甚热。见同船人带一洋犬，其色紫白，大如豹，偶见蝴蝶飞过则立而捕之。其性颇驯，以法言令其立则立、跪则跪，外人把玩，不出声而亦不啮。当晚，皓月当空，光临水面，星映上下，如坐水晶宫也。

十六日戊寅，晴。午正，星使饬交文信一函，送美国领事官郭拉定，令其代寄天津美国领事官密妥士，以便转达总署。即驾三板登岸，乘肩舆行数里抵寓。值伊公出，遂交其副领事呢克三而回。见新闻纸云，“倭力哈”不到，明午“拉布当内”应开，以免误客而得不实之名等语。亥正，“倭力哈”到。见其船头折卷如荷叶，因九日前出横滨不远，碰于海石，开孔进水，杜以树胶棉铁等物始止，不敢直行，故迟三日。在此通宵运货，声音震耳，寝不安席矣。

船碰海石

十七日己卯，晴，冷似初冬。早，法国翻译官李梅来拜，知其昨晚始由法国来此。此船洋仆有前在“高达威烈”之年康、马继乐二人，一见甚熟，伺候一切，异于众人。午正开船，出口甚平，水色深绿。入夜，明月如昼，碧海无波。倚篷远眺，天水无涯，心旷神怡，宠辱顿忘。

十八日庚辰，晴。顺风，水蓝色。同船有洋商呐斯阔福者，能华语，自言系俄国恰克图人，在阜通洋行为茶商。午后过海南崖州，远望黎母岭暨他岛屿沙地，绿白二色，掩映迷离。入夜风起浪涌，船即簸扬。

十九日辛巳，晴。早起，舱内热如中伏，船面凉若中

秋。西面岛屿、沙漠，一行无际，盖安南国正东界也。

二十日壬午，晴，平，水绿色。未初一刻，抵安南国嘉定省。申初进口，左右山树森列，水平如油。戌正住船河面，地名四岔，又名南炮台，距西贡约二十六七里，因河路曲弯，大船难行，恐有触舟之患也。停时机筒放气，舱内闻之如提闸放水，声音震耳。又见法国炮船三只，泊于湾内，不甚大。渔舟十馀，燃灯藏于树内，望如萤火。晚，

与日本人笔谈

与六七同船日本人，以笔交谈，言其君名睦仁。乃统仁子也。其年号初为庆应，四年后改明治，现为明治三年又十月二十日。其土语，问好则曰“欧海欧”及“果吉延尤”，是曰“海”，非曰“伊业”，谢曰“阿立牙头”。

记：是河安南俗名芹蔭，大口曰头墩，曰二墩，湾共九十九，总名广南湾。又前十六日为西历腊八日，而无煮粥之俗焉。  
(稿本卷一终)

庚午又十月二十一日癸未，晴。卯初开船，巳正抵西贡停泊。同黄道崇、俞惕庵驾小舟登岸，步至宏泰昌号拜张沃生，少叙留馔，饮安南酒，甘如中土玫瑰醪。高引之与薄郎亦来此。沃生邀往中华城一游，恐有公务，辞之。

复约申刻在铺中晚酌，不获再辞。回船后，闻洋人云，此地虎豹多而害人。芹蔭两岸，小虎成群，故鲜有渔樵者。盖土人性惰，不知工作，遂成荒野。三年前，曾有法兵一名病歿，四兵持枪往葬，突来一虎，兵急弃尸逃归炮台，集众同往搏虎。

西贡多虎

至则列队放枪，虎不知惧而进之。队首伏身，以剑刺其胸，虎仍奋力前扑。众退，良久再往，则被刺之虎已死，队首亦惊骇而死，剑深入虎胸，力拔不出。人与虎之犷悍为何如耶？

申初，随星使登岸，乘车往拜法国驻此之总督达皋路协者。年逾三旬，黄发灰须。文武环坐者二十余人。其房纯以木造，极宽敞，高约五丈，宽五丈，长约二十丈。前有戏台，后如泰西议事厅之公座。设水法<sup>①</sup>、鲜花。四壁画花卉禽鸟、二龙戏珠，皆华人笔也。上悬玻璃灯十馀对。茶酒少话，即辞。

先同德威理亚、庆霭堂暨巴里银商葛莠满乘双马洋车行六里许，至公花园，看虎二熊一，皆大于前次所见者。一路洋楼点缀，花树丛生，与夏秋同。是地多产槟榔，树有高于椿杨而粗于松橡者。去此，又行三十馀里，至中华城，屋式与羊城同。有琉璃瓦房数处，曲径盘桓，极其幽雅，系供奉关圣帝君、天后娘娘暨财神、火神神像。又有义安会馆，石碑上

财神火神

<sup>①</sup>水法：喷泉。

一村镇而已。出此，则清风徐来，花香触鼻，虫声四应，萤火如星。抵岸与德、葛分袂，偕霭堂步至宏泰昌号，而高引之，黄道崇、薄郎已先至焉。食间，有福基号商闽人陈禄勋者折柬来邀，因宵深辞谢。饭毕，稍坐回船，而东方白矣。

安南土语

记：安南人述其土语，云是曰“牌”，非曰“空牌”，问好曰“多个”，我曰“兑”，他曰“埃”，你曰“矮”，一曰“木”，二曰“吸”，三曰“巴”，四曰“邦”，五曰“邦木”，六曰“搜”，七曰“拜”，八曰“大木”，九曰“支秋”，十曰“布艾”。

二十二日甲申，晴。寅正潮长，开船。卯刻日出，赫赫如焚。巳初出口，虽有微颺而水无纹皱。午后忽狂风大作，巨浪摇船。华人无一晕者，而洋人呕吐者反居八九，诚不可解之事也。少选，忽由篷顶进水，几凳皆湿。后桅之横竿折损一根，长约四丈。坚如松柏，竟为风浪摧折，其猛可知矣。是日午前，见大鱼出水，长五六尺者四尾，知其风浪必作也。亥初，阴。

二十三日乙酉，早，细雨。辰正晴，见大虹见于西方，倒映海面，忽圆忽半，忽整忽双，五色迷离，亦幻境也。

洋人论华人鞋式

饭后有洋人讷武英者谈云：“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极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着鞋底论之，足见其蠢笨不灵矣。”彝曰：“即以鞋底观人，其真假虚实，亦可略见一斑。贵国鞋底，必先薄而后厚，虽厚亦只四分之一。日

本鞋底，前后实而中空，虽实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国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始终如一，不致易辙改弦也。”其人不对而去。

是日浪大，船面见水，杯碗被损者甚多。午初，复雨。午正，忽一鸟飞于船面，鸭爪鸥身，细啄小尾，毫不畏人。洋犬见而欲捕，乃急捉与洋仆，令护惜之，拟抵新嘉坡再为放之。

二十四日丙戌，大雨。卯正，因路迷度数，少为停轮。巳初雨止，开船。左右各一山岛，皆在掩映间，小大难辨。见二渔叉立于海面，长皆逾丈，必渔户设此以捕鱼之脱网者。

同舟有日本人橘正者，言语温和，颇知礼义。问庆应四年南北两部之名，曰：“所谓南部者，乃萨州侯、长州侯、土州侯、备州侯，艺州侯，其余小藩数诸侯称之天兵；所谓北部者，乃仙台侯、会津侯、米泽侯、庄内侯、南部侯等，此具魁者也。”问当年南北孰胜？曰：“北部乞和事平，自是改庆应为明治。”问：“此时仍官恒为官，民恒为民否？”曰：“敝国六百年来，皆尚封建之制。四年和议以后，厘为郡县，自是又易一景象也。”又言：“贵国与我国同为亚细亚人，且唇齿相依，宜共为保护，以固疆域。”彝曰：“唯。”其国之数目字，土语呼一曰“什多子”，二曰“夫多子”，三曰“米子”，四曰“腰子”，五曰“依自子”，六曰“摩子”，七曰“那纳子”，八曰“牙子”，九曰“库库讷

日本废藩置县

日本语音

子”，十曰“托”（又曰“其斯柏子”），百曰“哈古”，千曰“层”，万曰“旺”。彼此笔谈良久，因已鸣钟二次，遂拱手而别。盖鸣钟以告众客饭齐也。

午后，西南峰岭蔚然深秀，东北野木繁荫，水色葱绿，天气稍凉。未正晴，申初抵新嘉坡。傍岸后，有中土、暹罗贫人伛偻提携，往来不绝。或藤或席，或石或鸟，或衣服，或宝物，咸来登舟而售。酉正忽阴，大雨一阵，人皆散去，雨止复来。入夜热，上下货物，人语喧哗，声音聒耳，终夜不息。

是夕，复与同舟日本五人挑灯共话。一名野村尚赫，一名毛利亲信，一名榑崎景福，一名小坂贯一，一名堀江春野，皆强记善谈。有问“贵国兵舰之数”，彝对以“东南海面，炮船无算”。有问孔夫子之胤若何，曰：“千馀年来，已封为世袭衍圣公，实为海内师表。”有问“贵国皆奉儒教否？”曰：“儒教如日月经天，万古不磨；间有奉他教者，不过亿万中之一二而已。”彝问：“日本所奉何教？”彼云：“我国有国教，而以儒教为翼。昔时愚民，崇信佛教，今皆废之。”问：“国教系何教门？”彼曰：“忠于君，孝于亲，自是天下之公法。”问：“忠孝二字，不知由何教所传？”彼曰：“皇祖皇孙，授受心传，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又问：“皇祖皇孙，原系何教？”彼曰：“皇祖谓天御中主神，为我国开辟之祖，皇孙谓其子孙相继受统者。”彝以言涉妄诞，乃书曰：“夫既知忠于君，孝于亲，即系儒教。贵国由君至民所读者，我国之四书五经也。公言国民

日人问  
孔子

皆知，理或然矣。不知贵国先王施之于政，载之于书，其书若何，可与庶民读否？”其人不答而退，众皆悄然。夜半仍雨，冷气逼人，风景清爽，凉似中秋。

二十五日丁亥，仍雨。辰正，持星使名片下船，乘车行八九里，至前次所过之大罗布店，拜法国领事官贺尔腾。遇同船东西洋人数名，德那殷三人，晤后即回。途次，见新建楼房二所，工作颇细。各门横一石匾，一书“源兴”，一书“宣阳会馆”。已正回船，又雨。行人多将橘橙与大小铜银洋圆投之于水，有小儿数名跃入取之，见日本人则齐呼曰“日本日本”，盖望其掷钱也。

午正一刻展轮绕回，出口甚平。申正，骤雨一阵，雨点触水，跳跃不定。晚餐得食番果，名曰蛮果<sup>①</sup>，似蛋，色禁如茄；皮厚四五分，涩如石榴皮；肉形如橘，味比樱桃，色似海棠。

饭后，同二日本人坐谈。一称办务使，从五位，鲛山乌藤原信，年近三旬，面黄无须。一称权大记，正七位，盐田管原焉信，年约二旬，麻面无须。皆奉官委往英、法、日耳曼等国办理交涉事务者，能英语。谈次，焉信举笔书七律一章与看，兼求斧政，诗云：

①蛮果：芒果。



欲避炎威倚玉栏，渺茫万里碧波澜。  
去家既觉南来远，北斗七星低不看。

彝曰：“璧合珠联，清新俊逸，绝似唐人风韵，无懈可击。”  
其人大喜，复书平素所作，一云：

梅香雪影鄂罗夏，萤火虫声印度春。<sup>①</sup>  
踏遍东西万奇景，退成天地一闲人。

一云：

百二重关乡信賒，清明过后尚天涯。  
春云不锁梦魂返，一夜故山踏落花。

二章慷慨激昂，有举头天外之想。日本自古多骚士，《广陵散》尚在人间也。

是夕，清风阵阵，可着夹衣，与前三次经过天气迥异，足见或云此地四季无分者谬矣。

二十六日戊子，细雨，卯正晴。见风篷三只，亦皆南行者；然以轮船之速比之，反似退而不前。辰正北行，走马戛港。东有麻六甲，地属英国；西则苏门答腊大岛，属荷兰国。巳初，见东面山冈起伏，乃麻六甲之西南界也。

同船有荷兰人伊阿萨者，携其三子，二白一黑。又麦雅尔者，系同治五年同船万斛之友。问及万斛，彼云：“仍驻扎洼<sup>②</sup>，现充提督。”又日本人建野乡三者，相与扳谈。彼云：“敝国自古被发左衽，而近年风气大异，凡物皆仿西式，比之贵国，自觉

与日本人  
谈学西方

①鄂罗：俄罗(斯)。 ②扎洼：爪哇。

愧甚。”彝言：“大领阔袖，为神州之古装，何耻之有？即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亦非无益。”彼云：“不知其所有者何？”曰：“无非轮机火器之类耳。”彼云：“此固有益，然亦有损。”曰：“既与各国换约通商，则此事自不得不学习之。苟吐弃而不屑为，其祸患之来，将指不胜屈焉。”其人闻而感慨者良久。

当日申酉之间，见左右小岛二三，近者苍翠，远者迷离。终日水平，纹如席卷，其色深蓝。

二十七日己丑，卯正大雨。北行稍西，过苏门答腊之西界雷里锡里<sup>①</sup>地方，长逾三百里，一望平衍，密树排列如墙。过此则海水蓝绿相间，如图画然。辰初，西晴东雨，南阴北虹。未几大雨如注，巳正止。见西面碧冈层叠，长百馀里。午正，复雨一阵，雨止即晴，晴即热似三伏。戌初，过苏门答腊之西北界，总名亚齐。外二小岛，一名普陆，一名豪格。山与云连，一望无际，缥缈千仞，如送如迎。过此稍西，水色深蓝。

苏门答腊

二十八日庚寅，晴。仍西行，水色黑而平。午后稍北，逆风，船微簸扬。酉初，见西南乌云大片，堆累如山，两峰之间，横有五彩一条如虹，乃日光斜射与云混杂而成者也。又巨鱼长约丈许者，跃水逐船。

二十九日辛卯，晴。记：同船日本人多有善奕者，棋

<sup>①</sup>雷里锡里：廖内(属印尼)。

式与华同；又喜咕哔，其声如方外嗒经。所携书籍甚夥，如《元寇纪略》、《日本野史》以及诗草文词，靡不舟车供览。

**飞鱼入舱**

午后，一鱼飞入舱中，长约八寸，其翅即其分水，潜而能飞，足见造物之巧也。入夜，天阴尤热，微风浪涌，船即摇荡。亥初，因轮机气筒稍有泄气之处，停轮二刻，修毕复开。

**十一月**

初一日壬辰，晴。未初，见同船数人，玩于船面。系一人曲身，以一手背抚臀，一人坐而蒙其头。余人后列成行，内一人立而击其手。彼起以手指系何人，是则彼此互换，否则再蒙。此戏呼为“满收达”，译法言“热其手”也。晚饌席间，德威理亚、那威勇二人仿华人拇战，众皆大笑。法人毕路安云：“日本人亦有拇战，系二人不语，对手三摇而后出，或掌或拳，或无名指与将指。以掌为纸，拳为石，指为剪。剪能剪纸而不能剪石，石能击剪而不能击纸，纸能包石而不能包剪。”此法与中土哑拳酷似。入夜，凉。

**锡兰**

初二日癸巳，晴。因昨夜错查度数，误过锡兰岛，自子正回行三百馀里，午初始到。停轮后，浪虽小而船摇，风虽有而天热。申初，随星使驾小舟登岸，乘车入城里许，至英人所设之欧连大店。楼高三层，内外整洁。茶罢，登车北游十馀里，一路花木与前同。惟有小儿数名，追随喧叫，有能英语者，则呼人以乞钱与烟卷；不能英语者，则言“巴巴”，不知其

仿华言，抑或土语耶？亦有卖肉桂、鲜花及金银戒指者。酉初回店，供具颇佳。得食西瓜，味甘皮薄，洵为解渴之冰浆也。旋有土人持宝石、贝叶、象牙、玳瑁各器，纷纷来售，陆离光怪，如入宝山。夜微凉，花香满屋，清风若秋，虫鸣四壁，唧唧可听。

记：此岛在南印度正南，周千馀里，有崇山峻岭，多产宝石、肉桂、异兽、珍禽。天时酷热，多雨，多迅雷。前明葡萄牙据立埔头，后为荷兰所夺，今则英人尽有其地。自古佛教兴于印度，前汉东传，盛行中土。晋之法显，唐之玄奘，曾历其地，详载而归。今中土招提所供菩萨、罗汉诸神像，或裸上体，或举钵盂，或耳带环，胫束钏、衣袈裟、坐蒲团，与本地庙中无异。至元时，五印度半从回教，而佛教渐微矣。百馀年来，泰西各国先后争有其土，则五印度之佛教不过硕果仅存而已。世代盛衰之感，洵不虚也。

佛像与中  
土无异

初三日甲午，晴。早起，见近岸三五里，楼宇相望，或石或木，虽皆宏敞，半就颓圯。忆自丙寅迄今，不过数载，未加修葺，心甚异之。询之店主，云：“此地当繁盛时，楼宇多系妓馆，花天酒地，日夜管弦。今则风流歇绝，咸为贫者僦居，何能重事轮奂也。沿途酒肆，间有幼女当垆，挽发跣足，而面如灰土者，虽褰帘买笑，殊觉畏人。或云：“此即夜度娘”，是变粉黛而为夜叉矣。

锡兰语音

土人呼一曰“艾克艾”，二曰“太克艾”，三曰“杜耐”，四曰“哈达赖”，五曰“巴海”，

六曰“海艾”，七曰“哈代”，八曰“阿代”，九曰“那米艾”，十曰“得海”，百曰“艾库赖”，千曰“力海喇”，问好曰“来柏尔”，谢曰“毛哈摩尔奚伊”，我曰“马马”，你曰“额木巴”，他曰“额侯”（或伊业）。其字皆右起横念，如：

四	三	一	一	地	你	我
④③②①	③②①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④	④③②①	③②①	④③②①

餘不及贅。

卯正，星使委庆霭堂赴轮船，令其拨小舟来迎。辰初回舱。

唇齿猩红

本地土人有回教者，有佛教者；回教剃发，佛教留发。男女多食鲜槟榔，故唇齿色若猩红。未初开船。忽附船有哀号之声甚急。

询之，知土人携其幼女傍船卖果蔬，女为轮机滚水所溅，哭而呼其父。奈舟行甚速，瞬息已达百里。女之伤否未卜，心甚戚戚焉。入夜凉，船极稳。

初四日乙未，晴。旁风，船大摇荡，酉初稍平。遇英国轮船之东行者，其驶如飞。是日系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天主之诞，男女祷歌者甚众，天明始息。

初五日丙申，晴。水平如油，忽黑，忽蓝，忽葱绿。午后见同船一印度孟买人，名发自马，系回教者，先赴亚

丁拜祖，而后往居达地方者，能英语。问其相见之礼，曰：“远则彼此以手抚顶，近则握手言欢。”见其抱一男孩，极胖，重眉环眼，着草帽布衣，项有玳瑁念珠并鐲钏等件，颇似女孩。问：“贵处妇女有染下目皮之俗，此既系男，何亦染耶？”彼曰：“无女故也。”问其名曰阿米亚，生甫八月。问其胖之由来，对以饲牛羊乳故。

初六日丁酉，晴。晨有日本人名山田虎吉者相见，俞惕庵与之握手，彼曰：“握手非礼也。”彝曰：“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书有明言。今所处之地，既非中华，亦非日本，以是礼行之，似无不宜。”彼无言而退。后见其所带汉书，有五经、四书、《新论》、《征韩略》等，字皆清楚无讹。

《征韩略》

初七日戊戌，晴。水平如镜，船行甚速。申初，阴凉，风起欲雨，船即簸扬。酉初，大雨滂沱，戌正微止。入夜，晴，仍风。

初八日己亥，晴。船摇如昨。读日本一书，颜曰《绝句类选评本》，所选皆唐宋诗，开章即贺季真《回乡偶书》二首。通卷共诗数百，皆分类分代。可知同轨同文，圣天子之教未遗于在远也。

初九日庚子，晴。狂风巨浪，客人晕而呕吐者居半。惟一日本人，年约二旬，病已四五日，镇日不食，只饮凉水而已。申正，过阿斐里加<sup>①</sup>东北之素阔多拉岛<sup>②</sup>。岛不甚

①阿斐里加：非洲。

②素阔多拉岛：索科特拉岛，今属南也门。

大，寂寞荒凉，无人管辖，无人居住，或云多产宝石。

新刊輿  
地全图

记：日本人携有新刊輿地全图一页，极细，系由别国图本译出者。所有各处山之高低、水之阔狭，靡不详细周备。惟难识者，其国之平假字<sup>①</sup>也。闻二年前伊国平定后，官定通国庶民，有能查出外邦文理器皿一切，有强于本国者，准其自行改易，毫无禁阻。是以同船之日本人皆着洋服，据云，俟到外国办官务时，仍着伊国服色。若然，是仍不失其本也，究未敢深信耳。

初十日辛丑，晴。船仍摇荡，水黑色，天气冷似初秋。早餐得食一种黄豆，大于黄米，而味亦如之。法邦多产，为农食，呼其名曰“比斯邦具卜瓦尺尺易”，日本人呼曰“安斗玛美”，写其国平假字，则：

上  
ニ  
ト  
マ  
メ

正字则曰豌豆。又闻日本国俗，婚嫁不用媒妁，惟父母问

---

①平假字：平假名。

男愿娶某女为妻否，问女愿嫁某男为夫否，彼此情愿，乃结褵焉。

晚，见阿斐里加东界之高山一带，翠微四合，削壁参天，地名苏麻里<sup>①</sup>，在赤道北十度，北京西六十九度。

十一日壬寅，晴。是日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元旦，早起彼此相见，皆道新喜。

一八七一年元旦

又值彝之贱辰，风平浪静，水碧天清，茶香酒美，船稳人和，乐甚。午正，遥见东面长山一带，乃斐洲阿喇伯<sup>②</sup>之西南界也，地名哈大拉木。酉正，抵亚丁住船。见西岸景况，稍异于前。开辟道路，建造楼房；而屋宇整齐者，不足十所，白石码头只一而已。又，各处惟法邦公所门首植二小树。此地山则堆累，水则汪洋，禽兽少见，花木无奇。

十二日癸卯，晴，凉。申正展轮，风起浪涌，摇荡异常。晚餐得食苹果，味如沙果，或云来自印度。

记：日本刑律，放火者缚于十字架上，以柴焚之；忤逆者缚于十字架上，以枪刺之；通奸者徒；杀人者抵。其丧服亦白色。父死百日释服，母死五十日释服。贸易者，可请于官，减至十日。馀与中华大同小异。

又，本船船主傅瓦石，因此船初次改路由华回法，以便修理，而红海窄且岛屿多，乃由亚丁雇一引水人，酬法圆四百方，令其

雇人引水

①苏麻里：索马里。

②阿喇伯：阿拉伯。



引至苏耳士①。

十三日甲辰，晴。北行顺风。丑正，入红海口，西面多山，黄赤黑白四色，乃阿斐里加之东界也，地属阿柏奚呢亚②。东面高山，远望迷离，乃亚细亚之西界也，地属阿喇伯。辰初，见东面一岛，不大，色白，形如笔架。又，西面山峰万笏，以千里镜窥之，因其映日幻成五彩。巳初，船复摇动，波浪汹涌。未初，又东西小岛四五，亦皆白色。入夜，热。

十四日乙巳，晴，热。午后，忽见二蝶飞入舱中，色浅黄，长约寸许，不知来自何处，翩翩双舞，轻盈可爱。入夜，风清水静，热退凉生，星稀云淡，皓月当空，宛似中秋景也。

极赞日本  
进步之速

十五日丙午，晴。水平如镜。虽系隆冬，而热如盛暑。因同船有六七日本人，早餐后与法人毕路安谈次，毕君极赞日本前进之速。言：“十馀年来，不惟国政多所更张，即民间风俗亦多改从西法。如轮船、火车、电线等，皆已通行国中。衣饰房屋，亦渐次改式矣。”彝言：“天下各国政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至火器车船等，因西国多以战争为心，在他国自不得已而仿行之；其他似不必然，因无事更改也。夫日本诸事既效泰西，自当一律，其大者不必深论，姑将至

①苏耳士：苏伊士。

②阿柏奚呢亚：埃塞俄比亚。

微者言之。试问日人所着衣履，究比西国如何？”毕曰：“按所着衣履，较之西国相去远甚，而且貽笑他人。盖其服色，于官民文武品级尚未分别也。”彝闻所言，笑而未答。

十六日丁未，晴，平。申初微阴，逆风，船甚簸扬。晚，有日本人盐田者，持《溪琴山房诗稿》，系伊国时人纪伊菊池、保定士固所著。士固者，盐田之父执也，能吟咏，其律诗颇佳。如五言者，题有《岐岨山中》七首，以“红叶青山水急流”为韵。红字韵诗云：

红叶青山  
水急流

曾自五丁凿，遥遥一线通。苔矶带雨绿，霜樾破烟红。  
云涨苍山没，溪回石路穷。行闻樵者语，山下弃寒熊。

叶字韵诗云：

关河远跋涉，秋暮山重叠。客袖薄于云，乡情多似叶。  
芒鞋亲短策，蔬食弹长铗。尚有客魂豪，行看弋者猎。

青字韵诗云：

板屋倚林垌，寒泉入小庭。敲云孤磬冷，燃梦一灯青。  
乌起月侵砌，风鸣叶打樵。卧知霜威重，衾薄睡频醒。

山字韵诗云：

中山百二关，险隘老杉间。藤络临溪石，云沉欲雨山。  
四时岩萼发，千古岳莲闲。暮吊英雄迹，凄然泪自潜。

水字韵诗云：

疏钟万木里，萧寺何处是。行见归林云，坐闻鸣涧水。  
蔓枯薯蓣脆，叶落茱萸紫。为掷羈旅愁，欲寻赤松子。

急字韵诗云：

健竹青蓑笠，潭明影如揖。思家晓月遥，为客年华急。  
霜重野狐愁，叶零山鬼泣。总惊千里魂，只见单襟湿。

流字韵诗云：

单身辞帝州，来踏信中秋。树抱荒城古，水摇危栈流。  
家书封暗泪，灯火照青愁。为问故园月，寒衣已寄不？

### 红 海

十七日戊申，晴，热，逆风。早见东西诸山，连绵络绎，色皆黄白。东为阿来比亚<sup>①</sup>，西为努北阿<sup>②</sup>，皆埃及国之边界也。盖一因已入黄道，更因将出红海，故度数既与苏浙同，而天气亦觉无异。

晚，见洋人一种玩物，法名“贝拉柏凯”。系一皮条，长约二尺。两端各置一木球，大如橙。一端连一木棒，长约半尺。擅此技者，一掷一转，自将球插棒头。有日本童仆，年甫十四岁，善掷是球。日本武生告之曰：“若能掷十而得八，必跽而叩首。”已而果然，而与之赌者若崩厥角矣。

又，日本人管原芑信，强令彝一挥毫，并乞一拈韵。彝辞以船摇心乱，伊仍哓哓不已，乃磨墨伸纸，草录唐诗二首，又口占四韵云：

四海皆兄弟，瀛寰五大洲。遨游舆地外，数载弗能周。  
幸遇邻邦士，乘风溯上流。挑灯衷曲诉，诗酒足千秋。

当日因将至苏耳士，多有下船而他往者。于是本船总管

①阿来比亚：阿拉伯。

②努北阿：努比亚（今苏丹北部地方）。

茹良、英人赖安，索中国纸扇，以便奉扬；法国妇人戴都奴与杜彩鹁，索女工针黹，以作表记。彝乃一一与之，众皆喜谢。

酉正，见东山顶月出少半，俞惕庵乃举酒而邀之。移时，光圆如镜，彩彻云衢。而西山后日落馀辉，上映如火，喷吐少刻，矇影限尽而光灭矣。海面不宽，如中土鄱阳湖，左右小山罗列，惜无花木，皆突兀不毛耳。

日月相  
辉映

亥正一刻，抵苏耳士住船下货。有法人单安者，性嗜曲蘖，自言恨无华友代购琼浆。彝乃商诸惕庵，乞高粱一杯而与之。其人喜云：“较之敝国直因酒，逊此多矣。其色同，其味甘，其力柔。”

十八日己酉，晴。此地排列风篷、火轮各舟，多于前三次经过所见者。所识轮船，有埃及七只，英、法数只。内有英国双炮台铁甲轮船一只，不甚高，长三十馀丈，宽逾三丈，铁厚四尺，雄壮可观。本船原欲早开，因有英国兵船搁浅当路，午后始移。

申初，开船北行，入法国新开之苏耳士河口，系同治三年法国轮机使者赖赛朴<sup>①</sup>设法开垦者。时阅六载，共用洋圆万万，合银七千二百万两。长三百里，宽六丈，深二丈四、五尺。南

新开之苏  
伊士运河

<sup>①</sup>赖赛朴：李西蒲。

口在苏耳士稍东，仍名苏耳士；北口在阿来三它呀<sup>①</sup>之东，地名波赛<sup>②</sup>。此地原为亚细亚、阿斐里加二洲之连胫，今竟瓜分为二，神工鬼斧，人定胜天。古之愚公移山，不过徒传虚语也。入口，见左右堆土，高皆逾丈。此外地皆沙漠，无房舍。行八里许，遇英国轮船名“敖兰兜”者，长二十馀丈，宽二丈许，通身绿色。其上男女行人甚夥，彼此眺望。有相识者，皆免冠摇巾，对呼名姓。又数里，忽见一坑，只铺干草一堆而已。共行六十馀里，戌正，至萨哈哈地方，恐夜行遇险，因而停泊。遥见西岸酒肆木房二三间，一帘在望，而瓮头之香已习习而来矣。

晚餐后，驾小舟，往看船右轮机挖泥船。船长四丈一尺，宽盈丈，首尾如船，中空，立铁架如桥，前后铁链数根。

### 挖泥船

以轮机转斗三十二个，每个铁造，长约三尺，周逾四尺，底有孔，上下环行，取泥澄水。

上若满而下自空，泥皆归入船旁木舟。舟满傍岸，聚泥成堆。每一小时汰泥万斗，一日可掘地周数丈，深二十四尺，诚挖河之良具。以之扫沙，自无淤积之患焉。

十九日庚戌，晴。卯正开船。去此渐宽，后则两岸高低曲折，或远或近，间或渺茫，名曰盐湖<sup>③</sup>。是湖自开河后始有水。沿路过小船六七，复入新河，行十馀里，入小湖，地名赛喇彬，始见青草数堆，葱笼可爱。午正，抵义

①阿来三它呀：亚历山大。

②波赛：塞得港。

③盐湖：大苦湖。

思麦利呀<sup>①</sup>住船，即时束装，改乘小轮船，行三里许登岸。策蹇行一里，过木桥，入葩酿店。楼高二层，亦颇整洁，主人系法国妇人名巴曩者。晚，见五孩戏于楼前，一人手举扁鼓，以指敲之，无节奏，只闻丁东之声而已。四人互相跳舞，忽跃立于头之上，忽偃卧于足之下，如戏猴然，殊有趣。

此地多沙漠，鲜田畴，人烟稀少，亦一寂寞乡也。由苏耳士至义思麦利呀，计水程一百七十里奇。

二十日辛亥，晴。早，随星使乘马车，北行三里许，至法国激水厂。因波赛无甘泉，故每日由此以轮机铁筒激去二百万瓶，每一万六千瓶值银一两。此厂已设三年，大获厚利。厂主名皮尔者，引入机房。一大铁轮，周约八丈，旋转极速。出此，则前后花圃，引水开渠。所植茨菇、莲花，其种来自中土。橘橙、葡萄，每架可结二百数十斤。花有一品红、仙人掌、旱金莲、僧冠帽、黄紫佛茄、红粉绣球、大麻子、霸王锤等类。蔬有蓊菜、菠菜、白菜、萝卜等类。畦陇交通，芬芳袭鼻。

激水厂

去此复行六七里，至新河畔，观法后行宫。规模不大，亦无楼阁，高约二丈，石座木身，内外糊纸，图画五彩。内分一大间六小间，铺陈华美，四壁生辉，有土人四名看

<sup>①</sup>义思麦利呀：伊斯梅利亚。

守。据云，前二年新河告成之时，法后来此赏览。宫外四面无树无花，殊少点缀。回而南行，见有新建本地总管公署，楼房高大，壮丽可观。再南，入一长街，东西市廛对列，多系西人开设者，房皆无楼，颇鄙陋。

中国官员  
的画像

惟一铺门首悬中国一画，所绘华官，红顶大翎，貌似粤人，颇生动。后入一小花园，环垣绕以花木，中有铁架水法，木凳行行，系为游人休息之所。少坐，即归早餐。

巳初，登火轮车，北行稍西，至杂戛集地方午酌。地近埃京开路<sup>①</sup>，微觉繁华。过此则田畴交错，树林阴翳，竹篱茅舍，绕屋扶疏，多有松柏杨柳、棉麦菜蔬。沿河一带，荷叶菖蒲，清气扑人眉宇。后过乃勒江<sup>②</sup>铁桥二三座，至北衲尔地方易车。因地系通衢，少待片时即开行矣。戌正，抵阿来三它呀海口，改乘马车行五六里，至豪泰德安代街，入法人开设之英邦大店。楼三层，颇华美，前临街市，后傍海边，上置花石水法。登楼看海，一望无际，潮浪之声，昼夜不息。由义思麦利呀至阿来三它呀，计陆程五百一十里。入夜微阴，凉。

埃及风物

二十一日壬子，晴。午正，有法邦总领事博洛呢业来拜。其人曾到上洋，约于戌刻在彼晚酌。去后，彝同俞惕庵街游，楼房间

①开路：开罗。 ②乃勒江：尼罗河。

巷，稠密曲折。城市闹热如中土，房舍形式似泰西，路途平坦。铺多洋人开设，所售者本地回锦绒毡。谷有粳米、麦面、高粱、苋米、黑黄豆等类，蔬有白菜、波菜、豌豆、藜菜、香菜、大萝卜、胡萝卜、扁豆、黄瓜、茄子、藜椒、葱、蒜、韭、芋、无花果、山药豆等类，果有苹果、梨、杏、葡萄、甘蔗、西瓜、榧子、榛子、栗子、石榴、核桃、橘、桃、李、柰等类，牲畜有牛、羊、鸡、鸭、鱼、蟹等类。间有猪肉，亦系洋人所售，因土人皆回教也。所用器皿多与中土同。其衣履则详见初次航海日记，无须再述。惟见女子间有不着象鼻形布套者，其下唇有针刺蓝点一丛，不知何意。伊国古字象形，今则与中土回民同。其数目，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他如：

١٢٣٤٥٦٧٨٩١٠

其义未详。其式亦左起横念，与泰西各国同。所用铜银钱亦无孔。

戊初一刻，同殷伯尔、那威勇随星使乘车行里许，至博洛呢业家。登楼，见有上海各商所赠万名〔民〕伞二柄，如德茂庄、德兴斋等字号。横幅一条，上嵌“中外式孚”四字，亦系上洋各商所赠。四壁罗列中土东洋陈设，颇华美。同坐有伊眷属。





食味甚佳。少谈谢别。入夜，暖。

二十二日癸丑，晴。巳正，随星使乘车答拜博领事，遂同伊往拜本地总管苏弗哈喇法。其公署颇宽敞，式与泰西同。其人先拉手，后以手扶顶为礼。谈次，每人各进早烟一袋，加非<sup>①</sup>一杯。烟具长五尺，黄铜锅，蜜蜡嘴。土奴燃着，跪而进之。地放铜盘，置烟锅于其上。少坐辞归。未正，苏总管来答拜。旋有前同船之俄商纳斯阔福及美国领事官白塔腊来拜，留饮而去。

二千馀年  
前之古物

申正，持星使名片答拜纳斯阔福，伊邀同乘马车，东行二里许至海边。有一方石柱，高七丈五尺，周约二十八九尺。其底座经苔藓剥蚀，多有损伤。据土人云，已历二千馀年矣。去此，出城门名勒赛达者，复行十馀里，登土冈，有一圆石柱，高八丈七尺，周二丈。据土人云，系古时王后名柯柳碧尤塔喇者所立，亦二千馀年之物也。看罢，分归。其地城皆土堆，罗列铁炮，内外两门，有濠无水。客人侨寓者，夜间不可出游，恐有强盗，故怀戒心。街市乞丐固多，而土人之跣足鹑衣者，亦复不少，足见土瘠民贫也。入夜微风，凉。

二十三日甲寅，晴。午正，随星使乘车往得拉罗店，答拜白领事。申正一刻，偕德威理亚乘车北行二三里，出

<sup>①</sup>加非：咖啡。

城复行七里许，入一大花园。园名大都，每礼拜与礼拜五日开。其园甚古，周逾五里，花树丛杂，艳冶馨香。中一乐亭颇高，乐工三十二人，红衣红帽，所操系西洋乐器，而音调稍差。四围铁椅木凳行行，男女游者甚夥，车马喧阗。少时乐止，乐工列队出登小舟，丝竹复奏，顺流而南，游人傍岸追随，半路而别。河不甚宽，长流渺渺，两岸杨柳，翠色迎人。

埃及乐队  
红衣红帽

本地所售点心，有油饼、面包、麻花、凉粉、炸糕及油炸果等类，宛然京都风味。栗子颇大，惟以小炉铁盘烧之而已。

土人棺木系一长匣。穷人持服，只以白布缠头。其坟墓亦与中土回民同。

二十四日乙卯，晴。巳初，有希腊国领事官扎呐司来拜。其前驱者，兵服白裤，红毡金线靠，黑帽上插黑鸡翎，身佩长刀短剑，手举长枪，下连铜刺，上置血字形王帽不甚大。

希腊领事  
的侍卫

是日，见邻铺有出殡者，前举一十字、二玻璃灯，后有三神甫诵经。棺不着盖，四人以手提环。亡人着新服，以白布交缚其手，口含白棉，系奉天主教者也。

未初，持星使名片答拜扎呐司，乘车东北行四里许，登其楼，颇整洁。其人能法语，坐谈片时而回。入夜金飙送爽，蚊雷聒人，而昼间蝇仍群舞，挥之又来，何恼人者之如是多也。

二十五日丙辰，晴。巳初，乘车出城至码头，其繁庶

如羊城。舟行二里许，登法国公司轮船名“赛得”者，式与前在地中海者同，颇宽敞，长三十二丈，宽三丈。遥见口内火轮风篷约过百艘，岸上楼房鳞比，气象一新，胜于二年前所见多多矣。午正展轮，出口西北行，逆风，船甚簸扬。

二十六日丁巳，早细雨，卯正晴，凉。浪大于昨。晚餐后，因见俞惕庵多饮少食，彝奉四句云：“先生一日酒，胜我饮三年。惟有加餐劝，杯中物可捐。”

玉线周围  
十二峰

二十七日戊午，晴。风息水平，船行颇快。辰初，过甘的岛，希腊国所属也。长逾百里，山顶白雪迷漫，终年不化，所谓“银沙铺满三千仞，玉线围周十二峰”者是也。

记：埃及人呼一曰“哇亥”，二曰“他乃恩”，三曰“达拉塔”，四曰“阿拉巴”，五曰“哈木萨”，六曰“司业达”，七曰“萨瓦”，八曰“他麻呢阿”，九曰“代萨阿”，十曰“阿沙拉阿”，十一曰“海大什阿拉”，十二曰“艾他那沙拉”，十三曰“大拉他沙拉”，十四曰“阿拉巴大沙拉”，十五曰“哈麻斯大沙”，十六曰“赛大沙”，十七曰“萨瓦大沙”，十八曰“塔麻呢大沙”，十九曰“代萨大沙”，二十曰“阿沙林”，三十曰“他拉的因”，四十曰“阿拉巴因”，五十曰“哈木三音”，六十曰“赛的因”，七十曰“萨巴因”，八十曰“达麻呢因”，九十曰“代萨因”，百曰“米业”；问好曰“那拉克萨伊达”，今日曰“那哈拉达”，明日曰“白欧克拉”，昨日曰“按比业拉”，老爷曰“好阿格”，太太曰“赛达”，是曰“艾瓦”，否曰“喇”。

入夜凉生，大有秋风之感。

二十八日己未，早微阴，水深绿色，已初晴。昨由英邦大店雇一洋仆名费立克斯者，回人风俗，年约二旬，系义大利国人，生于埃及，能英、法语，性聪敏，一路照料行装，靡不周至。闻埃及回民之棺匣，多系檀梨之木，甚为坚固，葬时倾亡人于坎内，覆之以土，将棺带回，以备他人再用。为双亲持服一年，亦白色。不知中土回民之俗传自埃及？抑或土民之俗来自他邦？皆不得而知也。晚餐得食西瓜，甚甘。入夜，北行稍西，顺风，船始觉速。

二十九日庚申，晴，平。早起束装，卯初抵墨西拿住船，即驾小舟登岸。路灯未息，行人稀少，步至倭番斯圭喇的街武宜呢甲店。店不大，楼高四层，街道狭窄，泥泞难行。是岛在义大利之西南，通名西奚里<sup>①</sup>，纵横皆四百馀里；居民十馀万，度数与中土之河南、山东同。是时虽值隆冬，花木吐秀，天不雪，亦无冰。岛上多火山，山顶火石频飞，火浆迸流，田亩频年受害，而居民不肯他徙者，因土地膏腴，物产丰厚也。无如性多懒惰，不事工作，故贫乏者居半。尝闻西人云，义人最美，而特嫌其不洁。盖义人不勤澡涤，一月始沐浴一次。今见其幼女，率皆环眼隆鼻，粉面乌眉，天资甚丽；惟破衣赤足，殊欠修饰耳。义大利多美人

<sup>①</sup>西奚里：西西里。

申初，率费力克斯街游。北面临河，舸舰连檣；东北山冈，苍茫滴翠。有一大礼拜堂，甚古，通身石建，名曰喇呢木达布鲁戛达的，高约九丈，深十九丈，宽八九丈。入内，见男女跪而诵经者六七，中设黄绸幔帐，陈设多珍。左右白石古像十八，正中十二石柱，列为两行，其色青黄如铁。回店，因地近嚣尘，湫隘不堪居住，乃移于赛力巴喇的街路北之韦兜亚店。院落宽阔，楼高五层，华丽净洁。见其搬运行李，系以四轮长车，二人曳之，甚快。是日午正，有法国领事官于达来拜。

三十日辛酉，晴。早，街游，清风转蕙，爽气宜人。见有驴骡牛马，负载往来，大小与中土同。惟山羊成群，有黄白紫黑四色。苹果形长而色黄，其味如梨。又一果，形如鸡卵，前尖后凹，皮有黑点，如中土之柰瓜，有冗刺，触之痛甚。洗以热水，其刺自化。其色三变，先白，次绿，次黄，熟乃红，味甘价亦廉，其名未详。馀有栗、檬、梨、橘等类。所需器皿，与他国大同小异。惟扑满一物，亦系以泥埴之，与中土无殊。

有刺之果  
触之痛甚

未初，阴而细雨，随星使乘车答拜于领事。行三里，始抵其家，见其妻子，淪茗食果，少为周旋而归。其房临河，云岭相连，高低莫测。一路甚凉。

## 十二月

初一日壬戌，自晨至夕，时而晴暖，时而阴凉，时而

大雨，时而惠风，一日之间，气候不齐如此。得食白菜、菠菜、茴香菜、红萝卜、蓊菜、芋头等类。

闻冬月初一日地中海日蚀，遍海皆黑，燃灯不明，竟坏轮船四只，风篷三十馀只。亥初，于达来，呈其外部派迎中国钦差之委员由马赛寄信，云“请星使即乘所至之船，前来马赛”等语。伊云：“此船今夜不来，翌午必至。”是夜检点行装。

海上日蚀

初二日癸亥，阴凉。早发行行李于码头，以待轮船。未初，本地官蒲莱斐来拜。未正晴。此地虽届冬令，蝇蚊尚多，营营扰扰，昼夜相寻。申初，有土人男女老幼二十馀人来店，争看华人，皆能英、法语。乃同登楼，步梯四十馀级，至顶一望，苍海无涯。窥以千里镜，远见浓烟一缕飞来，乃火轮船也。即辞众下楼，料理一切。酉初，乘马车行里许至码头，复驾小舟行二里，登法国公司轮船“斯戛莽达”，长二十七丈，宽三丈五尺，式与“赛得”同，系自土耳其国埔头走黑海来此者。船主郭地阳，言语温和，款待恭敬。亥初开船，出口甚平。

法国派  
船来迎

初三日甲子，晴。北行稍西。远望东鄙，山岭连绵，即义国之西南界也。早餐，得食一物，英名“阿的抽”<sup>①</sup>。其色青，芽瓣层层，似中土之百合，又如莲花座。洋人皆

<sup>①</sup>阿的抽：artichoke，即菊芋。

以白水煮熟，或生食，醮以油醋，味似茭白。入夜极冷，风起船摇。

初四日乙丑，细雨。早，见东面二岛，不大，一名艾拉巴<sup>①</sup>，一名莽代克里斯兜。西面大岛，长二百馀里，上铺白雪，下满绿树，山高故也。地属于法，名曰阔尔赛夏<sup>②</sup>，系前法君拿破仑第一生产之地。旁一小岛，名夏布雷喇。

旗语问答

临过时，见岛上海灯楼出花旗问话，船主取书核对其所问者，系“愿以电线往马赛送信否？”与“乘船者何人？”本船亦系花旗，对云：“愿送电信”、“乘是船者系中国钦差”等语。入夜船摇，大雨如注。

---

①艾拉巴：厄尔巴。

②阔尔赛夏：科西嘉。

## 普法战事记

初五日丙寅，晴。辰初，抵法国马赛海口住船，有前驻中国之法国使臣哥士奇来接。下船，乘车行八九里，仍入前二次所住之得露大店。哥士奇去后，查收行李。申初，随星使乘车行里许，至阁朗店，答拜哥士奇，未遇。晚，有本地二等宝星、第四队副将韦烈及千总傅达义来拜。二人知彝曾来此四次，畅谈已往之事，临行邀同观剧，因公务匆忙辞谢。

亥初，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馀名，乱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驱者，有缓行者，行人皆击掌而贺。盖当时法郎西与德义志<sup>①</sup>两国鏖兵数月，其构衅之由，因五十年前（西历一千八百三十年，即道光十年）〔编者按：从

法德已鏖  
兵数月

<sup>①</sup>德义志：德意志。



1830年到1870年只有四十年，此云五十年误）夙怨未平，法君拿破仑第一将日耳曼诸国尽行征服，令各国兵将听其指使，以助征讨。法虽屡胜欧罗巴各国，而日耳曼劳兵费饷，已属不支。嗣于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丰九年），法助义大利及德意志征奥地利<sup>①</sup>国。三国凯旋，议割澳地，以弗呢、奚米浪二地归于义国，德国自取边界数地。法君以比利时国之陆克尚蒲<sup>②</sup>与瑞士国之芝乃瓦<sup>③</sup>二地界于法疆，拟欲取为已有，以固其圉，而德君不许，此一衅也。德君因此设防，缮修甲兵，操练军马，屯储粮糗，细考法邦地理。

**西班牙王位问题**

西历去年六月间，日斯巴尼亚国老王薨，因其天阨，虽有太子，究非己出，民以为耻。乃欲招选国主，请诸德。德君以日斯巴尼亚北界法郎西，遂令其兄子发达利克舍尔<sup>④</sup>登日国主位，意在日后如与法战，则日主即德人也。法有戒心，不许其事。德国大臣以战事尚未完备，不可与法较，请姑从之。德君听其臣谏，其议遂寝。法犹恐之，乃与法臣计，飭驻德京之法臣贝楠德的者面告德君，并与盟之曰：“嗣后德国子孙，不得登日斯巴尼亚之君位。”及盟期，德君不答而退，乃向法使曰：“从此两国无事可为矣。”法使以其语飞闻于拿破仑。德意志（原名布鲁斯<sup>⑤</sup>）乃由是合日耳曼诸国为一，以

①奥地利：奥地利。 ②陆克尚蒲：卢森堡。 ③芝乃瓦：日内瓦。  
④发达利克舍尔：利奥波尔。 ⑤布鲁斯：普鲁士。

图协力攻法。

西历七月十七日，法外部大臣万孟请与德战，即日发  
电线知照法国之各省军营，剋期发兵。两国各撤回公使，  
各发照会通报欧罗巴暨阿美利加诸国，宣告两国不日交战，  
与诸国无涉，各不借助云。法君与其世子亲领大军，令兵  
部大臣娄白虎为前导，先抵美趾<sup>①</sup>省。昼夜  
轮车往来各省，徵调军马。至八月初二日始  
齐，共兵二十四万。当日午初，法兵过界，  
至色合柏尔<sup>②</sup>城，遂失守。

麦茨与维  
桑堡之战

初四日，法三营将军屠威<sup>③</sup>领兵攻葦子柏尔<sup>④</sup>城，大  
败，全军几殁。惟屠威一人匹马独战，痛受枪伤。后有将  
军马克谋宏<sup>⑤</sup>兵至，救回色合柏尔城。

初六日，德兵过法界。有将军富斯爱<sup>⑥</sup>率兵抵敌，法  
复败，遂同马克谋宏逃过海素汾城，至直立唐奚城外礼拜  
堂中隐避。此役殁于阵者，将官二员，兵马死者不计其数。

初七日，德兵三万围色合柏尔城，擒法兵三千，克复  
城池。

初九日，娄白虎战亡，令归白生<sup>⑦</sup>。富斯爱、马克谋宏  
各营兵马齐集美趾。

初十日，法京出示，通城预备火器，多进粮草，严兵

---

①美趾：麦茨（梅斯）。 ②色合柏尔：萨尔布吕肯。 ③屠威：杜埃。  
④葦子柏尔：维桑堡。 ⑤马克谋宏：麦克马洪。 ⑥富斯爱：弗罗萨尔。  
⑦白生：巴曾（巴赞）元帅。

固守。城上添造木房，城外各炮台添设大炮，以壮声威。

十一日，马克谋宏在菲合晒地方与德战败。

**斯特拉斯堡陷落**

十三日，德围斯达泗浦<sup>①</sup>城。城内兵一万，勇四万，被困五十日。昼夜进攻，法军阵亡大半，房屋平毁无数。连日枪炮火飞如雨，人皆藏入地洞。后因铁道不通，援兵不至，餉糈告乏，遂皆纳款于德。

十五日，德军一面进攻直立唐奚，一面合围美趾。直立唐奚失守，法君携其世子逃至苇河洞城。白生率军出美趾城，与德决一死战。自昼至夜，德虽伤兵四万，法仍不能取胜，乃退入守城，内外炮台坚固，兵九万，勇七万，枪炮火药足供一年之需。德军围至七十日，环垣高筑土城，以大炮俯攻二十八次。后以城中粮尽，遂乞降焉。

十六日，法君退至舍隆<sup>②</sup>。因各处电线铁路皆为德军拆毁，援救罔应。二十五日欲去舍隆走水塘<sup>③</sup>，乃部署未定而德军四进矣。

〔西历〕九月初一日围攻舍隆，法兵复败，马克谋宏创伤甚重。

**色当惨败**

初二日，法、德大战于水塘城七昼夜，互有胜负。是役也，德军六十万，用枪炮百二十万。至是俘虏法军三十五万，夺获大炮

①斯达泗浦：斯特拉斯堡。

②舍隆：夏龙。

③水塘：色当。

四千七百门，枪三十万杆，踞地二省。

至初六日，法君欲与德议和，德君不允。当日午刻，法君手举免战白旗，欲见德君；乃先遣一官，往送宝剑，以示相投之意。德君答云：“不能与剑对语，即欲议和，可令拿破仑自来。”未初，法君亲诣德营。德帅毕驷马<sup>①</sup>与其大将何楠暗约，调军三十万，乘间窃发，与法军八万复大战于水塘城。法旋败绩，拿破仑遂被俘焉，城池、官员、兵卒皆归于德。

初七日，巴里<sup>②</sup>闻各处失守，国君被俘，众议改为民政。遂于是日拟定各官：巴里提督代理营务；所选各部如吏部亢贝得<sup>③</sup>，户部皮格<sup>④</sup>，礼部席孟<sup>⑤</sup>，兵部傅罗，刑部柯梅<sup>⑥</sup>，工部唐安，海部富立松，商部马年，外部发福尔<sup>⑦</sup>；外以冈北达为帅，内以屠额许<sup>⑧</sup>操兵，而民主执国政焉。君后问众“可仍居巴里否？”众云“不可”；遂携世子逃往比利时，寻又入英吉利。

国君被俘  
改行共和

初八日，巴里查点各营军器，计存枪三万杆，而火药皆系沙土。

十五日，派员往英，乞代议和，英乃告德。德除索法三省地、兵船一半及各营军器外，须赔偿兵饷数十万磅，

---

①毕驷马：俾斯麦。 ②巴里：巴黎。 ③亢贝得：甘必大，亦即下文之冈北达。 ④皮格：皮卡尔。 ⑤席孟：西蒙。 ⑥柯梅：克莱米约。 ⑦发福尔：法夫尔。 ⑧屠额许：特罗胥。

合银八千四百万两。英、俄、澳诸国同议，无法。

**发福尔入  
德营求和**

十八日，德困巴里，拆毁铁道电线，音信不通。发福尔亲入德营，问其前言能改否？毕驷马言不能改，乃归。后又求德免战数日，因此时巴里民选会堂大臣。毕驷马先要法予边界大炮台二、巴里大炮台一，德兵被俘者释还，并偿银八千四百万两。法不能从其议，于是西南北三面愤起义兵。

二十二日在巴里东炮台大战，法胜。次日又战，法亦胜。德共伤兵万馀，失大炮数门，喷炮十二门。旋战于北炮台，法又胜，德军退住卫洒<sup>①</sup>与三克路<sup>②</sup>二旧王宫，日夜筑土炮台以攻巴里。

二十四日，义大利国因见法败，乘势进兵于罗马，逐出天主教皇，以罗马为都。盖法君后系天主教，而教皇多赖其势以辖人也。后借公论，令其移住瓦的甘<sup>③</sup>城，而尽销其权。

**巴黎的  
防卫战**

二十五日，法东乡兵来援巴里，遇德兵。战，德败。时巴里储备粮糗，足供三月之需。城外大小炮台二十三座，计炮八百零八门。城上计炮一千二百门。沿濠战艘十数只。各处理伏地雷火炮。官兵二十万，乡勇四十万。每日出城引战，德不得入。

三十日，夜半，法兵四面出城，探德兵地势。于南炮

①卫洒：凡尔赛。

②三克路：萨克莱。

③瓦的甘：梵蒂冈。

台外二十里遇德兵。战，德败，退入村堡。法兵追入，步战，彼此伤兵数千，法夺回二村。

〔西历〕十月初九日，有戴红帽之乡勇十万，名为“红头”<sup>①</sup>者，齐赴外部，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藉改民政而作乱，遂调各部兵将击退之。

初记“红头作乱”

自十月初至十五日，各炮台日夜轰击德土炮台数座，而德兵移营渐远矣。

官出告示云：“凡铺出售，皆依官价，不得多卖。如面包每斤三稣<sup>②</sup>半，牛肉每斤一方<sup>③</sup>零一稣，羊肉每斤一方，猪肉每斤一方四稣。此数日内，凡穷人无依者，准其入城逃避而收养之；德兵退，皆放还。”

十三日，法京东南四路出兵与德战，德败，又夺回二村。西炮台放大火弹，自焚三克路镇与旧王宫，德兵退。

十八日，德兵五千至石头洞村，村人与之战争，乃于道口筑起土城，以阻德兵归路。德放喷炮，房楼尽毁。德伤兵一千八百乃退，法亦被伤数百，官赏洋圆一万二千，以褒其忠勇云。

人民抗德

二十一日，有将军瞿克欧<sup>④</sup>者，率兵十一万，带炮九十二门，分左右中三营，出城探德兵地势。其中营往阿侯

①“红头”：系沿用国内对广东农民起义武装的称呼，借指以红旗为标志的巴黎人民建立的自卫武装。下文有时又称为“乡勇”。 ②稣：苏。

③方：法郎。 ④瞿克欧：杜克罗。

驿麻尔梅松各村引战，自未至戌，彼此大炮喷炮，连放不止，法大捷。后遇德救兵至，不得前进，乃各行缓退。法失炮二门，伤兵四百四十三名，德阵亡者二千四百名。其左营阻德过河，德乃自造木桥而渡之，不意马队过时，而西炮台连放二炮，击坏木桥，兵皆落于水矣。各土炮台亦连放数百炮。而将军白朗土者，追获德兵一百四十名。其右营将军韦努阿者，与德战于三克路、茂洞赛、佛比阳暨古皇河边，无分胜负。日暮罢兵，各自守营。

此时巴里城内集捐铸炮五百门。各家俭用，每日两茶一饭。一人只准买肉四两，其余猪鸭鸡鱼及干鲜菜蔬皆无。鸡蛋每个六稣。各村镇礼拜堂之铜铁器皿皆取以铸炮。城内造铁道以运军器。

二十九日，丑初，法东北方队长贝喇嘛，遣兵急走蒲日村<sup>①</sup>，暗袭德营。遂入村，据守各要路，筑木栅，四面立土炮台。午正，德伏兵掩至。法兵将墙垣穿孔，枪炮齐施，德兵渐退；至东北大炮台，又被轰击而退。午后，德又来兵二万五千，带炮数十门，连攻一夜，德仍未胜而去。此村距巴里十二里，尸填沟壑，血满田畴。

布尔日村  
的血战

当时德兵在巴里城外四围筑大炮台，下开深沟，为炮子所不及。各树林中，亦筑炮台，掘大洞，兵藏于内。德共来大铜炮数十门，重皆十万斤，长一丈六尺。铜炮子长

<sup>①</sup>蒲日村：布尔日村。

一尺，重千斤<sup>①</sup>；开花子，重九百九十八斤；  
圆子，重九百六十斤，内含火药十四斤；锡  
炮子，重一百九十六斤。炮车用六轮大盘，重  
二万四千斤，共值银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两。大炮每门值银  
四万六千二百五十两。每放一次，火药炮子值银三百八十四  
两。开花子每次用药二百八十八斤。近因火道电线皆被  
德兵拆毁，巴里乃以轻气灯四外寄信。

德军火力

三十日，德兵三万，带炮三十门，由古南寺分路下山，  
复得蒲日村，法兵被俘者四千名。

三十一日，法外部遣告英、俄、澳、义  
四国，乞代议和，即日派员赴德营，乞暂停  
兵，以便选举各省会堂官<sup>②</sup>，毕驷马未允。

1870.10.  
31的起义

午后，有“红头”数万，围守提督公署，声言要改“红头  
民政”。廷臣集议，示以翌日宣告，须通城人民保结，再为  
酌定。〔西历〕十一月初三日，巴里百姓保者五百五十万七千  
九百九十六名，不保者六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名，改否未定。

〔编者按：1870年11月3日由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组织的巴黎全民投票，赞成（信任）票五十六万七千票，反对票六万二千票。此处“保者五百五十万七千九百九十六名”有误。〕

是日，前往四国之员，各同使臣奉命而往德营会议：  
一为法国选举各省会堂大官，以立民主之邦；一为巴里办  
粮；一为免战二十五日以为议和之地步。德君与毕驷马驳

①炮子重量疑有误。

②会堂官：国民议会议员。



俾斯麦拒  
绝议和

云：“法京粮糗告乏，不能久敌，待其晬溃，自然乞降。又有红头作乱，其败可翘足而俟也。”

初九日，四国使臣因议未果，乃请护照而行。未几，而南方之兵与德鏖战于鳌立阳城矣。德兵被俘者二千馀名，失大炮二门，火药二十馀箱，辘重马匹无算。德兵逼近巴里，继此又各伤二千馀名。此时巴里城四面与各炮台施放火器，昼夜戒严。

十四日，南城外法兵退德兵，折回克河、堆善皮呢二村。工部亲点军器，刻即制造大炮一千五百，喷炮五十，炸炮子二百五十，其馀铅丸火药称之。又令将牛马骡驴猫犬鸽鹊纳官分卖，有定价。不论贫富，每人一两五钱，持牌领肉，而车无代步矣。又兵部出示招兵，无论何人，其有妻无子者，自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入队；有妻有子者，登埤守炮；无妻子者，二十一岁至四十五岁皆出战；其十七岁至二十岁，愿者亦可入营。此时共兵六十万，大炮三千五百门。

猫犬交公  
概充肉食

二十九、三十两日，东南战，胜败无分。

〔西历〕十二月初二日，法兵连夺五村，擒德官四员，兵八百二十名，大炮四门，枪无数。法兵死者九百三十六名，伤者四千六百八十七名；武官伤者三百四十二，死者七十二。德之伤亡者一万有奇，因此免战六日，以便瘞埋。此次血战，地周五十馀里，死尸枕藉，惨目伤心。嗣因德兵阻路，法兵只得

血战惨烈

退入巴里，以谋再举。

二十一日，法兵出城东北交战，自辰至酉，夺回六村。德兵被俘者百馀名。

二十二日，德兵折回转战，勇倍于前，法力不支而退入城矣。失兵六百馀名，伤亡者千馀名。是日，巴里西南敖的洪城失守，伤亡各二万有奇，而法兵被俘者一万二千。十馀日来，外省连战，法又失二省四府。法共三十三省，自初战迄今，计失五省四府数村。

二十八日，法兵战于巴里东南狄仁省，德败退入五昌府。法兵追至，夺回五昌，德乃西退，得援而止。继又战于巴里北美梅府，德败，伤兵七千，退入南岬。武官柯立尚追至，德旋小捷，而阵亡二千馀名，内王一、将军二，法之伤亡者相埒。又战于巴里南，法败，德王发达力克舍尔受伤。又巴里正东，每日小战，法兵东进，以断德之回路。

德王受伤

三十一日，巴里东之荷泥、花溪、努尚三炮台俱被德兵轰陷。德又筑土炮台十二，放铜炮八十门，其力可及三十里。法兵连日仰攻，未能得力。

〔西历〕本年正月初六日，城外西南山顶德筑大炮台十二，放大钢炮一百二十门，昼夜齐发，以攻炮台与城。兼放开花炮五六千于城内，大半落于思安江<sup>①</sup>之南岸，击死

①思安江：塞纳河。

养济院中之病人无数。又一炮子落于女学院，幼女伤者六，死者五，其血肉飞粘四壁，惨不忍言。又轰天主堂数座，伤死男女老幼数十名。又烧毁楼房数处，大花园火树银花，牲灵园禽惊兽骇，诚为未有之浩劫也。按万国公法，应于未攻之前二日宣战，以便准备一切。今德未先通报，遽行火攻，殊属有背公法。故法外部照会欧罗巴及阿美里加各国，听其公论。

每人只有  
面包四两

十五日，巴里出示，每人只许吃面包四两，德兵至此，已围困一百三十三日，城内粮糗告乏。又因“红头”反间，几有哗溃之虞。加以每日房宇崩坏，死伤相继，虽各省救援，亦皆败走。众议决一死战，以图保全于万一，亦不得已之举也。又巴里东北之山泥城，被攻五昼夜，每日炮子落于城内者，已积如山。

二十一日，巴里城内各营出战，自辰至酉，败绩回城，兵多逸去者。

二十五日（即华十二月初五日），因巴里城内有一百八十万之众，而粮糗不足半月，廷臣集议，欲往德营乞和。拟停战二十一日，以便运粮。订于明日，外部大臣前往决议。

〔稿本卷二终〕

## 马赛波尔多纪事

庚午十有二月，初六日丁卯，阴。午正，哥士奇请星使游。同乘马车出店，行十馀里，绕至山顶。上有礼拜堂，高约十二三丈，广数丈，深十馀丈，纯以白石建造。顶立一金人，抱一幼孩，即天主母也。堂前临大海，后依村城，名曰那欧塔达木得喇戛，译言救人圣母也。下车，步石木梯共百八十级，入其门内。其式与他堂大同小异，惟上悬小船数十，长皆一二尺，左右画轴千张，绘海船遭风颠沛之状，皆水手之遇险得脱者所献，与中土之供奉天后娘娘同。去此登车，行二三里下车，复步行数武，入一大园，园名“高立巴那巴”，花木颇多，虽属隆冬，依然繁盛，枝叶被雨，清洁如秋。右有育警所，亦高大壮观。后步石磴四十二级而下，左右两行，式如拱手。中一瀑布，下流而成水法。上下铁阑石路，平坦整齐。继而登车，复游十馀里，见校马厂与酒肆。流泉水法，花径回环，鸟多人少，幽雅异常。下山，

教堂中悬  
小船数十

一路道途泥泞，楼房鄙陋，破牖颓垣，居民半类乞丐。回寓后，有地方官布蕾斐暨前四川主教法人范若瑟来拜。

酉初，微雪。晚餐得食苹果与梨，皆大于橙柚。戌初，傅达义复邀观剧，固辞不获，遂同庆霭堂乘车行二里许，入一戏园。所演率皆平易，惟大海汪洋，疏星皓月，尚属精巧。看戏者武将颇多。子正回寓。

**俾斯麦  
的15条**

闻是日法邦外部大臣发福尔亲至卫洒德营，与毕驷马商议停战二十一天。毕对云：如欲停战，须依德营十五款，如左：

**第一款** 两国免战二十一日（自正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九日），各营自守，相距三十里。彼此界内，可驻二国兵船。自停战后，所有拿去之兵商各船，皆当互还。惟有东边三省近德界之地，不在免战之例。

**第二款** 免战之意，系为法国办理国政，并保举各省会堂之大臣在波耳多<sup>①</sup>城公议或战或和。官民往来，须领路票，到德营查明盖印，方可行动。

**第三款** 巴里城外，所有大小炮台、军器、村堡、庐舍，皆暂交德营掌管。城边炮台，彼此分立地界，各选将官看守，不得屯兵。

**第四款** 巴里城上大炮，移置城外炮台，令德兵看守。

**第五款** 停战期内，德兵不许入巴里。

**第六款** 城内兵勇水手不许出城，亦不许擅动军器，只准一万二千持械，为镇红头作乱。其余兵将；德营另有拘留之地；以待会堂众议定后，将所有照管城内将佐花名录妥，投送德营。倘停战期

**要求巴  
黎投降**

<sup>①</sup>波耳多：波尔多。

内，未有和好，将城内已降之人，送回德营。各将官准去宝剑，存鞘在身。

**第七款** 护军持械守城，或有反乱之事，只得用三千五百名马兵、巡捕、水龙勇等。其乡勇之首领出令，一概不准。

**第八款** 自免战后，德营炮台前有将军为法采办，委员代谋转运，便法或入乡村，或往外邦各地，输运货物入巴里。

**第九款** 自归炮台解甲及城上撤炮之后，一切照第五、第八二款办理。巴里转运，诸得自由，或在大道码头，或在江湖海内，惟不准占据德兵所守之地，亦不准在德兵所守界内采买，如德将有令方可。

**第十款** 凡人出城，各在法营领据，再至德营查考。此据惟保举会堂之人可用，每日辰起酉止。

**第十一款** 巴里应出兵费三百四十万两，此银当于十五日内付讫。

**第十二款** 在免战期内，不用契票，改交现银。

赔款三百  
四十万两

**第十三款** 各物皆可转运，惟军器不许进巴里。

**第十四款** 免战定后，在阿美教的洪或佛许尔等处，将自战迄今德之被擒者，开单呈送德营。德营亦将法之被擒者开单交法，以便互易。至德国商船人等，亦如兵弁，送回德界。

**第十五款** 凡巴里与外省往来书信，不得封口，必先送至卫洒德营查看后，方可投递。

法外部大臣持所约十五款回巴里，与众集议，定否未详。

初七日戊辰，阴。午正，随星使与哥士奇乘车，行六七里，抵造胰局。楼高、阔、深均约七丈。地置砖缸八，各深二丈，周丈馀。右横石箱十四，各周一丈六七尺，深九尺。所用材料，

造胰局

系碱水与各种牛羊油。造法系以机器于箱中磨碎，运入缸内加牛羊油。缸底连有热气筒，将胰熬熟定块。每块长约尺半，宽七寸，厚四寸余，此系浣粗衣污布用者。

去此，又行五里许，抵油作。亦一大楼，上有压架六十，石磨四盘，串机二座，吹机四架。所用系胡麻与巨胜子。造法系以火机先串，串机用二石轮，周各丈余，厚盈尺。串毕自运入石磨，磨亦甚大。磨罢吹皮，实自流下，以麻布包成四方，边约尺半，堆于压架之中。压架铁铸，形如吕字，每架可置二十余包。轮机动则下压，油自流入桶内。压毕，麻子成饼，厚六七分，匠人取而售之，可喂牛羊。每日得油五千余斤。油色黄，贫民用以燃灯，或以之膏车及滑各种机器。

### 气机

去此，折回十余里，抵一栈房。房系民建，纯以石铁造成。楼七层，宽约六丈，长逾里，以气机上下货物，灵便异常。看其气机，系二大铁轮，前一水箱作目字形。铁轮旋转，速而力猛，不知吃若干马力也。

去此，绕行十数里，至其新炮台。极长，不甚高阔，却极坚固。直伸入海，左右皆水。下有巨石百方，皆盈丈。酉初回寓，甚冷。

是日，有本地总督茹艾达暨千总蒲占业来拜。晚，有日本武教习毕路安携二日本武生来拜，坐谈片时而去。

又，是日途次，见有法兵百余，徘徊一处，抱肩蹲卧，狼狈不堪。盖皆由印度、埃及等国聚来者，因法兵已失十

分之三四故也。法京被困之时，有大官乘气球欲逃，不意行至半路，落于德营，奇甚。

又，前日来拜之武官名傅达义者，系奉命来此与兵购买鞋袜者。彼尚游玩看剧，不以官事为重。斯时城虽被困，王虽被擒，而闾阎市廛，仍是朝朝佳节，夜夜元宵，鼓乐喧天，车马震地，可谓燕雀不知大厦之倾也。

按：德法虽经议定免战，尚未画诺。而此日“红头”又乱，满街喧闹。经看街兵拦阻，而“红头”缚其人于木板，投诸河中，掷石如雨，继用长杆插入水底而死。以致人心惶恐，后日夜严防，少为安帖。

红头打死  
看街兵

初八日己巳，微晴，冷。巳正，随星使往拜本地总督与主教范若瑟。未初一刻，至火轮车客厅，同哥士奇登车。东行二百五十里，申初至拉薛村，改乘马车，复至前所看之船厂。管厂官偕入厂内，见木架上悬未毕工之轮船一只，长三十馀丈，据云往中土去者。回入机器局，见所造者并无轮机、车船、器具。因是时法国军务紧急，将所有铜铁改铸炮位，长约七尺，多由后腔装药者。看毕，登楼饮酒，看船图六七张，西正谢别。出门见数粤人，盖在洋船为“夏拉桑”<sup>①</sup>来此者。土人前后追随，皆呼“亲亲”<sup>②</sup>，系以是二字为华言问好也。戌正回寓。

停造轮船  
改造大炮

①夏拉桑：仆役。

②亲亲：疑系“请请”之音误记。



近日街市间有武官驱车一辆，上插国旗，击鼓往来乞钱，以养受伤兵勇。又，有武官少妇，胸挂十字小旗，手持红布袋，迎人乞钱，亦称为养苦兵者。

### 巴黎投降

是日，法国发福尔与德国毕驷马会于卫洒德营，将所定十五款画押施行，系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初九日庚午，晴。未初，随星使与哥士奇乘车行八九里至一处，名曰“巴雷朗商”，系为通城集水处。下车入铁阑门，左右四石台，上卧石狮，扬爪纵身，作奔驰状。左右各楼三层，当中石牌以四十柱联之，通身白石建造。前有瀑布，后倚山冈，面如山字。正中牌上立三女，皆赤臂跣足，手持玩物。下面碎石峻嶒，水由中出，涌落小池，暗入铁筒，分流各处。石上立水牛四头，左右大鱼各四，摇尾决蹯，悠扬腾跃，皆作奔出之状。

游人先登土冈，行数武，后步石梯八十级，至牌下石阑，入左楼门，再步石梯四十八级，则四壁悬碎石攒成大画百张，皆系千古野兽新奇形像，笔墨难描。又箱柜百馀，外有玻璃罩，内放各种鸟兽，装饰得体，跃跃如生。下立长榻，罗列古鱼奇鸟，彩羽锦鳞，笔难细述。中列玻璃罩匣数十，内系昆虫万种。第二层所别〔列〕者，系人兽禽鱼之骨，式与巴里之白骨楼同。每层楼高四丈，宽十八丈，长逾七丈。

### 游博物馆

出此，入右楼门。其头层，四壁悬油工大画三百馀幅。二层，中间悬百馀幅。左右二间，列白石人像二十馀。门

外两壁二石画，系马赛二千年前与现今之景致，江流山峙，妙手通神。去此至瀑布后，登梯四十六步，至石牌顶四望，通城毕见。此后花园，红紫芬芳，亦颇幽雅。西一水槽，下流入冈而为瀑布。外有石墙，顶作水槽，高与冈齐。土人云，其长二百馀里，西北直抵他村。

马赛二千年前之景

是日，男女老幼甚形拥挤。得遇“拉布当内”船主郭地阳。后乘车绕行二十馀里，至海边，较前两次景致尤佳。道路修齐，楼房密建，日光入海，红如火柱。将下山，见一轮船碎于海灯铁帽之间者。土人云，系六日前误触石礁，幸游人三百，一无所伤。申初回寓。

有日本人山田正方者来拜。以笔坐谈，令其以平假字书其名，乃：

アマカサカタ

念曰“亚马大马萨戛达”；令书“德明”二字，系：

# 梯也尔上台

梯也尔  
上台

其音未详。伊言：所有武生，现皆宿于此地马赛大店内，其公使已经西去波耳多城矣。盖当时会堂百官，已立公举名人遼尔<sup>①</sup>者为伯理璽天德<sup>②</sup>。〔编者按：梯也尔被在波尔多召开的国民议会选举为行政首长的时间是1871年2月17日，在本日的十八天之后。〕巴里虽已停战，而“红头”时时反乱，故移会堂与外部于巴里西南之波耳多海口，各国驻扎公使亦多因而移去焉，是地距巴里一千七百四十里有奇。入夜微风，凉。

初十日辛未，晴。辰初，随星使同哥士奇、殷柏尔、薄郎等乘车至南海轮车客厅，少坐登车，东行少南。过山洞七，村镇九，行二百一十里，巳正一刻抵杜隆庄<sup>③</sup>。改乘马车，行半里，有本地水师提督之委员迎入都龙店内早餐。楼高五层，亦属华美。午初，往拜提督贰狄娄。入门

①遼尔：梯也尔。  
庄：土伦市。

②伯理璽天德：议长、总统、首脑。

③杜隆

有兵十名鼓吹相迎，见毕，排对护送。行五六里入机器局，登小轮舟。其地临海，与庄右喇赛安村合而成口，兵船密列，两岸多设炮位。凡机器局与造炮局中作工者，皆系罪犯，兼有德兵，共万余人，着红衣黄裤。其戴红帽者，在此一年或半年；戴绿帽者一世；并有以铁锁链于一处而作工者。

终身苦役  
戴绿帽子

行里许，先登兵船，名曰“马兰沟”。纯以铁铸，长四十丈，阔四丈，深八丈，重七千吨（合中国一千四百万斤），有一千二百马力。登岸入造炮局，铜铁大炮、炸炮、喷炮、长圆炮子，院内罗列成山。楼上四壁布满枪刀，列成类难尽述。有四百年前之铁炮，长逾二尺，粗合把，亦由炮顶下药。据土人云，自古已有是法，奈代远年湮，无从考查，今复由名人创造，非新式也。又有一种法邦新出之枪，名“沙斯坡欧”者，稍亚于德义志之巧针枪，一分时之工可放十子。又入一楼，系以旧炮改造螺螄枪处。

出门，临岸立一铁造曳物机，形如仄字，高约十丈。无论何等重物，皆可曳之登舟上岸。又一物名“木勺铺”，乃中土所谓之水雷，系以铁造，形若扁炉，可装火药三千斤。沉入海心，上飘小物，中连电线。无论大小兵船，触即轰碎。又一铁甲兵船甚大，其名未详，或云，可载兵三四千名。又一只合众国船，无事时，可将后轮系起乘风，以省煤费。岸边有修船池四五，各作斗形，前横铁闸，后三面以石砌，上下石磴四十一级。其小者宽七丈，长三十丈，深三丈。

参观军港

旋驾小轮舟出石墙，曰内门口，行六七里，登大兵船名曰“呐满的”，系前四日由呢泗<sup>①</sup>地方来者。长三十丈，宽三丈，高四丈，兵六百名，皆列队鸣钟以待。铁炮二十二尊，长皆六尺，亦由顶上下药者。船主云：“不知贵星使及诸位光临，有失迎迓，请饮三鞭一杯，以申敬意。”谈次，又云，“各口兵船之酒食皆取给于此。”辞去，复乘轮舟至对岸，风平浪静，四壁皆山。哥士奇云：“此口水甚深广。”帆樯之集于此者，往来不绝。

上岸看一楼，系犯人卧室，小屋鳞次，皆置木床毡被，以便犯人栖止。所作各种器皿，排列出售，游人多给钱而不取物。楼上有火机磨面，满屋长箱，一人可作百人之工。又一存酒楼，酒箱大于小屋，运动皆有机关，无须人力。下楼见一修船处，系一高台，形如门字，甚属坚固，无论何船，可以水机曳上，其力可知矣。又一新造兵船名曰“法

四千吨  
之兵舰

邦”者，长逾三十丈，阔三丈余，高数丈，重四千吨（合中国八百万斤），有五百马力，本价二百二十万方，合银二十八万六千两。

又有数处，皆以火机铸铁锯木之所，式与他处同。又有炮车若许，土人一一与看。谢别后，乘双马车行十馀里，申正，上火轮车即开，戌初一刻抵寓。

是日往来一路，左临大海，右傍山村，田畴交错，山

<sup>①</sup>呢泗：尼斯。

岭峻嶒。回时见落日临海，隐于云间，光如巨火，忽方忽圆，忽而两半，忽而三分，万古灵鸟，一时屡变，可观之至。

十一日壬申，晴。巳正，随星使乘车往拜总督茹艾达，坐谈片刻而归。其公署自八年前兴工，去岁告竣，白石建造，宏敞可观，其陈设之华美，可谓巧夺天工矣。

十二日癸酉，阴。巳初，细雨。未正，随星使同哥士奇乘马车游行八里许。河干有礼拜堂，尚未毕工。土人云：“已造十八年矣，再须八九年，其工可竣。”所用五色石块，皆由义大利运来。堂高九丈，宽十丈，深二百五十八步，可容万人。所费法方千万开，合银一万三千万两，精巧之极。时有教士四名偕游，指讲一切。后出旁门，入一小屋，内有此堂之规模，长逾丈，高五尺，系以白石雕刻，虽具体而微，与真逼肖。盖西俗，凡兴造房楼，必先以石或木造成式样。去此行里许，至其主教府。其人名布啦斯，服红氅，紫带，金花边。坐谈，待以葡萄糕、红色酒，酒名“什布啦”，味如松子。辞去，北行十五六里，至一糖房，石楼九层，地极宽大，通用铜器火机，整齐洁净。上下罗列大箱万万，先熬后压，清水淋出，倒入铁模而成塔糖。其大者，高约二尺，周尺五，色白如粉，每日可得二百馀斤〔？〕。其黄糖皆来自印度，每十斤黄糖可炼白糖八斤。未刻回寓。

教堂施工  
已十八年

十三日甲戌，晴。辰初起身，乘火轮车西行，巳正微

阴。至达啦斯村，停车片时小食。后过倭呐江<sup>①</sup>七孔铁桥。午初雨，未正止。申初，至赛达庄，住车半时晚餐，得食白鱈，味似鲈鱼，石榴大于香瓜。亥正抵都鲁斯<sup>②</sup>城，改乘马车，行四五里入店。店名“艾达芋呢”，不甚宽阔，尚属净洁。

记：来时过山洞五，中一大者，长十二三里。过村镇四十六，其名无须繁述。沿路兵勇，多有破靴敝裤，背负红酒罐，枪头插面包者。又，一路左海右山，后则右海左山，忽又左右海汊，当中铁路，两岸鸥鸭戏水，碧绿盈眸。又，方的阳城外，盐积如山。又，酿酒一种，甚甘，名与城同。

背负酒罐  
枪插面包

十四日乙亥，晴。早起，见店前正对官廨，日中为市。男女百人，各来一车，支棚挂帐，俨成屋宇。所售器皿针黹，以及糕果肉菜等类，往来瞻望者甚夥。惟见妇女多长胡须者。

午初起身，登火轮车即开，西行少北。先见左临运河，右傍山田。未初，过大铁桥，又度二小山洞。未正则左田右河，继而左右皆河。又过一铁链长桥，运河仍右，即时在艾根城少住午酌。申初，左河右山，又过三小山洞，共过庄村十四。酉初，抵波耳多。乘马车行十馀里，至贤真詹街第二百八十号

抵波尔多

①倭呐江：罗纳河。

②都鲁斯：图卢兹。

法人赖斯举之别墅。楼高二层，房屋不多，装饰朴素。前有马厩车棚，后有园亭，花树葱笼，景致幽雅，亦有玻璃暖窖、望街楼等。又由马赛雇一洋仆名陶木斯，以便买办日用之物。

按：外国各城无墙，而此地似在城外，因街道整齐，市廛稀少，终朝阒寂，绝少红尘也。由马赛至波耳多，计陆程二千零十六里。

十五日丙子，阴晴互变。是日立春，为正月节。早餐，见饭厅北壁悬一油画，不甚大，所绘地如海口，树木苍茫，房屋隐约，河水荡漾，山岭嵯峨。中一礼拜堂，外立五人，似欲参拜者。其工不奇，惟堂顶悬一真表，按刻击钟。画下垂一绳，曳则作乐，如堂中礼拜然。晚，见小儿放一风筝，如北京幼童所放之门帘、四块瓦。

十六日丁丑，晴。风和日暖，的是孟春。是日系礼拜之期，午后，男女老幼多扳墙攀树，以眺望华人。该国自交兵失利后，人民礼拜尤勤，门首多插  
十字花旗，门首多插十字花旗以明心。

彝自航海以来，凡遇法人，彼必问“景致之擅胜者以何国为最？”彝则曰“巴里”。“人之公平温厚以何国为最？”彝则曰“法”。众皆喜闻。且云：“我国各主教神甫之仁心善意，海内皆知。即如在贵国救护溺女一事，想君已早知矣。”彝云：“我国人民之多，居天下三分之一。苟有是说，则华人定少于贵国矣。今攘往熙来，比比皆是，足见此说之诬也。”闻者默然。



当晚皓月当空，明星在望，凉侵床榻，春风袭人。亥刻，阴。

十七日戊寅，细雨。按其地之经度，与中国之科布多、库伦同。而其天气之暖，忽晴忽雨，无雪无冰，人不多衣，树不尽凋，一似上洋之冬令。

论中西教化之优劣

是日午后，有法人严布尔者与彝言：“君来此已三次，以我国教化比之，贵国似稍逊之。”彝诘其说，彼曰：“我国男妇老幼相见，皆以接吻为礼，非为教化之国耶？”曰：“若以接吻而言，我国父母之哺婴儿，往往有之，此系喜爱之意，不知贵国以接吻为何礼？”彼曰：“此系恭敬之意也。”彝曰：“若以此为恭敬，则不如我国之跪拜为合宜矣。再，予之三次航海，虽不多见，少有所闻。以我国教化比之，贵国亦似稍逊之。”彼请其说，彝曰：“父母生子，原望奉养终身，不意贵国之人毕婚后，即分居而另立门户。双亲虽老，视若旁人，子不侍父母，媳不奉翁姑，岂非少经教化者乎？”其人大惭，面颊而退。

反问英人

又英人白娄安者向彝云：“既来泰西三次，何不将各国有用之物，详细记载，归告众人，令其励学前进？”彝曰：“公曾往华一游乎？”曰：“曾驻华八载矣。”彝曰：“既驻八年，则我国有用之物，亦必有所见闻。”彼曰：“所知甚夥。”彝曰：“谅必已告于众矣。”曰：“尚未。”彝曰：“然则已禀之于君主矣。”其人俯首无语。

十八日己卯，阴雨。因旅舍逼仄，王竹轩与张云波移宿于对门郎柏尔家。戌初，郎邀饮。乃同俞惕庵步至其家，见其妻女与子，并其友毕罗苏夫妇子女数人，皆系由巴里逃至者。饮酒食糕，相谈甚得。见郎年逾古稀，须发颁白，子女皆未及笄。其妻云：其长子郎为廉，弱冠出征巴里，四月未接家报，不知尚在否。言之惨然，泣数行下，郎击其背始止。以此见父母爱子，天下通情，但不知子念父母否？

十九日庚辰，阴。早，蒙星使延请法人名腊包耳者，以便庆霭堂温习课艺。其人年约三旬，语言温厚，每日辰初来，巳正去，所教系地理尺牍等书，每月馆俸七十二金。

又，见对门石楼一所，门横一匾，系小儿义塾。镇日鸣钟击点，限时出入，颇为严肃。

二十日辛巳，晴。未初，同高引之、庆霭堂、薄郎乘车行三四里，至集新院。因内

铁架玻璃房

现存军器，故扃其门。又北行二里许，至公花园，一望繁盛，甚为整齐。中一铁架玻璃房，极其高大，地舍火筒，旁列水池。其花木有数千种，皆来自五大洲，多有未知其名者，枝枝艳丽，朵朵新奇。有高二丈者，有有花无叶者、有叶无花者，有花放叶上者，有叶长花心者。其叶有粗如指、细如丝者，有圆饼与舌形者。花房前一小河，人可驾舟而游，鸥鹭成群，金鱼数百，见人皆追逐浮沉，似乞食状。又一小木桥，弯曲盘绕，如龙爪然。随处皆有铁椅，可以坐憩，亦有铁亭、石阑作乐之所。

出此，至一礼拜堂，名曰“贤米士爱”。堂不甚大，惟

左偏小屋立有男女老幼尸骸二十一具，系于十七年前民变掘出者。各处死尸皆已泥化，惟距城四里许所出之尸，皮

**教堂古尸**

发筋骨皆存，衣服亦有粘留之处，形状可见。有张口者，闭目者，抱肩者，扶胸者，形象不一。竟有弯腿俯首者，据土人云：“乃死而复苏，欲出不得故也。”各男女名姓，由何症而死者，司堂人皆能细陈。盖墓前立有石碣，注明某人何年月日由何病而死。中有一家夫妻，三子一女，系误食蘑菇而毒死者。其老者百岁，少者几月，皆系六百年前或数十年前之人。堂之对面，石塔高三十八丈，步石梯二百三十二级，至其中腰盘顶，四望无涯，山河毕见，塔顶尖形直立。回时街市闲游数里，过一大石桥，长约一里，宽逾六丈。河名“路旺”，碧浪溶溶，舟艇密密。

按：波耳多城内，道途平坦，惟多泥泞。楼房衔接，朴素整齐，稍亚马赛。城周四十馀里，居民二十三万四千。天时暖而多雨，入夜微凉。

**连续过兵**

二十一日壬午，阴。辰正，风雨大作。午初，见法兵百名，背包荷戈，破靴敝裤，结队歌唱，冒雨而行，不知其从何处来者。申初雨止，戌正又雨。因楼高四面无倚，雨洒风吹，声音撼动，与轮船行海相似，其震慄亦可想见矣。

二十二日癸未，晴。辰正微阴，申初复雨。又过步兵二百，队伍不齐。入夜晴。

二十三日甲申，晴。早见露结为霜，水始成冰。巳初，

暖则皆化。午后，同高引之，庆霭堂与薄郎乘双马车行数里，至一公马厂。系城中绅富养马之地，每月给银若干。此厂甚大，地铺干草，洁净异常。马共三十馀匹，中有尾大于驼而肥壮可观者。后有操马房，与前在英、美所见者同。去此西北入乡，周游三十馀里，田畴肥沃，碧树成行，竹窗草屋，景象清幽。间有高楼几处，土人云皆富室之别墅。因法邦久战，所有近城一带楼房田亩，率挂木牌租售，故有力者另觅桃源以寻安乐也。未正回寓。

是日为礼拜之期。登园角小楼一望，墙外男女纷沓，来看华人。有小摊出卖栗、桔。其押赌者所画六地，系人心、船锚、梅花、叶、星与六点，其意未详。后有英国领事官何恩达携其子何益安来拜，坐谈片时去。申初，阴而细雨。

围看华人

二十四日乙酉，终日阴晴风雨不定。午初，同俞惕庵乘车北行十馀里，至一铁链桥，名“贤安得类”。长逾三里，高五六丈，宽三丈馀，分路三股。除入水石座，左右各五铁塔，每塔十五层，每层五六尺不等，玲珑剔透。铁链横诸塔顶，左右各三十二条。两首石砌，各长半里。下临沙堤，中作月门，各高三丈五尺。又每对铁塔当中亦作月门，其上横叠铁板，左右铁阑，皆甚坚固精巧。土人云此桥造已五十二年，今则铁皆糟朽，禁止行车。申初回寓。

晚，郎柏尔邀坐谈。见男女十馀人，有郎之外舅，年近八旬，能英语。又其妻之姊妹四人，年皆四五旬者，同饮茶与加非，食糖果。郎云，三日后，其外舅即携眷回

猫鼠均已  
捕食殆尽

巴里。盖德法二国将定和议，永息干戈。奈巴里食用不足，已食骡马，今则猫鼠亦将觅尽矣。彝言“猫性最喜捕鼠，若猫鼠共食，腹内恐不免骚扰矣。”众皆大笑。戌初回寓。

二十五日丙戌，早，大雾迷漫，巳初晴。未正，同俞惕庵出游。步至河岸，一路人烟稠密，大铺宏敞华美，一如巴里。又一大戏园，现改会堂，五层高楼，层层壮丽。四面各石阶八层，白玉石柱十二根，高皆四丈。又河岸石楼前，一铜铸水法，系三女赤身并立，各挟铜炮一门，由炮心出水，甚涌。

二十六日丁亥，晴，暖。午初，有日本武生六名及毕路安来拜，遂留午酌。得食苹果，皮如洋芋而味甘。又有桃仁、栗子等，其味亦佳。

漆布

二十七日戊子，晴。本地有种漆布，长数丈，宽二尺至八九尺不等，系麻布上漆，颜色花纹与真花梨、紫檀无异。亦有黑黄二色者，黑者间有方块，周自八尺至十六尺，绘以五彩，金碧辉煌。油布长阔皆六、七、八尺，其色青黄白黑，以之铺桌、做雨衣皆妙。铺地漆布，宽窄不一，厚而且固，色分五彩，花样极多，乍看以为木造席织，或石砌纸糊者。竟有造成假席或木与石者，与真毕肖。又种石纸，色亦五彩，与真太湖、孔雀、青金、玛瑙无异，木纸亦与松柏檀梨同，以之糊饰墙壁，真假难辨。

戌初，郎柏尔请酌，同坐十男一女，皆绅富也。谈及

三纲五常，众皆喜闻，且云：“敝国风土人情，较贵国不如多矣。”彝言：“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彼此有益。”又问中国食物同异，彝曰：“中国平日所食，与贵国大同小异。惟燕窝、鱼翅、海参、鱼肚、螺蛳、海蜇、江瑶柱及麻油、豆酱之类，在外少见。”众云：“不惟不食是物，且未闻是名，望示其详。”彝乃一一细告，众皆异之。亥初回寓。

天下万国  
各有所长

二十八日己丑，早，大雾，巳正晴。随星使乘车往造烟局一观。楼高而大，所造系丝烟、烟卷与鼻烟。其鼻烟色黑而粗，即华人所谓“蚂蚁烟”。女工二千馀名，面前各置一表，可知一刻造烟若干。回时见一王宫古迹，名曰“戛连”，大片石墙，高皆数丈，中有月门如城，凋残颓朽，寂寞荒凉，土人云已千年矣。申初回寓。

近日德法虽不交战，而街衢队伍犹多，然整齐者少，或一鼓引十兵，或十馀匹马。各户小孩五六岁者，亦着兵服佩刀街游，趣甚。

小孩游戏  
亦著兵服

二十九日庚寅，晴。午后，同俞惕庵乘车行十馀里，入一烧瓷局。楼院高敞，人工二千，以机器磨沙与土。其陶法与中土同。瓷器大小形式不一。有印花者，系以暗花铜板涂色印于纸，将纸粘于瓷面，水洗片刻，则花朵如画，分毫不损。未正回寓。晚餐得食冬笋、鲜蘑、海参、鱼翅、花生、杏仁、梨、橘、苹果等，酒则绍兴酒与三鞭酒。彼此坐谈守夜，以待新春，乐甚。

## 同治十年<sup>①</sup> 岁次辛未，正月

同治十年  
正月初一

初一日辛卯，晴。寅正，随星使至大厅，向北恭叩圣牌，行三跪九叩礼。早餐后，同高引之乘车北行里许至一花厂，内有玻璃房数间，列鲜花百馀盆，如竹叶梅、大红雀、秋海棠、马尾草、小芍药、玫瑰花、茶麝、凌霄、芙蓉、山茶等类。惟水仙一种，质虽同于中土，色则有蓝、赤者。有叶如百合，花似丁香，其色蓝而味如椿，高约三尺。有叶如倭瓜，花似野菊，其色紫，其味香。有叶如艾，花似碎瓣梅，其色红白者。有叶如水仙，花似玫瑰，皮黄心赤，可名为独角莲者。有枝如嫩松，花密如铃，其色粉红，高约半尺。有叶如刺苞，长枝盘绕，花同蝴蝶梅者。其余不可枚举。花之矮小者分畦而栽之，每畦上有玻璃罩，买者隔罩挑选。彝乃择其罕而见珍者，买得八盆，令人持去。

旋至一礼拜堂，堂名“贤徐林”，白石建造，高约七丈，阔如之，深十三丈，墙垣多颓坏处。土人云，亦数百年者。是日为礼拜之期，男女拥挤，数逾千百。有二十馀乐兵，击鼓吹号，俱有节奏。

参观骨楼

又至前所去之公花园，是日开骨、画二楼。先入骨楼。楼二层，所存系人兽禽鱼之骨暨昆虫石木之类。兽之奇者，有一羊二头

<sup>①</sup>同治十年：1871年。

者；又有一头二身，系后分前连，前四腿。左之右腿，右之左腿，并而上举。人之奇者，有小儿一身二头者，有二身连络者；更有二三月胎内之小儿，长四五寸者。鸟有独目生于顶上者。鱼有穿山甲，有形似蝙蝠者，有如合豚鱼而满身尖刺者，有小口小目身大于磬者。虫有蛤蚌螺螄，大如西瓜，小如米粒，色分五彩。石有木变者，骨变者，有含花藏鱼者。木有粗四五围者。又一玻璃柜中列阿斐利加之刀枪衣履数件，与干草大瓜二堆。瓜如人臀，肥而且大。

后入画楼，楼亦二层，所存画轴千幅，乱置当地。因前日失慎，大半罹回禄之灾。有一大幅，所绘系一船遭险，别船来救，男女皆攀绳抱木，倍极颠连。看久，似闻有人喧浪涌之声。此轴亦被烟熏模糊大半，土人云，其价值银二千六百两。申初回寓。

画楼所见

戌正，同高引之、俞惕庵、庆霭堂与薄郎乘双马车北行四五里，至格拉奚巷第二十四号路益戏园观剧。台座整齐，铺陈华美。所演系义大利故事，不甚闹热。惟末出山林楼阁，雷电奔驰，山崩地裂，水涌房摇，令人真假莫辨。亥正回寓。

初二日壬辰，阴。早，有武官马多文邀至本巷技勇营一观。左右楼房，中一花圃，列炮五门。有一铜炮，长六尺，周三尺馀，心分二十四细孔，药由尾入，放出如骤雨然。左楼为诸生肄业之所，上悬各国地图、军器图式、队



伍规模，下置纸笔书籍，以便讲求各种枪炮形式，暨制造

军校上课

施放之法。武生共一百七名，镇日学习操演。右楼为教习考课之所。前一大几，壁挂黑木牌。旁列木凳，令诸生坐。教习以粉画牌，乃问某处有山，某处有水，我当何法对阵？何地扎营？或某处有城，我当如何进兵？以及仰攻俯击之法。诸生能对者为上，否则一一讲解。是海国之重武备，不啻中国之重文教也。未初细雨，酉正微晴。入夜大雨。

初三日癸巳，阴晴不定，时落细雨，觉冷。戌初，复同高引之诸君至路益戏园，所演与昨大同小异。惟中出则有着花秋帽、金顶绿缨、黄袍镶红大褂者，有戴塔帽而着黑衫者，状如魑魅魍魉。女子有着男衣而戴假面者，离奇怪诞，颇快心目。是园乐工五十名，台上悬煤气灯一百二十盏，台下悬插共三百九十五盏，可容二千一百余人。子初一刻回寓，凉。

主教来拜

初四日甲午，早雾，辰正晴。午后，有法国二主教来拜，一名巴贝多，一名戛达类，与庆霭堂畅谈良久，甚欢。后巴问彝系何教？彝曰：“儒教”，问何不奉天主教？彝曰：“孔门乃中国之本教，故不敢改。”问究以何教为上？彝曰：“某国人似当以某国本教上，且二教多同少异。”彼云：“二教所异者多矣，君不知天主教生已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今之奉教者，已有数国之多乎？”彝言：“此说固是。然孔子已生二千馀年，并无主教传播异邦，而今之崇奉者，亦有数国之多乎？”二人无言辞去。

晚，郎柏尔请茶，同座有伊甥女菊桂然者，年未及笄，乞教华言。遂以铅笔书俗语二十句，告其音义，移时述对无差。洵乃慧中秀外，聪敏绝伦。以拟黑齿国之才女，殆不逊云。

初五日，乙未，早，大雾，已初晴。按自去岁十二月十八日为西历二月初七日，系耶稣受四十日大难之始，例应停止宴乐，用无血斋四十日。而此地人民吃肉者多，甚有跳舞宴乐者，亦无着异服戴假面游于街市者，每晚只闻一二人吹弄牛角。酉正，高引之复约同往观剧，辞谢未去。庆霭堂与殷伯耳云：德善之父请于初八日往阿拉戛桑村一游。彝乃登楼禀请星使报可。

初六日丙申，早起大雾见冰，已正晴，暖。近日门首经过马步队伍，稍为齐整，而其军器衣装，仍多破坏。又闻自去岁十二月初九日德法议定停战后，至今已逾二十一日，而法会堂咸议再战，诸多掣肘，乃于是日令伯理玺天德迺尔携外部大臣发福尔亲往德营讲和。经德君与毕驷马议得十款，迺尔携回会堂公议，计大僚五百四十六员，愿画诺者只百零七员而已。〔编者按：1871年3月1日国民议会表决和约时，赞成票五百四十六票，反对票一百零七票，与此处所记的正好相反，当系作者误记。〕

按：所议十款如后：

**第一款** 法国愿让与德东边一省半地，计六府，一千七百六十三村，一百五十八万四百七十四名口。一切法例契券皆去，永归

德属，即时两国各派委员前往分立界址。所派官员系为两国清分地界与财物等事，苟有不公不明之处，准其禀明国家。俟换约后，彼此各存地图一张。惟东省之北拉佛尔①炮台仍归于法，可将去岁九月间在柏尔林②所画者改色。

**第二款** 法应偿德兵费五十万万方，年内即付一万万方，分为两次，每次五千万。余归三年分还，由换约日起。

**第三款** 自民会③愿准和好，彼此两营定期将巴里城内外暨河边各炮台与西南十五府及思安江右边各地之兵退尽。因法兵亦皆南退，应准巴里屯法兵四万，以照管各炮台。所有东北方德兵所据之地，自换约日起，随时付银，随时退兵。按照第二款，初次交五千万方之日，先退附近巴里之地。二次付讫，即将北方一带退尽，江东及巴里东北之炮台亦然。至东方临界之地，或待全数（五十万万方）交讫，或法国言明先交保据契票于德收执，德兵即行退完。若临期未能全退，应出官利五分，由换约日起，每年照算。

### 割地赔款

**第四款** 所有德兵存留之地，不许取兵饷、收地租，法国供其日用。

**第五款** 法国所让之地，其人民贸易如旧。所立和约，皆有一定之规，妥为照料，以益将来。现在皆得任便自由，或愿归德、法何国，或移去他邦，德国概无禁阻。其在所让界内，法国官员不得仍行拘人治罪，亦不得代他人作主擅理财产。

**第六款** 法营被获之兵，尚未放还；俟允定和约后，急行解送。法当预备火轮车前往德国。议定解送法兵之费，应按法国定例。

**第七款** 条约定妥，照前讲和之规，应在比利时国京都商定。

**第八款** 条约定后，各省德兵占据之地，尽交本地法官料理。所有德兵食用，均照德营总军办理。德兵住留之地，德营派员往收税粮，与法国互相清算。

①北拉佛尔：柏尔福。

②柏尔林：柏林。

③民会：国民议会。

**第九款** 和好已定，应照前规，无论德官何权，皆不得行令于法，因现无德兵驻守。

**第十款** 此十款应速呈波耳多民会，妥为集议，以取进止。

初七日丁酉，晴，暖。未初，随星使乘车至公花园，风和冰解，鸟语花香，人之游春者，踵趾相接。入骨楼，复见一鹿，头大如驴，角长盈丈。一鱼肚大于钟，目小如豆，嘴约一寸，四牙外露，二分水细小如耳。又一海鱼，肉翅形如蝙蝠，须长头小，状若老人。其余豺狼虎豹、海马斑驴、金鸡鸚鵡、鸾鹤鸚鷀，罔不毕具。申初回寓。

随崇厚  
游公园

初八日戊戌，晴。卯初睡起，同庆霭堂、殷伯尔登火轮车，西南行一百五十八里，已正抵阿拉夏桑<sup>①</sup>村。一路停车五次，树林青郁，阡陌纵横。至则前临海汉，后傍山冈，而德善之父早已扫径以待。乃同步行登山，磴虽盘绕，路极平坦，左右环以木阑。千峰叠秀，曲径通幽，楼房点缀，松柏婆娑。缓步芳茵铺翠，十里不遇一人，寂无音响。于山环处忽见木楼一所，极其高大，乃仿华房造者。顶似城楼，座如庙殿，石阑瓦脊，颇为壮观。数武外，又瞥见一楼，高插云汉，亦仿中华殿阁建者。惟顶作半球形，满铺黄金，如俄国礼拜堂。一路逶迤曲折，下山步至其家，见其内眷。谈次，

仿中国式

<sup>①</sup>阿拉夏桑：阿尔卡雄。

询及德善起居，彝乃告以平安，无须挂念，众皆悦之。早餐，同坐有其邻居父女二人，父名鞠智晏，女名格秘。饭毕，在院中少憩，后同车出游。先抵湖畔，步沙堤里许，潮长日落，掩映波光。又至山顶，见一望海台，纯以铁造，高十数丈，作丰字形。登八十级，至中层，已四面毕见。村落不大，槐柳成行，铺户稀少，房屋整齐。下山步入鞠家吃茶，见四壁木榻，设有中华瓶罐碟碗，瓷皆上等。申初告别，再三挽留，且云“不知能再见于巴里否？”彝言公务羁身，不敢逗留，遂送至火轮车客厅。夫妻嘱见德善，告以一切平安，不得远怀等语，言之怅然欲泣。即时开行，颇快。戌初回寓。

### 和约签字

闻自前日德议十款，法会堂终日议论纷纷，虽不欲和，无法自处。迺尔、发福尔遂于是日与毕驷马同在卫洒画押盖印，后书“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卫洒立。”

初九日己亥，晴，暖。早起，见天光清朗，微风习习，乃口占八韵云：

好似清明节，谁知正月天。微风吹浪静，细雨注花鲜。  
林内松垂翠，河边柳散绵。田畴蔬菜遍，山岭橡杨连。  
度数如回域，风光比蜀川。因何凉过越，却竟暖于燕。  
莫讶时差异，方知地使然。周游千万里，冬夏日三迁。

初十日庚子，早，大雾，辰初晴。记：前所看之洋水仙，法人呼曰：“赭赤”。若妇人怀孕，可卜熊蛇。系将一红一白同置于水，白者先开为女，红者先开为男，红白齐开

则为双生。是日颇热，可着夹衣。晚在园内缓步，桃花吐萼，碧柳垂丝，而金菊、地槿、三月兰、蝴蝶梅皆已遍地矣。

十一日辛丑，晴。近日连接洋信二函，系一贫妇吴门麦氏者所发，内云：“巴里被困三百三十馀日，今幸逃此，又值夫故，无计谋生，恳求施助若干，以便度日。”忆在北京见有乞丐向洋人讨钱者，即叱退去。不意至此数日，即有妇人乞助。以是观之，贫富何得以地限哉？

巴黎难民  
写信求援

十二日壬寅，晴，暖。见园中杏树两行，花如吐火，满径幽香，蜂蝶争飞，十分春色。而远近之杨柳榆槐，参差偃蹇，碧绿盈眸。入夜则寒风袭被，惟有一缕炉香，尚含暖意也。

十三日癸卯，晴，暖。早起则花香鸟语，日丽风清，缓步寻芳，颇饶佳趣。午后，同俞惕庵乘车街游。见一种麻布甚长，宽逾五尺，灰质白花，极固。又一种存稿簿，长方纸甚薄。书信写毕，中夹油纸，刷水置于簿内，再置于铁夹板上，有活轴，转则下压，绝不费力，取出字皆印于白纸，而原信仍分毫无损。又，近日墙外，男女小儿争讨中华制钱为奇物。

最初的  
复印机

十四日甲辰，晴。午后，同俞惕庵街游。见一大杂货铺，楼高三层，极其宏敞。每层当中与四壁，罗列杂货万种，如纸笔绸布，铁木器皿，妇女针黹，小儿玩物，以及瓷盆竹筐，钢锣皮鼓，无一不有，笔难尽述。每桌一人看

守，客买何物，则守桌人同至大柜，言明物件若干，价值几何，则掌柜者随听以笔登记，外书门票一张，上印某城某巷第几号某铺字号，何业月日卖去物件若干，价值几何。

商店售货  
必开票据

若令持送，则票边另书姓氏住址。无论何铺皆如此，大约夫卖货而妻司帐者多。又各铺自备车轴，每日按家去送，虽些须小物亦然。

小铺无车，则令伙计背握。所售货物门票，逐件画押，以明货价已收。有不现给值者，则送货人收讫画押。其价逾十圆者，于收讫时，必另贴一小长方票，亦为画押，否则官罚。盖票皆官出，不得不取偿焉。

十五日乙巳，早雾，巳正晴，晚则月午风清，照如白昼。乃约德威理亚、殷伯耳、那威勇及薄郎四人共食，罗列酒肴，同贺佳节，杯盘狼藉，欢饮畅谈，亥正始散。当晚，果蔬甚佳，得食海参、鱼翅、燕窝、鱼鸭等类。樱桃状如李杏，春橘大如木瓜，酒如中土绍兴，香烈醺人。

十六日丙午，晴，凉。巳初阴云四合，细雨终朝。近日频闻车声辘辘，铃响丁东，虽在午夜，其声不绝。盖前于十一日，因两国换约，有三万德兵列队入巴里，齐唱凯歌，由阿尔克得特立羊福大石牌楼<sup>①</sup>直抵王宫后埃及石柱，转至马达兰礼拜堂。各街巷口，皆有本国兵弁，持械严守，以阻民人观

德兵列队  
入巴黎

<sup>①</sup>阿尔克得特立羊福大石牌楼：凯旋门。

看。

十七日丁未，阴雨，申正微晴，亥初阴而复雨。记：本院有园丁夫妇戴姓者，殷勤灌溉，于花园之北偏种柳一圈，周约四丈，顶上交枝而成棚，内设圆桌小凳。亭外四面，地分六畦，各作扇面形，每畦鲜花一种，如牡丹、玫瑰、金菊、铁梗海棠等类，畦边镶以地榭、芙蓉，此外桃、杏、苹果、梨、橘、寿丹，行行夹道，颇觉可人。百树交花，幽雅之至。

十八日戊申，阴雨，稍冷。午后，哥士奇来拜，坐谈片时辞去。见本地丐者之八音盒，长三尺，高二尺，宽一尺，外露一表。旁有关键，按节作乐，声音洪亮，数里可闻，每个价有值银七八十两者。丐者多由乐铺赁出，每月给法圆十开二十开不等，终日背负穿巷游街。欲乞钱，则在楼前支以木架，转其机关而奏之。愿给者，则于楼上以纸包钱而掷，多者五六方，少者一二铢。入夜微风，雨止。

十九日己酉，晴，暖。早，有郎柏尔之妻来请俞惕庵，言其夫染重病，乞救之。诊系春瘟，两颊皆肿，遂畀刀圭一剂。令葬告以煎服之法，且言不可以风，翌日必愈。其妻拜谢。

西人生病  
求中药

当晚，同众在园内柳棚淪茗，微风敲竹，皓月映花，因口占云：“万个参差绿，重台掩映娇。一杯聊代酒，宠辱亦堪消。”

二十日庚戌，早阴，细雨阵阵。午后，往看郎柏尔之病，现已消肿。乃另给一剂，以去毒火，告以在室静养为



妙。郎云：“勺勺腊<sup>①</sup>局之东主，约去清帐，昨日未往，今早已叠令人催请。”彝言可以暖布围颈，以防风气，否则再犯，便难着手。郎与其妻连应唯唯。少坐，各饮加非一盅回寓。申初晴，入夜复阴。

二十一日辛亥，阴雨，巳正晴。午后，有房主之友来氏者，同一官兵名过斯桥者，面恳惕庵诊治。且云：“久闻名医来此，因贫苦求救，量不推辞。”见其大指肿起不亚鸡卵，惕庵乃给药末一裹、汤药一剂，告其煎法敷法，拜谢而去。

中医西医  
各有专长

晚，因郎柏尔病愈，请惕庵与彝小酌。果有樱桃、苹果、地榭、花生，酒则舍利、高酿、醪芝、柏都等。同坐惟有伊甥菊桂贝、菊桂然兄妹二人，言其亲友已回巴里矣。因德法早和，城中安堵如初。彼此畅谈甚得，深赞惕庵之能，察脉通神，为今时之和缓。其病若经本地外科疗治，必使其肿出，割破见脓血而后已，不知几月方愈；虽愈亦必留有痕迹，何能如此之速耶？可见华医与西医，各擅其长，并行不悖。酒罢辞归。

二十二日壬子，晴。未初，菊桂贝约俞惕庵、黄道崇与彝同乘车行八九里，至娄亢街第十号，拜其教习高那昂。其人年约五旬，系患半身不遂者，镇日坐一木椅，前后三

<sup>①</sup>勺勺腊：巧格力，可可。

轮，以手推柄，攸往咸宜。其师生相见，亦以接吻为礼。坐谈良久，临行，求各书华字一篇。去此，复游公花园。是日系礼拜之期，又因德法已和，人心安静，街市往来，密若蝼蚁。

德法已和  
人心安静

二十三日癸丑，晴，凉。记：西国男女喜养犬，多有以人名地名为名者。牡者可名卓安、汉利，牝者可名美丽、安呢。其来自巴里即名为巴里，或犬主喜某处，或意在何人，亦可命名。酉初一刻，阴云四布，微雨花香，碧树沉沉，寒侵几榻。

二十四日甲寅，细雨，未初晴。晚餐，得食洋鳊鱼，亦系扁形阔腹，紧肉厚皮。惟其烹调少异，以白水煮之，外加牛乳汁、香菜末、青果油各少许；虽不如莼羹鲈脍之美，而食之尚觉清鲜有味。

记：泰西人家日用食物，如油、醋、椒末、滷虾、酱油、芥末等，皆盛瓶罐盒碗，鲜有买一二铜钱者。馀如咸菜、腌黄瓜、豌豆、橄榄、萝卜暨酱鱼虾等，亦皆按玻璃瓶罐、马口铁匣出售。

〔稿本卷三终〕

辛未正月二十五日乙卯，阴雨。未初，同俞惕庵、庆霭堂乘车，往拜那威勇之友、侯爵葛戛斗。行十馀里，始抵其家。其人苍颜鹤发，年近八旬，一人独居，有三四仆役服侍，其子女皆移宿于乡里，居室华丽，光怪陆离。伊言自幼无病，身体坚壮，惟于战阵微受创痕。每日看书养花以自娱，性好古董，不惮穷究。论及集骨，带往小屋一间，内放鸟兽虫

访问贵族

鱼之骨，暨木石种种。其藏花亦玻璃小房一间，红紫丹青，异香满室。其书斋则古今书籍汗牛充栋，率皆蝌蚪奇字。后求诸人书华名以为纪念。看毕辞归。申初，雨止。

戌刻，经星使派彝同德威理亚往巴里僦居，嘱以宽阔洁净，与伊外部相近。遂即治装。子正起身，乘马车行数里，过大桥至火轮车客厅。少坐登车，丑初开行。一夜甚冷，云寒风紧，凉比初冬。

二十六日丙辰，终朝阴雨，落地成冰。酉正一刻，至都尔<sup>①</sup>城晚餐。按程今晚亥正子初应至巴里，因车行缓，须明早方到。恐星使悬系，遂急致一禀寄至波耳多。亥初，他车始至。换登后，停至子正方开。一路威风凛冽，冷逼重裘，四野云垂，尤凉于昨。

巴黎旅馆  
大半停业

二十七日丁巳，晴，冷。卯初抵巴里，与德威理亚分袂。见征客虽多，鲜有马车。遂雇小儿一名，令持手箱衣包，步至妥朗晒巷第六号王子显(承荣)铺内，相见甚喜。彼云：“去岁志、孙二位星使未去时，已由电报闻君派随崇星使之信矣。”在彼早餐。因当时巴里初定，旅舍大半歇业；虽开，亦恐内藏“红头”。遂于午初步至居福巷内第五号霍福家借房小住。

未初，同德威理亚乘车至贤卓智巷第五号拜费亚柏，

---

<sup>①</sup>都尔：图尔。

系经法国驻京公使罗淑亚代托觅房者。坐谈少刻，即同乘车先至娄氏巷看房。楼高三层，白石建造。头层客厅，极其宽敞净洁，陈设古玩甚多，洋琴五架，油画数轴，中二轴据云价值银二百六十两。二层卧室前一望台，玻璃罩壁三面，鲜花数盆。正立一白石女像，赤臂跣足，腰围帛带，手举飞禽。后有苍竹数竿，曲沼一区。各屋亦皆宽净。惟西屋设一金花坐钟，面书各国经度，高约五尺，下有卧立小儿四五，上弦则小儿跳舞，可辨天下各国时刻分秒。各屋墙壁糊以云缎，罩以红绸，帘帐褥垫，亦皆华美整齐。院落不大，鲜花围绕，每月租值一万四千方。此巷极窄，前后高楼，在上无可眺望，距其外部十五里。去此，行数里，至巴菊弄。楼房一所，不甚宽阔，距其外部五六里，租值每月一万方。再行八九里，至丹田街第五号，石楼一所，高五层。每层八九间不等，铺垫齐备，陈设华美，器皿俱全。后接邻舍，前对花园，左近凯歌路，右临思安江，拨窗眺望，无遮目处。距其外部约一里，每月租值四千五百方，合银五百八十五两。订于翌午送信。酉初回寓，即将间数、地址、距其外部远近，绘图贴说，禀呈星使。

连看数房  
准备租住

二十八日戊午，晴。午初，同德威理亚、费亚柏步至丹田街，租寓已定，并告以如何安排修饰。房主欲先收租银三月，屡向辩驳不允。后德威理亚代改两月，其妻犹沉思良久始允。乃订于次日开明一切物件，及将来某物失损作何计算，画押立据等事。酉正，德威理亚邀晚饭，同坐

有其母妹戚友八人。亥初回寓。

1871.3.18  
巴黎起义

闻是日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sup>①</sup>、比述梦、苇莱暨纲马山下<sup>②</sup>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馀门，因此四处皆系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sup>③</sup>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一名腊公塔<sup>④</sup>，一名雷猛多<sup>⑤</sup>，亦皆以枪毙之。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一路民勇争斗，终夜喧阗。彝飞稟星使，请仍在波耳多暂驻数日；俟军务稍定，再稟移入法都。

二十九日己未，晴，凉。闻昨夜叛勇已入巴里，至王宫左万洞坊<sup>⑥</sup>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然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

当日见闻

各官畏惧，皆避往卫洒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人心惶恐，畏其抢夺杀害。富者已经他徙，贫者无以自卫。王、霍二家亦不日即逃去。彝恐大乱无可避居，即拟出巴里。苦无车马，万难步奔。遂函稟星使，拟回波耳多再为料理。正缮稟间，忽炮声大起。急投信于

①北卫：伯利维尔。 ②纲马山下：蒙马特尔高地。 ③叛勇：此指巴黎人民的革命武装国民自卫队。 ④腊公塔：勒康特。 ⑤雷猛多：克列芒·托马。 ⑥万洞坊：旺多姆广场。

信局，而信局已闭门不纳。欲改送电信，而电局亦暂停止。欲往向德威理亚计较，据洋仆云：江北各巷口皆以车轮石木堆筑炮台，行人往来有暗号，不可遽往。只得函雇送往，以候回音。不意其人回云：德威里亚因故他出。及至火轮车局，始知戌刻方有车来。欲留行李局内，以待海车①前往，而海车之有无，亦难预定。无奈，先至霍福家谢别，后往王子显铺内晚餐。酉正一刻，步至车局，人多散去。幸有王子显送至河干，恰遇一火轮舟，急行抢渡。行十馀里登岸，步行三四里，至火轮车客厅，买票登车，与王子显作别。当时，沿途老幼男女拥挤喧哗，络绎不绝。戌正开行，甚冷。亥初一刻，至都尔城，驻车晚餐。子初复开，颇快。

逃出巴黎  
回波尔多

三十日庚申，晴，暖。午初一刻，抵波耳多。乘马车回寓，谒见星使，面禀一切。星使甚喜，温语慰之。

记：由波耳多至巴里，计陆程一千七百三十四里，过山洞九，停车五十七处，各村镇大小不一。田畴肥美，树林阴翳，而山环水绕，风景夷犹，殊堪怀想。

## 二 月

初一日辛酉，晴，暖。记：泰西一种针箭，系以三钢针，各长五六寸，搭成三角，上绕丝绳，陆续倒换，以之

①海车：公共马车。

织手套、暖领、睡帽、小袖与袜等，皆甚活软。熟习此工者，虽年逾七旬，亦有能闭目而织者，其大小尺寸、式样，毫无差错。

政府迁往  
凡尔赛

初二日壬戌，晴，暖。午后，哥士奇来拜。有本地风篷船主武礼和者，前来乞钱，自言船遭风险，无资度日。又闻本地会堂百官，皆移往卫洒，将改王宫为公署，各国公使亦皆移去。

初三日癸亥，晴。微风淡荡，天气清和。闻是日有巴里良民数千，于午正至万洞坊民勇将军衙门，与其头目商议平定之事。“红头”不允，即时枪毙人民数十，众皆惊散。此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街口皆塞大炮，门户难开，人多逃逸。

初四日甲子，微阴。早，闻吕阳<sup>①</sup>兵勇亦叛。

见土人有种八连环，其解法与中土之九连环同。另种铜环，作凸字形，下一尖圈，连有小环，以能取下者赢。申正细雨。入夜束装。

初五日乙丑，阴。巳初起身，乘马车东行三四里，过大石桥，至火轮车客厅少坐，巳正登车，即开。北行迤东一千零四十一里，酉初一刻，抵都尔城。一路田地沃饶，山河峻秀。过黑山洞九，中有连过者五，各距一矢之地；又过村镇四十五。

到都尔

<sup>①</sup>吕阳：里昂。

因车专为寄信者，其行甚速，故途次只停车十次。其住车之处，率皆通都大邑。至此下车，复行里许，入店名居凝瑞，在廐大路。路之北为旧城，路之南为新城，周八九里，居民四万四千余人。戊初细雨一阵，亥正大风，晴。

初六日丙寅，晴。是日为礼拜之期，街市游人甚夥。廐大路之东，有陆雅巷，铺户净洁，楼房一律。向北直行里许，巷口有乐瓦河。九孔石桥，高逾二丈，宽二十步，长七百二十步，石径宽平，阑架坚固，四角花园，两岸楼阁。入夜则微风送暖，帘幕生春矣。

初七日丁卯，晴暖如昨。早餐后，同张云波、刘辅臣步至陆雅巷，观集古楼<sup>①</sup>。其头层所存油画千轴，已皆收去。据土人云：“因被德兵打坏。”又值养育伤兵。墙壁穿有大小圆孔数十，其梁柱门牖亦多损坏，烟痕大片，间有含枪炮子处。其二三层，櫥柜行行，所列无非禽兽鱼骨及奇石古木，亦有他国土产。又有中国之水旱烟具，罗盘笔筒，石章纸画等物。更有贾益谦之大字名片，暨捻匪<sup>②</sup>文封。横放茸城同善堂助葬局票，湮江娘娘庙签板与书板三四块。登楼而望，山水楼台，桥梁花木，无一不在目前也。

博物院  
住伤兵

初八日戊辰，晴。早，大风，凉。记：是日与店主沙娄叙谈，伊取书一本与看，据云其友所赠。启而视之，乃

①集古楼：博物院。

②捻匪：统治者对捻军的污蔑之称。



华人所读之《三字经》也。为之讲译一通，伊免冠深谢。

午初，有本地老嫗，携一上海人，年十五岁者来，云：“伊自童年因无父母，携带于此，曾学文一年，当兵二载，颇聪敏。现因家道贫乏，不能自存，倘能将此子带回中国，则感激无既矣。”其人貌固与华人同，而华言一句不解。

兵士讨钱  
难民问路

当晚风息，独步廐大路。行数武，见一法兵，低声讨钱，言欲回归故乡无力。又一老人，年近七旬者，手提衣包，满面灰尘，当途四望，问路于彝，奇甚。

初九日己巳，晴。申初，星使派彝持刺往拜本地之提督乃葛烈。其人年约六旬，坐谈数语而归。

闻都尔城外设有制造花红绸缎暨五色玻璃厂，皆甚广大，工人有数千名。又，本店柜房后，欲添设套间，系亦以白石建造。石块大，皆出自他山，稍嫩于巴里者。砌法系支架灌浆，与中土同。

晚，在寓内遇已故蒲大臣（安臣）之友巴克尔与戴乐尔，彼此坐谈极久。问及前在包斯顿所遇司那欧，阿立安及李文模父子，言各安居无恙。

## 凡尔赛纪事

初十日庚午，细雨，冷。卯初起身，上火轮车，辰初一刻开。午正雨止。东北行七百一十一里，西正抵卫洒，晴。一路停车十八处。先过二大石桥，曾被德兵毁坏，阑柱缺残；幸有铁架支持，车则缓步徐行，各有戒心。

抵凡尔赛

又，过美达蕾村，土人云，周逾三十里，田亩膏腴。凡通国小儿之挑〔桃〕达者，皆发于此，令学农工，已有七百五十馀名；而工于其事者，不下六百馀人。又，狄斯业庄后，多穴居山洞，如中土之山陕。

午初一刻，至芒太镇早膳。去此急行，见麦囊村后各村镇，房屋多被德兵拆毁，墙壁颓倒，木石成灰。其被创之血迹，宛然犹在。

至此下火轮车，乘马车行六七里，宿于橘子街第二十六号。楼高四层，整洁朴素。窗外临街，昼夜车声震耳。后有小园，花木纷繁，草径苔阶，布置精巧。当晚兵马云

官兵不与  
叛勇战

集，人语喧哗。因官兵不与叛勇战，故调水师来此，蓝衣草帽，不甚整齐。入夜气爽风疏，烟沉云敛，凉比中秋。

十一日辛未，晴，冷。见迩来法邦各处，亦有卖马肉、狗肉者。甚至下等人不馐面，不整容，衣服蓝褛，多生虱蚤，更有以唾沫和烟而吸者。女子则首如飞蓬，小儿则坐于涂炭。如是则洋人之笑华人不洁者，其亦未之深思耶？闻近日“红头”固守巴里，兵难进攻。入夜阴云密布，细雨濛濛。

十二日壬申，阴，凉。巳初，细雨阵阵。午初一刻，雨止微晴。忽闻有千军万马经过楼下，其声辘辘。不闻号令，但见旌旗蔽日，电掣云驰，使地震摇，惊心动魄。未初，法外部副总理费得功来拜，其人年逾花甲，言语温恭，皤然一老翁也。

十三日癸酉，阴，凉。晚见新闻纸云：本日午刻，有“红头”二千西出巴里，过思安江<sup>①</sup>，欲往大炮台取炮。中途至古瓦庄，遇一名医丁吉业者，出与讲和。不意“红头”有一童子名吴爱文者，将丁刺死。据云，被伊刺死者，此为第五人。其桀骜凶悍，殆亦秉于天性者欤？后官兵截战，“红头”始为败回。

红头来攻  
凡尔赛

十四日甲戌，早，晴，冷。辰正，阴而细雨。午初，

①思安江：赛纳河。

过马步队共四千余人，行动稍觉整齐。卫洒通城所用甘水，皆由他处灌入。闻是日叛勇三路出巴里，拆断水道。官军迎至鸥洒地方对阵，而得伊斯义炮台，叛勇败退。

又，前日对门死一老者，停棺门首。前挂黑布帘，外设银壶与所谓之圣水。旁立四巨烛，长各三尺余。凡人经过，或免冠，或涤圣水，再以手指点胸肩与头作十字形。是日午后出殡，送者男女数十人，列队而行，皆服乌衣，前有教师举烛与十字架。

十五日乙亥，阴晴不定。闻昨夜官军与“红头”大战而胜，被俘者一千二百余名。是日经过，见每十“红头”缚以一绳，有官兵二十名，举枪以护之。

被俘之  
红头

记：德法和约所让一省半地，其一省名阿喇萨<sup>①</sup>，半省曰罗林<sup>②</sup>，地在法之东北，与日耳曼毗连。又赔款五十万万方，计银六万万五千万两，分年归还；当年先给一万万方，合银一千万两零一钱三分。此银应于七日后偿清。无如法邦耗费一空，无处周转，致将所让二省之火车铁道拆卖，仍不足数，良可浩叹。

十六日丙子，晴。未初，随星使往拜法外部大臣发福尔。申初回寓后，哥士奇来拜。酉正，见楼下经过一殡。先二兵徐徐击鼓；

拜会法国  
外部大臣

①阿喇萨：阿尔萨斯。

②罗林：洛林。

次一神甫举十字架；中则四兵手提一棺，上罩法旗；左右六十四名步兵，分为两行；后随武将数十，免冠步行。不知亡者为何如人也。

十七日丁丑，晴，暖。申初，复见一殡经过，死系一女，送者男女数十，皆服乌衣。又，见王宫右小湖之四面，屯马队营。其帐房圆形，不甚高，可容十数人。马皆饮于小湖。昼夜人马来往，使人寝卧不安。

十八日戊寅，晴暖如昨。未刻，有法外部大臣发福尔、主客使德布雷、户部度支毕林，陆续来拜，皆坐谈极久而去。又法外部帮办邦妥沽郎投刺。

闻是日“红头”在巴里捉获主教神甫百名下狱。

在凡尔赛  
拜会公使

十九日己卯，晴。午正，随星使乘车往拜驻法罗马教使齐日暨各国头等公使、英国来羊斯、土耳其国智米乐。后令彝持中外名片，代拜各国二等公使：俄国敖古业、合众国瓦是本、瑞士国该杭喏、比利时国贝燕斯、丹玛国<sup>①</sup>莫力根、和兰国<sup>②</sup>金固业、瑞典国阿堤瓦、智利国葛讷、日斯巴尼亚国武文模及奥地里亚国贺悦斯，其他如呢戛拉挂国<sup>③</sup>屠敏方格、义大利国<sup>④</sup>朱色门、萨瓦多尔国<sup>⑤</sup>龚尔庆等，尚未来此驻节。申正回寓。

①丹玛国：丹麦。

②和兰国：荷兰。

③呢戛拉挂国：尼加拉瓜。

④义大利国：意大利。

⑤萨瓦多尔国：萨瓦尔多。

晚，有前在巴里代为僦居之费亚柏携其妹费仪贝逃此。据云各持手枪由炮台经过，险甚。巴里共有“红头”四万七千，枪炮六万馀具，颇属利害。前日在纳里<sup>①</sup>一役，官兵追之过桥，叛勇所备炸炮未得施放；不料官兵炮子误触，彼此各伤数百人。提督阵亡二员，一名斐斯旺<sup>②</sup>，一名杜其良。所幸者，现在“红头”内乱，互相杀伤，并下其头目伍阿喜于狱，想不日可平也。入夜阴云密布，细雨通宵。

难民谈红  
头利害

二十日庚辰，早，细雨。巳正，费亚柏携其妹又来辞行，欲回巴里，奇甚。见二殡，一官送，一车载，送者无多，盖皆阵亡之兵也。午后微风，晴。同俞惕庵街游，遇前在巴里相会之合众国人高富尔，自言七月前移此，镇日搜罗新闻，现居哈杂巷第四号。询之，始知为伦敦新报局采访使也。

二十一日辛巳，晴。早，有阵亡之二提督出殡，前有神甫与圣徒三十馀人，左右官兵百馀名，后则伯理玺天德迺尔率文武大僚数十员，及仕宦男女百馀名。二棺平行舁入东首大礼拜堂停厝。神甫诵经，四面跪者男女三四百人，各随神甫祝祷，忽而叩头，忽而俯首欲泣。其惨痛之情，洵足令人哀感也。

梯世尔为  
军官送葬

晚，有高富尔之友白蕾斯来拜，自言原籍俄国波兰人，

①纳里：纳伊。

②斐斯旺：贝森。

现为法邦千总。又有巴里官表局东培阿思之弟培亚慈来拜，自言由巴里逃此，欲往芝乃瓦<sup>①</sup>（在瑞士国之西南界，距巴里东南八百二十里），其地为法、瑞往来通衢。

二十二日壬午，晴。午正，星使令持名片往探法外部大臣费得功之疾。乘车行六七里，抵其家，见其二女并其外戚，皆能英言。坐谈良久，费始拄杖而出。据云，“病已痊愈，辱承下临，感谢不尽。”后言欲赴外部，遂请同车，送其入署而归。晚餐得食油炸扁鱼，甚鲜。

#### 妇女饰物

记：西国妇女之已嫁未嫁者，不有别于鬢发。惟其择定有人，及已出嫁者，于无名指上必戴素金戒指以别之。至镶嵌珠宝者，可随意装饰而用之，乃无关乎嫁否。耳环，有戴者，有不戴者，各任其便。至钗钏则皆用，惟左右腕各具一式，不必成对也。又老姬生须，于此恒见之，长皆三四分。土人不以为奇，乃云须由天赐，以文其陋，趣甚。

二十三日癸未，早，细雨，巳正晴。未初，随星使乘车答拜发福尔、德布雷、毕林及美国公使瓦是本，申正回寓。

闻此地亦有出货古今野史之铺，并寄售笔墨脂粉。有赁书者，进门先叙寒温，渐入游语。话久欲去，始问欲赁何书，故为寻觅不得，乃携手而言曰：“君为奴之妙人，薄

<sup>①</sup>芝乃瓦：日内瓦。

暮来取可也。”若如约而至，其触发心机，当不至纸上空谈而已也。

晚，由外部递到阵亡二提督之讣，内云：“前日出殡，未曾知照各国公使，今定于翌午在大礼拜堂诵经超度，恳请光临为幸。”

法国政府  
通知观礼

二十四日甲申，阴。巳正，随星使乘车行里许，抵大礼拜堂。外立马步队千馀名。堂高九丈，阔八丈，深十四丈，内外横有黑布帘幔，中立一十字，上悬耶稣木像。两旁立瓷烛十二只，高各五尺。上下左右燃灯千馀盏，插国旗数十杆。台上设香案，右坐主教马比喇，头戴白缎帽，形如山字，身着白袍，上罩青绒金边十字披肩，足登白花鞋。又教师六七名，头戴黑帽形如凸字，亦系白衣，黑十字披肩未缘金边，着黑皮鞋。台下红椅三行，坐本国大员，如迺尔、发福尔等。后长凳数行，坐各国公使以及外客，再则小学生数十。木阑外设假木柩二，上覆黑帐，四围列白蜡长四五尺者百馀只。前列亡者之甲冑刀剑，再后列乐兵四百馀名。楼上设有风琴大瑟。左右石阑外，立本地男女无数。

初则奏乐唵经。其主教时而免冠，时而看经，其立坐无暇晷，观者皆随之。余人时而递书，时而呈帽，皆跪进。又皆北向十字，

追悼会

忽而请安，忽而问讯。其中亦有着黑衫白披肩者，皆教徒也。有三教徒以金壶、金盘、白布巾各一，跪而进水于主教。主教坐而浣其左手前二指，后步于十字架前拈香。其合掌



膜拜，如僧道礼。又以提炉焚檀，绕台三匝，阖室生香。回台后，教徒跪进黑布鞋、紫地金花氅。更衣毕，有二对高烛、一炉木香前导，主教步于枢前。后一乌衣人戴毡帽者，手举银锺，长约六尺。奏乐念经一通，其礼乃毕，宛然一出戏也。又，第三次祷告天主前时，门外马步队鼓噪一阵，以助其威，以赞其忠，闻者罔不惨然。归时沿路男女拥挤，寸步难移。

回寓早餐后，未初一刻，复随星使乘车西北行三十馀里，道途宽坦，田亩膏腴。中过马利庄，见一运水台，巩固如城，高三四丈，长里许。两首二高楼，  
水道 内含水机。城下月门二十馀洞，即“红头”所欲拆毁之水道也。

又过有邦麻里村，楼房整洁，道路崎岖。申初，抵贤日曼村，下车步至沙土老王宫。楼四层，高六丈，周八十馀丈，下筑白石，上垒红砖。外环水池，深阔约二丈。过石桥入内，四面皆楼，中一方院。楼之东北涂饰簇新，西南尚未告竣。乃入北面楼门，步石梯百零四级。每层四壁与棧篋中所存者，皆罗马古董，如石人石斧，刀枪剑戟，甲冑服饰、金镯耳环、项圈古钱、瓦壶麻布等物，珍藏无空隙处。土人云：“一切皆由窰窰得来者。”

宫对面一礼拜堂，石室清幽。后一花园，极其宏敞，奇花分畹，佳木成行。一路藤萝，杨柳松柏，苍翠满目，洵堪引人入胜。林内列有四轮铁船三十馀只，长约三丈，前阔后狭，系为战阵过渡用者。园在冈面，东边砌以巨石，

边横铁阑，旁罗椅凳。在上向东北望，则巴里在指顾间，相距约三十馀里，中有思安江与巴里通。由巴里来此者，亦可乘舟遣兴也。

从凡尔赛  
望巴黎

沿江有丁香桃杏等树，可作一幅画图观耳。游毕入一茶园，食有樱桃、地榘，饮有舍利、加非。桓盘片晌，烦渴之疾顿消。去此登车，由别路折回。途中稻田肥沃，犬吠鸡鸣，炊烟上升，别一风景。戊正一刻抵寓，知有瑞典公使阿堤瓦来拜。

二十五日乙酉，晴。晚接洋信一函，外署“中国钦差公署勋启”，不知伊谁所寄。启而视之，系那威勇前所雇洋仆韦良之妻寄来者。内言“自夫出后，一信未闻，不知仍在公署否，乞赐一音为感。”内附信票一纸，以抵回函之费。入夜，阴。

二十六日丙戌，自晨至夕，忽而大雨滂沱，忽而狂风呼号，雨未止而日出，云不见而雨落，阴晴不定，雷始发声。甚矣，天时而难测也。晚餐得食黄瓜、豌豆及扁豆，味皆鲜美。

菜蔬鲜美

记：西国菜圃之业甚精。凡菜种于场畦，欲其生长速而茎叶嫩，乃按畦下藏铁筒煤炉，分颗上覆玻璃圆罩。又灌不用粪，乃制粪秽成粉屑，以纸包裹置于菜根之下；既使菜根沃其肥，而茎叶亦不沾秽恶。故在温带各国，菜蔬四季不断焉。

二十七日丁亥，阴雨如昨，冷。

闻现在“红头”党中，有法人戴色里者，本系元帅亢

贝达营勇将。因德法已和，稍有觖望，竟改名为邓波斯纪<sup>①</sup>，投入“叛勇”营中，参谋一切，可谓始终异辙者欤。

二十八日戊子，镇日忽阴忽晴。午后有土耳其国公使智米乐来拜，坐谈极久。申刻街游，见本地糕点铺中卖有苹果饼、樱桃糕、奶油牛舌、奶油卷酥及鸡蛋酥等，甘脆异常。惟一种沙糖花，形如奶饼，染以五色，中含硝砂，极甜香，入口即化。

记：西国店肆，门首不挂招牌匾额，乃将字号货物横书玻璃窗间，或檐前板上。铺之大者，夜间留一二人看守；小者但关锁回家，清晨持匙启门而已。又，铺之曾经君后照顾者，必于门首楼顶饰以国号，如妇女、城塔、狮、马、莺（鹰）、牛之类，或装饰国旗，以彰荣耀。

二十九日己丑，阴雨阵阵。申正，瑞士国公使该杭喏来拜。雨止，步入楼后小园。见正面临墙，松柳几株，中隐茅屋一间，玻璃窗壁。绕屋满架蔷薇，清香触鼻。正中牡丹一丛，甚大。地作圆形，环以曲径，丰草绿缛，百花馨香，其名率多不识。楼之左右，分二小院，亦系满栽佳卉，嫩红深绿，颇觉可人。虽楼前车马驰驱，其声聒耳，赖有莺歌蝶舞，聊可解嘲也。

三十日庚寅，早晴；巳正，阴而细雨。记：近日连过水陆各军数千，较前稍为齐整。是日午后，忽大雨一阵，

<sup>①</sup> 邓波斯纪：东布罗夫斯基。

驰风掣电，骇浪迷空。所过步队四千，各皆抱头蒙目，冒雨狂奔。兵过，雨止而晴。

### 三 月

初一日辛卯，阴雨镇日。见众兵往来，皆筐抬牛肉，肩荷草柴，盖由他处领来者。又。见步兵小帐亦三角形，高约四尺，欲卧者，蛇伏而入。晚，食油烹菽豆，嚼之固脆，味则咸腥，盖所用者牛奶油也。

初二日壬辰，终日风雨交作。当晨鸡未唱时，忽闻车马经过楼下，声震如雷，两时之久始息，不知有几千万人也。

记：西国男子持伞，专为障雨，色皆黑紫而长大。妇女则晴雨皆用，色分五彩而细小，里面既不一色，更有四围垂穗长二寸馀者。

初三日癸巳，早大雨，午后晴。同俞惕庵街游，遇一  
名医名邝贝者，年逾六旬。延入其家，见其妻女，并出其  
三部医书与看，每本长约二尺，宽尺馀，厚二三寸。每页  
图印，皆男女之脏腑经络，筋骨俱全。其一切应用器具，  
与如何用法，皆有图说。又，  
人身内外形像，横剖如何，竖割如何，皆有  
注解。另有耳目手足百二十馀图，亦详解某病如何治法。  
自言曾在军营疗病，鲜有不愈者。由是有功于国，得有宝  
星四枚，现充医院院总。

访名医

初四日甲午，晴，凉。见对门有姊妹两人，未详姓氏，

年皆妙龄，服饰一律，镇日倚门四望，不知有何怀思也。未初微阴。

### 西人服式

记：西俗，男子虽当酷暑，不挥扇，不裸体，不着纱罗，不换凉帽。妇女用扇不拘时候，夏固因热摇以生风，冬季于赴茶会跳舞会等而仍用。所用皆摺扇，其旧式甚巨，今则长不及尺，造以绫绸、象牙，绘以五彩；至蕉叶、翅羽，则不尚焉。又，除俄国因地近北极外，他国男子，虽值严寒，不畏霜雪，不披絮，不着皮衣，不换戴暖帽。妇女则不然，虽夏日骤凉，亦可拥裘也。

初五日乙未，早阴，午后晴。

记：泰西各国，有种哑谈，法系以手比字。如以右手食指指左手之大指为A，指食指为E，指将指为I，指无名指为O，指小指为U；又将左右手之大指食指作圈，横连一处为B；右手之大指食指对曲作月牙形为C；右手大指食指对弯成弓，连于左手食指如弦为D；右手之食指将指横分，左手之食指竖连其中为F；二拳叠落为G；以右手急行横擦左手为H；右手食指竖画左手心一线，至尾稍弯为J；右手食指弯于左手食指旁为K；右手食指横按左手心为L；食指将指并按为N，分按为V；又食指将指无名指并按为M，分按为W，或两手对插作花朵状亦为W；右手大指食指弯作半圆连于左手食指头为P；左手大指食指作圈，右手食指插入斜扶于大指为Q；又右手食指横弯于左手心作钩形

### 旧手语

为R；左右二小指上下勾连为S；右手食指直顶左手心旁为T；左右二食指横交作十字为X；右手食指指于左手大指食指之间作丫字形为Y；右手托腮左手扶肘为Z，或将右手食指将指无名指小指齐倒插于左手心亦为Z。此乃旧法也。

另有新法甚为捷便，只须一手。乃一拳斜立，大指在外为A；四指直舒，大指下曲为B；大指与后四指弯作月牙为C；大指与后三指作圈，食指直立为D；一拳正立，大指内曲为E；后三指直立，大指食指作圈为F；手横出，后三指回曲，前二指平伸作D形为G；手横出，后二指回曲与大指交，食、将二指平伸为H；拳立小指外出为I；拳横小指外出为J；手立后二指回曲，食、将二指分立，大指按于其中为K；拳立首二指分伸作八字为L；手下伸，大小指曲交，中三指齐出为M；手下伸，后二指与大指曲交，食、将二指齐出为N；如是，手上伸为U；大指与后四指作圈为O；手横伸，食指外出，后三指微曲，大指横于将指之上为P；拳下伸，大指、食指出作几形为Q；手横出，后二指回曲与大指交，食、将二指叠成义字为R；拳紧合，大指曲而竖出为S；拳微拢，夹大指于食指、将指之间为T；拳上伸，食、将指分立为V；中三指分立为W；拳横出，后三指扣大指，食指外伸作钩为X；拳上伸，大小指外出作八字为Y；拳上伸，食指外出画Z形为Z；手上伸，五指攢于一处为&，其义系等也，云云也。以上二法，哑聋人

新手语

&

皆可用以接谈。每成一语，必以大指敲将指作响为句读，否则字皆连贯，其义难分矣。

盖外国字母不多，英国只用以上二十六字；一二字为一话，十数字亦为一话。如A音“阿”，又音“厄埃”，“一”也；“IS”二字音“伊自”，“是”也；“FOR”三字音“佛尔”，“为”也；“STAR”四字音“斯达尔”，“星”也；“NATION”五字连音“内慎”，“邦”也，“国”也；“CHRYSANTHEMUMS”，十四字连音“克力三西墨斯”，义乃“菊花”也；又“INDISTINGUISHABLE”十七字连音“因的斯丁圭沙布喇”，义系“乱”也，“难分”也。如是，似与番蒙文同。

西洋厨具  
与餐具

初六日丙申，晴。见西国庖人所用器皿，多不与华同，无沙锅瓦盆之类。大小铜铁锅，皆平底直墙，铜表锡里，有铁柄扁而长。炒勺平底，亦有两耳者。铁罐如西瓜，中粗上下细。大小刀皆牛耳。汤勺与中华同，惟体深柄扁。铁炉似柜，上有铁盖，下一活屉，内盛煤灰，左右亦有活屉铁门，为暖食物。有洗菜篓，编以铁丝，形似水盆。牛奶罐、加非罐，皆直筒如汤壶，其质皆马口铁，尚属坚固明亮，用过者积无油腻。再，烹调火候，以钟表为准则，其分刻不得少有增损。凡鸡鱼鹅鸭，皆弃脏腑而不食，以其有毒，恐人生病。至食器，既异色，亦异式；则冷热既分，味自不乱。如酒器，因冷饮，故造以玻璃；其式有大小广狭之分，色有红白蓝绿之别。至加非、勺勺腊与茶，皆热饮，故造以瓷，色虽一致，惟式有大小耳。

初七日丁酉，晴。早，随星使乘车，往拜英国公使来羊斯，已正回。午后，费得功携其侄费瑯来拜，坐谈极久。见有将鹅翎管洋笔之用坏者，剖开改造笔头，染以黄色，装饰盛匣，每匣五十个，合银二钱六分。

记：西国男女，不论冬夏，出门皆戴帽，入室即脱去。惟妇女赴白昼茶会不脱。

男女服饰

男子虽入酒肆、茅房，亦必脱去露顶，乃礼也。男女帽制亦殊。男帽造以毡绒，色惟黑紫与灰。女冠造以绸缎，色则五彩。妇女不簪鲜花，其缀于帽上者，皆布造，色极鲜美，与真毕肖。间有饰以假果者，如樱桃、地榭、李子等，亦皆精巧，色相宛然。

初八日戊戌，阴雨，午后雨止。见楼下经过一车，内坐一男一女，正驰骋间，女扶男腿，男捧女腮，大笑亲吻，殊向〔不〕雅相，亦风俗使然也。

初九日己亥，早阴雨，已正晴。午正，哥士奇同其外部总办布日埃来拜。近日楼下往来骡驮驴车络绎不绝，所载多系柴草，因王宫右鄙一带，屯有马步队数千也。又行人多有带大小犬者，步行则随于后，乘车则卧于旁，乘马者则蹲马尾，以足抱主之腰。马虽奔逸如飞，犬仍安然无恙。

初十日庚子，晴。午初，法之民会官葛勒赛及麦里得同哥士奇来拜。未初，随星使乘车行三四里，抵王宫右小特农园。先入一屋，

路易十六之故宫

内存先代轿辇与冰床、雪床共数十辆，皆甚华丽。又有娶



后彩舆，极其高大，铜质，饰以金银，内铺锦绣茵褥，重一万八千斤，曳以八马。其轿辇、冰床，皆与前在俄国王宫所看者同。惟雪床专为踏雪用者，式系二蛇作篆文女字形，上卧一虎，虎腹空敞，人坐其中，以马曳之，其速如飞。出此，步行半里，过屏门，入其先王路义第十六<sup>①</sup>之故宫，清幽静悄，所有画轴床椅，及一切陈设，皆先代之故物也。傍门立王后马娄爱讷之石像，工极灵巧，望之如生，询知系二百年前被民杀害者。下楼，步数武，入一大园，树林阴翳，花木参差。所识者，花如杜鹃、玉兰、丁香、木笔、牡丹、芍药、绣球、玉簪、凤仙、木槿、辛夷、石榴等，树如松、柏、槐、柳、橘、橙、榆、竹、桃、李、栗、梨等，率皆葱笼可爱。又有小河曲径，邱壑桥梁，亦皆一一入画。人之初入，多有迷途者。因马后为农人女，

王后为  
农家女

在此特建草楼数椽，前临小湖，后傍深林，鳧飞鸟语，别一洞天。王后每来此乘凉，躬造牛乳出售以自娱。楼前有一花坞，绕以藤萝，四布浓阴，红尘不到。屋内设有木盆花草数种，或沛甘雨，或披和风，皆可寻芳揽胜也。戌初回寓，知有比国公使贝燕斯来拜。

十一日辛丑，微阴。未初，费得功请游国王夏宫。未正一刻，随星使乘车前往。见其楼台殿阁，花木水法，陈

<sup>①</sup>路义第十六：路易十六。

列如前，无须再述。惟因德兵驻此，楼内陈设微少，油画亦多被德兵割去。

又，本国民会移此，正殿改为官署，戏园改为会堂。大厅皆以木截成小屋，外挂一牌，云某号某司，专理何事。内设床榻火炉，窗壁尚皆整齐。酉初回寓，入夜大雨。

凡尔赛政府  
办公处

十二日壬寅，阴云叆叇，和风吹嘘。申正，同俞惕庵街游。见王宫前三条大路中路旁，新设木房百间，罗列各种货物，如刀匙盘碗、鞋帽纸花、小儿玩物、纸笔点心等。又有赌博技艺，与前在巴里城外所看者同。因是日系其教某贤之生诞，故商集赶趁于此。见一屋中设一木盘，周二丈馀，上列木人数百，如锯木者、铸铁者、栽花者、取水者，种种不一，上弦则人人走动，与真逼肖。当日游人甚夥。酉正回寓。

十三日癸卯，晴。未初，随星使游王宫后之小园。四垣环以花篱，前临小湖，后依石径，道路弯曲，花木整齐。遍地青草，割去上半，使游者周行绿茵，不见石土。盖西国有种割草具，形似辘轳，含有利刃。草逾三寸，则以此具薙之，当中轴转，草自割齐，所馀不足一寸。

十四日甲辰，晴，暖。午后，复去商集一游。见一棚中横以布帐，外露十馀显微镜<sup>①</sup>。每镜上横小匾，云某处景致，如纽约、

西洋镜中  
北京风景

<sup>①</sup>显微镜：西洋镜。

伦敦、色威雅<sup>①</sup>、华盛顿、菲达伏亚<sup>②</sup>、司铎火木<sup>③</sup>等，率皆描画不差。惟北京一张，似是而非。所绘城内横有长河，舟艇密列，鸭鹭浮游。两岸槐柳成行，远近楼房隐约，车马驰驱，行人填塞。距河里许一楼，高矗如鼓楼，又有一桥如御河桥。虽画工少杀，而帝京风景，不觉有感于怀也。

十五日乙巳，晴。见王宫前右边大道两旁，新立造营房数百间。其造成者，已住兵丁数百。未毕工者，仍有土木工数十在彼经营。晚，在楼后小园见添有奇花一盆，无叶，枝如垂盆草。花皆下垂，其色绿，朵极大，形如百合，瓣皆肥厚。花茎齐长，无子而续根，或折下插于土中即生。惜其名未详。又近日昼夜过兵有百万之多，其狼狈不堪者，数居其半。

政府军狼  
狈不堪

十六日丙午，晴。闻前夜兵至巴里，系先与党中数人定计，暗行开城。不意谋泄，俟兵到时，“红头”连施炸炮地雷，所伤甚多。机事不密则害成，此之谓也。申初阴，入夜细雨，凉。

十七日丁未，晴。午后，随星使乘车，先至宫后小园少游。后步入大园，见一圆石牌楼，高约二丈，雕刻玲珑，周三十馀丈。共月门三十二洞，正面四门，便人出入。馀二十八门，每门置一石盘，高五六尺，周丈馀，由盘之中心激水，高至丈五，直射牌顶。正中一圆池，周六七丈，

---

①色威雅：索非亚。 ②菲达伏亚：费城。 ③司铎火木：斯德哥尔摩。

立一石人，由石人脚下有水四面漾出，洵奇观也。出此，转入小特农。一路道途宽敞，左右椿橡两行，高皆三丈。各树交枝作月门形，经人修治，挺拔整齐。游人来此，无须畏日也。酉初回寓。夜间枪炮齐发，震地惊天。

十八日戊申，晴。凌晨，犹闻枪炮之声，阗阗震耳。闻茹良现在巴里，欲仿华文造字，教“红头党”，以异于法国民会，未详确否。

枪炮之声  
惊天震地

是日为礼拜之期，街市游人，甚密如蚁。晚，过二醉人，甲将乙推倒而反自击。甲被他人劝去，乙始而大怒，继而欲哭，终则大笑，脱帽高歌而去，其情态亦殊可哂。

十九日己酉，晴。早见新闻纸云：“法国应赔德国之六万万五千万两军饷，皆已交讫。”此必虚言。因现在法国尽力剿办叛勇，尚一文未赔。故造此言，以讥其贫也。

二十日庚戌，晴。昼夜火器之声不绝。近日楼下过有数殡，询系阵亡武官，势与前所看者同。惟每次只一神甫，年近五旬，着驼色氅，披发跣足，手持小铜十字，随步诵经。

闻前日会堂招募在外闲散武将前来听用。是日来者数百，只选数员，余皆令回故乡，因此咸怀怨望，遂投入“红头”党。

又，昨接法外部来文，内称本国会堂现派全权大臣热夫类专与贵大臣办理中外交涉事件，是日星使令人送名片往拜。

派大臣与  
崇厚接洽

二十一日辛亥，晴。午初，哥士奇来拜，热夫类投刺答拜。未初，随星使乘车，先游小特农，后行二十里入大特农。石岗重叠，树木萧森，桥梁环绕，溪水潏洄。因口占四韵云：“海外探名胜，天清气正和。野花红落涧，石藓绿

**目睹巴黎  
被轰惨状**

盈坡。地僻人踪少，林深鸟语多。游来心意畅，把酒欲高歌。”回时，遥见巴里浓烟冲突，烈焰飞腾，似焚房屋数千间状，亦一浩劫也。

二十二日壬子，晴，暖。见园内白刺梅、绿萼梅皆开；杏、桃、地榭，亦染春色。又，每晨夕过牛千头，盖此地已屯兵数万矣。入夜，复闻火器之声，乱其何时已哉！

二十三日癸丑，晴。近日法兵屡次报捷，闻是日“叛勇”之首乘气球逃去。法兵夺获大小铜铁炮数百门，皆运此，排列古王宫前，四围阑以长绳，有兵往来巡守。

二十四日甲寅，晴。记：泰西一种乐器，名曰“半笛音”。束以七根苇挺，前短后长。长者四寸，短至寸余，按管横吹，声韵凄清。又有“三角响”者，系以钢条造成三角，每边长约三寸，阔逾五分，以四寸长之铁条击之，随鼓敲打，音调铿锵如方响。有鼓名“丹布林”者，如中土

**西洋乐器**

之八角鼓，周约三尺，边高二寸，柳木鞞以牛皮，周含小铙十四，扣以手指节骨，亦颇可听。又有铜鼓名“大木大木”者，出自印度，形如西瓜，一面蒙皮，铸以铜锡，击以木锤，而声奏渊渊矣。

午后，和风拂拂，花气入帘，春意盎然，洵可乐也。入夜微阴。

又，西国居室无平房，皆系层楼。不惟都城如此，虽村镇亦然。每楼重数，以多为贵。人但见其有高至八九层之楼屋，而不知屋下尚有一二重地窟也，故较之浮屠尤峻焉。

二十五日乙卯，晴，凉。是日为礼拜之期，法外部函请听乐。未初，随星使乘车行数里，抵古王宫，登礼拜堂。共坐男女数百，率皆绅富也。主教神甫数人，皆免冠跪立叩头。正面一台，设有风琴，一人鼓之，响遏行云。有胡笳以和之，错杂可听。又，一男名毕三，女名尚米业者，对讽一曲。末一人立于台上，手舞足蹈，高声畅言一段，良久始住。有男女多人，手持小红布口袋，向人乞钱，给者多少任意，系为养受伤兵勇者。后又鼓琴一阵。酉初回寓，入夜阴凉。

教堂募钱  
养伤兵

二十六日丙辰，晴。见街市亦有磨刀剪者。所用如中土琢磨玉器之具，系一木架上横铁轴，中一圆石如轮，周约三尺，厚逾二寸，左右有绳，下连二板。磨匠坐于架后，脚踏二板，石自转而磨厉以须矣。

记：西俗女重于男。因女不吸烟，故凡遇妇女在座，男子不吸，以昭敬重。而妇女有故示体恤者，乃于晚餐后先出饭厅，以听男子自便。又，西人喜净，早晚饮食之际，男女以及童稚，入座必先更衣、漱口、浴面。饮食不得有声，唾馀必盛以器。男女寝必有衣，长与身齐，缝以白布，

### 西洋礼俗

有袖无襟，从首套下。故遇华人之服白长衫者，必发狂笑，盖以为误着寝衣出户也。又，见华人之露顶出行者，俱以仆役目之。缘西俗仆役非因主遣外出，或未经告假，私自远行，皆不得冠。

二十七日丁巳，晴。记：外国富户，床榻多用檀梨。长约六尺，宽四五尺，左右阑高一尺。头上者作花云，高四尺；脚下者，或平方，或作云头，高约三尺。中一木槽高尺半，中嵌铜条圈共百余个，或五行，或七行。圈若盘香，皆倒立，中一行稍高，左右以次而杀。外蒙灰地白花麻布，上铺锦褥厚盈尺，实以羊毛或鸡鸭之冗翎。上覆以大白布二块，细绒毡一二块，长阔各约七八尺。左右后三面皆下包厚褥，前面惟头层白布带包长枕，枕与褥同。二层布与绒毡，皆下挽一尺。睡者卧于二布之间。其长枕上又放方枕或一或二，周约七尺，内盛丝绵，外包回锦，罩以白布，作口袋形。

### 卧具

此口袋与白布，皆六七日一换。床之四角有小轮，可于屋内挪移。亦有以榆柳木造者，惟皆薄浅，或无铜圈。再次者以铁造之，饰绿色油，长五六尺，阔由二三尺至五六尺。四铁柱高三尺余，外横铁条，中铺马口铁片、铁丝或麻绳，亦颇活软。只铺一褥，不甚厚。前后亦有铁丝阑，高不及一尺。此床亦有三折式者，摊之即为床，折之即为椅。褥亦随分三块，厚皆四五寸。平放床面为寝褥；床成椅，乃放二平者为坐褥，一立者为靠背。更有三折成方如匱形者，

褥亦随之。土人外游，多有携带者，以便舟车。小孩者亦多铁造，式与大者同，四面有铁丝阑，高约六寸，上有白布小帐。其馀幔帐，有塔形者，长方者，上连棚顶，下逾床阑，长有一丈四五尺者。亦有木顶作云头形，上小下大如洋钟者。绸缎纱罗，各随时令。

二十八日戊午，晴。未初，随星使会热夫类于小特农，酉初回寓。

按各国旗帜形式不一，今将见闻所及者记之。如美国之旗，有十馀种。其国旗长方，横分十三层，六白七红；其四分之一临杆之上半，蓝地绣金星三十七，盖国分三十七省，每一星指一省也。其合会同心旗，则长方正蓝，周列三十七星。水师提督之旗，长方正蓝，中列四金星。水师副将者，列三金星，作钝角形。水师船主者，四角列四金星，中绣一船锚。其后队水师提督有三种，系正蓝正红正白，各列二星，惟正白者星作蓝色。水师参将者亦红蓝白三色，中惟一星，后作鱼尾形。引水船者长方，蓝镶红边，中列三十七星。水师行文旗，长方正白，四角当中分列五星，蓝色。护送船旗，红镶白边三角形。病人船旗，长方正黄。税关船上者长方，纵分十六行，八白八红。其正蓝列星处改正白，上弯横十三蓝星，下飞一鹰。鹰口含一横条，云“合众为一”。鹰蓝色，胸前复画一旗，作垂桃形；亦纵分十三行，七红六白。其平常远行者，系一横长条，前半正白，十三蓝星，后半横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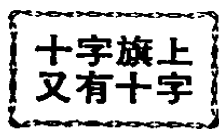
各国国旗

鹰衔字条



二节，六白六红。航海桅顶永挂者，一锐角长条，前半正蓝十一金星，后半上红下白。

俄罗斯国之旗，长方，前半正白，斜横蓝十字，后半横分白蓝红三色。其航海者，照式改一长条，前宽后尖。水师旗，长方正白，斜横蓝十字。水师提督亦然，惟系方形。商旗长方，横分白蓝红三色。



瑞典国之旗，正蓝色黄十字。字之上半右角临杆处另一十字，横黄纵蓝，左右镶白边。十字之四空，又各分红蓝二色二钝角。

商旗与此同。兵船者，前与此同，惟后边将十字横笔与旗之两角改成三尖如横山字形。水师提督者，锐角形，下黄上蓝，临杆亦有花十字。其航海者，长条，前一分系花十字，后三分则上蓝下黄，末作两岔如鱼尾。

诺尔卫国<sup>①</sup>之旗，正红色，中横白边蓝十字，其临杆小花十字与瑞典者同。商旗亦然。其航海者，式同瑞典；前亦花十字，惟后三分横分五行，中蓝，上下先白后红。其兵船旗式与瑞典同。水师提督者细长，后三尖形。水师副将者，正红色，锐角形，中横一画，横分三行，中蓝，上、下白，临杆亦有花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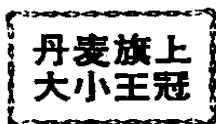
北日耳曼<sup>②</sup>之旗，正白色，长方，中横黑十字。每画又分五行，三黑两白，惟其中行极宽。又十字中心一黑边圆径，内一金鹰，头顶王帽。十字右边上半临杆处，另横

①诺尔卫国：挪威。

②北日耳曼：指1867年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联。

分黑白红三色，中心又一白边黑十字。其商旗，则长方横分黑白红三色。

丹尼国之旗，长方正红色，白十字。商旗亦然。兵船者亦正红色白十字，惟后改鱼尾。水师副将旗式同兵船，惟旗角临杆处加一小白十字。航海常行者，正红色白十字，长条小鱼尾。水师提督旗亦式同兵船，惟十字中心另一白方，上先画一红里金玉〔王〕帽，形比倭瓜；下一黄圈蓝心，中又小黄王帽三；圈下左右二枝绿叶；系以红帛，托此黄圈与王帽。水师参将旗，正红色白十字，作锐角形，其尖又另分二小锐角。



韩博尔国<sup>①</sup>之旗，正红色长方，中绘白塔三顶，皆蓝窗，下一石座如城，上有女墙，下一月门。航海常行者，正红色细长条，白塔横画，后改鱼尾。

布蕾门<sup>②</sup>之旗，长方，先临杆纵立两行，分十六方，八红八白，后横分八行，四红四白。航海常行者，细长锐角，前分八方，四红四白，后分四横，二白二红。

鲁贝<sup>③</sup>之旗，长方，上白下红。航海者，改三角长条。

法郎西国之旗，长方，纵分三行，前蓝后红中白。航海者改三角长条。水师提督旗亦如之，惟正方。后队者于蓝色上加二星。副将者加三星，列成三角。

英吉利国之旗，正蓝色长方，其四分之一临杆之上

---

①韩博尔国：汉堡。 ②布蕾门：不来梅。 ③鲁贝：吕贝克。它和以上二地，在当时都是德意志的自主城邦，所以都有自己的旗帜。

英国的  
米字旗

半，加红色白边横斜二十字，如六出花。航海者长条，尖分两岔，后蓝前白，上一红十字。商船者正红色长方，其临杆上半角作蓝色长方，中二白边红十字。水师者，正白色，红十字；其临杆上半角，亦蓝地，二红十字与他旗同。桅头常挂者，正白色长条，尖作鱼尾，临杆一红十字。水师提督者，正白色长方，红十字。副将者式同，惟临杆上角加一红点；后队者加二红点。参将者如式，无红点，改成鱼尾。水师驻口者，正白色长方，中一蓝长方，横斜二白边红十字。

日斯巴尼亚国之旗，长方，横分五节，三黄二红。商旗亦然。水师者，上下红中黄，临杆画一红地金王帽，帽下一圆径，左白右红，红边一金塔，白边一红狮，狮头又戴金王帽。水师提督者亦然，惟将王帽与圆径移于正中，式改正方。

西班牙旗  
金塔红狮

奥的里亚国之旗，长方，横分三行，上下红，中白。上行正中一金王帽，围以十二银星，作椭圆形。帽下于中行正中另一方旗，亦上下红，中白，围以黄边。航海者长条锐角，上下红，中白，无王帽小旗等。水师提督者与国旗同，式改正方，惟临杆上角另添三横，二黑一黄。副将者亦与国旗同色，式改三角，其尖又分二岔，作从字形。

义大利国之旗，长方，纵分三行，中白左红右绿；中心另一红方，蓝边白十字。商旗亦然。水师者，于红方上加一金王帽。水师提督者，于临杆绿色边加三白圆光。副将者二圆光。参将者一圆光。航海者长条锐角，色与他同。

葡萄牙国之旗，长方，左白右蓝，中一红里金王帽。帽下一红小方，四围窄黄边，临边左右上共七座小黄塔。当中又一小白方，中列五小蓝方，作十字形。航海者长条锐角，色与国旗同，惟无王帽与小方。

葡萄牙旗  
七座小塔

比利时国旗，长方，纵分三行，中黄左红右黑。航海者长条，尖分两岔，色与上同。水师提督者，于临杆黑行上加四白圆光，式改正方。副将者加三白圆光。参将者加二白圆光。商旗色式皆与国旗同。

和兰国旗，长方，横分三行，中白上黄下蓝。航海者长条锐角，尖分二岔，色与前同。水师提督者，于上行近杆横四白圆光。副将者横三白圆光。参将者横二白圆光。

希腊国旗，长方，横分九行，四白五蓝；其上半临杆另成一方，蓝地白十字。商旗亦然。航海者正兰色，后一小白十字。水师者，十字中心加一金王帽。

土耳其国旗，长方正红色，临杆上半另一长方，红地窄白边，中一白星。商旗亦然。水师者正红，中一星，旁立一月牙，皆白色。航海者，正红长条，尖分二岔。

月牙旗

突尼斯国旗，长方正红色。商旗亦然。水师者，中一白色椭圆，内含一星与月牙，皆红色。

摩洛哥与的黎波里二国者，色皆正红。

墨西哥国旗，长方，纵分三行，中白左红右绿。商旗同。航海者长条，色亦如之。水师者，中一飞鹰，口含一

蛇，爪踏枝叶。水师提督者亦然，式作正方。

呢葛拉卦国<sup>①</sup>旗，长方，横分五行，中红，上下先白后蓝。

英属加拿他旗，长方，上半正黄，下半二横，先蓝后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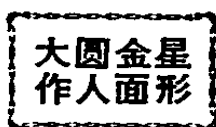
海的国<sup>②</sup>旗，长方，上蓝下红。

焕都拉国<sup>③</sup>旗，长方，上下蓝，中白。

阔斯达利戛国<sup>④</sup>旗，长方，横分五行，中红，上下先白后蓝。

秘鲁国旗，长方，纵分三行，中白左右红。

智利国旗，长方，上白下红，临杆上角另一方，蓝地大白星。



乌拉怪国<sup>⑤</sup>旗，长方，横分九行，四蓝五白。临杆上角另一白方，上绘大圆金星，有眉目鼻口，作人面形。

莱北里亚国<sup>⑥</sup>旗，长方，横分十一行，五白六红，临杆上角另一正方，蓝地一白星。

埃及国旗，长方，绿色，中立白月牙。

波斯国旗，长方，白地绿边，中画一狮，黄色，作奔驰状，前左爪举刀，蓝色，背荷日带金光。

---

①呢葛拉卦国：尼加拉瓜。 ②海的国：海地。 ③焕都拉国：洪都拉斯。  
④阔斯达利戛国：哥斯达黎加。 ⑤乌拉怪国：乌拉圭。  
⑥莱北里亚国：利比里亚。

日本国旗，长方白色，中含红日。航海者，长条鱼尾，前后白，当中黑。

暹罗国<sup>①</sup>旗，长方正红，中一白象。

义奎多尔国<sup>②</sup>旗，长方，纵分三行，二白一绿，中列七星，作水字形。航海者，长条锐角，色亦如之，惟无七星。

牛西兰国<sup>③</sup>旗，正白长方，红十字。临杆上角，另一长方兰色，中横白边红十字，每空各一白星。

瑞士国旗，长方红色，中一粗白十字。

罗马教皇旗，白色长方，中一大花，系二钥匙，交成义字，上架一蓝地金花帽，形似甜瓜。钥下一椭圆，四面金边，内分四钝

教皇旗

角，二蓝地金狮者，二红白各二行者，上下左右相错。此下二枝绿叶，上弯长及钥头；钥下有穗，帽与枝下亦有飘带，皆红色。水师旗亦同。商旗前白后黄，前画帽与钥匙。航海者，白色锐角，临杆亦只此花。

以上旗制，系五大洲常见者，其余未详。再，各国旗帜，尺寸大同小异，各皆长方，横宽七八尺，纵长四五尺。航海桅顶常挂者，宽一尺，长八九寸不等。皆织以丝麻，狂风久吹不碎，坚固之至。颜色鲜明，虽经日照雨洒，永无改变。

〔稿本卷四终〕

①暹罗国：泰国。  
新西兰。

②义奎多尔国：厄瓜多尔。

③牛西兰国：

辛未三月二十九日己未，晴。记：外国一种文会，其名未详。系约男女数十，订于某晚会于某处。屋列长案，按甲乙分坐。会首拟题，系问生涩艰难字之写法，如藿、霁、齏、彊等字，有能随口述出笔画无讹者为胜。先问甲，甲不对则问乙。乙对是，则乙立而甲坐，另出一题问乙。乙不对，问丙。丙对，则丙立乙坐。如是陆续挨问至尾，其能久立者为全胜，其奖赏有银钱纸笔不等。

女红头骁  
勇倍于男

又，闻昨早巴里火药局失火，轰火药五万馀斤，伤死女工五百馀名。盖自“红头”反后，贫民不得脱逃，遂有投入逆党者。有被胁逼入者，男皆当兵，女则有造火药者，有缝布袋装沙石以筑土城与炮台者，有能文工书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骁勇倍于男者，奇甚。

#### 四 月

初一日庚申，晴。见外国有皮球之戏具。二球色黄而体轻，以手足踢打，旋转不少停。薄郎善是技，当庭戏舞，上下高低，无不拍合，如狮子之解数，宛转环生，趣甚。

改发钞票

按：法邦自立民会后，银票号记皆改印女像，以前所印其君那破仑之像，皆吐而弃之。其票由五方至百方、千方。近因国帑支绌，有一、二、三、四方者，其纸长二寸宽三寸，印皆深蓝或葱绿色。

初二日辛酉，晴。未初，星使复会热夫类于小特农，

酉正回寓。近见园内樱红杏绿，结实盈枝。华人有摘青杏食者，土人以其酸溅齿牙，甚为诧异。众岂知华童多有喜食者，固因其酸而解醒与渴也。而彼国食味亦有可异者，即如以牛髓和鸡卵加葱丝，既腥且辣，名曰“御汤”，我华人当食不下咽矣。入夜风生，花气袭人。

初三日壬戌，晴。午后，游王宫后园。风和日丽，水净山明，树深鹿伏，花暖鸟鸣。而苔径映日处，见有蟋蟀盈寸，其色灰，其声清，俨然秋序。华人有掘而取者，土人异之。有鸟如莺，其色灰黄，其声睨睨，可为诗肠之鼓吹也。盘桓片刻而归。

是日，闻巴里城已克复。缘德知法久战，所费不貲，恐赔款不能如期以偿，故协助而速克之。酉初，微风，凉。

凡尔赛军  
攻入巴黎

初四日癸亥，晴。未初，星使又会热夫类于小特农，戌正回寓。

记：泰西一种乐器，名“戛斯达那”者，如中土之拍板，二小块形如匙者，或象牙或硬木为之，结绳长八九分，按以中指，轻敲细拍，声调叶和。日斯巴尼亚人于跳舞时，多用此以代琴之节奏。又铜鼓名“凯塔得木”者，圆形如磬，围以彩穗，支以铁架，击以木槌。又小铙如中土古时之中军帽，名曰“散钹”，音与钹同。



## 燹后巴黎记

初五日甲子，晴，热。未刻，见有兵万馀人，随行鼓乐而归，虽列队而步伐不齐，更有持面包饮红酒者。其被获叛勇二万馀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头垢面，情殊可怜。其始无非迫胁之穷民，未必皆强暴性成而甘于作乱；今俱伏罪受刑，睹之不禁恻然。

战士被俘  
仰天而笑

初六日乙丑，晴，热。未初，随星使乘车游大小特农，西正回寓。是日，庆霭堂同殷伯尔与薄郎乘车往看巴里，经薄郎往法外部领入城之据，当晚未归，众皆悬系。入夜北望，烈焰飞腾，炮声不绝。盖巴里虽克，而“红头”仍拒城外炮台数座，故火器犹不时施放也。

初七日丙寅，晴。未初，庆霭堂同殷伯尔与薄郎回寓。

巴黎巷战  
彻夜不息

闻其将入巴里时，他国人因城池新克，多有争观者。彼时枪炮频发，以致义国副使误中炮子而亡。故巴里下令，虽有文凭亦不得出

入往来。庆霭堂等乘车至其王墓前马队营，见枪炮子飞腾遍城，其急如矢，其密如星，遂避于义大利街之阁朗店，即丙寅年彝随斌副使所寓之旅邸也。店多受伤官兵，食用皆无。又值叛勇焚其王宫与兵、户二署，其轰击声彻夜不止，次日始验据得出入，险甚。

初八日丁卯，凉。早大雨，酉初雨止。见马队二百余人由巴里回，被获老幼女子三十馀名、男子二百馀名，皆携手步行，前后缚以麻线，有马兵解送。入夜风雨尤大，沛然通宵。

初九日戊辰，终日大雨，闻去岁法王被俘后，德民朝朝悬旗贺彩，夜夜作乐张灯；并德国之商人虽旅寓他国者，亦皆朝夕宴贺，遥颂德王之德，而为德民伸庆。

当德兵围困巴里时，法于城内思安江两岸，各设气球公司，以便乘之出入、窥探军情、往乞救援等用。盖气球可以腾空俯视。

军用气球

今制则高必六十丈，用照相镜下映敌营，则其兵阵地形一一映入。并可携带电线，以千里镜俯视一切，随看随报，极其迅速。小说所云腾云驾雾，其神奇殆不过是云。

初十日己巳，早仍阴，午后大晴。是日礼拜之期，市廛关闭一日。见本地整容铺，外挂小铜盆为招。西人虽不剃发，而剪发、修须、涂香水等事，亦须匠人为之。面包铺则窗外立一假面包为招，其大如梁。烟卷铺则于檐下悬红色木烟卷一束，共五六个，长一尺，粗皆盈把；更有做假人手捧一二枚立于门首者。

又，外国男子二十馀岁，髭须渐生，例不芟剃，听其鬣鬣。及至五六十岁以后，或渐将上唇之髭剃去，或将上下髭须尽行剃去。盖谓年力就衰，无须生此，有碍饮食也。

**“巴里通  
城克复”**

十一日庚午，晴。是日，因巴里通城克复，炮台亦皆收回。自申至戌，见马、步队三四万归伍。有面目黧黑而步履彳亍者，有身体疲惫而卧于当途者。土人则施水、施酒、施药、施钱、施烟卷、施面包者甚众。又见叛勇之被俘者，男女老幼有三四百人。戌正大雨二阵，雨止天晴，后复阴而细雨。

十二日辛未，早阴，午后晴。未初，随星使乘车，北行三十馀里，至贤路义村。其地为国王夏日乘凉之所，花木丛杂，池沼回环，亭台曲折，山石嶮崎，洵胜境也。当德法鏖兵时，德将王宫焚毁，梁柱无存，只剩破壁颓垣，荒凉无限，其民舍亦多倾圮。宫前高冈上有石灯楼，高五六丈，下有石桥，长七八丈，皆坠落折断，王气为之黯然。

**德兵焚毁  
法国王宫**

左右有德兵所筑土堆炮台，四围横绕树杈，以阻法兵。后有京观数十冢，皆德兵之战亡者，立碣详书队伍姓名，以为标识。

申初回寓，复同刘辅臣街游。步至巴鲁街，见大礼拜堂内男女老幼跪而默诵者十数人。旁立一少妇，怀抱婴孩，系本日所生者。甫生未逾一日，即抱出户，风气之不同，于此可见。妇旁一童，着乌衣，举烛长逾四尺。中立神甫，年近三旬，与之看经解义；后将圣水涂于儿头，以棉拭之。拭毕登记于簿，少妇深谢而去。此初生入教之礼

也。

晚，见马步兵解送被胁之“红头”万馀人上火轮车，皆流于阿斐利加<sup>①</sup>。其余党恶作乱者，皆黑布蒙头，以枪毙之。闻“红头”不独法国武

黑布蒙头  
执行枪毙

官，间有他国人乘乱随入者。

十三日壬申，晴。午后，哥士奇与德威理亚来拜，皆坐谈极久始去。又，热夫类投刺来拜。

酉刻，见步兵二行，手执刀枪，防护叛勇六百，由楼下经过。五人一排，携手同行，并未加以縲继。叛勇经过之处，土人皆高声贺采，不解所贺何人。

十四日癸酉，晴。早，有一男二女来寓拆洗茵褥。其拆时，将褥中羊毛倒出，以く字形之铁刷将毛刷顺。待褥皮洗后，铺叙羊毛，挂于架上缝之，~~其厚皆盈尺。每~~拆洗一次，工值计银三银〔钱〕九分。

申正，又过被获叛勇一千四百人。~~近日巴里虽平，而~~昨夜有更夫被杀者六人。将军马克谋~~因而出示，每晚至~~十一点钟铺门皆闭，违者治罪。官兵有留铺内者亦然。

十五日甲戌，晴。见本巷铺中有绸，幅不甚宽而极厚，色则两面一蓝一红，不知若何组织也。

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馀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夫乡勇之

<sup>①</sup>阿斐利加，非洲。

女战士之  
英勇不屈

叛，由于德法已和。盖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则穷无所归，衣食何赖？因之挺〔铤〕而走险，弄兵演〔潢〕池。故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讯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昨由会堂审断，其女中之主谋者以枪毙之，余皆发往牛戛列丹呢岛<sup>①</sup>充军赎罪。按是岛在赤道南二十度，澳大利亚西〔东〕十六度，距法国西南二百馀度，地甚褊小，周约五六百里。天气虽然炎燥，土脉尚属膏腴。

十六日乙亥，终日忽雨忽晴，微风凉爽如秋。午初，随星使乘车北行，迤东三十九里抵巴里。路过贤路义大桥，见其断处接以木板，厚皆盈尺，长六七丈。桥之东，楼房百区，鲜有存者。入巴里之西南班都门，路皆拆毁。叛勇在各巷口多筑土石墙、几案墙。又有木筐墙，系以荆柳编筐，内盛零碎什物，堆累成台；炮子虽入，含而不出。行十馀里，至丹田街租寓一观。

巴黎街垒

申初，复乘车少游，见王宫左鄙一带，空墙矗立，红焰犹存。宫后埃及石柱下之铁阑，曲弯折毁，其四角石台亦被轰坏。宫旁立伍力街之市廛楼房长约里许者，率皆焚

<sup>①</sup>牛戛列丹呢岛：新喀里多尼亚岛。

毁，乱石堆积如山。腊佩巷前，万洞坊之铭胜铜柱，被炮击碎，铜块纷飞。马达兰礼拜堂前罗雅弄之铺户，焚毁无一存者。凯歌路北之石牌楼，被炮子穿成巨孔。有叛勇所掘之河，筑以石壁，将浸水之毡布覆于其上，以御枪炮。瓦砾遍城，可怜焦土。

王宫左右  
红焰犹存

酉正回寓。闻是日卫洒雨雹如豆。

晚，又解过“叛勇”二千五百余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可知天下风气，大抵相同。又，是日男女入巴里城，可以免持凭据。

十七日丙子，晴。见法国木器，雕刻极细。唯桌凳柜椅所雕花木，率多粗大，并喜雕赤身之男女，不知何所取意。午后街游，遇前次同船之法商福业，对语片时而去。入夜阴，冷。

十八日丁丑，阴雨，凉。未初，同高引之、薄郎乘车往巴里拜费亚柏，未遇。旋至丹田街看视租寓。原立对票<sup>①</sup>租定两月，自西历三月十八日（华正月二十八日）起，至五月十八日（华三月二十九日）止；如不用时，当于十五日前计之，为华三月中旬，预为给信。而租期满时，正值叛勇作乱，消息不通。现因信迟给一日〔月〕，房主义议罚，应另给两月房租。前两月房租一千一百七十两，已经费亚柏代给。当告以前定之两月，欲使未住，而房租已付，无须更改。所以未能

延误租约  
房主义议罚

<sup>①</sup>对票：合同。

致信者，实因遇乱阻格，并非爽约逾期，无从议罚，当于今日起另租两月。伊不允，再三与之辩驳，乃允由五日前另租两月，自西历六月初一日（华四月十四日）起，至八月初一日（华六月十五日）止。如不用时，改于十日前给信。伊又言：“司阍每月工值银六两五钱，已付一月；虽未住房，应给两月。”正争执间，费亚柏至，斥其无理，乃止。可见信义交易之说，未可概论。因另立租据二纸，令其即日修理，以便迁移。

戌正回寓。入夜微风，晴，暖。

十九日戊寅，晴，凉，未刻阴。近日，樱桃、地槿、玫瑰、葵花，万紫千红，触处皆是。

气象轩昂  
的女俘虏

未正，由楼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妇女有百馀名，虽被赭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后又于楼下经过由巴里搜获叛勇四十馀名。

申初，往拜医官光贝，见其妻女。伊令观骨节脏腑等图，与真毕肖。回寓后，又见解去步兵七百馀名，背负衣食，手无器械。询之，始知为干犯军律者。

晚，接法外部讣云：“巴里大牧师达卜瓦<sup>①</sup>，昨为叛勇所戕。现定于翌午在巴里城内那欧他达木礼拜堂<sup>②</sup>内诵经出殡，恳请光临往吊，以慰其忠，以彰其德。”

<sup>①</sup>大牧师达卜瓦：大主教达尔布瓦。  
母院。

<sup>②</sup>那欧他达木礼拜堂：巴黎圣母院。

二十日己卯，细雨。辰初，随星使乘车北行抵巴里，过石桥至思安江心大岛之菊圃巷，入那欧他达木礼拜堂。堂高十数丈，宽十丈，深二十馀丈，白石建造，中立天主十字。对面楼顶，设大小风琴各一，四壁挂以黑布，上缝白布十字。椅皆罩以黑布。楼上女子数百。楼下前三面坐各国公使、民会百官暨土户绅民等万馀人。凡民会中者，皆胸挂小法旗。堂中设假木棺三，覆以黑帛，四角燃烛。右边木阑内有教徒二十馀人，鼓琴拉笳，朗诵其经，声韵清亮，如聆梵音。后则神甫拈香诵经，未正始毕。

大主教的丧礼

登车东行四五里，至王宫旁立伍力街路武店早餐。楼高五层，装饰华美，广厦可容千人，上下仆婢二百六、七十名，在法京旅舍中可以首屈一指。申正雨止，仍阴冷。酉初一刻饭毕，回寓。入夜大雨倾盆。

二十一日庚辰，大雨，未初雨止。有医官光贝率其妻女并其友、将军巴钩蕾之二女来拜。晚餐后，往伊家谢步，见其妻左氏，其女萝阿及巴将军之女柯蕾、旭森等，坐谈。令彝以华字还音写各人之名，写毕告之。惟萝阿以洋笔描写，笔画无讹。

二十二日辛巳，阴。午后，随星使乘车往巴里观租寓，修理齐整，焕然一新。惟中层玻璃窗为炮子打碎，尚未补换。申初回寓，路经赛武村，房屋鄙陋，街道狭窄。村外横有铁桥，甚高，上有火轮车道，下作月门，以便车马往来也。由赛武至卫

修理租寓  
焕然一新



洒，一带田畴遍植油菜。土人食其叶，以其子作油，即名曰香油，色白味淡。

二十三日壬午，镇日阴晴不定，风雨交加。见由巴里各炮台运来铜铁炮约万馀门，排列宫前，四面有兵往来举枪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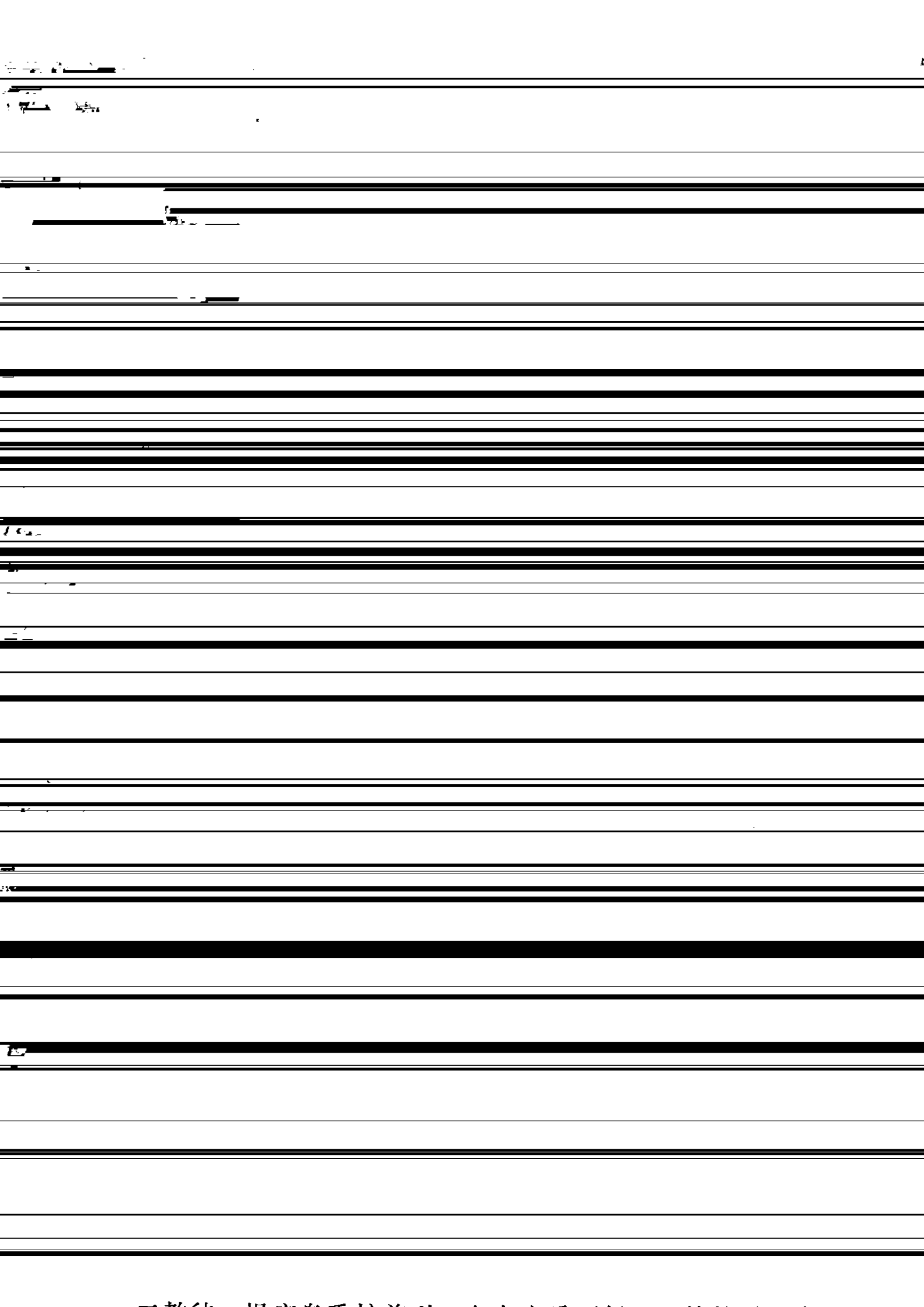
晚在园内闲步，见楼下左右院内，缘墙立有果架，果名“葛娄赛”<sup>①</sup>，花似丁香，叶如葡萄，果如樱桃，先绿而后白，再黄而后红，其味极酸。每果内含四子，皮外细纹十行，有椭圆式者。入夜，束装。

二十四日癸未，阴。闻每年六月中旬，彼教有巡行瞻礼一说(法名“普娄色奚汤”)，主教多人，装扮游街。是日为西历六月十一日，又为礼拜之期。早，闻各礼拜堂内钟鸣阵阵，断续悠扬。市廛关闭，门悬大片白布，上插鲜花朵朵。辰正，由大礼拜堂内先出小儿男女数百，列为两行。男童着乌衣，免冠捧经，亦有左臂挂白绸一条，长约六寸者。女孩着白衣，头顶白花绿叶圈，手举小书。逾十岁者，着白衣白鞋，如泰西之新娘。主教神甫行于正中。左右小孩，有举方旗作巾字形者，或蓝或白，或粘字，或绘画，皆古时掌故。又有幼女数十，着白帽蓝衣，或藕色衣，皆将出家而作贞女<sup>②</sup>者。后则神甫、贞女随行。男服乌衣黑帽，女着黑髻白

主教巡行

①葛娄赛：醋栗。

②贞女：修女。



十馀里，过邦麻晒街至比斯的坊。有一大铜柱，极其坚固，叛勇欲毁不得，只被枪炮洞穿数十孔而已。去此回至万牲园，园门锁闭。复北行数里，往拜德威理亚未遇。酉初回寓。

记：西俗，人家之不用仆婢者，有不自炊火，而男女早晚餐于饭店，并拖儿挈女以往，谓从俭之一道云。

二十七日丙戌，晴，热。未初王承荣、德威理亚同其

福建船厂  
派人来法

母来拜，坐谈极久。又，军功蓝翎提举衔、广东尽先州判王斌，字芝友，福州人；候选从九品李镛，字辅廷，苏州人，同来拜。二人皆随福建船政监督法人德克碑公干者。入夜微风，凉。

记：西俗，每日自晨至夕，男女往来，联袂褰裳，不绝于道。两人相遇，男子以脱帽为礼，亦有但举右手向耳际一扬而不脱帽者，大率偶然简略之意。至若互相握手，则较为亲近。妇女亦然，惟不脱帽不举手，间有答以鞠躬为礼者。又，不论男女老幼之双眸短视者，皆公然高悬眼镜，街行遇人，不有摘去之礼。

二十八日丁亥，晴。午正，随星使行车往拜英、美二国公使。未刻，阴云密布，同俞惕庵乘车，行十馀里，过思安江，往拜德威理亚，见其母。又遇范若瑟在彼，对谈片时辞去。至王承荣铺中少憩。又往罗马巷答拜席拉。回

魔术

寓后，大雨倾盆，雷电交作。戌初雨止，又随星使乘车行五六里，至意达廉大街，看变戏法者。其人名科来倭蛮，所变多与前同。

惟后在座中借手巾戒指各一，拴于一处。旁取红酒一瓶，自饮一杯，后将手巾放于瓶内，自染鲜红。乃将旁一小木匣取与众看，匣则妥封；割线开锁，启匣内又套四匣；及启至第五匣内取出，则手巾与戒指并皆未染，奇甚。又出一大纸匣，长三尺，宽二尺，厚约二寸，启而视之，出油画三张；次出炮子二个，白水一釜，活鸽四个，高冠二顶，鲜花一盆；末出一笼，高盈尺，内二黄雀跃鸣，奇甚趣甚。

二十九日戊子，阴。午正，同高引之乘车往拜王子显。谈次，忽来一澳门人，年十九岁，着洋服，通法语，华言已忘，姓名不复记忆，自云来此已五年矣。

有一华裔  
已忘华言

去此，在马达兰礼拜堂旁花市买玫瑰芍药八盆，雇土人舁送，已给力银二方，不意伊至公馆又索二方，途次遇彝又索，责之始去。诛求无厌，何地不然。甚矣，信义之难也。申刻复雨，通宵达旦。

三十日己丑，阴雨。未初，有花翎提督衔、权授浙江总兵官、船政监督德克碑，偕李镛来拜。又，英、美二国公使来答拜。申正雨止。酉初，随星使乘车往代萨赛麦界坊之拉该戴园中观剧。坐有男女二千余人，其所演之日月山水、花树楼船，时时变化。又幼女跳舞者六十余人，皆着短翠裙，袒胸赤臂。又有假黄雀二十余人，火鸡、鸚鵡各十余人，黄白猫大六七尺者六只，皆跳跃鼓翅，其声与真无异。又小儿作黄雀半出卵皮者四五，摇首顾望，喔喔求食，

巴黎仍有宵禁

趣甚。亥正一刻回寓，仍阴。是时功令，每日子初禁其街游，故戏园皆改于戌初起、亥正止。

## 五月

初一日庚寅，阴晴各半。时而细雨纷纷，时而红日曛曛。酉初，有前任法国水师副将德尔卫招饮于伊戚家。即时随星使乘车南行十馀里，至杜韦巷第三十三号，伊已拱候，导入见其姨母弟妹暨戚友三人。饭毕，又来男女老幼六七人，亦皆伊之亲串。少坐，有鼓琴者，歌曲者，极其欢畅。因伊曾在天津有倾盖之识，故特治此筵以伸其意也。

初二日辛卯，阴雨。午正，星使令持中外名片乘车答拜德克碑于廐北巷第五号，未遇。回寓后，雨止，复同高引之往观玻璃局。楼房二层，周四五里。其玻璃器皿，皎如水晶，盘碗盅盒，筒罐瓶碟，罔不毕具。瓶有高九尺，周六七尺，厚三四寸者；有假花瓷者；有冰纹五彩者，罗列满楼。四壁大扇玻璃，使人一望无际。楼下筐笼堆积无数。帐房四处，卖货三十馀人，皆耳掖铅笔，手持纸片，所卖何物，逐件记清。卖毕，同至帐房，一处送片，一处口报，开清节略，送于隔壁画押钤印，另有他处照单收钱。又每屋三人，登记所存何物，何日卖去何物，物旁标识此物何人买去，钱曾收否。如是每月算结，毫无舛错。酉正回寓。入夜晴。

玻璃局

初三日壬辰，早晴，巳初阴。申正，随星使乘车出马

业门，至柏路旺园，见景致大异于前。水涸山崩，楼焚垣圯，树木多锯凿痕，荒草平原，凄然满目。回寓后，有法人郑延来拜，坐谈间，言：“久闻贵国人民呼泰西人曰‘桂子’<sup>①</sup>，不知何所云然，方祈明示。”对曰：“夫华人呼西人曰‘桂子’者，实非‘桂子’，乃‘龟兹’也。盖二千馀年前，中国当汉朝时，使者由西方‘龟兹’国取得葡萄种，是中国葡萄来自‘龟兹’，故华人咸知‘龟兹’之名，然未知其服饰如何，当时该使亦未言其所见所闻。迨三四十年前，西人初到中华，国人不知何为英、法、德、瑞、美、丹、和、日等，惟忆古传云，‘西方有国曰龟兹’，故以是名呼之，是为华人呼西人曰‘龟兹’者之来由。然‘龟兹’二字，实音‘秋慈’。奈平人不知，以讹传讹，故至今人民咸记字之本音，呼曰‘归滋’也。若谓何以不呼俄罗斯曰‘龟兹’？盖自清初以来，俄人来华皆改华装，故华人惟知有‘俄罗斯’之名，而不知其异装异服也。俄人来华不易本服，与各西国同，华人又未尝不以‘龟兹’呼之。因泰西各国衣服相貌无甚分别，无异华人之来泰西者，西人见之，间有以‘日本’呼之。盖惟闻东方有中华、日本之名，而未尝明辨其服色也。是西人见华人之呼以‘日本’，与华人见西人之呼以‘龟兹’之义同也。若又谓于今数十年来，人

鬼子—桂  
子—龟兹

呼华人  
曰日本

<sup>①</sup>“桂子”：当时中国有人叫西洋人为“鬼子”，这里作者故意用谐音称作“桂子”、“龟兹”。

民既知有英、法、德、俄之分，何不改‘龟兹’而以本名呼之？是又与西人之不改呼华人之义同也。按彼此立约通商数十年来，西人既知中国曰大清，曰中华，何仍以‘斋那’、‘吉那’、‘什音’、‘芝那’、‘吉塔’等名呼之？且中国自古迄今四千馀年，从无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法人闻之默然，鞠躬辞去。

被毀的旺  
多姆圓柱

初四日癸巳，终日阴晴不定。未初，随星使乘车至厥北巷拜德克碑未遇。途次，见万洞坊之铭胜柱<sup>①</sup>已被叛勇打坏。所有烂铜，皆以车载去重修。是柱系其先王拿破仑第一战胜他国，将所获之铜炮改铸者也，高九丈，周四丈，上下雕刻各国旗帜炮位，甚为精巧。不意败坏至此，有不令人生感耶？其余被焚之石土灰烬，皆扫除清理，以待重修。闻现募匠役已有五万馀人，大兴土木，剋日完工，自必焕然一新也。

初五日甲午，晴。午后，随星使乘车行六七里，拜俄国公使未遇。复行十四五里，至城内东北隅之述梦山。花树葱茏，亭台点缀，二山连以铁桥，绕以小河，中立石柱，颇觉可观。盘桓良久，采艾而归，以应端阳令节也。申初回寓，知德克碑同李镛来访。晚餐邀德尔卫、德威理亚小酌，得食樱桃、地榘、李杏、甜瓜，味皆甘美，宾主尽欢，可谓不负此重五矣。酉正阴，入夜大雨。

<sup>①</sup>万洞坊之铭胜柱：旺多姆纪念柱。

初六日乙未，早，细雨濛濛。未初，哥士奇来拜，坐谈极久。申刻雨止。随星使乘车过思安江，行九里许，至园名曰“陆森柏尔”者，周约七八里，花树小河，极其幽雅。正中石楼一所，原为画阁，内存油画数百，现改绅会堂。楼左方池，中涌小泉，后有石冈，下卧一男一女，抱腰接吻。上立一人，赤身背负牛皮，重眉长须，以目怒视。式虽不雅，而雕工亦颇细巧。

初七日丙申，早晴，申正阴。此时巴里城内扼要之地，繁华之区，一律修饰整洁。

大索“红头”馮党

至凯歌路左右之小戏场，法名“加非商当”，译“商当”者，歌也，加非馆兼歌曲也，现皆开演。及小儿之竹马秋千，亦多设列者。唯近日仍大索“红头”馮党。

闻法兵被俘者，共四十馀万。自与德定约后，陆续解回一半。现定每日送回三千五百，仍须两月之久，始得全归。

初八日丁酉，阴，凉。未初，随星使乘车东行二十馀里，出万三门，过贤门岱圉。树皆锯去，一望无际。又一炮台与火药局，“红头”曾聚于此，四围墙头铺有沙石口袋，高约数尺，以御枪炮。后至万仙林，花树可观。中一小湖，湖心二岛，接以小桥。花有凤仙、茉莉、菱角、菖蒲、刺梅、地椹、榛、樱、杏、栗，树有杨柳、榆、槐、松柏、檀、橡。岛之大者设有酒肆，登楼饮舍利、加非，开窗眺望，河水清澄，游人观览，花鸟怡情。饮毕登车，走万仙街，道路极宽，而楼房稍鄙。至十字街名托仑坊，中立二



叛勇曾踞  
之兵营

石柱，高二丈馀，柱顶各立一人，皆古时名士遗像。过此即前贤安敦弄，有兵房一所，极大，楼高四层，叛勇曾经栖止，故被炮子打坏数间。酉初回寓，知有俄国公使及费亚伯来拜。

初九日戊戌，晴，冷。闻法国兵燹后，饷需支绌。民会议定于明日由户部向民间并邻商称贷，以八十二方为一百，每一百一年缴利五方。

晚，同俞惕庵、庆霭堂随星使步至凯歌路，见灯烛辉煌，游人如织。入“加非商当”，登楼吃加非，饮高酿，听歌曲。男女数名，装饰华丽。有幼孩年甫六七岁，跳舞拍唱，盘架登高，灵巧之至。

初十日己亥，晴，冷。因户部<sup>①</sup>被叛勇焚毁，现改凯歌路之大玻璃集画阁<sup>②</sup>为户部。当时门首横一白布匾，上书“公助国利”四字。外立男女数百，皆送钱者。酉正，同俞惕庵邀王子显晚酌，子初始去。

重修衙署  
加收税银

闻法国各省地租，每亩值十方者，一年纳三方。至于房税，巴里城内外每间值六百方者，一年纳税五方；值一千二百方者，一年纳税九方。铺户亦然。又有货税，如卖茶叶者，一年纳税五十方，先由海关收进口税，再于各铺取出售税也，其重可知矣。且人家陈设器皿，无论贫富，值一千方者，一

①户部：财政部。

②集画阁：美术馆。

年纳税三十方。近因重修宫殿衙署，又将货物重加税银，以敷经费。

街市有洒扫兵，每年按户给兵十八方，计二方半扫地一丈，愿自扫者听之。一日不扫，则官有罚；初犯五方，再次十方。此役每名每年得官银八百方，合银一百零四两。

闻法官欲贷二百万万万方，是日竟得五百万万万方。中有巨商罗柴者，一人欲得百二十五张票，每票八十方，共合一万方。按官借数，则为一万二千五百方，数年偿清，计利必多得数千方也。若数日后票价增长，则每张可多卖五方或十方；倘皆卖去，则可赚六百二十五方，或一千二百五十方。如是，虽官项迟偿，亦于己无碍矣。

又，明年官中摇骰二次，摇出何人，先还何人。是数月内即可获利二十五方。

发行公债

夫法国之贷银，原为赔偿德饷。一日不完，留兵不退，薪水皆法国供给，每日须方万万。且所在之地租房税，皆为德取，故国家因所耗甚多，始出息而贷款也。虽然，其兵额仍前不减。前营共三十六万，后营共九十万。论者谓军务既松，兵额可减，以节国用，而法邦尚如是举动，意者防出他故，抑或别有深意在也。

晚，接法外部函，请后日未刻在柏路旺园赛马厂看大阅。

十一日庚子，晴。得食甜瓜，形似倭瓜，皮青白，肉红子大，味如黔省之醉瓜。又食肥果，味亦颇甘。果生小树，叶不甚大，状如梨，黑紫如茄而香，内含密子，粒粒

相连。

记：法京街市有老妪，以推挽之车，贩卖菜蔬及干鲜果者。车乃双轮，放平即可以当几案，方便之极。

梯也尔  
阅兵

十二日辛丑，晴。未正，随星使乘双马车行十八九里，入柏路旺园赛马厂，一路车马拥挤，几无隙地。其被邀之人，皆有凭票。台之上下，共坐二万馀人。中坐统领遄耳暨各部院会堂大僚，次则各国公使。台前横有铁阑，各将弁群立中央，皆银盔红靠，黑裤乌纓。遥望马步队，甲冑射目，旌旗蔽空。入座未久，忽闻放炮数声，前后马步，共过六万，号称十万，每队三千。俟兵过，帅则归立于中。每队后有炮三十门，骡驮十馀，箱车八辆，皆为载受伤兵将者，末有军器车十辆。三千大阅后，帅与各将齐立台前，举刀向鼻以行礼，众皆击掌称贺，亦有免冠者。是日鼓乐喧天，声如雷电，亦奋武扬威之意也。酉正回寓，沿途男女观者如堵。

十三日壬寅，晴。星使复与庆霭堂聘一教习，姓费名隆，年逾五旬，法国名宿也。每日来此一点钟，教以文法、地理，每一礼拜，馆穀二两六钱。

又有合众国人卢地者来拜，其人能八国语言，如英、法、印度、日耳曼、日斯巴尼亚、俄罗斯、意大里以及中国。其华言，能说，不甚了了。现为巴里义学之助教，年甫三旬，须发皆白，言语温恭，气象严整，亦合众国之一才士也。坐谈少刻，辞去。

当日凯歌路之马戏园开。戌初，乃随星使步去。所演

多与前同。有二人顶斗大人头，着黑衣长丈许，如囊而无袖。出时不过盈尺，忽而高起逾丈，渐高渐低；忽而相连作T字形，只留二腿；忽而翻滚，似鱼浮水。又一人带四大犬坐于椅上，后出三犬，步行如人，一高二尺，一尺半，一一尺，各着巾帽。其小者，跳越玩耍，与真孩无异。令二尺高者以左爪牵一小黑犬，宛如西妇。又令四大犬一小白犬跳椅，由一至六，在上——跳过，自下穿回，往来数次。随后穿圈越纸饼，与幼女跑马同，圈饼各周二尺。又二小丑，着靠身肉色衣，以粉涂面，顶立红毛，先吹哨作火轮车声，后则二人彼此以手持脚成圈，滚行于地极快。末一人一马，人马对立，以目怒视，继而人向马放手枪，马则作受伤状，曲身跛蹄，趣甚。至秋千蹴鞠等戏，多与中土同。

马戏园  
开场

十四日癸卯，晴。申初，随星使乘车出城，往柏路旺园一游。先至牲灵园，园门未开，主人延入引看各处。知新奇之鸟兽鱼虫多运往毕利时<sup>①</sup>等国，只有羊、牛、大鹿、野驴、骆驼、孔雀、鸽、鸭、家鸡、锦鸡、雉鸡、金鸡等。花木房屋大半毁坏，惟养鱼玻璃池完好无恙。通园受炮子洞穿者二千五百馀处。道路崎岖，葬人山积，有瘞于深濠者，有垒成土阜者。因屡遭火燹，杀伤相仍，故到处烟痕火迹，为之惨然。去

尸如山积

<sup>①</sup>毕利时：比利时。

此，入柏路旺园，曲径崇岩，层楼复阁，近日修理，轮奂一新。

十五日甲辰，晴；申初，阴雷一阵。前在卫洒王宫园内，曾捉蟋蟀二尾置于盆内。今由土中出小子六七十，先白后黑，长皆二三分，物化之感有如此。

又见卖有各种鲜花。一、叶如桃花，如绣球，其色三变，先白继黄，末红艳而香，高者二尺。一、叶如竹，花如金菊，瓣密微香。一、叶如百合，花似丁香，色蓝而密。一、叶似秋葵，花如牡丹，色淡而味浓。四花其名未详。馀有佛茄、夹竹桃等。又，玉簪花极高，花叠成楼，嫩叶清姿，香气触鼻。入夜，微风晴爽，皓月当空。

万牲园毁  
坏甚多

十六日乙巳，晴。午后，随星使乘车过思安江至万牲园，见禽兽花木失去者少，惟毁坏之处甚多。骨楼下新建木房三行，以便官兵栖止。登土冈，见一古松，高数丈，粗六围，枝张如伞，旁挂一牌，云“千岁松”。冈顶一铁亭，高丈馀。路之左密栽短树，路之右立铁阑，阑外亦植短树。周行数百步，亭在目前，无门可入，须再环绕数匝方至。盖此路故作曲弯，不知者自然费步也。申正回寓。酉初一刻，阴而细雨。

十七日丙午，镇日阴雨数次，凉风飒飒如秋。见对户小园，周约二里，绕以铁阑，高五尺，盛栽花卉，密列铁椅。中一乐亭甚高，上坐乐工三十馀人，箫笛之声，悠然可听。后一酒房，卖加非、舍利、糕饼小食。每日自戌初起至子正止，忽而鼓乐，忽而歌曲，灯烛辉煌，其门如市。

入者每人二方，合银二钱六分零。非男女携手同入，则屏而不纳。

十八日丁未，阴晴各半，时而细雨霏霏。未初，哥士奇来拜。申初，随星使乘车行数里，至廉活丹街孟叟园。山水花木如前，惟多被兵勇踏坏。去此出城，入柏路旺园。绕行十馀里，花香鸟语，颇可怡情。后在瀑布旁之酒肆少憩，游者如云。见一少女，白冠白裳，询悉新嫁娘也，伊旋登双马车驰去。又步至风磨房一观，铁轮关键，亦皆损坏。酉正回寓。是日蒙星使给王竹轩、张云波、刘辅臣诸位延一法文教习，姓博名丹，年近三旬，教以初学之法，每日教一点钟，馆穀五方。

花木多被  
兵勇踏坏

十九日戊申，晴。记：外国各大官，苟他人有要务相商，须前期一二日咨请，是日始得面晤。即小事亦必于一二时前告之方可，否则推以戚友坚邀固请。如是，不免私重于公也。戌初，王子显约饮。同坐有俞惕庵、王芝友、李辅廷暨二洋人，名字未详，痛饮畅谈，甚为欢洽，亥正回。

又，巴里市肆繁盛之区，皆无贴挂招帖之地。故在大道之两旁专设高亭，其式或方或圆，高约八尺，左右相间，各距一箭之地。或造以铁，或砌以砖，周围贴满。日间既便观睹，夜则燃煤气灯于亭顶之四面，更觉清楚，而历历可指焉。

二十日己酉，晴，暖。晚，随星使乘车至王宫左巴蕾

### 古董市场

洛亚市，法言“御前古董市”也。周围百数十间，每间玉石金银罗列四壁，中设酒肆，高朋满座，男女如云。见一铺中，挂有红白金链，共三十二环，红环十八，白环十四，大如黄豆，粗各二三分，上一黄金钩，共重九钱八分，价值十三两。按洋名白金曰“布拉的纳”。

二十一日庚戌，晴，暖。辰刻，忽闻震动之声，其猛如鼓。开窗视之，知星使纪纲刘成由第三层楼上失足落地，口耳出血，面色灰黄。俞惕庵以内科不精，乃急请洋医调治。据云难以奏效，遂抬入车棚，停以小床，盖以绿毡。后有本地土官来验，言其已死，乃去。

午正，德威理亚请游“方坦布娄”，法言“甜水瀑布”也。即时，彝随星使乘车行十四五里，至马萨大街吕阳火车客厅，少坐，登车即开。南行稍东百二十六里，一路田畴交错，碧绿盈眸，停车十一次。所经村镇，间有被兵勇蹂躏者。申初到，乘双马车行六七里，至拿破仑第三坊屯囤店。楼高三层，尚属洁净。前对古王宫，左右后三面村房，整齐清雅。

### 路易七世 所建古宫

内少坐，即步入王宫一游。此宫系法之先王路义第七<sup>①</sup>建造（在七百年前，南宋孝宗之世，至明嘉靖年间），又经番西第一<sup>②</sup>改

①路义第七：路易七世。

②番西第一：法西一世。

式重修，韩立第四<sup>①</sup>复增殿宇，共费法方二百五十万，合银三十二万五千馀两。拿破仑第一修理，又用六百万方，合银七十八万两。四十年前，陆义斐里改造，所费尤为不貲。法史内载此宫掌故颇多，如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其先王路义第十三降生于此。又路义第十五之子于此受毒。奥的利亚君主马廉达乃曾住于此，后被民弑。一千六百八十六年（即康熙二十五年），国君始许耶稣教人入法，在此画诺。又老臣柯安等卒于此。一千八百一十六年（即嘉庆二十年），囚罗马教皇于此。又拘日斯巴尼亚王察立斯第四<sup>②</sup>于此二十四日。又瑞典君主克力斯尖<sup>③</sup>被大臣困留于此。又数十年前，拿破仑第一出其妃周福音<sup>④</sup>于此，因不生子也；又因被英国获去，在此辞位。是宫不高，二三层而已，其式甚古，其工甚坚。地式前后，形如风字。

拿破仑前妻居于此

由旁门而入，有一屋高大，左横丝网，右壁横书洋字数目。中立三人，以皮板打皮球。球大如橘，往来用力极大，亦系赌具，不知作何胜负。

去此入大书房，深百七十三步，阔十六步，梁柱皆五彩花石。四壁柜橱，存书万卷。中设一大地球，周约四围，山川地势，以及郡国城村，描写甚清。左壁悬一表，洋名“邹地亚”，圆周六尺，正中画日，外四地球，远近不等，

①韩立第四：亨利四世。 ②察立斯第四：查理四世。 ③克力斯尖：克利斯丁。 ④周福音：约瑟芬。



分春夏秋冬。圈外比天，中为日道，内含十二星，俱象形，如狮、蟹、孖、牛、羚羊、双鱼、倒水人、牛身鱼尾羊角兽、马身人首射箭兽、蝎子、天秤、仙女等名。顺数，则倒水人<sup>①</sup>主正二月，双鱼主二三月，羚羊主三四月，牛主四五月，孖主五六月，蟹主六七月，狮主七八月，仙女主八九月，天秤主九十月，蝎主十冬月，马身人首射箭兽主冬腊月，牛身鱼尾羊角兽主腊正月。逆数则狮主正二月，陆续至蟹主腊正月。据土人言，此十二星，并主年岁。现为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属马身人首射箭兽。

汉阳铸造  
的铁亭

后周行房屋数百间，极其整齐洁净。其陈设古玩，率多收去。末入一屋，外立一铁造聚宝新亭，油画五彩，高约八尺，周二围，后凿字数行云：

若揭日月，昭然运行。穷神阐化，永世作程。

长春化馆，永保周亨。

汉阳叶嘉会坊敬造，时为咸丰七年六月朔日。

屋内四壁，罗列中土漆物古董甚多。棚顶粘有三画，长皆丈许，宽各六七尺，上绣十八罗汉、四大金刚，工极精巧。旁有小金字一行，云“乾隆某年制”。

宫后有一大院，原名曰“白马”，现改曰“栽极艳”。门前横白玉石阑，下一小湖，湖心一亭。凭阑下望，鲤鱼千

---

<sup>①</sup>倒水人：今称宝瓶(座)。以下依次为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等星座，即所谓黄道十二宫。

百成群，依藻冲萍，往来游泳。旁二布帐，出售面包，以之掷水，则群鱼骤至而争啖也。去此，下石阶，入大院，复绕行里许，树林阴翳，清雅宜人。

回寓晚餐后少坐，又乘马车行二十馀里，入一大林，广可四万亩，周约百九十馀里。

天下第一丛林

一路树木丛杂，蔽日凌云，巨石峻嶒，奇形怪状，可谓天下第一丛林也。道途平坦，修治整齐，其冲衢有十义者，亦有八义者。又见一古王所建之白石柱，高约二丈。末至一处，名曰“神仙湖”，周仅十尺，询知山上泉之所注也。亥初回寓。

二十二日辛亥，晴。早起小食后，即步入王宫后之“美然”园。红明绿暗，蜂蝶引人。中一白石女像，赤身围帛一幅。又一铜人，以弓打马，气象沉雄。据土人云，为世间工之至美者。过此又有一园，中有丁字河，长十数里，水清无纹，鸥鳧来往，三五成群。见莺粟花高三四尺，金钱花朵大于钱。盘桓良久，忽闻鹤噪，声与华同。回寓早餐，得食鳊鱼，甚美。

后乘马车行十馀里，抵多弗朗沙大林，人迹疏绝。见一树高二丈许者，曾被雷击，落枝若许。土人即以他木造拐杖小匣等物于此出售，伪云大树所落之枝，游人买去，可作来此之证也。入一加非馆，茅屋几间，围以铁篱，野花妖艳，亦颇清幽。

雷击之木  
制纪念品

少坐登车，行十数里，未初一刻至火轮车客厅。未正登车，即开。行过一小山洞，长约四五里。一路急驱，只

停车三次，盖非旧路也。山清水秀，阡陌交通，颇可赏心娱目。申初抵巴里，换乘马车回寓。

闻昨经高引之率众殄刘成于漆柩，内包马口铁，葬于法邦义塚。酉初，阴云密布，入夜大雨滂沱。

记：西国药室，虽曰药铺，而无药材药料。惟见临窗玻璃大瓶，罗列井井，其色或红或绿，或蓝或黄，入夜燃灯，五彩耀目。盖各铺所售，皆造就之药丸、药水、药酒、药粉以及膏散，并无所谓饮片者。

城门仍在  
检查红头

二十三日壬子，大雨，凉。记：法京四面二十七门，城垣内以土堆高一丈，外以石砌高二丈，宽二丈，濠深一丈二三尺，宽丈馀。城门铁阑四扇，高八九尺，宽七八尺。每门守兵数名。凡人马入城，验而后放。盖原为查带私货，今则兼访“红头”馀党也。

二十四日癸丑，阴。未初，同俞惕庵往拜王芝友于拉孟巷第十八号，强留晚酌。酒则舍利、高酿，肴则自调华馔四五种，味皆鲜美。欢饮畅谈，杯盘狼籍。申正，谢别回寓。戌初又雨。

记：西国浴堂之制，亦不一式。大者分屋二三十间，每间设浴盆或一或二，式作椭圆，深约二尺，皆以石或以木为之。水由壁间龙咀中随意开取，一凉一热，多少自便。浴毕随将盆底木塞拔出，浊水自然泄去。价之至廉者，每人一方。备有热布手巾五块，加买胰皂。每块三、四、五铎不等。其极贵者，每人十方，预备一切，如香水胰皂等，

更于盆中铺大白布一块。虽云男女分室，而夫妻则可同浴。

二十五日甲寅，晴。午后，随星使乘车，过大石牌楼<sup>①</sup>，行二三里，出马业门，复直

凯旋门望  
埃及尖碑

行十馀里，一路楼房多被叛勇打坏。至得米石地方，有一石台，上建拿破仑第一石像，高二丈许，亦被叛勇打去。在此北望，直道中凹作弓形，遥见城中大石牌楼与王宫后之埃及石柱<sup>②</sup>，连作中字形。去此回行五六里，过大石桥，西行入宫院庄，房屋层层，园林处处。数十年前，系先王陆宜非里<sup>③</sup>私第，而今尽属于官中。有洲岛四面皆河，名曰“格朗日阿达”，松轩竹径，花木尤繁。原有酒肆乐亭，以便游人观赏，自被叛勇拆毁，来者惟有怅望而已。申初回寓。

二十六日乙卯，晴。午后，同俞惕庵街游，步至兰比都街之中大市。见铁房形如龛字，四壁与顶皆置长方玻璃，高约四丈，长逾二十丈，横可九十丈。内小屋行行，共数百间，有老幼妇女八九百名，出售禽兽鱼虫以及菜蔬果品，一切食物，无所不备。申初回寓。酉刻，王子显及王芝友来拜。

记：西国女子之嫁也，二十二岁以前，父母可以主之。逾此则不待父母之命，不须媒妁之言，但彼此说合，便可成双。惟法俗

婚姻自由

①大石牌楼：凯旋门。

②埃及石柱：(埃及) 吕克斯方尖碑。

③陆宜非里：路易·腓力普。

较他国稍严，乃不独财产须同，三代更当相等。如是，致有男子四五旬尚未娶者。然男女私交，不为例禁。因而奸生之子女最多，乃专设有收养之处，名之曰育婴堂。不惟养育，兼以教读。至十四岁，便可自食，或成一业，或作雇工，以及充当兵勇。未及十四岁之前，皆视奸生之父之力若何，每岁贴银若干，为之等差，违则奸妇即可控官追究。

同性恋

变童亦莫盛于法国。近十数年来，始经国家严禁。如查有二男一室而共榻者，例当监禁示罚。

二十七日丙辰，晴，暖。未正，哥士奇及德威理亚来拜。戌初，同俞惕庵随星使步入“加非商当”听曲，所演与前大同小异。惟一小丑带一白犬，令其坐立行走，着衣脱衣，戴冠免冠，无不如意。末以手枪击之，犬卧如死。其人在旁高呼，令其起，令其食，皆不理。惟末言事毕矣，犬则吠声大作，趋入后台，趣甚。是晚，坐于对台楼上酌酒，清风飒爽，轻透葛衣，凉生楼阁，暑气顿消。

二十八日丁巳，晴。见本地有种黑胰如胶，其力极大，专为漆器用者。

偷东西的喜鹊

申正，随星使乘车往柏路旺园游。道途花树，收拾整齐，密绿疏红，宛然入画。见林中一枝，并立二鹊，土人名为贼鸟。因其频盗银钱，藏于树孔，奇甚。行十馀里，车马往来，驰驱如市。

记：西俗，富贵人家，每日申酉之间，必乘车出游一

次。或走街衢，或入园圃，流水游龙，裙屐济济。中等人家，亦必男女三五成群，闲游于市，皆须联袂并行，不得参差前后。故朝朝午后，男女络绎不绝于途也。又定例，每日妇女必须街游。苟男子拦阻，妇女可以控官，乃判将该男监禁若干日，以昭儆戒云。

二十九日戊午，晴，热。申初，同王竹轩、张云波等乘火轮舟北行，过十五石桥，步入菊五叶巷，游万牲园。园尚未开，绕至贤贝那街，欲隔阑窥之。适有兵开栅引入，见木房收养受伤之男女叛勇有数百名，卧以木床，覆以棉褥。问及可看禽兽否？据云，受伤叛勇住动物园门皆关闭，容日再为邀看也。酉正回寓。

三十日己未，晴，热。记：外洋彩帛，除呢毡、羽毛、麻布外，其余绸缎纱绫，色皆不久必变，且多轻薄如纸。按，西俗不用他人用过之茶酒具，恐其褻渎。然名为谦和，实则不喜己粘他人之唇也。

晚餐后，日落风清，凉生气爽。乃同俞惕庵随星使乘车往柏路旺游。绕行十数里，入一小加非铺，四面玻璃，前后曲廊，几案不多，幽雅之至。前一小木桥，跨于水池，花树成林，芳草遍地。花有五彩蜀葵凤仙等，惟木莲高如桃杏，叶似橘橙，大朵白花，瓣甚肥厚，清香触鼻。坐饮少许，戌刻回寓。一路男女儿童之街游者，尚牵裳联袂，络绎不绝焉。

## 六 月

### 初见奶瓶

初一日庚申，晴，热。见泰西有乳壶者，造以树胶<sup>①</sup>；上一细项，连以假乳头。凡妇之无乳者，以之哺婴，随手运动，自能上下。又有连以玻璃罐者，俟小孩能坐时，盛牛羊乳放于其旁，饿则持起自哺。又有吸脓器，形如乳壶，口连一玻璃盅，作高字形，用时按扁树胶壶，放盅于疮口，脓自吸入，速而且净。

初二日辛酉，晴。见本地一种冰水，系造以葛娄赛果与地椹，味色如北京之山查汤。加非馆出售，每一小玻璃瓶加冰一块，价值银一钱六分三厘。橘汁每盅一钱二分。申正，随星使乘车往柏路旺游，后在加非馆中得一醉瓜，六人竟未食尽。回寓后，知日耳曼公会巴微里亚国<sup>②</sup>副使吕达来拜。

初三日壬戌，晴。巳正，星使令彝持片答拜吕达。未正，复随星使乘车往拜费亚柏，延入楼后小园少坐。花木不多，景尚幽雅。临行，星使赠彼团扇一柄。

### 爱国的宣传画

回寓见市售一种小画：几旁坐一少女，披衣散发，右手执笔，左手掩目，作悲惨状。怀坐者，地卧者小儿若许，顶上多有双翅女

<sup>①</sup>树胶：橡胶。

<sup>②</sup>日耳曼公会巴微里亚国：(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巴伐利亚。

神，飞空下视。前后立德官数员，持腕扶几，似强逼写字状。此土人有意而为者，女比法国，儿比法民。其状喻德国逼约讲和，庶民无法，幸有苍天保佑也。

初四日癸亥，晴。早，有土人持一造冰器与看。器以铁造，如月牙形，长约二尺，中横一铁筒，周逾尺半。欲造冰，则取下铁筒，盛以酸水暨物似硝盐者。后将小罐满以糖果水料，盖皮封妥，放于筒内，横于器上，左右摇之。一刻后，则大块冰出；罐中糖水，亦自凝成冰凌矣。

酉初，同俞惕庵随星使乘车往柏路旺游，至小加非馆少坐。命御者改行新路，虽无高山大树，而花卉芬芳，亦可引人入胜也。亥初回寓，凉。

初五日甲子，晴，尤凉于昨。闻洋女持扇，若旁人借看，回递时能示人之喜怒。如恭敬则持柄递面，不喜则持面递柄，惟横递则怒不可当也。

递扇子

初六日乙丑，晴。是日为礼拜之期，街市游人稠密。午正，有薄郎之兄薄兰来拜。又有前次相会之英人周安夫妇，令男仆同其女周嫣姝来，邀赴伊家小酌。亥刻，步行八九里，至马立色大街第九十四号。主人延入，坐有美国高恩夫妇、英国霍菲母女，共男女老幼廿余人，共桌而食。秉烛传杯，可称佳会。子正辞归。

初七日丙寅，阴晴倏变，忽雨忽风。戌初，随星使往看马戏，所演尚佳。按法京堆拨，木造似匣。有人作假熊，堆兵见之惧走，伏于匣上。熊将木匣撞倒，兵反扣熊于其



中。主人来寻与斗，兵匿而放熊出；熊怒未消，不识主人，乃尽力前奔，抱肩乱啮。兵趁势并扣主、熊于匣内，少刻开匣而主人没矣，只馀衣发，似被熊吞者，可谓奇幻之至矣。子正回寓。

铸币厂

初八日丁卯，阴，冷。未初，随星使往观铸钱局。见造有他国金银宝星，大小不一，形似洋圆。又有本国教中所用之金银牌，形如甬字，长六七分，宽四分，厚分馀。所造皆用转压机，大者长一丈，两首铜锤大约一围；小者长五六尺，两首锤大如瓜，转时只用二三人，而大者需八九人。其馀烧切银铜，与前次所看无异。所造之钱，多埃及与南阿美里加者。登楼看集钱之玻璃匣柜，所存之钱，增有二金钱，仿造中土制钱，面有“同治通宝”，背有

另先

二字，亦有中土之元宝大锭。看毕回寓。

记：外国钱皆国家鼓铸，犯例私造者有极刑。故钱无大小厚薄之分，更无“沙板”、“水上飘”之俗名。（稿本卷五终）

外交豁免

辛未年六月初九日戊辰，细雨阵阵。按：别国公使驻扎某国，其公署及所用仆役，本地人皆不能干预。倘有在外滋事，或贼盗藏

匿公署，则该处官员不能亲往缉捕，必先行文于公使，声明其事，恳其送出。俟覆文至，或刻即送出，或令其派人往捕，然后酌夺施行，皆彼此恭敬友谊之意也。又，各国使臣公署，每值彼此喜庆之事，皆挂国旗以伸贺之。若值彼此吊亡之期，则挂旗于杆之半，以示两存之意，似与挂剑绝弦之意同也。

未初一刻，哥士奇来拜，坐谈极久。申正，同俞惕庵随星使乘车，行数里过桥，至巴喇的牌松叶巷第又三十号大玻璃局一观。局名未详，楼房宽阔，玻璃器皿，大小不一。假水晶瓶高有丈馀、周二三围者，形如至字，或倒书高字，皆通体莹洁，彻底光明。又有以玻璃造成之假瓷、假石，色如翡翠玛瑙，与真逼肖，乍看无有能辨之者。又至第四十六号大瓷器店，所有花瓶盅碟，盘碗罐盒，描画丹青，多仿中土之式。又有以瓷造成之假古铜，其色黄碧，质轻于铜，而声之渊雅过之。其余如人物花卉，颜色鲜明，工亦精巧。

瓷器多仿  
中国式样

初十日己巳。阴。申正，随星使乘车走立伍力街，至宫旁巴蕾洛亚市。见各廛罗列货物，尤多于前，如钟表锡簪，枪刀书画，衣冠宝石，瓷铁玻璃等，巧夺天工，真假难辨。

晚，闻房后“马逼”园开，乃同众往瞻。其门首贴一帖云：“入者男纳三方，女纳一方。”入内，一天星斗，万盏灯光。当中跳舞亭，乐声大作，清妙可听。四壁花木，路径曲弯，真水假山，相映成趣。又迎门石墙，画树林一丛，中有大

路，光影似真。不知者在灯下远望，迢递有数十里之遥。当晚，妓女结群，轻盈绰约，宛如仙子临凡。而纨裤子弟之往来追随者，亦举国若狂也。入夜，晴，暖。

十一日庚午，晴。午后，同俞惕庵街游。步过凯歌路，转入莽殿巷，见一小铺出售男女装饰之物，如袜裤巾带、手套帽花、面罩领袖等。有白布形如护膝，缠有绒绳四根，长皆二三尺。问之，乃幼女之假乳也。因洋女以乳大腰细为美，然腰可束之使小，乳则不能纵之使大，故幼女假此以饰其观。而及笄之女，乃有制就藤具，形如匚字者，暗围腰间，衬以为美。

假乳房

十二日辛未，早晴，巳正阴，大雨倾盆。近日街市出售果蔬颇多，如桃杏橘榛，甜瓜地棍，菠菜白菜，黄瓜茄豆，无所不备。惟李有青黄红三色，味不甚甘。梨色青，外坚而内软。未正，雨止天晴。酉刻，步行十馀里，至立斯本巷第六十四号，拜高恩夫妇。其长女次女皆已于归，其次子卓志现回美国纽约邦义塾肄业。亥初回寓，知王子显来拜。

按，西国儿童，不拘男女，凡八岁不送入学者，议罚有例。故男女无论贫富，无不知书识字。而学堂之制亦善，有男学堂、女学堂、大学堂、小学堂，而各堂衣帽不一，其式如兵勇之号衣。成群结队而行，一望即知其为何堂者。

十三日壬申，晴。申初，同俞惕庵随星使乘车游柏路旺园。是日为礼拜之期，一路车马如云。将过小湖，而阴

云密布，大雨滂沱，游人皆兴尽而返矣。其男女步行者，因无处暂避，只得冒雨奔驰。甫入门而雨止，可谓虚此一游也。

十四日癸酉，晴。酉正，随星使乘车赴凯歌路。行数里，过埃及石柱，步入其居洛里王宫<sup>①</sup>后之菊罗篱园。所驻官兵昨始撤去，仍留数名荷戈严守。每日戌正闭门，观者无阻。临街左右高台，仍有木房两行，花木尚未修齐，池虽有水不见畅旺，树多有被锯而去者。宫之正门，阑以木板，禁止行人。其东北二面，红墙独立，一木无存。其西南二面，虽未被焚，而窗壁摧残，金玉皆为瓦砾矣。此宫建于西历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即明嘉靖四十二年），乃为其先王葛达林米特夏所创，地基不大，建造朴素。至其王汉里第四<sup>②</sup>，踵事增华，顿改旧迹。迨路宜第十四<sup>③</sup>，复加恢廓，蔚然大观，迄今三百余年，极其崇饰。殿深百丈，阔十一丈，高八丈。通身白石，晶莹耀目。其中层楼复阁，邃室蜂房，盘盘囷囷，矗不知几千万户。陈设华美，古董纷披。宫后即园，台沼陂池，林木花卉，天然布置，清景宜人。宫前设有总艺院，院名“鲁瓦”<sup>④</sup>，四面有门，崇宏靡丽，与宫并峙。王割宫之四分之一为禁地，守以兵卒。其他四分之三，则许人民游眺，此彝于同治

王宫损坏  
之状况

罗浮宫

①居洛里王宫：土伊勒里宫。 ②汉里第四：亨利四世。 ③路宜第十四：路易十四。 ④（院名）鲁瓦：罗浮宫。

丁卯年<sup>①</sup>在彼所闻见也。一旦遭此兵灾，比咸阳之一炬。凡物盛衰，各有其遇，至事过境迁，岂不增人歔歔感慨耶！

十五日甲戌，晴。闻近日对户之曲园，因天气酷热，听乐人多，议长座价，一人三方。不料连日阴雨，反减至一方。每夕灯烛辉煌，观者如堵矣。

记：西国男女固有聪明愚鲁之分，然咸以耻辱为重，终朝街市无有口角斗殴以及詈骂情事。倘被人欺侮，控官清理。其殴骂人者，虽情足理顺，亦必因逞凶滋事而受押受罚。又，座客谈天，不及秽物。苟有叙及粪秽等物者，群相骇异，或有避席而行，不顾而去者，乃以此人何至不堪若是。总之，师之于弟，不施夏楚；主之于仆，不加唾骂；男女拥挤，不喧哗，不出恶言；朋友往还，更无殴辱詈诟之情事焉。

讲礼貌

又记：左鄙比画阁之大玻璃房，高逾五丈，深四十八九丈，宽一百馀丈。

十六日乙亥，忽阴忽晴。午后，哥士奇来约往观官钞局。即时随星使同高引之乘车行六七里，至班魁巷。局颇高大。所印之票，用铜板铁架，法与印新闻纸同。板系先以铜刻阳文，再以树胶贴作阴文，后将树胶悬于电气水内，碎铜自然吸上，又成阳文。板虽数块，只须一模。又纸内含有阴文，板用铜丝者，造法未详。一切使用器件，咸造

<sup>①</sup>同治丁卯年：1867年（同治六年）。作者当年随蒲安臣使团出国，1869年1月到巴黎。

于此。楼下穿地为库，以储各国银块洋圆。楼顶有照画房，以辨钞之真假。男女工人计七百馀名。每日出大小银钞万万。申正回寓。

记：西国男女工人，每日工作饮食，例有限定时刻，不得逾时五分，违可控告局主，受罚。

十七日丙子，大雨。酉初止，往拜高恩，见其妻女焉。有一老嫗皮氏者，奉耶稣教，所言多与佛教同。如人生以行善为先；男子应娶某女，女子应字某人，自有天定；善人升入天堂，恶人堕落地狱；行善上天保佑，为恶报应循环；等语。彝言：“为人行善，乃秉彝之良。然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众皆合掌称快。亥初回寓，入夜微晴。

教徒迷信

十八日丁丑，镇日阴晴不定。见巴蕾洛亚市所售各种宝石颇多，惟金刚石最贵。所饰之物，有耳坠、项圈、头箍、戒指、表练、扣针等。更有黄白赤金与银造小匣小盒，工极精巧。镯钏有质坚体重而内心空者，有如蛇皮锦者鱗鱼骨者，长皆盈尺，柔软细轻，大小随腕。

又种灯表，形如豊字，下有花石或镀金铜座，上一暗玻璃圆罩。罩上四围写数，临口一小玻璃筒如烟筒，罩心燃灯。下面平放一表，表下垂坠，亦有无坠者。旁立铜针，上弦，则针不动而灯罩转，时刻不差。罩内灯系铜碗油瓢瓷饼，中插蜡芯长四五分，燃之光亮与蜡烛同。此表每高一尺，座与罩

计时灯烛

粗皆八九寸，式如蜡台。每个价值三十方，合银三两九钱。

十九日戊寅，晴。早，德克碑约俞惕庵至其家，询及调治乌痧胀及霍乱、疟疾等症之药。因迩来法邦染是病者多，而能愈者少，亦勤学好问之意也。晚饭后，殷柏尔约四五友人于其屋中齐声作乐，参差断续，音调平平。子初始散。

二十日己卯，晴。是日系礼拜之期。因上礼拜日有雨，故是日街市男女拥挤，车马纷驰，往来密于蝼蚁。午正，有郝菲之妻携其二女来拜，俞惕庵以香茗一壶饮之，皆言甚甘。近来官署之被焚者，如王宫、巴里府暨户、兵部，皆动工修造，渐复旧观。凡漆石路之有缺凹处，亦皆修补平坦。

德人被刺  
杀死人质

二十一日庚辰，晴。闻近日德人来法，多有被害者。前夜某村有一德人街行，被土人由窗中以手枪打死。次日德人闻之大怒，戕死男女数十以报复之。

见铺中出售巴里城图，其被焚各处，皆以红笔点画。又各处烧毁形式，皆照成小画，星点无遗，观者能勿神伤耶？入夜微风，细雨淋漓。

二十二日辛巳，晴，申初，随星使乘车行十馀里，至梦马大街，游左右荷包巷，法名“巴萨日”。上罩玻璃棚，东西肆廛栉比，百货错陈。见摺扇七股，饰以蛤蚌，面则白绫，绘有花朵，工不甚细，价值二千五百方，合银三百二十五两。拐杖造有鱼骨者，鲸角者，饰以珊瑚、孔雀石，

每根价亦数百方，奇甚。

二十三日壬午，晴，暖，申正，随星使乘车至柏路旺园之茵辟列小湖旁，见岸边有舟无人。下坡回首，有二篙工藏于石洞。登舟，问以何往，告去中心岛。篙工入洞，以红纸书凭票一张，索钱一方半。开舟，载六七人。水深四五尺。湖心二岛，中连木桥。左边者，鱼游雀噪，花木丛生。上一小木亭，形比篆书官字，望之点缀清雅，红紫芬芳。右边者，亦多花树，有木楼加非馆。登岸少憩，见各间梁柱以及左右树槎，皆含有枪炮子若许，大者如苹果，小者似核桃。楼房尚未修理，窗壁破烂，杂物乱陈。有一贫人，只售凉水红酒各数瓶、干饽饽一匣而已。堤边系有一人自行舟，系下二铁肚作鱼腹形，中一明轮，轮上横一铁椅。人坐其上，以手转舵柄，脚〔此处疑脱“踏”字〕轮轴，运动极快，与自行车同。又二人自行舟稍大，舟面中立小铁桌，前后各一铁椅。前者端坐，暗持舵柄，后者随坐随摇，椅动，舟自行矣。记：外国舳板小船，各处不一其制。虽间亦挂帆，然皆用桨而不用橹。酉初回寓。

弹痕累累

二十四日癸未，晴。记：外国多以女为公平仁爱。自法国无君，改民主后，凡大小金银铜钱以及钞票，皆改刻印女像，头戴二翅，立如马耳。又，街市各公所，皆于楼顶设立或一或三石女像，背有双翅如飞，两手作指天画地状，以示公平之意。其王宫后埃及石柱四角之石像，系下一方台，上坐一

以女神  
为象徵



女，形状不一，高皆二丈，周各三丈馀，其义乃水陆公私得意平安也。

未初，高恩携其三女来拜。

二十五日甲申，晴，暖。午后，瑞士国公使来拜，坐谈片时。申初，随星使游巴蕾洛亚市。见绿宝石大如指肚者，价书二千五百方，合银三百二十五两。又列有日本货，如象牙耳坠钮扣等，内含苍蝇蚊蠓。其银铜耳坠、排扣、帽花、簪针等，多造有蝴蝶、蜘蛛、蜻蜓、蟋蟀，五彩鲜明，与真逼肖。

### 电信局

二十六日乙酉，晴，热。午正，随星使乘车答拜英、瑞二国公使，皆未遇。回公馆后，哥士奇请看贤日耳曼大街之电信局。楼房高大，共有男工五千馀名；各国各省之铜线<sup>①</sup>，以此为总汇之区。所用有原字者，有以点横代字者。惟一小桌，面似洋琴，齿上凿字，用时以指按之，往来极快。又一种与四年所看者稍同，亦以银箔纸写字，裹于木轴之上。轴长五寸，粗如鸡卵。旁另一轴，上卷长白纸。彼轴转，此轴亦转，自将银箔字传印于白纸，笔画色绿，清楚无差。另一屋内，四壁悬铜线数百，系各省者。又一种气机，大小铜筒，如钟似号。系于城内四面地中暗通铁筒，由此聚信百封，填满小筒，放入大筒，机关动，自有壮气吹去，

<sup>①</sup>铜线：电报线路。

每一筒需时二分。

申正回寓，微风拂拂，暑气顿消，无须挥箒。

二十七日丙戌，晴。酉初，随星使乘车出城，至柏路旺园茵辟列湖。欲驾小舟以游，水手告以无人弄桨，乃有洋仆周赛福脱衣奋勇，彝遂与之把舵。湖周约数里，二岛桥连，形似鱼泡。环绕曲湾，荇藻飘浮，风清浪静，如在镜中游也。遇一舟稍大，内坐男女老幼九人。绕毕登岸，入加非馆吃“葛娄赛”。后步至左岛看木亭，已被炮子打坏。一路莺啼花落，气尚清和。戌初回寓。入夜，阴。

二十八日丁亥，阴，午后大雨。闻前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七月十六日，即中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德京之民因德法起衅，即悬灯结彩，鼓乐喧天。至本年正月十三日，乃西历三月三日，因德法议和，复悬灯结彩，欢悦尤甚。所谓喜溢于中，乐溢诸外也。去岁之乐，即“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者，无其壮往。今岁之乐，即“虚其彝鼎，为君铭勋”者，无其欣悦。德京两次悬灯，需用浩烦，以致煤气不敷，多有悬中土灯笼者。是夕灯烛炜煌，城如不夜，男女游观，络绎不绝，车马如云，笙歌达旦，虽上元亦无其繁盛也。

德国京城  
悬灯祝捷

二十九日戊子，晴。是日为西历八月十五，即天主母<sup>①</sup>升天之日，又值拿破仑第三之诞辰。往年是日，灯火绵亘，

<sup>①</sup>天主母：圣母。

放花悬彩，铺户关闭，人民街游，以伸庆祝之诚。不意是日并无花爆灯烛之乐，只有多半铺户关闭，男女街游而已，毫不闹热。亥正大雨倾盆，似其天主母怒其八分敬君而二分敬天；又似三月无君，天为之悲也。又见新闻纸云：“恐是日拿破仑第三欲带兵来此复位，与德再战，以报前仇”等语。

法国京城  
铺户关闭

## 七 月

初一日己丑，晴。午正，哥士奇请星使看其地中杂水道<sup>①</sup>。乘车行数里，至其王宫左立伍力街下车，掀铁盖而入。盖与地平，同步石梯而下。其道高约丈五，宽二丈。水沟深九尺，宽一丈二尺；左右堤各宽四尺，其上行人。临沟有阳铁辙，上立方车，可坐数人。前二人执灯引路，后四人用手推行。此道与沟之上下左右，皆以石砌，甚为坚固。曲湾环绕，通城闾巷皆连，家家污水由铁筒流入，达于城外思安江口而入海。乘车一路，水滚声音颇大，地面车马行声，如闻雷鸣于上。中有电线，周达各处。有工匠百人修理是道，盖亦被叛勇拆毁也。当日车至万洞坊铜柱下，换舟，又行数里，绕至马达兰礼拜堂旁，弃舟步梯而出，申正回寓。

下水道  
被破坏

<sup>①</sup>杂水道：下水道。

晚，有合众人车阔斯者约茶。偕刘辅臣行十馀里，至呐伍卜的商街大书院。入内，见男女四人，谈次，饮加非与茶少许，辞归。中途至居福巷口，忽一土匪将某人雨伞夺去。因彼此力猛，使伞两分，某得其柄。酉刻，乌云密布，骤雨迷空，亥正止。

初二日庚寅，镇日阴晴风雨不定，时暖时凉。午初一刻，哥士奇请星使早酌，酉初回。近日街市马车罗列稍多，其价始归旧例。盖外国繁盛都会之区，大小车辆多至一二万号，故价有定章，从无争求增加之事。且御者必识全境路途，熟谙执辔之艺，乃能充当。又，各车带有草料一袋，随时随地可喂。喂则套袋绳于马首，袋口承于马口，以凭咀嚼，其法极便。

初三日辛卯，阴晴如昨。午正，往探卢的，因其患头痛也。洋人多以中土百合油为头痛之妙药，乃赠一瓶，其人甚喜。

闻德法交兵之始，法兵一百一十万，德兵一百二十二万。法兵无助，德兵有南北日耳曼助之。北日耳曼出兵八十六万有奇，南日耳曼<sup>①</sup>亦三十馀万，德共得兵二百四十馀万，倍于法兵。法以南日耳曼系其邻邦，必不助德，今竟得助而胜，法之疏于计算亦可知矣。初，德与南北日耳曼为一国，后成鼎足

德国统一  
德君称帝

<sup>①</sup>南日耳曼：指没有参加北德意志邦联的南德四邦，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

之势。今三国复合而为一，是德不惟胜法，更得南北二国也。其助德之由，盖图报四十年前拿破仑第一征讨之仇恨也。又，德国原名布鲁斯<sup>①</sup>，至是改名德意志<sup>②</sup>，更因疆土辽阔，乃改称其王曰开色尔<sup>③</sup>，系德言皇也。

崇厚向法  
外部辞行

初四日壬辰，阴晴各半。未初，星使赴法外部与热夫类辞行，告以定于后日起身，往历英国。酉正回寓，入夜大雨。

记：东西各国船只计有数种，惟二种铁炮船，极其坚固。一名“牛安赛”者，系暗轮，长二三十丈，宽四五丈，高数丈，通身铁板，厚皆盈尺。其式上窄下宽，旁看如城。前后挂旗，中立烟筒，桅与中华者同，亦无横杆。烟筒只一，粗逾五围，罗列大炮，架以铁盘。一名“莫呢它”者，亦系铁铸暗轮，长二三十丈，作椭圆形。船身入水，船面几与水平，上无桅杆，只两角二旗，中一烟筒。筒前一圆台，不甚高，中藏大炮。两船船身及所列炮位，四面运动随意，咸用火机，是敌炮虽着，不能伤人。

初五日癸巳，晴，暖。午后，星使令彝持片代谢英国公使来羊斯，因其送有护照荐书也。戌初街游，见埃及石柱前放一大千里镜，长约丈二，粗逾二尺，支以铁架。上有活轴，四面上下，转动如意。以之看星，每人计费二稣。当时天不甚黑，

千里镜  
观星

①布鲁斯：普鲁士。 ②德意志：德意志。 ③开色尔：凯撒，系古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德意志帝国皇帝承袭了这一称号。

见西北一星，远不甚亮，以千里镜望之，乃星牙也。式大于月，光明于月，灿灿荧荧，金光四射。

入夜，束装。

## 西海小游记

随崇厚  
去英国

初六日甲午，晴。寅初，睡起，点心。星使令彝与俞惕庵、张云波等随往，余皆留住于此。卯正起身，乘马车至火车客厅少坐。辰刻登车，即开。穿大小山洞五，皆不甚长。过村镇七，如开益村、萨皮业庄等，亦颇荒凉。未正，抵夏蕾海口<sup>①</sup>，见楼舍稍多于前，而人烟稀少。下车，即上轮船，船名“玉王”。申初展轮，风起浪涌，男女呕吐者过半。是时天阴，浪激如雨。酉正，抵英国都法海口<sup>②</sup>下船，见男女老幼拥挤数百。少憩，复上火车，即开。一路飞行甚快，经过各村，并未停车。穿山洞十一处，长有十馀里至二十里者。戌初至伦敦，易乘马车，行十馀里，仍入前戊辰年<sup>③</sup>所住之葛罗武那尔店。店主司米士夫妻暨其伙计多人相见甚喜，

---

①夏蕾海口：加来港。  
1868年（同治七年）。

②都法海口：多佛尔港。

③戊辰年：

可谓他乡遇故知也。入夜，阴。

初七日乙未，阴，雾。记：英国一种朋党，名曰“佛来斯大尔”<sup>①</sup>，译言“林中人”也。是党无妇女。入者每人每月助钱若干。其中有病者，公请名医，与之调治。入党三年后，老则公养。凡遇危险，互相救护。

是日系西历八月二十二日，为其党首之生辰。

互济会以  
绿色为识

党人皆以绿色为号，有着绿带者，绿衣者，

绿帽上插红鸡翎，腰横喇叭，如苏葛兰<sup>②</sup>人装饰者。共人数百，乘火车往水晶宫赴会，夜半始回，结队歌唱，吹弄喇叭，声音震耳。盖店楼后即威克兜立雅火轮车客厅<sup>③</sup>也。

初八日丙申，仍雾。午正，英外部总办子爵安福益来拜。未初，随星使乘车往拜法国公使。适值正使在卫洒民会，故署使迎入，坐谈片时。申初，大雨一阵，雨后仍雾。晚餐得食李、杏，皆大如桃。

记：外国客寓最大。有穷奢极欲，可拟王侯之家者，寓资及饮食每人每日必须三四五六七金不等。其大饭厅亦极华美，食物精致，伺候周到。即不投寓者，亦可往餐，男女杂坐，与共舟同食无异。其客之不欲在彼饮食者，即可租用本层楼之客厅、饭厅，寓资既费，而仆婢亦须多用焉。

外国客  
寓最大

①佛来斯大尔：Forester，英国十八世纪出现的一种民间组织的名称。

②苏葛兰：苏格兰。

③威克兜立雅火轮车客厅：维多利亚火车站。



在伦敦的  
外交活动

初九日丁酉，阴雾。早，有前驻上海英国领事官麦华陀来拜。未正，法署使来回拜，少坐即去。申初，随星使乘车行十数里，赴外部答拜安福益。入内周游，楼宇建以五彩花石，高峻宏壮。又答拜麦领事未遇。

申正一刻，上火车往水晶宫看烟火。楼内花木葱茏，修理洁净。上下种种货摊，更多于前。中所去者，惟大树槎与生鸟。因其左鄙于前岁失火，而今重加修理，添有男女中厕、洗手屋等处，更于左右加列饮食加非馆数处。后步石梯数级，见横匾上画一鱼，又似二鱼，各长二尺，共长四尺，乃此鱼之头入彼鱼之口，连而成一也。众以为奇，

水晶宫  
看焰火

即步石梯下楼，另至一门。临入，各给什令<sup>①</sup>一枚。左右列有十馀玻璃箱，式与法京牲灵园同，亦皆高大净洁，鱼身毕见。惟所存鱼蟹，无一新奇者。其所画之奇鱼，乃引人之饵也。看后，步入角楼晚餐。用饭者亦须买票，每人二什令半，合银三钱五分。桌凳罗列齐整，四壁玻璃光明。食毕，开窗看烟火。是日男女老幼万馀人，少者歌于途，老者休于树。戌刻大雨一阵，人皆拥挤躲避。亥初开放花爆，子初止。所放多与前同，惟在宫楼中与当院铁架顶横一铁绳，长数丈。花爆将完，一人由楼前踹去，燃中心之起花，先转后

<sup>①</sup>什令：先令。

起，轮如皓月。看毕下楼，火车已开。候至子正一刻，别路车来，抢入。丑初抵伦敦。晴。

初十日戊戌，晴。午后，法署使请看新设万商会<sup>①</sup>。即同俞惕庵随星使乘马车行十馀里，至戛斯街。入内，地极宽阔，式作员字形。四面木建高楼，环绕层叠。间有花园，芬芳袭人。先一圆楼高十数丈，顶似僧冠，四面有门，中设英君主御座。楼上南面一大风琴，如合众国包斯顿者。出南门，四面木楼皆二三层，高亦八九丈。各层罗列各国新奇货物，如五行器皿玩物，轮机电气格物，种种笔难尽述。中悬大小油画四千馀张，各皆注明何国人所画何物，何处景致，价值若干。其他各物，亦皆挂有牌票，上印铺号价值。绕遍，入园少坐，辞回。

万商会

记：西国绘画之事，竞尚讲求，然重油工不尚水墨。写物写人，务以极工为贵，其价竟有一幅值万金者。画人若只身之男女，虽赤身裸体，官不之禁，谓足资考究故也。故石人、铁人、铜人各像，亦有裸形卧立蹲伏者。男女并重此艺。妇女欲画赤身之人，则囊笔往摹，详睇拈毫，以期毕肖。至男子描摹妇女之际，辄招一纤腰袅体之妓，令其褫衣横陈，对之着笔，亦期以无微不肖也。

绘画雕刻  
不禁裸体

<sup>①</sup>万商会：万国博览会。

十一日己亥，晴。未正，万牲园主请游，彝随星使乘车前往。其中禽兽鱼虫，罗列如初，惟新增一二种。有一猴名“敖蓝敖坦”者，出于苏门答腊，高约五尺，色紫面黄，两爪过膝，性极灵巧，行动如人。又一水鸟名“萎麻”者，生近北极，身大如鹅，掌亦如之，通身黑质白点，大咀长项，其声如鸭，腿短，行动笨滞。又一鸟名“美克”者，不知出于何国，形如广鸡，短腿色灰，黄爪朱冠，专喜食鼠。酉初回寓。入夜，阴，雾。

伦敦旧识

十二日庚子，晴。是日系礼拜之期，街市游人甚多。午后，同俞惕庵步行至柴草市，遇有前经志、孙两星使给塔木庵及桂冬卿所延之俄文教习郭福满，立谈片时而去。后由荔榛街回寓，知有英文教习艾德林来拜。又闻其街市各酒肆加非馆，每于礼拜之期，皆应自早闭门，酉初开。在酉初前来者，非有凭票不许入，盖云为其礼拜之时也。酉正，乘车答拜艾德林，未遇。又，亥初殷柏尔辞回巴里。

十三日辛丑，晴。早起淑装。巳初由店起身，乘马车行十馀里，至柴令克洛斯火车客栈登车。巳正开，西行二百一十五里，申正抵立温浦<sup>①</sup>海口。改乘马车行二里，仍住前戊辰年所住之“华盛顿”店。一路麦含秀色，柳罩浓阴，炎风炽日，汗湿征衣。

<sup>①</sup>立温浦：利物浦。

十四日壬寅，晴，暖。申初由店起身，乘马车行三四里至码头，驾火轮舟行半里，登英国“柏的莫城”明轮船。长二十馀丈，宽三丈五尺，马力九百。同船男女，共四百馀名。戌初展轮，出口水平船稳。当晚四面阴雾，见日月无光，如赤色圆饼。

乘轮去美

十五日癸丑，阴。水色黑而甚平。西行少北，见右面矮山绵亘，间有海灯，乃爱尔兰之东南境也。中遇火轮、风篷若许。未刻稍晴。申初，至爱尔兰正南坤奴城<sup>①</sup>口外住船。上下客人与货物毕，酉初复开。西行甚平。戌正又阴，细雨一阵。

十六日甲辰，阴晴各半。西行稍北，逆风，船甚簸扬。见二等客人中老幼妇女，赤足披发卧于船面者，数逾三百，而上下呕吐哭泣者大半。美国地广人稀，须农开垦；虽他种工役，人亦多不敷用。故英国、爱尔兰贫民之携妻带子，前往耕种佣工者，每年以数千计。迨五年后，其愿入籍者听。

爱尔兰人  
赴美者多

十七日乙巳，仍阴晴不定。船荡如昨，水色深绿。早餐共桌，只男客二三而已。女皆呕吐，仰卧终朝。入夜，细雨阵阵，凉。

记：西国妇女之年逾二旬者，出门远行，皆可只身搭

<sup>①</sup>坤奴城：Queenstown，女王市，在今科克市（Cork）东。

船乘车，既无仆婢跟随，父母亦不拦阻。闻英、德、丹、和、义、瑞等国，如是者尤多。

十八日丙午，阴。船仍簸扬，水色深蓝。未初晴。遇风篷一只，颇大，乃东行者。夜改顺风，稍平。

记：外国一种玩物，名曰“布洛克斯”<sup>①</sup>者，系仿中国七巧图所造，共木四十四块：第一块，长八寸，宽四寸，厚五分；第二块，长八寸，宽二寸，厚亦五分；第三，长四寸，宽三寸，厚作扁三角，左右各宽寸五；第四，四寸见方，厚亦五分；第五，系第一之一角；第六，二寸见方；第七，厚五分，上宽二寸，下宽四寸，左右亦四寸；第八，作锐角形，下宽二寸，左右各四寸；第九，三角形，每边二寸；第十，钝角形，下宽四寸，左右各三寸；第十一，亦钝角形，下宽六寸，左右各四寸，厚各五分；第十二，四寸见方，厚由一分至五分；第十三，系第十二之半；第十四，四寸见方，中一斜弦凸起，长约六寸；第十五，四寸见方，上半左角二寸见方，凸起二寸，中一斜线，长二寸五分，作左右各一缺角长方；第十六与第十四同，则二寸见方，斜线不足三寸；第十七，四寸见方，当中凸起，四面各一钝角，高二寸七分；第十八为第十七之半；第十九，四寸见方，正中凸起，二寸见方；第二十，二寸见方，式与第十七同；

各种积木

①布洛克斯：blocks，积木。

第二十一，二寸见方，式与第十九同；第二十二，作钝角形，下宽四寸，左右各三寸，尖厚五分，下至一分；第二十三，长斜方，上宽一寸，下二寸，左长四寸，右长四寸三分；第二十四，锐角，下宽二寸，左右各四寸；第二十五作直角，勾二寸，股四寸二分，弦五寸；第二十六，等于第二十五稍小；第二十七，等于第二十六，下宽二寸，左右各高八寸，下厚五分，顶至一分；第二十八，式同第二十三，上宽二寸，下四寸，左右各十六寸，厚五分；第二十九，长方，上下四寸，左右各八寸；第三十，长方，为第二十九之半；第三十一，共44块长八寸，宽一寸；第三十二，与第四同；第三十三，等于第五；第三十四，等于第五之半；第三十五，等于第六；第三十六，等于第六之半；第三十七，一寸见方；（以上厚皆五分。）第三十八，下半一寸见方，上一三角，各边一寸；第三十九，长八寸，宽一寸，顶作三角，亦每边各一寸；第四十，作三角形，每边二寸；第四十一，钝角，上四寸，左右各三寸；第四十二，钝角，下六寸，左右各四寸；（以上厚各五分。）第四十三，宽一寸，长四寸，厚五分，两头稍切，旁看作二小直角；第四十四，等于第四十三加倍。西人亦以之摆成桌椅、床凳、房屋、阑杆、桥、船、车、马、盆、桶、鱼、禽等物。

十九日丁未，阴。西风大浪，船复摇荡。未正晴，风改稍北。

记：天下万国，旗帜种种。前所述者，皆系四海频

续记各  
国旗帜

见，久与华通者。其馀五大洲中，小国尤多。其名虽罕见闻，今既遇诸耳目，亦应记载，以便他人之航海者。如：

阿斐里加之居呢国<sup>①</sup>者，长方，正红。水师者中一白椭圆，内含一红月牙与一八角星。

南阿美利加之三兜民勾国<sup>②</sup>者，长方大白十字，四空，二蓝二红。商旗亦然。水师者，十字中心加一圆花，系四柳枝连二炮车，左右四旗，中一洋经，经上一小白十字，经后分列枪刀四件。水师提督者亦然，惟后半改成鱼尾。平素航海者，三尖长条，前半式与国旗同，亦无圆花，后则先红后蓝。

巴西国者，正绿长方，中一斜方黄色，内画二绿枝，捆以红绸条。枝中另一绿方，方中一蓝圈，周列二十小白星。圈中一地球，阑以红十字，围以金条。绿方上一王帽，红地金花。水师者正蓝，中以二十白花排成十字。提督者，锐角正蓝，十六白花列成十字，加馀四白花于十字之四空。

二十白星  
围一地球

帕腊瓜国<sup>③</sup>者，长方，分红白蓝三横。白横临杆画一圆圈，围以绿叶，圈内周书“帕腊瓜公合”五字，内又横书“平安公义”四字。下一黄狮，腰竖长棍，顶立黑锤。商旗亦然。水师者，圆圈画于正中，二枝绿叶移入圈内，

①居呢国：突尼斯。  
拉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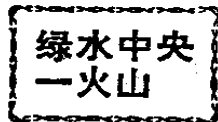
②三兜民勾国：多米尼加。

③帕腊瓜：巴

以红条捆成十字，上一红花，无狮锤，亦无“平安公义”四字。提督者平方色同，后改鱼尾，中无圆圈，改一黄月牙。

危的麻喇国<sup>①</sup>者，长方，七横分四色，二红二蓝二白一黄，商旗亦然。航海常用者，长条后作鱼尾，色亦如之。水师者，中画二绿枝捆四旗，作凹字形。中一人头形金星，星下一平方，上半竖十三行，六金七蓝；下半白地三山，当中者上出烈焰。

萨拉瓦多尔国<sup>②</sup>者，长方九横，四白五蓝，临杆上角另一红平方。水师者，于红平方中立一长方，上平下圆，如倒书篆文官字。其中上半蓝天，横列九白星作椭圆；下半绿水中一火山，长方上又一



红王帽，作斜书虚字形。卫乃久喇国<sup>③</sup>者，长方，中蓝上黄下红，中心圆列七白星。商旗亦然。水师者，近杆上角画二绿枝，捆以红条。枝中一方，下半蓝地白马一匹，作驰驱状；上半左黄右红，二人一炮。方上一捆青谷，围以黄布。航海平行者，长条鱼尾，中蓝左红右黄。

牌鲁瓦国<sup>④</sup>者，长方三段，中白左右红。商旗亦然。水师者，中画二绿枝，捆以红条，上架一金边方。方中上半左白右蓝，绿树黄马；下半大红，金铢一袋，方上另一绿

①危的麻喇国：危地马拉。 ②萨拉瓦多尔国：萨尔瓦多。 ③卫乃久喇国：委内瑞拉。 ④牌鲁瓦国：秘鲁。



叶扁圆圈。

博欧立瓦国<sup>①</sup>者，长方，中红上黄下绿，正中一绿叶圆圈。圈中下边蓝地，横列六白星；中一紫山，左列房树，右悬金日，馀皆白色比天；顶上横列“博欧立瓦公合”六绿字，作半圆径。

夏威夷等  
岛国之旗

又，南海之搜赛伊的小岛<sup>②</sup>者，长方三横，中白上下红，临杆上角，另一横方，竖分三色，中白左红右蓝。

三堆池小国<sup>③</sup>者，长方，八横三色，二蓝三白三红，临杆上角，另一平方，蓝上画横斜二红十字。

二十日戊申，阴晴不定，风雨甚大。浪打入舱，使船乱抖。申正遇一火轮，名曰“俄罗斯”，乃东行者。入夜旁风甚劲，船更簸扬。

二十一日己酉，阴。船荡如昨，已初晴，稍平，入夜冷。

记：西俗，房中布巾，每日更新换旧，可谓洁矣。然用时不分上下，拭面揩身，并及下体，皆此一巾，船中亦然。又盥面澡身，皆以凉水，解渴亦以凉水。故华人在洋船，饮用滚水热水，皆不易也。

二十二日庚戌，阴，雾。未初大雨一阵，海水迷漫。

---

①博欧立瓦国：玻利维亚。 ②搜赛伊的小岛：Society Is. 旧译索晒伊的，即社会群岛，以塔希提为主体。 ③三堆池小国：Sandwich，旧译散德维齿，即夏威夷，早期华人称为檀香山。

闻英国于二十年前，因国费不足，设法重收房税。盖外国楼房无墙，窗皆外向，乃定例。每家除窗之不开者免税，馀皆每月按数纳钱。故俭省之人，高楼数层，只开一二窗，多者四五窗而已。后因人民不服，皆言住似山洞监牢，乃改令凡楼舍之修竣者纳税。竟有高楼百层，广厦千间，只留一椽永不毕工，是虽住万年，而丝毫不纳也。由是观之，公而不公矣。

逃税之法

二十三日辛亥，大雾。寅正，船因机器有损，暂停修理。人皆惊起，彼此互问，有言船底触碎者，有言已沉八九尺者，女子有恐惧而哭泣者。卯正复开，稍平。午后遇二火轮，皆顺风东行者。

二十四日壬子，阴，凉。西行少南，值东风西吹，船行颇快。巳初一刻晴，变北风，船复摇荡。同行男女之卧而不起者大半。

二十五日癸丑，晴，暖。水平船快。巳正，连遇风篷二、火轮三，皆西行者。午后，男女坐谈船面，见玩物二种：一系木墩，上立木棍，长约八寸，放于六七步外，人以麻圈大拱把者掷之，套于棍上者胜。一系地画数目三行，乃六七二、五九一、八三四，惟中行顶上，另一小方，写“加十”二字，下一小方写“减十”二字。玩者立于十二步外，以木铲长五尺者推木饼，饼大拱把，其落数多者胜。惟到上十字者加十，到下十字者减十。数人同玩，所得之数陆续加减，中有数逾五十者止。

两种游戏

二十六日甲寅，晴，平。微风习习，水色深蓝。是日系礼拜之期，上下等客于巳初齐入饭厅列坐，船主罗海免冠立于正中讲经。讲毕，彼此齐声朗诵数次，午正散。每值礼拜之期，船主先贴一告白于大舱门，云“今日礼拜，定于某时在饭厅内诵经，届时鸣钟聚众，不愿入者听。”

当日，同船男女有名马尔士、蒲鲁斯、娄奴、吴贞者数人，求以华笔书其名刺。医生名劳智尔者，向彝讨钱，言以济孤子。巳正，引水船来。午后，见二喷水大鱼，遥望不甚了了。小鸟结队，逐船而飞。申正，因机器有损，少停二次。盖此船往来大西洋，已十数年也。

旧地重游

二十七日乙卯，晴。寅初，进美国东北界纽约海口，行数里住船。其有往牛哲希村<sup>①</sup>者，皆登岸。辰初复开，行六七里停轮，有税关扞子手与各人执照一张，令自书某人乘何船由何处来此，所带行李若干，货物若干。旋有小轮舟接众登岸。临岸大房，行装运入，税局验过，开铁栅，则男女携筐负笈齐出。是日共来三船，有数千人，拥挤甚乱。出门有土人代雇车辆，每人二圆半，合银一两七钱。令其入店以付，伊云无暇，只得每人以十三英什令代给，合银一两八钱二分。行六七里，过有年坊，入十七条胡同<sup>②</sup>，仍住前戊辰年所住之卫四德敏斯达店。店内主仆，见皆甚喜。申正，

①牛哲希村：新泽西市。

②十七条胡同：第十七号街，余类此。

有法邦署公使柏尔得米来拜，坐谈良久。戊初，有店后十六条胡同布拉克来拜，乃纽约邦之旧相识也，坐谈甚得。并请入其家，见其妻与二子一女，金云“三载未晤，渴想殊深”等语。伊夫妻须鬓皆白，其子女亦皆成立。亥正辞回。

二十八日丙辰，晴。午正，星使令执名刺往拜纽城城总<sup>①</sup>郝朗阿。乘车南行十六七里，走宽街至皮尔巷，入其官署，适值公出未遇。往来街市，闹热繁华，尤倍于前。未正，随星使乘车，至八条胡同大通店内答拜法公使。回店晚餐，得食蓰菜，粗如鸽卵，甚甘。

二十九日丁巳，早，大雨，已正止。午后，见有匠人会<sup>②</sup>由楼下经过。原各种匠人每日作十点钟之工，今众约改作八点钟之工，蒙官允准，定于是日聚众庆贺。共过一万六千，作乐举旗，有乘马者如将，馀皆似兵。列队而行，各着新衣，腰横白布一幅。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又有马克兰、司朴纳暨罗智尔之犹子罗卓志等，陆续来拜，皆前于戊辰年<sup>③</sup>在包斯顿及那戛拉二处会过者。晚，有同寓姓费名士者邀饮，共酌三鞭一瓶。入夜，晴。

三十日戊午，晴。申初，随星使乘车行十八九里，游

①城总：市长。 ②匠人会：指游行的工会队伍。这是中国关于美国工人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最早记载。 ③戊辰年：同治七年（1868年），作者随蒲安臣、志刚等到美国。

正中园。一路花木如前，路途平坦，水秀山青，往来车辆络绎，游人甚多。湖心有舟，游行里许。萍浮水面，鸟语林中，蜻蜓戏水，花气侵人。回时见一聚水池，通身石砌，深约五丈，周五十洋亩。戌初回寓。是日颇凉，而土人吃冰者，仍复不少。晚有哈密坦及法穆哈等来拜，亦皆旧识也，坐谈良久而去。入夜阴。

## 八月

初一日己未，细雨。午正，乘车往拜税务司莫尔斐，未遇。见各小巷亦多木道，木块长方似砖。左右石路，顺种椿树两行，相距各丈许。树下有池，上罩圆铁盖，周丈馀，纹似菊花，又如雀笼。有一树如桐，子如豇豆，花亚芙蓉，夏开秋实。入夜，晴。

中医到美  
随带翻译

初二日庚申，晴。见宽街一杂货铺，敞厅宽阔无楼，左右两行长几，分列货物数十种，如手巾、表链、杯、瓶、书、笔等，价皆洋银一圆，随人拣选。晚，有广东人投刺，自署“唐人汤亚金”来拜。年约二旬，能英语。因随福建医生林连湖来此为通使，缘林不解洋话也。

记：是时美国金银不多，各邦仍用纸钞。

初三日辛酉，晴，暖。是日系礼拜之期，铺户关闭，男女街游，自晨至夕，往来接踵。午后，有罗智尔与蒲公使（安臣）之妻弟李文模来拜。谈次，知蒲公使之长子蒲凌甘已娶妻留住于此；其次子蒲良盖亦在此地新闻纸局中

执事；其妻李氏，原住堪布立址，现因游历名胜，来此而侨寓也。入夜，微风，凉。

初四日壬戌，晴。申初，随星使乘车先入正中园，盘桓十二三里，转入翟鲁木园。复绕行十馀里，至高桥旁之小加非馆少坐，戌正回寓。一路山水清幽，风凉气爽，黄花冷落，红叶飏飏。见本地海车不大，四轮独檐，以二马馭之，可容八九人。御者坐于棚顶，车中欲给钱者，上横一绳，曳则铃响，御者自由孔中接去。入夜阴云密布，西风欲雨。

海 车

初五日癸亥，阴。午后，乘车往华盛顿坊第十一号答拜哈密坦。又至东三十八条胡同第二百二十二号拜蒲李氏，见其子女，茶罢辞归。

酉初，高引之、黄道从、庆霭堂、王竹轩暨那威勇等由法京来此。谈及巴里居停主人，始知十日前辞房时，东妇以面镜迷有绳屎，地毯糊有泥水，炉被烟薰，古董蒙尘，刀匙灰暗，锅碗油腻，皆须雇人刷洗，令赔法方二千，合银二百六十两。争执再四，许以三百方始允，合银三十九两。

初六日甲子，早阴，午后晴。未初，有法国柏公使来拜，再三强请星使仍回巴里。待星使允，乃去。酉初一刻，有南阿美里加阿真坦国<sup>①</sup>公使戛希阿来拜。入夜复阴。

法公使请  
崇厚回法

<sup>①</sup>阿真坦国：阿根廷。

记：美国新闻纸多种，分售于街头巷口，或持于手中沿街叫卖。至于客寓、饭店、加非馆中，皆设有专看新闻纸之房，内列长几，每纸束以木棍，堆积横陈，任人坐阅。见是日贺拉新闻纸内一则云，某巷第六十八号，所住之人名费里朴者，昨夜坠楼身死。盖洋人穷极无以为生，或因他故，亦有自寻短见者。惟其死法骇人听闻，或登百尺高楼之上自投以求速毙，或卧于火车铁道之上，甘心毙于轮下，粉身碎骨，情形惨然。

部分随员  
由美返国

初七日乙丑，阴晴各半，凉。申正，星使令高引之、黄道从、王竹轩率仆五名，起身回国，由纽约乘火车至金山。是时路初修成，长一万零二百里，连行六日，昼夜不停。所经各处，多为“红皮野人”所属，而景致新奇，树林稠密。并无客厅眠食之处，所有厅堂、卧室、中厕、厨房、床榻、桌椅、碗盘器皿，车中备载。每日五餐，五味俱全，规矩与火轮船同。

初八日丙寅，晴。午正，随星使乘车答拜法、阿二国公使。酉正，同布拉克夫妇子女乘车行十馀里，至六十四条胡同东口外大街看集工局。木楼宏敞，灯烛辉煌，男女拥挤，四壁喧哗。其上下新奇货物，罗列万万，无非电气轮机，五行器具。戌初，同至其家茗茗。少叙，谢别回寓。入夜，束装。

初九日丁卯，晴，暖。早，布拉克父子前来送行。巳正，由店起身，乘车行十八里，过王子巷，至码头，登法

国“贤罗朗”暗轮船，长三十七丈，宽四丈，马力一千。午正一刻开行，跳板将挪回尺许，忽二人来奔，呼欲上船。水手欲将跳板移回，船主吓曰“来晚”，乃止。二人无法，缓步走回。出口，旁风，甚快。

初十日戊辰，晴，凉。东行少北，风平浪静。

记：泰西各国小儿，多以白鼠为玩者。

养以铁笼，造以铜铁丝，高约二尺，周三尺，上圆下平。小屋间间，放有食水。临门悬一铜丝圈，式比车轮，白鼠走上，随跑随转，似与中华者同。喂以牛乳泡面包，或大麦、黄豆，收拾洁净。囹圄之人，亦多养此以自娱。

白鼠翻车

十一日己巳，晴，暖，水蓝色。午后，天阴风起，忽旁忽逆，又冷于昨。波浪汹涌，船身摇荡，人之呕吐者过半。未刻大雾，申正晴，入夜复阴。见大鱼三队，长皆七八尺者，浮沉海面。

十二日庚午，阴，冷。逆风无浪，船尚平稳。

记：洋人相面，以头纹几层，断其年岁。右手为父，左手为母。纹密者贵，纹稀者贱。又讲人之心思，七情六欲，不主心而主脑。由项后至二眼珠，分三十五处，如一主恋爱，二主喜子，三主专一（又主立意），四主因循，五主喜战，六主损人（又主尝味），七主私暗，八主允许，九主造作，十主自爱，十一主喜悦，十二主谨慎，十三主仁义，十四主温恭，十五主诚实，十六主良善，十七主希望，十八主奇异，十

七情六欲  
皆主于脑



九主虑思（又主浮动），二十主聪敏，二十一主学效，二十二主孤独，二十三主方法，二十四主体度，二十五主分量，二十六主染法，二十七主所在，二十八主数目，二十九主次序，三十主事体，三十一主时候，三十二主腔调，三十三在二眼珠、主文理，三十四主比较，三十五主办理。以上各数皆双，上下左右，相排两边，前不过耳。又各有经络，通于脑髓。

十三日辛未，阴，凉。逆风，船微簸扬。早遇风篷一只，系西去者。午后，见大鱼跃水，尾露于外四五尺。申初甚热。过南北黑绿水交接处，分线甚齐。本船医生与本船仆役治病，亦索马金焉。

十四日壬申，晴。顺风船快，入夜阴。

外国二种  
捕鸟法

记：外国二种捕鸟法：一以三块长砖，列成门字，中斜立一块，支以木棍。棍旁横放木丫，置面包与谷于斜砖上下。雀踏木丫，斜砖自盖于门上而雀不能出矣。一以筛罗支以木棍，下放谷豆，棍下系一长绳，人则曳绳远立。雀落筛下啄谷，即抽绳而棍倒，其筛自覆矣。

十五日癸酉，阴，凉。旁顺风颇大，船能于一点钟之时行四十五里。近日船上食物颇佳，果蔬俱全，梨橘甚好。又有油糕，形如月饼，造以牛奶、地榭，味亦甘美。申正细雨一阵，入夜晴。

十六日甲戌，早晴，顺风，船平，水色浅蓝；午后阴，水色变黑。仍东行少南。晚遇风篷三只，皆西行者。

记：外邦一种小舟，名曰“堪努”。刻以整木，宽约二尺，长与他舟同。一人坐于当中，双手举桨。桨长七八尺，两首作二长铲，以之左右摇弄，极快。又外邦救生船，内坐九人，左右共八桨，齐行用力，急比火轮。

十七日乙亥，阴，冷，顺风。风号水涌，浪激舱面，而船摇荡矣。

记：外国骰子，亦以骨造，数亦由一至六。玩者只用二枚，掷以木盒，亦数多者胜。又种玩物，名曰“巴塔多尔”者，系一长柄木圈，内织丝网〔网〕。圈周与柄，长各尺半，以之击拱把鹅翎。翎长五寸，十数根束于一处，下半包以皮布。二人相距数武，彼此对击，多中者胜。

羽毛球的  
最早记载

十八日丙子，阴，冷，顺风；巳初大雨，酉正稍晴。晚餐食有梨糕饼，系造以糖蜜与核桃、杏仁等，作大盘形，内盛熟苹果与梨，亦有葡萄、地榭等。戌初，忽由烟筒中出火，高六七尺，乃因木灰积厚故也。火星点点，乱飞入海，如花爆然。

## 使事记

十九日丁丑，晴，暖。顺风船快，水色葱绿，平静无纹。早遇风篷二三。午初一刻，抵法国西北界布来斯海口<sup>①</sup>。先见其渭斯岛，长十五六里，不甚高，林木亦少。上立灯楼，百里可望。至此住船。楼房点缀，船只不多。炮船五只，内置大小铜炮一百八十门。后有轮舟来接，下船者，男女二十余人。未初，有德威理亚、殷柏尔由巴里来迎。申初，开船出口。北行，见左右山皆不高。稍转东南，长山一带，嵯峨撑空。入夜，风起浪涌，船即簸扬。由纽约又名新埠至布来斯，计水程九千里有奇。

重入法境  
有人迎候

二十日戊寅，细雨。早，东南行。迎面连山绵亘，渔舟若许，顺风无波，水色葱绿。巳初，至法之正北界哈五

---

<sup>①</sup>布来斯海口：布勒斯特港。

海口①外，住船待潮。见左右山冈宽敞，船在处如拦江沙前。午初潮长，进口东行。南北炮台，不甚雄壮而固。后入铁闸门，左右石墙，路不甚宽，长约半里。过此入池，宽似津河，船转二湾，停泊下锚。口内如此水池者，大小共七处，皆分类住船，如兵、信、商、客等。铁闸系为留潮而设，潮长开闸，以留水于池内。当下锚时值午正一刻，行李下后，未正登岸。乘车行三里许，过木桥三，至芭莱街罗罗店宿。楼高四层，不甚宽宏而洁净。其地间巷曲弯，崎岖泥泞。城周二十四里，居民八万。由布来斯至哈五，计水程八百一十九里。

二十一日己卯，阴。早随星使乘车，行不及一里，入一小花园，名“阿卦立雅”。园不大而花木丛杂，步步幽雅。池中有一水犬，长约三尺，形似海龙，其色灰，前后短足如分水，见人即出而觅食，毫不畏惧。又一小山，乱石层叠，巧比天工。

水产馆

山腹空而穿洞，四壁列玻璃箱，其中水色白黄，分为河海。所养之鱼，奇形怪状，共三十余种。其识者，如魮木、白鳢、鲱花、比目、海鹞、乌贼、牡蛎、鳆鱼、大海虾、药海马、白鱼、苍鱼、鳗鱼、鳊鱼。金鱼大盈尺，而三尾者少。其不识者，有形似蝙蝠者，大片如盘者，圆如馒首者，粉瓣千重似菊花者，名皆未详。

①哈五海口：勒阿弗尔港。

去此，复行八九里，绕至山顶，有白塔形如中土坟墓，高逾二丈，周约三丈，上抹白灰，下立石座。土人云，系某水师提督于数十年前沉于此海，其妻建此，以铭其功。又一小礼拜堂，内供天主母像，怀抱耶稣。左右悬挂油画小船若许，皆系水手所献者。当时有老幼妇女十馀，皆跪而默诵。车立山顶，左望大海，右看通城，渔舟荡漾，炊烟上升，花飞叶落，阵阵凉风，大有中秋景象。又行十馀里，山路崎岖，盘桓而下，回店早餐。

再到巴黎

午初起身，乘马车行六七里，至火车客厅，少坐登车，午正开。东北行六百八十四里，停车四次，过大小山洞十三，长河四。惟第三河有铁桥长约里许，经德兵毁坏，尚未修补告成。酉初抵巴里。下火车乘马车行三四里，至马达兰大街旁端丹巷第八号多库店宿。楼高六层，屋宇洁净，梯路曲弯，修饰朴素。入夜，晴。

二十二日庚辰，晴，凉。

记：天下各国孝服之颜色不同。如土耳其、艾立亚夏<sup>①</sup>、巴兜西亚<sup>②</sup>暨阿喇美呢亚<sup>③</sup> 四国所服者皆蔚蓝色；埃及国系黄色或凋树叶色；艾奚欧皮亚<sup>④</sup> 者灰色；至欧美二洲各国，皆黑色。惟古时法郎西各王后为其夫死皆着白色，名之曰洁；至拿破仑第一之死，丧服始改为黑。义大利国古

①艾立亚夏：今外高索埃里温一带。  
③阿喇美呢亚：亚美尼亚。

②巴兜西亚：今阿塞拜疆巴统一带。  
④艾奚欧皮亚：埃塞俄比亚。

时男着紫色，女着白色，今亦皆改黑色。按以上各色，其实皆有所指。如白色之意，乃洁也，净也。

蔚蓝色乃天也，吾人死后愿去之处也。黄色或凋树叶色，谓死为人生一世之末，以比树叶之凋残也。

灰色指土，为故人所归宿之地。黑色指人生性命之体，雨暗云昏之意也。各国人死皆不哭号，惟瞑目流涕作悲啼状。惟斯拉奚亚国<sup>①</sup>不惟不举哀，反以嬉笑之言而庆赏之，谓人死乃脱灾难之苦地，而入无极之乐境也。入夜，阴冷。

各国丧服  
颜色不同

二十三日辛巳，阴。巳正，随星使乘车行七八里，至阿秀胡同第二十二号前任法国驻华参赞官孟贝乐之别墅看房。楼高三层，宽阔净洁。前有花园马厩，屋宇颇多；右鄙临街，正对敞院。若值夏令居住，可以延爽披襟，而冬季则四壁来风，恐不甚暖。遂辞归。

二十四日壬午，阴雨。戌初，随星使乘车行三四里，过王宫，至义达廉大街，入格朗戏园观剧。是园极大，上下可坐一千六七百人。所演者，一人年近六旬，意欲还童，乃登山采药。正在松下寻觅间，忽来一鬼，身着红衣，远看如火判。鬼知其意，乃使其须落黄，面腴神足，变一风流少年。其人大喜，且言久有一女，爱而不得。鬼遂领去见女，女不允，

大剧院  
观剧

<sup>①</sup>斯拉奚亚国：待考。

乃故遗一篋于园，内有金剛石鐲钏耳坠等。女见以为天赐，喜而佩之，方去照镜，见是男立于其后，二人始和。女父知而大怒，携其长子出街寻获，遇之于途则对斗。而男有鬼助，乃刺死女父，女由是乃疯，寻亦故去。女卒升天，男鬼皆经阴神捉入地狱。是出共男女二百馀，花树楼房，跳舞歌唱，与他戏同。惟高山皓月，长江石桥，舟车鸟兽，花影天光，及旧石柱粗二三围，高二三丈者，以双眼千里镜望之，真假难辨。更有彩云疏星，荷风槐日，仙女数十，飞腾半空。其中固有真人纸画，然久看之，假水起波，纸人亦动，妙甚。子初回寓。

二十五日癸未，晴。午后，同俞惕庵往访王芝友，坐谈许久，在店晚餐，得食螺螄、蛤蜊，味亦颇鲜。又见菜市卖有倭瓜，大如钟磬。枸橼重一斤四五两者，价值一方半，合银一钱九分。

信箋名片

二十六日甲申，晴。见本地有汗衫裤袜、手套披肩，以及护膝等，皆织以绒绵，温柔活软，能小能大，价亦不昂。又有小铺贱卖信纸、名片等，信纸与皮皆印有五彩变体洋字，任人挑选，盖字皆名姓之首一笔也。名片大小不一，有白色者，有铺粉者，作成云彩，光暗分明。妇女名片有染桃杏花色者，字多任意用楷书或草书，亦有将字变成花朵者。平素名片可以择字现印，每百二方，合银二钱六分。（稿本卷六终）

辛未年八月二十七日乙酉，细雨阵阵。晚，遇前戊辰年在金山店中会晤之美国人巴尔三，谈及十年前美国南北

鏖兵颠末，暨英国误卖兵船，致认赔偿一节。据云，美国邦分南北，自伯理玺天德凌昆<sup>①</sup>即位后，欲释黑奴为民，南邦诸省富绅均不情愿，因而起衅，遂于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即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开战。南省因少战舰，即于次年由英购得火轮兵船一只。该船造于英国某船厂，初无名，只以第二百九十号名之。后名为“阿拉巴玛”，天下皆知，系特备海战之用，且为外国建造，明言不讳。监造此船之人，即前此托名定造炮船“奥来兜”驾送帕勒模者（地在美国纽约省）。继知其人来自南邦，乘轮船，张伪制旗号，驶入英国立文浦海口墨尔奚河（即“阿拉巴玛”船所在之地）。并有人云，曾闻其人告以此船将送至美国南邦，以为战具。该船既经拟定所去之地，美国使臣在伦敦俾得其实，有据可指，乃致书于英国外部云：“南省非自主之国，诸大邦亦未齿于列国。今弄兵潢池，既为合众之叛民，贵国何助逆而资之以利器耶？仆恐传闻之讹，敢以质之。若如所闻，则此举恐有干于万国公法也。”又美国公使所延之律师书状云：“事之违犯英国禁止外国入境招募之例者，莫甚于此。苟不究办，则定章几同废纸矣。是美于此案，理所必争，断难遁饰”云云。而英之律师乃称，凡船厂代外国制造兵船，并

谈美国南北战争

美国政府  
对英抗议

<sup>①</sup>伯理玺天德凌昆：林肯总统。



未谋同载运军器炮位者，不为犯例。且查该船系自阿邹尔群岛<sup>①</sup>（地属葡萄牙国）装载军火，非由英国运往，则与该厂无涉。英国政府于是年七月二十三日始得确据，知该船实代美国叛省所造。美国律师于二十八日闻得该船将于次日开行，遂即知照英国税部。税部于三日后方传谕扣留，而该船已于是日早展轮出口矣。该船开后，又有艚船两只，自英国装运器械、炮位及阿拉巴玛船之船主水手人等，顺风开去。三船陆续行抵特希喇岛（地为阿邹尔群岛之一），乃在僻静之处装齐，即挂伪制旗号，驶出大海。当该船离英后，英国并不以其犯定章、违公法，而遣船追捕，乃与寻常代战国造船一例视之。美国当南北鏖兵之际，无暇向英论及。不意南省自该船到后，遂驰行各海面，所有美国商船概行阻挠伤损，因而商贾裹足不前，诸物一时翔贵。迨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南省败绩，大兵告捷，美始责偿于英云：某船被伤，计值若干；某船被劫，计值若干；商贾壅滞，诸物增价，核以原值倍之，计增若干；共计银钱五千万圆（合银三千七百五十万馀两）。英不报。美云：“偿之可挽前日之失，不偿亦不强人所难。倘他日有事，则加倍偿还，当无容再置喙也。”盖隐有构怨之意耳。延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英

英为南方  
制造战船

<sup>①</sup>阿邹尔群岛：亚速尔群岛。

外部大臣乃表奏云：“美国所开诸款，似宜设法抵偿，否则恐有边警。”英乃遣使告于美国云：“本国非吝于偿，奈所望太奢，棉力恐难如愿。”美云：“本国非固于请，奈所失不货，度支业经告匮。”二国争执不定。久之，遂同约日斯巴尼亚、义大利、瑞士等四、五国公使会议于瑞士国芝泥瓦<sup>①</sup>城。众以船值应偿，货物增价一节，未免牵强，遂议定偿银钱一千五百万圆（合银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两零）。英迫于公议，竟如数偿之。

按公法内载：国有民变，邻国可协助剿灭，不宜助逆反攻。又两国交兵，局外者不得容战国人民船只在境内设计伤敌、许兵民投效助战、以及代造战船战具等事。局外商船，虽可卖与战邦，究不可以之载运军火。即以空船停泊海界之外，或驶入他国海口，以便该国载运军火等事，亦不可为。再，各国船只，无论官民，驶至海面各处，皆如其国之疆域；若被他国损坏，与扰其疆域无异，因有干于其国主权。俟和约后，则一一如数偿之。

记：本店主一幼女，年始四五岁，能歌咏，谈吐语言清楚，令人可爱。又，当院有一鸚鵡，终日大声唱曰“左”“右”、“行”、“止”等字，音与人同，乍闻疑为过兵。入夜，束装。

二十八日丙戌，晴。午初，随星使与众移居梦丹街第

<sup>①</sup>芝泥瓦：日内瓦。

移居梦丹  
街24号

二十四号。共房三进，前后有门，后门在然古荣巷第三十四号。楼高皆三层。前面第一进，房临大街，住有居呢国公使。中进系仿回国造者。地下一层为庖厨，或堆积什物。地上二层，中有石梯。入门不甚宽阔。再步梯而上，左右小屋二间，中一大间。石柱八根，地铺花毡。东西傍壁二石炉，上列金钟瓷罐，镀银蜡台。柱下各一方椅，铺回绒垫。后一间，作半空球形，通身铁架玻璃棚，下围花池，高约尺半，宽一尺二寸，有橘梅十馀种。正中有铁假花一丛，高约六尺，红白分明。池右暗藏关键，曳之自有水法出于花心枝角。池前一圆座，周可坐十五六人，中立石几。其余陈设整洁，无须繁述。玻璃圆棚左右二门，通于后院。又正门与二小屋之间，左右二路，木梯绒毡，通入二层。其上共屋五间，四壁悬挂刀枪剑戟，鞋帽藤牌，暨种种玩物，皆回国产也。后一玻璃小窗，穿廊遮以布帐，小亭在上，左右花木掩映，可以乘凉。末进后面临街，第一层中系后门，左竖楼梯，右为厨灶及仆役卧室。其上二层，共卧室一十二间，每间铺陈器具与他处者同。房主人姓赖名赛布，乃开埃及国苏耳士河赖赛朴之弟也。每月租价二千三百方，合银三百两。

照相

二十九日丁亥，微风，晴，暖。午后，随星使乘车行四五里，往戛必新街地利斋照相。此铺在巴里称为第一，其值甚昂，小者三十方十二张，大者由六十方至八十方。能以小改大，施

以彩画。长有五六尺、宽三四尺者，神气毕肖，价则由二三百方至千方。去此往柏路旺游，花叶凋零，河水欲冰，其气候似孟冬。申刻回寓。

## 九 月

初一日戊子，晴。时因天气渐凉，所有凯歌路一带之马戏早船，与加非商当及马逼园皆行关闭，亦有移入闹热街市者。午后，王芝友来拜，谈及交友之难。彝言：“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人皆有益于我，贵在能择耳。又古人云，闻君子议论，如食苦茗，森严之后，甘芳溢颊。闻小人谄谀，如嚼糖水，爽美之后，寒互凝腹。”王云：“交友不分富贵贫贱，古人有言曰，与贫贱者交，不患其无恩，而患其无礼；与富贵者交，不患其无礼，而患其无体。”彝曰：“然。”今以时势观之，不惟交友难，而涉世临事为尤难。且为人一生，所谓养心修己，谨言慎行，器量涵养，学问见识各节，不能尽善尽美，行动无一错处也。彼此畅谈甚得，申正始去。入夜，微风。

谈择交

初二日己丑，晴。至今法伯理玺天德迺尔仍住卫洒，因恐巴里留有叛逆馀党也。是日为礼拜之期，其妻邀人在凯歌路马戏园中奏乐，入者每人助钱若干。因某庄于战后房屋拆毁，地亩荒芜，故敛钱以便赈济。入夜阴，寒风冽冽，落叶击窗。

犹恐巴黎留有叛党

初三日庚寅，早大雾，巳正晴。午初，德威理亚请游

瓷器局。即时彝随星使乘马车行十二里，至赛物村。村不大，居民将万。瓷局宽敞，楼高五层。局主贺梅为德之旧友，年近五旬，言语温和。请入头层，见罗列各种瓶盘碗罐。瓶有高八九尺者，花卉五彩，画工极细。又有大张瓷画，山水人物，楼影天光，与真逼肖。桃、杏、苹果、玉米、葡萄、生核桃、鲜荔枝、菊、桂、牡丹、玫瑰、芍药等花果，暨诸般鸟兽鱼虫，望之疑非瓷烧笔画。小者玲珑剔透，有薄如纸者。其烧法造法，咸与前在波耳多看者同。惟造薄瓷不能用手，设法以石膏作模，灌浆吸水，薄厚随意。通局工人二百，画工六七，皆名手。后至楼顶，大屋

瓷厂不能  
烧羊肝色

间间，集各国出色瓷器约有千件，以便摹仿而造也。见有中土各样瓶盘罐塔，塔有高丈许者，今古约数百件。据贺梅云，本国五彩俱全，惟中国之羊肝色，曾经设法摹仿，数次不得。看毕辞归，至巴里，乃绕道行三四里。见路虽平坦，而楼房拆毁者尤多。酉正抵寓，入夜阴。

初四日辛卯，早雾，辰刻晴，暖。记：外洋望海楼<sup>①</sup>或灯楼之设，始于西历耶稣降生前二百八十年，即中晋武帝泰康元年，经欧洲名士创立于埃及国阿来三它呀海口外之法洛岛。当时仿造者少，因世人尚未知其有益也。至西历耶稣降生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中道光二十四年，始出

<sup>①</sup>望海楼：灯塔。

名士，细参格致之理，设法建造，其工始精，各国始通行焉。其初造者，曾费银二十五万两。因各海口行船有碍之处，不便驾驶，乃于山顶择地掘深二尺为根，周四丈二尺，圆形如塔。塔房高逾三丈，其下半二丈六尺，皆以石垒。墙厚一丈，渐减至顶厚至二尺。通体坚固，海中虽有狂风巨浪，不至有撼动之险。上分二层。头层储煤油暨各等用物。二层住人，周逾一丈，墙厚二尺。上一铁盘，支以木架。灯房高及丈，造以铁架玻璃。盘之四围有铁阑。玻璃灯作塔形，高盈丈，当中腰围约一丈，高二三尺。玻璃厚寸馀，下叠五圈，渐下渐小；上叠七圈，渐上渐小。每圈玻璃皆镶以三角面，一边二寸，周共六寸。正中燃油，以便灯光四射，大而且亮。上下皆有石梯。每灯用三人，专司燃灯击钟之事。每人每昼夜在灯旁守四点钟之久。换班时，吹气筒以闻，非接班者到不敢去。因灯有机器，机转灯亦因之而转，一分一周；人不小心的照料，恐有贻误。灯之大光者，能射五十五里，以示四面来船知某处有险以避也。倘遇黑雾迷漫，灯光昏暗，则鸣钟以告之，来者自知响处为险地矣。于今四海之危险处，多公设灯楼，以保航海者。

灯塔

初五日壬辰，晴。午后，有丹呢国水师提督、前任驻华公使拉斯乐福来拜。申初，星使乘车往拜热夫类，酉正回。

向住法京，皆在繁盛之区，镇日车声辘辘，人语喧哗。今住僻静，每日闻叫货之声，与上洋同。晚，随星使及俞

惕庵步游凯歌路，见新月半空，长逾三尺。

安徽人被  
妻为奴隶

初六日癸巳，晴。午后，随星使乘车答拜拉斯乐福。申初复同俞惕庵往看王芝友。坐谈间，忽来一人，年约二旬，自言系中土安徽凤阳府人，姓陈名长生。六年前经洋人转卖古巴为奴，今忽携此来游，似应乘机逃脱，其主自无法缉捕；盖按万国公法，并无买奴之例，故主人无处控告而获之也。后果否能归，未得询悉。戌初，热夫类请星使晚酌，子正回寓。

初七日甲午，早，晴。早餐得食鱼鸭，味皆肥美。午后阴凉，细雨阵阵。未初，随星使乘车往城外游牲灵园，见禽兽鱼虫未增，房屋亦未修理，绕行数里而回。

记：巴里专有小铺出售种种飞禽以及猫犬。有一小黄猫，售价十八九方，按时价合银二两四五钱，奇甚。

入夜微风，雨止仍阴。

初八日乙未，早，阴；午后细雨，入夜晴。记：法国有造假蜜腊、金珀、孔雀石、金刚石者，其颜色分量与真无异。又在思安河右局芭巷内有大杂货铺，名“邦麻晒”，

大百货店

译法言“极廉”也。楼高五层，极宽阔，罗列毡、皮、绸、布、纱、缎、锦、棉以及瓷、铁、纸、木各种什物，极其绚烂，皆言不二价，货真价廉，镇日男女拥挤千馀。酉正，接电信，知法国领事官李梅由华回法，是日未初抵马赛。

初九日丙申，晴。早起，得食蒸花糕。午后随星使乘

车入柏路旺，先至茵坡列湖，乘舟绕行小岛，风清水秀，黄叶飘飘。后乘车行七八里，登瀑布小山。一望山色翠微，树多凋落，水色清澄，凉风侵骨。下山入加非馆，饮香宾，吃油糕。少憩，又步行二三里，蝉鸣叶响，野色生寒。酉初回寓。是日为礼拜之期，一路大小单双马车，往来以数千计。入夜，微阴。

初十日丁酉，早阴，巳正晴。记：巴里各家秽物灰尘，每日粪除毕，放入箱罐之中，置于门首，或存厨内。按时有人赶大敞车摇铃经过，闻者送出，倾之而去，沿路星点不遗。每车三人，路上间有风吹留聚者，亦皆撮去。式与华同，二辕双轮，一马曳之。其箱作元宝形或斗形，高三四尺，后扇下有合页，旁有铁环，以便卸物。其运煤灰、石块、砖瓦等物者亦然。至运树与巨木者，细长无箱，轴辕皆粗，轮亦高大，乃系之于轴辕之下。马自一匹至十匹，皆联行。

垃圾

十一日戊戌，晴。近来街市果品尤多，如石榴、梨、橘，皆大于瓜。波罗密有重三斤，大于西瓜者。苹果有重斤半者，色尚未红。又，在马达兰大礼拜堂左右花市所售，有名“柏欧凯”<sup>①</sup>者，束有大小，花分优劣。值三四方者，夜则跌至一方；小盆江西菊值半方者，夜则跌至六稣。盖束花已斫其根，不易浇灌，故落价而易售也。

<sup>①</sup>柏欧凯：花束。



楼房被焚  
九十餘处

十二日己亥，晴。记：巴里楼房之被焚者，共九十餘处。如莽巴那街住房六处；火药局四处；苻娄街拉蒲巷火药局一处；戛菲十字街高楼三处；踏兰巷武学、火药局各一处；麻萨拉佩街官房十处；又街道厅、刑部、宝星局、府县议事厅、吏部、户部、银钞局、敖赛驻房共八处；河内火轮舟二只；沐浴房一处；力立街住房十五处；宫外巴克巷民房二处；卫内巷通衢皆焚，铺户共十数处；布当街之米仓洛亚巷满共楼房二十六七处，中有银库；鲁武巷之书坊；前贤马丹街楼房六处；口外石牌旁一大戏园，楼房共数十间；玉仁王街，司丹弄、陆盖巷、贤马丹巷，共住房三十餘处；巴斯的坊八处；立伍力巷铺户五处；进巴里府共二十餘处；其他有地油局、水船市、花绸厂、猪牛市、米店、鱼局暨火轮车客厅、礼拜堂、钟楼、木厂各处，其名未悉。

埃及石柱  
下的乞丐

十三日庚子，晴。未初，李梅来拜，坐谈时许始去。晚，随星使步至王宫后埃及石柱旁，欲以千里镜望月，因被云遮未果。转步，忽一人免冠向前。询以何事？答曰：“甚饿，无钱。”其人乌衣高帽，非贫窶人也，想系迷途之客耳。入夜，大雾。

十四日辛丑，早晴冷，巳初阴雾。午后，随星使乘车答拜李梅，坐谈片时辞回。

记：巴里各巷，有推四轮小车卖果蔬者。每种上插一牌，标明其值。卖者多系老年男妇。

入夜微风，凉。

十五日壬寅，阴雾，凉。申初，星使赴法外部会热夫类，酉正回。近日颇冷，黄叶遍地而秋声作矣。闻前法君降德时，二君相见，德君谦和，待以宾礼，官民皆免冠肃对。后以火轮车送至日耳曼格色里城居住。城内旧有王宫，颇壮丽。法君安居许久，后偕后往比利时与英吉利二国而侨寓焉。

法君投降  
出居外国

十六日癸卯，晴。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柏路旺游，行二十馀里，入一小加非馆少坐。时值初冬，馆中广设几凳，多备酒食，男女游者尤多。盖此时园内有溜冰戏及赛自行车等会也。回时一路车马驰驱，男女步行者，络绎不绝。中华南省，每值新正，有女子游街之俗，谓之走百病，其法颇为有益。今泰西男女，每月四次步行园圃，亦可谓之走百病矣。

十七日甲辰，阴，冷。午后，有俄国前署驻华公使布策来拜。晚，会王子显，知法国曾与罗马教皇换约，立行教之律例，共数十条。今择其有益于他国者，登录一十五则如后：

与罗马教  
皇立约

第一条，凡罗马公私往来之牧师，承奉制书、诏书、告示、诫命、印押、批示，一切非国家允准不可。又，凡犯禁难行之事，不准印刻发报，亦不得设用别法。

第二条，传教之人，职号有教宗、公使、牧师、全权公使、续办司、代办司及一切别号，应有证据。其无执照者，不得在法国传教；无论何方，皆无传教之权。

第三条，凡他国会同告示或罗马会堂诏谕，皆不准即行刻入新报。

须于出示前经法国官署察明合例与否。其事应公正诚实，以使众服。

第四条，凡传教人在国内或各省主教属地。不得私行聚众立约，有官署明证方可。

第五条，传教人之本分，皆主公平清爱，不准私受贿赂。即人有所献奉，非合律规不受。

第六条，各礼拜堂应永远公心理事，诚实待人。倘主教及传教

**教士应由  
政府管**

人等私受贿赂，或冒财产，或放大利，或作凶事，以及一切不法，有犯法国条例，或犯和约、教规，应由官署大员究办。否则恐有败坏声名，迷乱心志，改变天性，贻误后人之弊。

第七条，传教四方，皆有定规。人有犯教规者，会堂亦应公平保护。

第八条，传教人与民人涉讼，应向地方官禀诉，转申京中管教之官迅速查明，如实按例完结。若原告不服，再转呈公正大员判断。

第九条，凡教门中与天主堂内之事，皆归主教、神甫管理。

第十条，凡有私恩求免，或归主教公议等事，一概销去之。

第十一条，各主教在总堂议论教务，或修堂院，皆应有部中执照，其他堂院不得私行聚众，

第四十一条，天主堂与会中之人，除礼拜日，不准另作别事。如作，亦必经官允准方可。

第四十四条，凡欲造小经堂，或人家自立私堂，主教应票请地方官给照，否则不得私建。

• 第四十五条，教堂外禁止行其教礼。

第五十二条，传教人在各处宣讲，不准论人过失，讪毁别教。

.....

**星使宴客  
菜有海参**

十八日乙巳，晴。早，有教士范若瑟来拜，坐谈片时而去。是日，星使约德威理亚早餐，得食鱼、鸭、海参，味皆肥美。申初，李梅来拜。酉正，阴而细雨。

记：本公馆之后门，对户有车马厂，车皆新齐，马亦肥大。马价有价值二千方至四千方者，赁则每匹一月四百方。大车独辕双马四座者，值六千方，赁则一月一千二百方。小车双辕一马者，值四千方，赁则一月八百方。

十九日丙午，晴，冷。是日系西历十一月初一日，据天主教人云，天主生后，天有亮星，悬于犹太界内。有三名士见之，往问国王“知生圣人否？”国王大惊，恐失其位，遂于是日下令，尽杀国内小儿。故天主教以是日为一节，名曰诸圣礼日。又如中土之清明节，扫墓献花，街市铺户皆闭。男女街游，与礼拜日同。

二十日丁未，晴。午后，热夫类来拜。

合众人卢地，作有《中国话条<sup>①</sup>》一编，每早来公馆令彝删校。是日六十课已毕，乞彝作序。辞不获，乃叙云：

为汉语语法书作序

庚午孟冬，余三次奉命随使泰西，得遇合众国卢名士于巴里。其人温恭慷慨，精敏多才，能英、法、俄、意、日耳曼、日斯巴尼亚数国语言，并晓华文。著有《华语便读》一书，其字句妥协，文理通顺，洵为学华语者入门之捷径也。惟冀是书通行天下，庶不负卢公雅意，云云。

二十一日戊申，阴。未初，王芝友、李辅廷来拜，坐谈片时而去。晚，随星使步游凯歌路，见左右两行煤气灯

①话条：语法。

及铺户楼房之灯烛，列成四行，光辉照耀，不啻火龙。仰望苍天，色皆红如烈焰。灯之傍人家铺户门首窗壁者，皆

巴黎街灯  
每日点燃

按月给钱若干与灯局。每日申刻，灯局令人肩荷火棍，各处燃着。当晚，在马达兰大礼拜堂旁花市，买得黄菊一盆，价值二方二稣。

亥初回寓。

二十二日己酉，阴，冷。入夜狂风怒号，冷气逼人。近日得食薄饼、鱼、兔脯、鸡、鸭、宽胸等菜，颇佳。又，是日有和兰国人罗菲三者邀饭，其柬云：“十一月初四日，礼拜六，晚六点半钟，在卫福店敬具杯茗候叙，祈赐回音。店在腊肥巷第二十号。”彝以公务在身，婉辞谢之。

二十三日庚戌，晴，暖。天清气爽，惠风和畅。是日为礼拜之期，午后，同俞惕庵、庆霭堂随星使乘马车至凯歌路，游人拥挤，听东鄙有鼓吹之声，乃马

麦克马洪  
检阅军队

克谋宏在柏路旺园操演。马队五百，皆头戴银盔。其将弁盔后垂有黑马尾或红马尾。士卒之鞞，黑地红边；将弁之鞞，金边，宽皆三寸。又步队二千，头戴柿形小黑毡帽，插红鸡翎。将弁帽镶金边，翎有红白蓝三色。其有功者，旁另立一束，白色。兵皆新衣，器械鲜明，队伍齐整。元帅过，则鼓号齐发，以壮其威。

看后欲回，各巷口有兵阻止，遂由前贤敖蕾街转过芙立篮弄至狄斯力坊，登大石牌楼一观。牌楼名“塔立羊”<sup>①</sup>，

<sup>①</sup>塔立羊：凯旋。

译言得胜也。由旁门步石梯二百八十级而上，其顶长方，周百三十步。在上眺望，凡闾巷楼房，无不入目。登者每人给费随意，多者一方。去此回本街，车过马逼园。是园白昼不开，灯下观之，不知其周共几里，乃叩门欲入。园工云：“现在关闭，冬令无人来看，欲入当先往问东主可否？”遂求给赏钱若干，因其主即住园旁也。后园主出，请入其家之前门，出其后门。入园见各处灯罩铁花，皆已撤去。细查其工，颇巧，假山绘树，一见了然。地虽二亩许，而道路曲折，山岭崎岖，令人应接不暇。而游者在灯光之下，几不辨其真假矣。看毕回公馆。入夜阴风，冷。

登凯旋门

二十四日辛亥，阴。记：法京加非馆极多，饮者或只加非，或加牛奶，或加高酿。时一瓷盅，时一玻璃杯。杯高五寸馀，周三四寸。先进杯匙与一小碟，内盛白糖四五块，各长一寸二分，宽六七分，厚二三分。高酿酒一玻璃瓶，瓶高四寸五分，分为五层，瓶面造成尺寸，每九分价值二稣。饮者杂于加非，多少随意，另非算钱。末进加非与热牛奶各一壶，二样多少亦随意，每杯六七八稣不等。饮后另赏仆人一二稣，共合银五六分。

饮咖啡

又，西俗女子不改原配。如甲女已字与乙，聘后乙外出不归，亦无音耗，女可暂嫁与丙。后俟乙回，则将所生子女遗之丙，仍嫁乙以终之。

二十五日壬子，镇日阴晴不定。早，又接罗弗三二请

帖。帖系白纸，宽二寸，长五寸，厚一分，印字精细。一云：“择于十一月初七日礼拜二准一点钟，在贤敖瑞巷第百四十七号粤石塔耶稣堂，小女芙兰姒于归合众国西省葛尔根为妻，在彼受礼，恭请光临。罗弗三再拜。”

应邀参加婚礼

一云：“西省葛尔根娶和兰人罗弗三之女芙兰姒为妻，择于某日在某处夫妻受礼，恭请光临。葛尔根再拜。”当即禀明星使，午后乘车行六七里至粤石塔礼拜堂。共来男女百馀名。罗携其女，另一老嫗带新郎，后随男女对对二十馀人，鱼贯而入。入内，皆坐正中。新郎着黑衣黑裤，高帽白手套。新妇穿白衣白履，头顶白花白纱罩，手执白“柏欧凯”，白手套，白缎鞋。教师正面登台，夫妻并立于前。教师先朗诵一番，主客悄然。念罢下台，立于二人之前，云：“某人娶某人为妻，非妻死不能另娶；某人嫁某人为夫，非夫故不能别嫁。二人应永远爱睦，百年偕老，行作咸仿此经。”言毕，男出一金戒指与教师，教师贯于女之四指，又递经一本与男。二人跪谢后，风琴鸣而乐作矣。教师去，男女出后堂，携手亲吻而别。彝亦与罗葛父女夫妻拉手，以伸庆贺。

酒会

将出门，芙兰姒令人邀至卫福店小酌，辞不获。有合众公使瓦士本夫妻约同车，遂行数里入店，见大厅设长几两行，罗列干鲜果品、糕点、鱼肉、香宾、舍利、冰奶、糖水等物，男女数十乱坐，彼此畅谈。有合众十馀人，皆与彝前于纽约、包斯顿各城会过者。饮至申初，乃与瓦公使夫妻同车而归，

至公署谢别。入夜阴冷，雪天黯淡。

二十六日癸丑，早，黑雾迷漫；午后微风，雾散仍阴。近日花市，花卉不多，而能识者十无四五，惟见黄白菊花与晚香玉颇多。

二十七日甲寅，晴。午后，同王芝友、王子显街游。见皮货铺皆开，罗列百种，价皆翔贵。有灰鼠皮一条，长约二尺，宽二寸者，价值二十方，合银二两六钱零。未初，大雨一阵，入夜晴。

二十八日乙卯，晴。未初，随星使乘车行十馀里，再转游述梦园，修理齐整，草木仍觉碧绿，胜于仲夏所见者多矣，因“红头”曾据此为炮台也。游毕而回，阴云漠漠，风起飏飏。有巷名拉瓦业者，长五六里，市廛稠密，货物云集。拉瓦业者，数十年前反勇之头目也。今以其名为巷名，未详何义。

红头曾据  
此为炮台

二十九日丙辰，早，大雾如伦敦，迷途难辨，午后稍清。申初，有前院之居停主人，现充居呢国副使赖赛布，送与星使波罗蜜一盆，高约二尺，叶皆肥劲，果大于瓜，色尚未黄。晚，有王芝友、李辅廷来拜，坐谈极久。去后，大雨一阵，入夜晴。

三十日丁巳，晴。是日为礼拜之期。午后，随星使乘车往游柏路旺园，天气虽冷，行人更多于前。

记：洋人亦食橄榄，皆以盐水煮熟，放于玻璃瓶内，色仍碧绿，味不甚咸而涩。



## 十月

初一日戊午，早晴，午后阴。未刻，李梅来拜。去后，即同俞惕庵随星使乘车往游巴蕾洛亚市。货物虽皆奇巧，其至奇者有妇女耳坠，造以金石，有式如小皮靴者，有如雀笼者，有如地球者，有如车马猫犬者，有如黑人头者，有如苹果、桃、橘或花篮者，种种不一，工颇精细。回寓，知有哥士奇来拜。

妇女耳坠

初二日己未，早，大雾，午后晴，晚又雾。楼房迷掩，灯烛不明。

记：洋人亦多喜渔猎。近日见菜市有售山鸡、火鸡、沙鸟，渚鸭、野猫、野猪、银鱼与鹿等。又，凡街市关闭之铺，有借租三四个月以售山禽野兽者。

初三日庚申，终朝大雾，远近昏暗，咫尺不见人。

记：巴里之凯歌路与其左右间阎，皆当中走马，左右行人。而行人之路中有漆道，两边镶以沙石，甚平坦。近日有匠人掘起踏碎，上覆黄沙，未知何故。当中马路，铺以石子石块，白昼浇水，夜以铁车压平，因雨后冲去泥沙而不凹也。入夜，大雨。

初四日辛酉，阴雨。午后，有哥士奇、李梅、德威理亚等陆续来拜。酉正晴，随星使街游，见天虽阴雨，地不泥泞，乃口占七绝云：“冷雨终朝路不泥，车盈大路快轮蹄。通城不辨灯多少，只见云遮树影低。”

初五日壬戌，早，阴冷。午正，接法外部文，称定于本月十一日，即西历十一月二十三日，递国书于其伯理玺天德。未初，大雪缤纷，旋晴，晴后复阴。酉正，热夫类偕德威理亚来，坐谈极久。

总统接见

初六日癸亥，阴。午后，往探王子显。途次，见皮货铺中有黑色熊皮一张，长五六尺，宽四五尺，价值三百方，合银三十九两。晚接电信，知高引之、黄道崇已抵上洋，不日北上。

初七日甲子，微晴。未初，王芝友、李辅廷来拜。酉正，同俞惕庵步至巴蕾洛亚市，见一苹一梨，大皆如西瓜。问其价，则苹果一十四方，梨二十一方，皆合银不下三四两。盖皆来自意大里国，非法之土产也。入夜霜风凛冽，冷逼重襟，晴。

初八日乙丑，晴，微风。见各处水池及沿途流水之处，皆见冰七八分，而气候诚冷矣。酉初，接电信，知法外部大臣费得功定于戌刻来拜。戌正，费至，德威理亚为翻译。坐谈许久，彼此讲明递国书之礼而去。

商定递文  
国书事宜

初九日丙寅，晴，冷。法京天气之异于北京者，五六月之时，戌正日没，至子初而天明。此时冬令，酉初日没，寅正天明。花木早发，凋落亦早。盖法京之北极出地度在北京北九度有奇。

又，数日前，薄郎买小狗一对，黑色长毛，价值六十

方，合银七两八钱。午后凉风飒飒，入夜阴云漠漠，而雪大作矣。

初十日丁卯，阴。近因法邦金银短少，各银号公出银钞，有二方、五方与十方者，商贾皆不喜用。申初，哥士奇来，持有其伯理玺天德遹耳预拟片言，令彼译以华文，以便接国书时酬答如礼。哥云：“为时甚迫，无暇自译，特请星使一助。”伊持有英汉合璧字典二本，索纸笔，句句翻译，星使随以笔记之。翻罢，语意不甚吻合。彝与庆霭堂在旁，伊不给洋文与看。星使勉为删改，语多龃龉。至亥初一刻，始录清而去。

逐字逐句  
翻译答词

十一日戊辰，微晴。卯正，彝捧国书，同庆霭堂与殷柏尔随星使乘双马车至卫洒，入王宫左蕾赛瓦店少坐，有哥士奇、李梅及德威理亚陆续来见。午初，早饷毕，登楼换公服。未初，费得功着朝服，带宝星，领银盔银甲乌尾马兵十二名，吹号迎接，前引登车，行二三里，抵王宫前大街左伯理玺天德理事公廨。见前左右排列马队六百名，衣帽整齐；正中一队，鸣金鼓而奏乐。当时阴云密布，瑞雪缤纷。下车登楼，星使前行，彝手捧国书随之。楼颇宏敞，式似王宫，各门有兵排立，皆举刀对鼻以为礼。步至二层，门外少停。既入正门，行至中途，皆以圣门鞠躬之仪尽我之礼，距伯礼玺天德四五步之间三鞠躬。

见遹耳立于当中，左右立者大官二十八员，皆着朝服，戴宝星，佩金边红带。遹耳着乌衣，佩一宝星，年近六旬，

白发无须，身高四尺。伊以星使鞠躬，亦答礼。相距四五步前，星使止步，彝即举国书与星使。星使两手捧国书，高声云：

崇厚的  
致词

大清国钦差大臣崇厚，奉本国大皇帝命，来此为呈递与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国书一件。是问大伯理玺天德好。同治九年五月间，因天津匪徒迷拐幼孩，怀疑滋事。本国大皇帝派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等乘公查办，又降旨令各直省督抚地方官随时保护。嗣经曾国藩等请将办理不善之地方官革职，交部治罪。刑部拟定将张光藻、刘杰发往黑龙江；又将滋事犯人二十名正法，二十五名问军徒之罪；并谕令各直省地方官晓谕居民，毋再滋事。本国大皇帝说明自己之意，务期贵国在中国之人得以平安。本国大皇帝可惜此事，惟望妥当了结之后，两国来往毫无伤损。嗣有贵国署钦差罗淑亚同本国总理衙门想出妥结之法。本钦差大臣与贵国全权大臣热夫类业经细商，因贵国大臣热夫类有公平厚待之心，所以此事妥结。钦差大臣将国书呈递与大伯理玺天德，并代本国大皇帝道谢厚待之情，惟望两国和好，更为坚固也。请问大伯理玺天德，如有回书，并有何话，钦差大臣可以代奏本国大皇帝。

言毕，哥士奇将所翻法文原稿朗诵一遍，俾众咸闻。诵罢，迺耳旋将伊言立述毕，接国书，转交内部大臣。按国书左满右汉，其文则：

国书文字  
左满右汉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永敦和好。同治九年五月间，天津民人因匪徒迷拐幼孩，怀疑滋事。先后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等前赴天津乘公查办；又降旨令各直省督抚，严飭所属地方官一律随时保护。嗣经曾国藩等将办理不善之地方官交部治罪。于刑部议定罪名时，复从重将已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已革天津县知县刘

杰，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至滋事人犯，经曾国藩等先后审明情节轻重，当即正法二十犯，问军徒者二十五犯。并令各直省地方官晓谕居民毋再滋事，务期贵国之人得以相安。至天津之事，变生民间，朕与贵国和好有年，毫无芥蒂。兹特简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双眼花翎、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赴贵国，代达衷曲，以为真心和好之据。朕知崇厚干练忠诚，和平通达，办理中外事务甚为熟悉；务望推诚相信，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谅必深为欢悦也。

梯也尔的答词

国书收后，哥士奇又念其翻译遑耳之言，云：

大清国钦差大臣所递大清国国书，朕接收欣幸之至。大清国大皇帝看天津惨戮之事可惜，务期将来再无如此祸患之事。贵国大臣说明犯罪之人如何受罚，本国心实不安。本国所望严行办理，防备恶人犯罪。各国执政大臣第一本分，不但将犯罪之人严行办理，应将百姓怨恨情形销去。若百姓一时执迷，务要开导明白，令伊遵行仁义。贵国执政大臣聪明，必能明白传教人实系行善有功，因从本国远去劝人为善，布散仁义道理。如何有乱人激变，以致教士受害？朕盼望大清国大皇帝谕告百姓，传教士实系有德之人。若贵国人民见地方官优待传教士，百姓也必敬重之。朕想贵国人民愚昧，如何将大国领事官打死，洵属获咎不浅。今望贵国执政大臣优待本国使臣领事，否则伊等不能尽其职分，两国往来有损。此各国之通行公法也。贵国照此办理，两国益敦和好，则将来之隐患可以消除矣。朕接大清国国书，当即恭覆，令本国使臣转递。今请贵大臣代奏贵国大皇帝，本国实愿永敦和好，往来益密。因此，朕想贵国如派重臣常川驻扎本国，与在贵国京都无异，则两国更为有益。若贵国允准，朕望将来贵国大臣亦如贵大臣和平通达，则益深幸慰。尚望贵大臣永矢在心。敬问大清国大皇帝好。

念罢，星使鞠躬，答曰：“谨照大伯理玺天德之语，回

华奏明大皇帝，以达天听焉。”哥士奇复译法文。译毕，彼此鞠躬，以伸欣庆。后星使退行数步，至中途，回身再鞠躬；临出门，三鞠躬；而后下楼。登车时，鼓乐大作，兵举刀枪，对鼻行礼。递书对答之时，亦系乐声迭奏。是时雪止，男女老幼争看者颇多。回店后，与费得功、哥士奇、李梅及德威理亚等同饮香宾。饮毕少叙，彼此谢别。星使乘车顺途答谢哥士奇，申正回巴里，入公馆晚餐后，彼此畅谈，子初方寝。

鞠躬成礼

十二日己巳，早晴，午后阴。未正，星使乘车往拜热夫类。晚，德威理亚来，呈送星使洋画二本，长约尺半，宽七寸馀，红皮金边，外一红绸套蓝缎里，上有“法都美景”四大金字。一本系巴里通城及卫洒之宫楼园囿各名胜，雕刻极细；一本系法文，讲解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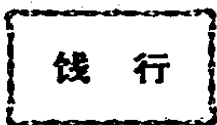
赠送 <法都美景>

十三日庚午，阴，冷。申初，热夫类来答拜，坐谈极久。晚餐后，随星使街游。步至前立伍力街，入一小铺，专售拐杖、雨伞，各种如鱼骨、牛角、竹、藤及橘、梨、槟榔、榆、柳等木。惟桃木一根，长约二尺，价索十二方，合银一两五钱六分。回寓，知有王芝友来拜。

十四日辛未，阴，冷。滴水成冰。申初，同俞惕庵、殷柏尔、庆霭堂随星使乘车至柏路旺园看冰戏。冰虽结冻，而不坚厚，据管园人云，俟三四日后方可。后绕至园外一小茶楼，楼外花木扶疏，在内同饮香宾一瓶。复入大园，

至茵辟列湖。湖水撤去，有冰不厚，四边标以告白，云“险”，盖恐人滑入水中也。回时，一路车马行人，稠密如前。入夜，微风，冷。

十五日壬申，阴。因李梅择于是日在立木日村娶妻，村距巴里约八百馀里，数日前，请星使前往降光。当日卯正睡起，点心后，星使带庆霭堂、郑子善、刘辅臣、那威勇、殷柏尔等起身，乘火轮车往。酉初，王子显约俞惕庵与彝晚酌饯行，因星使定于本月二十五日起程回华也。同座有王芝友、李辅廷，畅饮甚欢。菜则火锅鱼、鸭、羊肚、鸡心，味美而肥。戌刻谢归。



十六日癸酉，早阴，巳正稍晴。王芝友、李辅廷邀俞惕庵与彝饭，同座有王子显。菜亦火锅鱼鸭，甚佳。谈至申初始回，入夜复阴。

十七日甲戌，阴。丑初睡起，生火点心，食有羊肚汤与蒸饼。卯初，星使率庆霭堂等回。闻李梅妻之父达雷福，年逾六旬。当日两家男女戚友共六七十人，房屋宽敞，款待殷勤。

彝自前二次随使外洋，已知寄送电信之灵便。然中外文字不同，寄之不易。前二次无急务，固未经思及。至此次，多有飞电之处，而寄用洋字，其价既昂，且从中诸多不便。因见外洋有因事秘而以数目代语言者，系以四数代一话，彝遂拟照其法而试仿造之。迨到法京后，又见西人亦有以此法编华字者，惜作而未成。彝乃由《康熙字典》中

择其字之常用者七千馀，按字编数，由零零零一至八零零零，字数核对无差，至是告成。窃自叙曰：

编成华文  
电报字码

寄电信以数代字之法，创自泰西。迹来西人之来华者，传递紧要消息，皆用此法。予去岁随使法郎西，得见其稿，法颇良善，知有益于中外者非浅。特其篇幅较大，且部类不分，字画多寡，悉归错乱，因恐邮递用之，难免亥豕之误。是以不揣愚陋，以大改小，删繁就简，并注洋数①，标其目录于卷首，以便稽考。书既成，呈诸节使，深为嘉赏，命付梓人，爰以为序。

既蒙星使赐叙云：

电气线报②者，用金属浸于药水中，作出电气；再用铜铁丝引之，此动彼应，若电光之速，瞬息千里。泰西各国人用以寄信，其法甚善。旋因遇有密事不宜宣露者，又作出数目号头，排定某字，彼此各执一本，即隔数万里可一查而知，其法尤妙。若智者用之，另有不传之秘。在初员外讲习泰西文字有年，游历各国，曾行大地一周，可谓有志之士。今将西人所制汉洋合璧电报书籍改订，增添目录。余细玩之，足称善本。因题其书名为《电信新法》，携至都门刊印，以公同好。将见四海会同，中外禔福也。

十八日乙亥，阴。巳初，星使乘车回拜热夫类。酉刻，忽一老姬持信一函，来呈星使。内云，系德王之妹，请问能面会否？令

德王之妹

①洋数：阿拉伯数字。

②电气线报：电报。



庆霭堂问老姬何故？对以求助，盖讨钱也，奇甚。不知此妇果系德王妹否？德王名黠良，姓胡痕足伦，住萨克森。而此妇姓索克洛，名娄萨，在此住考力赛巷第二十五号。

十九日丙子，阴而细雨。巳正，范若瑟来拜。午后，王子显来，送俞惕庵与彝各英国枣饼一匣，糖饊橘皮一匣。酉初，费得功与热夫类来拜，皆坐谈许久而去。晚，往拜王子显、王芝友、李辅廷，送彼各笺纸对联一幅。亥初回寓，入夜晴。

初见石印

二十日丁丑，晴，冷。见法邦新出一种印书法颇妙，速于刮削，强于聚珍，能将本人所书之字摹印，字体不变。其法系以白纸刷鸡蛋清者，长一尺三寸，宽约二尺，此纸不宜粘手着油。用时先放少许白木根沫，摇遍弹去，以便易写。写用药墨水，待其干，再以沙布擦铅板。铅厚一分，下连以木，木厚五分，长一尺六寸，宽一尺。板面擦有粗纹，则撒白沙少许，以布抹均。次以温水湿纸背，反铺板上，覆以牛皮，用小木板来回推压数次。去皮，再上白水少许，再覆以皮，再压。如此七八次，起去白纸，则字皆印于铅面。字若不清，则上白药水少许，擦以海沫。擦毕，先以水洗，然后轻轻滚墨，则字皆显露矣。滚墨器作甲字形，木柄铜架，中横一皮物小如笔筒，粗如鸭卵，长约五寸，将墨刷上，随推随转。墨稠如胶，滚墨后，即放净纸，覆之以皮，以木板往来推压数次，字皆印出。所用木板，厚四五分，横宽五寸，长二寸余，上钉毡布一块，作椭圆径，以利手

运。每篇印成，须以水洗板，再上墨再印，如此印千万篇皆可。如印完不以水洗板而上墨，则通板皆黑。虽黑亦无碍，再以水擦则墨去而字出。通套印全，则以布粘沙土药水各少许，擦之皆去。墨水用完，有干墨则以蒸水化之。此板全分价值百方。如不晓印法，售者自能一一告知。铺设巴里城内姚格蕾巷第五七至十号。

以水洗板  
上墨再印

二十二日戊寅，阴。午后，热夫类命人送给路凭执照，并请星使戌初晚酌。未正，王芝友、李辅廷来拜，对谈片时。

申初大雪。是日为礼拜之期，俞惕庵邀往凯歌路左食加非饮高酿。见铺中男女如云，虽大雪缤纷，而往来车马依然络绎。戌初，星使带殷柏尔往热夫类寓晚酌。当时卢地约俞惕庵与彝酌茗，遂乘车往。见其妻，与二三友人坐谈，饮香宾、舍利，食鸡蛋糕、糖果等。亥初辞归。亥正，星使回。

二十二日己卯，晴。午初，星使赠热夫类黄茶叶四大罐，黑茶叶二小罐，象牙柄金面团扇一柄。自书数语云：

崇厚题扇  
赠法大臣

余自本国来法国，行程三万数千里。两月之内，裘葛屡更。因赤道黄道南北度数之分，到法国后，天时大致与本国同。推查其故，巴里居欧罗巴之中，可谓泰西中土。人习诗书，礼仪娴熟，真善地也。今闻热大臣将来本国，必过南洋，特书扇以赠。想贵大臣于舟中用之，必称妙也。

完颜崇

又，当日未初，星使回拜谭、范二神甫。后游柏路旺，乃赠小加非馆一小影，上书数行，令庆霭堂译成法文。书云：

崇地山宫保出使来法国时，游柏路旺，到此小坐，爱其水木清华，颇饶幽趣。盛夏木莲花放，香盈几席，澄怀默坐，心与天游。今东归有日，特留此照，以志雅兴。

辛未孟冬下浣题于梦丹寓楼。

未正，彝同薄郎乘车往轮船公司写船，申初回寓。

二十三日庚辰，晴，冷。巳初，王子显、王芝友、李辅廷同来送行。午正，星使往卫洒拜费得功，申初回；又拜哥士奇，并赠茶叶等物。酉正，哥士奇来答拜。

小说唱本  
须经检查

记：法京有人撰小说唱本以售者，多有手执一本，沿途自唱。男女围而听者。多随而行之。然每书必经官验，其淫词以及有碍于公事风俗者，一律禁止。

二十四日辛巳，晴。早起，收理行装。巳正，细雨一阵。午后，热夫类、哥士奇及卢地来送行。申正，来二大敞车，载行李赴火轮车栈。酉初，彝同俞惕庵乘车去往王子显、王芝友暨卢地、郝福、周恩、高安各处辞行。王子显夫妻以蜜饯、栗子、花生、橘皮、枣饼等而啖之，饮高酿，吃加非，谢别而去。

离巴黎  
回国

二十五日壬午，晴，冷。寅初睡起，点心得食倭瓜馅饺。卯初，同众随星使乘马车行十四五里，入轮车客厅。少坐登车，卯正开。德威理亚送别，殷柏尔仍留巴里，候法国回文。辰初天

明，尤冷。午刻抵塔那庄，停车一刻早饷。戊初至吕阳。一路天寒，车边六扇玻璃大窗，外冻内温，呵气成冰甚厚，遍地积雪尺馀。星使令刘辅臣领众仆役，带行装先往马赛。彝等随乘马车，行数里，入音必雅街第二十号高来店。时有本地总督之委员毕该代木乃来接。此店楼高五层，宽阔整洁。入夜大雪。

二十六日癸未，阴晴不定，甚冷。午后，有本地总督派员前来，领游各处。星使遂携彝与那威勇乘车行六七里，拜其总督瓦兰墩，坐谈片时。

后往商会公所一观。楼高四层，白石铜铁盖造，甚宽敞。上面罗列玻璃大柜数行，中悬东西各国绸缎锦绣五彩，并瓷器画工。又大册页百本，中粘五彩绸缎万种。继入一绸缎局，亦有册页，织工极细，花绘精巧。其至可观者，系一匹金绸，上绣红绒，云系王后初嫁之衣料，宽七尺，长丈馀。又有红或蓝或白质者，上绣五彩花鸟，颜色鲜明。后局东请看作房，车行五六里，过桥入内，楼房狭窄。适值匠人午饭，乃觅一人，微作少许与看。其织机式与中土同，不用火器。回店晚餐后，同俞惕庵街游。楼房整齐，街道宽阔，雪厚盈尺，结冰甚滑。

王后嫁  
时衣料

当日系西历十二月初八日，为天主教天主救生之日，家家有将孩袜盛满礼物，放入烟筒之俗。又高楼屡屡横有灯烛，男女街游，络绎不绝。酉初，由店起身至火轮车客厅，少坐登车，戌正开。那威勇别回巴里。

二十七日甲申，晴。辰初抵马赛，仍入前店。早餐间，有本地总督来拜。当下车时，伊派委员迎接。申正，星使答拜。戌初，殷柏尔到。

## 归途记

二十八日乙酉，晴。辰正，偕众随星使乘车行六七里至码头，登法国公司“美公”暗轮船。长三十六丈，宽六丈，形式与他船同。惟工料朴实，无华饰处。系于七月前造成，初次东驶者。未初开行，出口甚平。临口左右，立有新造假石高墙，极其坚固。其路曲弯，外人不知者，不得而入，如铁锁拦江沙。

马赛登轮

记：同船头二三等征客，男妇不过百名。头等中有四日本人，皆系剪发着洋衣者。

二十九日丙戌，阴，冷。水色深蓝。巳正，寒风微雪。午后雪止浪涌，船即簸扬，男女呕吐者大半。晚餐共桌洋人四五，馀只彝与一日本人而已。入夜风力尤劲，水激船面，金铁皆鸣。

### 十一月

初一日丁亥，稍晴。左右小山频见。申初，遥见小山

顶出烟一道，直冲霄汉，知为小火山也，地名石头墨立<sup>①</sup>。又二小山相连，中横一石作月门。后遇轮船二只，皆西北去者。酉初至墨西拿，船未停轮，但见两岸灯火，密若繁星。晚，与一日本尾张国<sup>②</sup>人丹羽昭阳笔谈许久，出中外书籍多本与看，并问“久闻贵国钦差因天津一事往佛<sup>③</sup>，可成否？”对云：“国书已递，事已妥结。”丹云：“国事如此，可喜可贺。”

〔稿本卷七终〕

辛未年十一月初二日戊子，晴。水平，蓝色。巳初，细雨一阵，未正阴。是日，遇大小风篷十六只。申初，暴风骤雨，船幸平稳。同船有日本四人，游历泰西，携带大木箱十馀只，长皆八九尺，内盛各种机器、火轮。其一人姓丹

丹羽昭阳  
选中国诗

羽名昭阳，朝夕扳谈。伊云：“贵国金嘉穗先生，苏州人，在本处现任学职，曾闻之否？”彝曰：“未闻。”又云：“现在本国国学明伦堂课读。今若驾诣尾张，其学官必款待之。”又一人姓星合名常恕，年近二旬，出一书名《高青邱诗醇》，选者系梁公图字美浓，亦日本人。因见乾隆《诗醇》有唐宋六家，自是以来七百馀年，其杰出于一时者，代不乏人，乃拔取其尤者以续之。于金取元好问，于元取虞集，于明取高启、李梦阳，于我朝取吴伟业、王士正，共诗六百二十二首，中有《姑苏杂咏》古今体六十四首。伊言：“此为诗学大成，搜辑名家，

①石头墨立：斯特龙博利火山，在西西里岛以北。  
古屋附近地区。

②尾张国：今名

③佛(国)：法国。

先后辉映，洵属艺林盛事，幸为我朗吟之。”彝乃诵《送王主簿之平乐》五律云：“路出桂江东，乡音想未通。蛇飞山苦雾，鹏运海多风。木魅长欺客，花蛮少学农。县厅何处，在，椰叶晚阴中。”伊遂将字音记去。又一人姓丹羽名维孝字望楚者，出一册页求书。乃录《海国胜游草》一首以还之，其人深谢。册之中幅，有伊国香霭女史所绘菊花，冷艳宜人，佳品也。谈次，忽停船片时，以修机器之有损者。入夜晴，凉。

初三日己丑，晴。巳正，过堪地高山，积雪与浮云相映成趣，地属希腊。日本人伴正顺闻彝曾游泰西三次，乃索《再述奇》一观。

日人称赞  
《再述奇》

伊云：“君未登扶桑岸而叙述如是之详，足徵博合〔洽〕。其他处历历如绘，益见所论不虚也。”彝言：“既仰赖我皇上洪福，得履其地。其异于我者，固当详为登录；其与我同者，亦可略见一斑也。”是日水平色黑。申初一刻，微风，阴冷，入夜稍晴。近日南行稍东，时际隆冬，严风砭骨，将何以消寒耶？

初四日庚寅，镇日阴晴不定。水黑色，东风晚变东北风，船行甚快。彝在巴里曾买佛手一握，清芬袭人。是日问丹羽昭阳伊国有否？伊云：“本国名为佛手柑，无人不喜，而文人尤爱不释手，陈于几案，古色古香。”伊赏玩良久，彝即转为奉之，拜谢而去。伴正顺复出多书与看。

记：日本呼西国礼拜七日为“七曜日”，曰“日曜”，曰“月曜”，曰“水曜”，曰“火曜”，曰“木曜”，曰“金曜”，曰“土曜”。其历

七曜日



书外标“弘〔明〕治四年辛未颁行。”

初五日辛卯，晴，暖。寅初，抵埃及国波赛新海口外，住船待潮。辰初，潮长进口。见左右新立假石高冈，长皆六七里，后一白石灯楼，高约八丈，旁一海汊甚宽。巳初住船。两岸木楼不多，风篷火轮十数，中有英、法、土耳其三国兵船五六只。当时下客卸货，上冰、煤、鱼肉、菜蔬。土人男女持照像及新开河图来售，客人多有下船散步者。景致无有名胜，不过沙明水净而已。未正，展轮入河。左望大片泥沙，为苏耳士之曲径；右则清水无涯，为满萨蕾湖。直行五十馀里，酉初至湖边太来巴的地方住船。饭后，有男女十馀人鼓瑟而歌。歌间，日本人

日本旅伴  
頗好风雅

丹羽望楚题七绝一首云：“尽似扬州月二分，清歌一曲也销魂。才清若解纤纤语，羨煞名花胜故园。”后本船书手昂立约霭堂，殷柏尔约彝登岸一游，皆辞而未去。亥正散后，丹羽昭阳折柬云：“昨惠仙品，放之枕函，魂梦皆香，无任感佩，但仓卒无物以酬为愧。”入夜阴。由马赛至波赛，计水程四千五百一十里。

初六日壬辰，阴晴不定。卯初开行，过堪塔拉庄、巴腊小湖、艾肥丹庄、麻立亚木村。巳正，抵义思麦力亚庄前之梯木萨湖。一路间有草木，但见数行乌鸦飞鸣而去。有六七土人乘驼者、骑驴者，南北往来。于此湖心，左右立有木棍为界，以便识认。不意误行界外，水浅沙磨底响难行，幸有小轮舟以缆掀尾，转入中心。甫进口，水色黄，至此色碧而清。行十馀里，忽见东岸一尸失去腿足者，又

二狐见船惊窜。未初，入阿美大湖<sup>①</sup>，水色深蓝。南行，波涌如海，遇火轮二只。申初至咸湖<sup>②</sup>住船，因起飓风，路难辨识。管船小官与二英人垂钓，得鱼五尾，长皆四五寸，鳞小，色如鳊鱼。入夜骤雨暴风一阵。近日天气屡变，昨暖如春，今热似夏矣。

运河之畔  
见野狐

初七日癸巳，微阴。卯正开船。因一夜搁浅，行动颇费机力，轮如含沙而转，其声甚涩。午初，抵苏耳士住船，上下客人货物。土人上船售货，有中土桂花油、纸摺扇，本地花油、小照、金银花鞋、玻璃珠、香串等物。惟水烟筒甚奇异，系一玻璃瓶作葫芦形，中一小玻璃筒，上插大小白泥烟锅各一，瓶旁一树胶筒，长约二尺，其口饰以蜜腊，价值十方。

埃及烟袋

申初开行，水色葱绿。入夜大风而船稳。是日，同船有从土耳其京城孔士旦丁<sup>③</sup>来之三日本人，年皆三旬左右，亦剪发着洋服。一名冈田雄次郎，一名田井立吉，一名北川亥之作。

由波赛至苏耳士，除湖外，共八十五吉娄迈当<sup>④</sup>。每一吉娄迈当为法国千码，即中土三千尺，连湖牵计，共一百六十吉娄迈当，即中土二百六十一里。

初八日甲午，晴。南行稍东，顺风，船甚快，水色深

①阿美大湖：大苦湖。  
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②咸湖：小苦湖。

③孔士旦丁：君士坦

④吉娄迈当：公里，千米。

蓝。午正，遇奥地里亚轮船一只，名曰“阿碧”，长约二十八丈，宽五丈，亦系南行者。未初，船右见兄弟岛，距四五里。又遇一法国公司轮船，名曰“胡格立”，长约三十丈，宽逾六丈，系北行者。

巨 舰

初九日乙未，晴，平，顺风。未初，改东风稍北，水色灰蓝。申正，遥望十五六里外，有一英国兵船颇大。据同船英人苏木斯云，可载兵一千五百名，可谓巨舰矣，其名未详。又，同船有新任日斯巴尼亚国驻扎香港领事柴凯阿夫妻，能英、法、日耳曼语，词气温和。

初十日丙申，晴，热似中伏。前三次在七、八月间，曾经此至苏耳士，皆热如今日。今由埃及至此，已历二日，行一千七百馀里始热。足见红海之气候，冬夏亦稍有别。晚餐，得食瓦陇子与鹿肉。

十一日丁酉，晴，平。水色碧绿。午后，有日本人向俞惕庵索字，乃口占二绝云：“供职随貂在海隅，寒暄再易效驰驱。人情物理能参透，大地皆然莫怪殊。”其二云：“轮舟机器妙无穷，窃喜东旋遇美公。浪破沧溟游万里，乘风奥理少人通。”又其自占四句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莫妙是长眠，万事皆已矣。”又《咏红海灯楼七绝》一首与日本人云：“红海灯楼远望真，万层骇浪指迷津。往来征客魂都稳，惟感当年创始人。”

后日本丹羽望楚和五首云：“我亦清游在岁馀，江湖载酒世尘除。异乡风物都称意，山美水明殊更殊。”“年少之

豪气未除，欧罗首尾壮游馀。海东犹有中华在，为阅囊头地理书。”“山川形胜看无穷，到处风流我与公。回首游踪秋在梦，一帆高自海西通。”“风萧萧又月珑珑，残醉认寒秋一蓬。此夜愁人无限意，等闲泊了蓼花东。”

“冷云掩月不分明，夜半冥眸误认津。数个海灯星似影，红珊珊〔珊瑚〕落碧波中。”

丹羽望楚  
作汉诗

是日系彝贱辰，俞惕庵赠酒一瓶，伴以诗云：“香火因缘几世修？乘槎天外又同舟。今朝何幸逢华诞，愿酌仙醪祝海筹。”彝即酬之以诗曰：“晨夕相从赋我多，醍醐渥荷觉颜酡。飞觞此日同君醉，顷刻河山万里过。”

申初，见左右岛屿绵亘，东为亚细亚之阿来必亚①，西为阿非利加之阿北西呢亚②，东名法尔三阿尔池伊③，西名得哈喇阿尔池伊④，遥望黑赤色，或烟云所映也。水被微风荡漾，其色深蓝。晚餐得食薰鹿肉，甚好。

十二日戊戌，晴。早出红海，东北行，午初抵亚丁。因水浅，住船以待潮。有本地十馀黑童，浮水讨钱，口言“大米赛”、“大米赛”，未详何意。水中作戏极灵巧，忽卧忽立，忽仰忽坐，如鱼如螭，如虾如蛇。又有十馀土人，登船出售宝贝、蛤蜊、白珊瑚、豹皮、鹿角、草包、凉席等物。

浮水讨钱

①阿来必亚：阿拉伯。

②阿北西尼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③法尔三阿尔池伊：法赖桑群岛。

④得哈喇阿尔池伊：达拉克群岛。

当此船未住时，殷柏尔与柴凯阿写纸票二十张，每票注明由某分时至某分时，俱卷置于帽内，愿者来拈，出一卢必<sup>①</sup>。卢必者，印度所用之英元也，每卢必重三钱三分，得洋元弱半。无论何时船到，以下锚一锤之声为则，在某分时，应于何票，则某人得卢必二十。彼时星使得票由六至九，俞惕庵由三十至三十三，庆霭堂由二十一至二十四，彝由九至十二。船至，下锚锤响，恰在十分。彼此叫票，彝取出展示，时票相符，船中人齐声贺彩。英人叶昂代收卢必，船主博昂向彝曰：“公今幸甚，既得多金，欲娶妻耶？抑将别有所为耶？”对曰：“以之娶妻有馀，以之购书不足。”其人一笑而去。申初潮长，复开。行六七里住船，上下货物，运送煤水，客皆驾小舟登岸而游。晚餐，彝以所获之彩沽香宾八瓶以酬众人，皆举杯向彝祝颂。饭后，客有鼓琴而歌者，乐甚。

赌彩得胜

十三日己亥，晴。黎明，即有土人前来喧嘩售货。辰初一刻开行，有引水人送出口外。开船之时，有回人年约六旬，到此应下船，又欲往新嘉坡，因无钱偿船价，危坐船面，俯首而泣。众议各出五方，共合百八十馀方，虽与原价不符，亦可代为缓颊。不料船主力争其价，非九英金磅不可，合二百二十五方。盖末等客之无饮食床屋者，由亚丁至新嘉坡每

无钱买票  
人不如狗

①卢必：卢布。

人船价二百三十方；今不过少付五方，而如此严拒，亦可谓无人心矣。他人由马赛携带一狗，价只三十方，尚有食有榻，是人不如狗若也。

当日出口，水平如镜。走印度洋，遥望亚丁，山虽出云，而三四年来自无霖雨之沛，是地气之偏也。入夜微风，时如季夏，皓月当空，四望无际。

十四日辛未，晴，平，水色深蓝。东行，逆风。闻日本农人有别样搏战法，系以两手扶头作两耳形为狐，直伸一拳为枪，双手捧腹为人。其意系人胜枪，枪胜狐，狐胜人。本船昨由亚丁买有生龟二十二，各周二尺馀，高约五寸，价各一方。

十五日辛丑，晴。东行稍北，东风浪涌，船甚簸扬。午后，见日本伴正顺一诗云：“飞船东指去扶桑，针路复东归故乡。回首怪来天地小，西洋有〔尽〕处是东洋。”自注：“余于五月六日辞京，航太平洋赴米洲<sup>①</sup>（阿美里加）。未几，涉亚大罗海<sup>②</sup>（西洋）抵欧罗巴，周游各国有名都邑。今由马赛航海归乡，阅时不过三百日，已一周世界，何行之速也。”按伊所往邦国，虽与彝异，其路程与第二次略同，故录之。入夜天阴，东风尤烈。

日人周游  
世界诗

十六日壬寅，晴。风浪如昨，水色浅蓝。近日出红海，

①米洲：日本称美洲为米洲。

②亚大罗海：Atlantic Ocean，即大西洋。

东北行，天气稍凉。据信行<sup>①</sup> 护送信人云：“印度洋自十月至四月东风，自五月至九月西风。”亥正，遥望正东，红灯两盏，灿烂如星，摇荡南行，盖亦火轮一只也。其名未详，更不知何国者。

十七日癸卯，晴，风浪大于昨日。同船病者数人，而英医罗阿坦之妻，其病尤重。

十八日甲辰，晴。船摇如昨，午后稍平。水色黑。遥见大风篷一只，系西去者。

十九日乙巳，晴，平，水深绿色。早见海面浮有红物长丈馀者六七条，宽皆盈尺，以千里镜窥之，莫得其形。或云鱼，或云菜，未知孰是。

二十日丙午，晴，平。是日系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除夕。早晨，罗阿坦之妻病故，停于床上，着白衣，口含香水一小瓶，以避邪味。按船规，人死历一日，即抛入海。当时因距锡兰不远，暂停远屋以待棺木。而船面木匠即造大木匣，内糊胶布，外敷黑漆。旋有洋仆带一粤人入内，

船上失窃  
怀疑华人

挪移床褥。事毕而罗阿坦失去二金钱，不知何人所窃。船主疑为粤人，而伊誓以如果查出虽死无憾。船主云：“俟到西贡再为处置。”申初天阴，风起波涌，船遂簸扬。入夜，将尸棺由前货舱门系上，置于小船之中，以布罩而覆之。

<sup>①</sup>信行：邮局。

二十一日丁未，晴，平。水色先蓝，后变葱绿。是日系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元旦，早起彼此道喜，英语“哈辟牛伊尔”，法语“邦那内”，日耳曼语“卜娄希牛伊”，义皆新喜也。

巳初，见左鄙高山一带，云雾迷漫。申初一刻，抵锡兰住船。同船人之往印度、堪拿大<sup>①</sup>等处者，约廿馀名，皆于此换船改路。申正，同众随星使驾本船三板登岸，仍入前店。一路波浪汹涌，船只摇荡如前。酉初大雨。众人下船后，将罗医生之妻移葬义冢，英人服缟素送而执紼者甚众。

是日在店晚餐，共桌四十馀人，食有西瓜、椰子、波罗密、黄瓜、蓊菜、白菜、鱼肉等。又一种瓜如甜瓜，子如黑豆，味不甚甘而异香。饭毕天黑，因四面花木水土五味交杂，嗅之如醋似糖，如蓊菜。又潮声、蛙声、蟋蟀声、犬吠声，闻之聒耳不休。登楼则蚊声若雷，搅人不昧〔寐〕。入夜微风，凉比孟秋。

二十二日戊申，微晴。卯正，随星使乘车行十馀里，过铁桥入卧佛寺，鄙陋不堪。

在锡兰游  
卧佛寺

有二黄衣僧开门延入。正中卧佛，四壁绘画卧佛事迹，工不甚巧。去此又行四五里，入菩萨寺，殿宇不宏而整洁。有四僧开门延入。正中菩萨，四壁亦绘佛迹。后入旁殿，登楼出贝叶经二卷与看，长皆盈尺，宽二寸，

<sup>①</sup>堪拿大：加拿大。



字以针刺，圈点横横，当中二孔，串以黄绳。问其价，伊答情愿持赠，乃收一本，给以十方。

又行十馀里，入肉桂园。入者每人出一什令。其告白禁止摘花损木。小孩成群出售肉桂枝，长皆二三尺，粗如大指。去此回店，一路花木繁盛，如椰、榕竹、佛茄、青香子等，其不识者甚夥。有叶如茨菇、大于车轮者，花如黄米、叶如韭菜者。其他数种，笔难尽述。各处山冈水池，回环成趣。按周制固堪御灾，而如此湿潮，冬夏无分，恐外人久住，必生疾病。然以上皆天工，非人力也。沿途悬灯结彩理佛事者，有出凭索费者，过车每辆二什令。

### 肉桂园

入店早餐，店后小园有草茉莉、夹竹桃、木槿、芍药，皆甚高大。惟有海棠叶大如盆，景颇幽雅。店前变戏法者，其藏珠取水，与北京同。惟一人赤背乌须，吹号形若葫芦，手舞足蹈，宛然一李铁拐也。又一人手捧草盒，中一乌蛇，旁人吹号，蛇则竖立，头下鼓起，形似扁鱼，时而鸣跳，时而绕于乌须脖子上。终朝土人来售货物，如珠石、玳瑁、猫眼、铨石、手钏、戒指、锁链、梳篦、笔架、小像、宝贝、蛤蜊、草盒、山耗匣等。有象牙，其纹如云片石者，乃其槽齿也，每块长一寸六七分，宽二寸五分，厚三四分。其他有象牙盒匣盘筒等，工尚精细。又有中华日本货物几种，如雨伞、纸木象牙摺扇、瓷器、木匣、草鞋、漆物等，价值颇昂。午后大雨。申初，随星使驾本船三板回船。时值大雨倾盆，

### 弄蛇者

遍体皆湿。上船后，因自印度来船一只，相与换载货物，上下抬卸，人语喧哗，终夜不息，故未开。

二十三日己酉，阴。早，见东一小岛，势甚峻嶒，碧树丛生，楼亭各一。下面水力激石，浪起丈馀。左右三三两小舟，佳景可赏。土人售物与变戏法者，皆来船面喧哗。未刻，上下货物毕。申初一刻，展轮出口。无雨微风，水平船稳。当日早餐，得食一果，如黄皮果，而大如梨，味甘且香，实似桃仁，土人呼曰“檬果”。午酌有冰镇西瓜，甚佳。晚餐食有波罗密，日本人不知其名，彝以笔告之。晚，见丹羽昭阳墨画波罗密一枚，似是而非。彝乃告其根枝何式。伊云：

波罗密

“弟画虽不佳，然在客窗中偶尔拈毫，不过无聊之极思耳。今知布鼓龙门，亦聊以慰旅况也。”

二十四日庚戌，晴。逆风，浪涌船摇，人多呕吐。见船头新上四等客三十馀名，多有剃秃者，衣冠白红二色，皆不着鞋，鼻孔横有小环，手足十指皆贯金钏。或云西印度人，未知确否。

二十五日辛亥，晴。逆风。西人论地球，直径二万七千六百九十二里，周八万七千一百九十二里。对北极之腰线曰赤道。自东至西之线名纬线，赤道以北者曰北纬线，以南者曰南纬线，量纬线以赤道为主。自北至南之线曰经线，量经线以各国京城为主，京东为东经线，西为西经线。（编者按：此句疑有误，当作：“量经线以英国京城（格林威治天文台）为主，以东为东经线，西为西经线。”）地周三百六十度，每度二

百五十里。每度计六十分，每分六十秒。自赤道向北二十三度半曰北带<sup>①</sup>，向南二十三度半曰南带。再向北二十三度半〔编者按：度数与规定不符，疑有误。〕曰北圆线<sup>②</sup>，向南二十三度半曰南圆线。全地分五道，自南带至北带曰热道<sup>③</sup>，自北带至北圆线曰北温道、曰北黄道<sup>④</sup>，再北曰北寒道、曰北黑道<sup>⑤</sup>，自南带至南圆线曰南温道、曰南黄道，再南曰南寒道、曰南黑道。十度为一线，南北三十六经线，东西一十七纬线。地球每日自西向东一昼夜一转，半球向日为昼，半球背日为夜。地有吸力，故万物不坠。因其动而有常，是以毫无错乱。倘一息不行，则万物反行倾倒矣。地转向东，故每日日出于东而落于西，此一小周也。又一大周，盖地环日而转，每年一周，以定四时。在泰西每年一次，在中土则自前冬至至后冬至，计三百六十五日二时七刻有奇。其成四时之故，因地球每年转日，时以赤道北向日，时以赤道南向日；北向日之时，到处皆热为夏，对面为冬；若地球稍与日斜对之处，均属春秋。又，地球赤道近南极之地，半载有日而无夜，近北极之地则半载有夜而无日。此地形之大略也。

二十六日壬子，晴。旁风，船行微快，水色深蓝。记：

---

①北(南)带：北(南)回归线。 ②北(南)圆线：北(南)极圈。 ③热道：热带。 ④北(南)黄道：北(南)温带。 ⑤北(南)黑道：北(南)寒带。

外国以船寄物，船行给票四张，各长三寸五分，宽七寸。先印一船，后添送往何处、何人名姓，再则印就十二行，云某船船主何

海运货票

名。告白：“本船现在某处称为第一，坚固合式，随时前往某处，寄物带信，一路平安，自有苍天保佑。今有某老爷送往某城某人何物几箱几匣几件，本船业已收妥登帐。该物到某城时，某人收到，应给船费若干。其他加减花费，随时更改。送到之后，作为废纸。至于海上危险，各有天命。特此告白。”末署“某年月日、何处”。按该行所给四张，寄物之人须存两张，其他两张须先后陆续随信寄交收物之人，以凭收取。

二十七日癸丑，晴。早，见北面十馀里之外，有小岛六七，峭壁凌空。后改东行稍南，见南面长山一带，相距亦十馀里，乃苏门答腊也。山色深浅，绿色迎人；时而白云横亘，只见山巅山麓，倏忽变化，奇景可观。未初大雨滂沱，酉初止，入夜晴。

二十八日甲寅，晴，暖，水平如油。早见飞鱼若许，又见巨木块块，不知何处飘来者。未正，大雨一阵，继而细雨。申正，对面来英国轮船一只，彼此系旗，上下三次，礼也。又见左右小岛各一，相距皆十数里，左者如塔，右者如龟。戌正雨止，晴。

二十九日乙卯，晴。水葱绿色。早，见正东长山一带不甚高，相距约十馀里。林木森森，蔚然深秀，乃马六甲也。间有房屋点

过马六甲  
抵新加坡

缀，炊烟上升。午后，遇风蓬三、火轮二，皆南行者。申初，又见山冈一行，回环小岛，渔舟浮于水面，白鸟上下飞舞。申正，见正北长山有一小岛，上建灯楼。又一小三板，中坐粤人十馀名，后则四面岛屿错列，如在画图中也。酉刻，抵新嘉坡。因有二船停泊，酉正一刻始得傍岸。搭跳后，即随星使登岸，乘马车行十数里，过大东街铁桥，至前次去之欧洛卜店。见左右新建楼房，上下八十馀间，整齐宽阔，增有中土店伙廿馀名，年皆二旬左右。

胡璇泽为  
暹罗王义弟

当晚正坐间，来一华人，年约二旬，着草帽单衫。自云浙江人，林姓，其父曾任游击，因歿于阵，荫袭世职，现食半俸，家有老母幼弟。因去岁其友粮商某约游西贡，以便购粮。不意来此，久不得归，不知其母倚门瞻望，几经寒暑矣。又云，黄浦胡璇泽，现在此地为英国知县，曾为暹罗老王义子，今王封为义弟，赠有府第象旗。其楼舍颇大，古董甚多，并许游人赏之。

又，十日前暹王来此，英官排列鼓吹，接待甚厚，言其将去英、法一游。又言英曾攻暹罗，约王登船议事。王去，立于船边，立则左倒，蹲则右欹，问其船系铁造者否？英众曰“然”。“然则如此非铁船也，何如此之轻耶？”英乃令其去，而与之和。

当日店中旅客颇多，夜卧虽有蚊帐，而雷声震耳，不堪其扰。只得秉烛而起，谈论古今掌故。待晓则击柝敲锣，颇有故乡风味也。

## 十二月

初一日丙辰，晴。巳初，早餐后，随星使乘马车行十五六里，至坡坦立园。一路平坦，左右小房颇多，皆竹作间架，蕉代陶瓦，出售藤椅、雨伞、茄子、黄瓜、春笋、冬笋、蓁菜、香菜、豇豆、菹豆、菠菜、白菜、蕉子、甘蔗等。遇有单马双牛车数辆。土人少，粤人多，男女老幼，提筐负担，络绎不绝。沿途山冈小河，竹树丛杂。园中密植奇花异草，所识者如洋海棠、向日葵，梔子、线松、木槿、马缨、探春、芙蓉、美人蕉、勤娘子、鸡冠、凤尾、玫瑰、绣球、老来少等。芭蕉横生如扇，松枝直长如塔。两岸有椰、竹、榆、柳。池种红白莲花，朵大于碗而瓣碎。鸡头米叶大如轮而花赤。看毕登车而归，御车高歌，土音吁呢。

110年前  
之新加坡

抵店未下车，而往大东街“新莲香”酒楼早餐，共菜八盘，酒味甚美。楼上四壁，悬有许其光、陈其琨对联画轴，可为希世之珍。食毕回船，有哥士奇之侄哥斯吉来拜，坐谈片时而去。时岸上土人出售蛤蚌、宝贝、凉席、巾扇、蕉子、甘蔗、椰子、波罗蜜等。又有换钱者，盖去此以南用英、法二国洋钱，以北用墨西哥鹰圆。本船上下货物毕，申初展轮，出口北行稍东。戌正，见右鄙二山，上建灯楼。船过时，连放起火三四个，系暗号，以示危险也。

新加坡以  
北用鹰洋

初二日丁巳，晴。正北行，逆风，水浅蓝色。早，见

东面二小山，形如馒首。申初微波。戌正，因烟筒积灰着火，飞出落于布棚之上，烧成小孔。众水手急以水龙喷之，旋灭。当时妇女皆震恐。日本丹羽昭阳因近日心中烦闷，便溺不通，求俞惕庵医治，即与以清麟丸及鞠越丸各少许，其人深谢。

初三日戊午，晴，北风，浪甚大，船摇无停晷。未正，因北风劲，船行甚慢，乃令水手登桅顶，将横杆直立，以杀风势。忽一水手名庞那阿失足落海，同船女客致多哭泣者，众人急掷救命圈于海。幸伊善洒，遂执此圈，逆流而上。船即停止，下一杉板。副船主罗郎与三水手，随波上下，飞行七八里，始救出其人。面色稍改，水未入口，可谓死而复苏矣。彝因前在锡兰、新嘉坡二处受寒，夜间呕痢不止。

初四日己未，晴，暖。水色黑而船稳。

西贡张家  
殷勤接待

辰初抵西贡芹蔴河口住船待潮，巳正一刻入口。一路草木葱郁，绿色盈眸。未正停泊下锚后，星使令殷柏尔持片往拜法国总督达皋路协，伊旋请晚餐。张沃生（霏霖）久见新闻纸云中国钦差于某月日由法起程。当日船到，即令其伙计郑姓者来探，并约彝造访一晤。彝辞以昨夜抱恙，不克应命。后又遣郑敦请再四，乃不得已而往。畅谈次，其友杨深远字云衢者来，不期而会，相见甚欢。约同车游，行十数里。回见沃生告别，强留午酌。登楼见四壁画轴陈设，甚为鲜明。食有鱼翅、海参，粥系赤小豆、苡仁米、赤茯苓、川卑藜合煮，可医

湿热。食毕谢别，命人送归。晚，赴达总督之约，佳肴罗列，酒尤甘美。戌正回船。亥刻，张沃生来船，坐谈良久。

初五日庚申，晴。早，张沃生呈送星使板鸡、板鸭各四只，糕点四盘，橘橙、波罗蜜二筐。早餐后，星使令彝往谢，送团扇一柄，小照一张。又往送达总督团扇一柄，象牙细花笔筒一个。伊回敬枣糕一匣，加非与勺勺腊各数颗，种以木匣，上罩玻璃。酉初一刻开行，中途至第六十七湾，因其狭窄，几乎上岸。戌正出口，少停复开，水平船稳。入夜，凉。

互相馈赠

初六日辛酉，晴，平。北行稍东，见西面长山起伏，相距三四里，乃安南边界也。

记：是船船主一，副船主一，小船使三，管机官正一副三，学徒二，医官一，水手四十名，烧火人四十名，男女仆役匠人等共四十八名，庖丁四名。入夜，阴。

初七日壬戌，微阴，逆风，船稍摇荡。午后，遥见西面轮船一只，不甚大，南行顺风极快。酉初大雨，颇凉。

记：由法国海口至上洋，沿路各站，头二三四等火轮船费，公司开有清单，其号码由右横看。所谓末等，系住于船面无饮食者。计开于后①：

①因改为横排，表格式样略有变更。



由	至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末等
马	波	510	325	195	130	110
马	义思麦力亚①	560	364	218	145	125
马	苏耳士	610	400	240	160	135
马	亚丁	1000	750	450	300	260
马	锡兰⑥	1500	1125	675	450	370
马	班晒立②	1500	1125	675	450	370
马	马达啦③	1500	1125	675	450	370
马	夏夏大④	1625	1220	730	490	395
马	新嘉坡	1875	1405	845	565	475
马	巴塔瓦⑤	2125	1595	955	640	540
马	西贡	2000	1500	900	600	495
马	香港	2125	1595	955	640	540
马	上海	2375	1780	1070	715	575
波	义思麦力亚	50	40	30	22	20
波	苏耳士	100	57	50	35	30
波	亚丁	850	640	385	255	275
波	锡兰	1350	1015	610	405	345
波	班晒立	1350	1015	610	405	345
波	马达啦	1350	1015	610	405	345
波	夏夏大	1475	1105	665	435	365
波	新嘉坡	1725	1295	775	520	450
波	巴塔瓦	1975	1480	890	595	515
波	西贡	1850	1390	835	555	475

①义思麦力亚：伊士美利亚。      ⑥锡兰：科仑坡。      ②班晒立：本地治里。  
 ③马达啦：马德拉斯。      ④夏夏大：加尔各答。      ⑤巴塔瓦：雅加达。

由	至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末等
波 赛 波 赛	香 港 上 海	1975	1480	890	595	515
		2225	1670	1000	670	555
义思麦力亚	苏 耳 士	50	40	30	22	20
义思麦力亚	亚 丁	800	600	360	240	225
义思麦力亚	锡 班 兰	1300	975	585	390	330
义思麦力亚	班 晒 立	1300	975	585	390	330
义思麦力亚	马 达 啦	1300	975	585	390	330
义思麦力亚	夏 夏 大	1425	1070	640	430	360
义思麦力亚	新 嘉 坡	1675	1255	755	505	435
义思麦力亚	巴 塔 瓦	1925	1445	865	580	500
义思麦力亚	西 贡	1800	1350	810	540	460
义思麦力亚	香 港	1925	1445	865	580	500
义思麦力亚	上 海	2175	1630	980	655	540
苏 耳 士	亚 丁	750	565	340	225	210
苏 耳 士	锡 班 兰	1250	940	565	370	320
苏 耳 士	班 晒 立	1250	940	560	370	320
苏 耳 士	马 达 啦	1250	940	565	375	320
苏 耳 士	夏 夏 大	1375	1030	620	410	345
苏 耳 士	新 嘉 坡	1625	1220	730	490	425
苏 耳 士	巴 塔 瓦	1875	1405	845	565	485
苏 耳 士	西 贡	1750	1315	790	525	445
苏 耳 士	香 港	1875	1405	845	565	485
苏 耳 士	上 海	2125	1595	955	640	525
亚 丁	锡 班 兰	800	600	360	240	195

由			至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末等
亚	丁	班	晒	立	800	600	360	240	195	
亚	丁	班	达	啦	800	600	360	240	195	
亚	丁	班	夏	大	900	675	405	270	220	
亚	丁	班	新	坡	1625	700	420	280	230	
亚	丁	班	嘉	瓦	1260	945	565	380	320	
亚	丁	班	塔	贡	1135	850	510	340	280	
亚	丁	班	西	港	1260	945	565	380	320	
亚	丁	班	香	海	1420	1065	640	425	330	
亚	丁	班	上							
锡	兰	班	晒	立	190	145	85	45	40	
锡	兰	班	达	啦	190	145	85	45	40	
锡	兰	班	夏	大	460	345	205	140	120	
锡	兰	班	新	坡	580	435	270	175	155	
锡	兰	班	嘉	啦	1040	780	470	310	280	
锡	兰	班	塔	贡	915	695	410	275	245	
锡	兰	班	西	港	1040	780	470	310	270	
锡	兰	班	香	海	1325	995	595	400	335	
锡	兰	班	上							
班	晒	立	马	达	40	30	20	15	15	
班	晒	立	夏	大	265	200	120	80	70	
班	晒	立	新	坡	750	565	340	225	195	
班	晒	立	嘉	啦	1200	900	540	360	320	
班	晒	立	塔	贡	1075	805	485	325	280	
班	晒	立	西	港	1200	900	540	360	320	
班	晒	立	香	海	1480	1110	665	445	365	
班	晒	立	上							
马	达	啦	夏	夏	265	200	120	80	70	

由			至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末等		
马	达	啦	新	嘉	坡	750	565	340	225	195
马	达	啦	巴	塔	啦	1200	900	540	360	320
马	达	啦	西		贡	1075	805	485	325	280
马	达	啦	香		港	1200	900	540	360	320
马	达	啦	上		海	1480	1110	665	445	365
夏	夏	大	新	嘉	坡	1015	760	455	315	260
夏	夏	大	巴	塔	啦	1395	1045	630	420	365
夏	夏	大	西		贡	1200	900	540	360	320
夏	夏	大	香		港	1200	900	540	360	320
夏	夏	大	上		海	1680	1260	755	505	410
新	嘉	坡	巴	塔	啦	240	180	110	80	60
新	嘉	坡	西		贡	240	180	110	70	60
新	嘉	坡	香		港	615	460	275	185	155
新	嘉	坡	上		海	1015	760	455	365	265
巴	塔	啦	西		贡	515	385	230	155	135
巴	塔	啦	香		港	905	680	405	280	235
巴	塔	啦	上		海	1330	1000	600	400	345
西		贡	香		港	405	305	180	120	105
西		贡	上		海	785	590	355	235	205
香	港		上		海	405	305	180	125	105

以上船价，因时更改，所差无几。此系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所立，即中华辛未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华航线  
轮船票价

初八日癸亥，镇日大雨。水黑色，狂风巨浪，船甚簸扬，一日只行五百馀里。

两广总督  
派船迎接

初九日甲子，阴雨，风浪如昨。申初，雨止稍平。亥正一刻，抵香港住船。正在酣睡间，忽粤海关税务司包腊来，云带有火轮船一只，来接钦差到省，系奉瑞制军（麟）所委。并交彝公文二角，云昨日由北京到者。包去，即呈星使阅毕。将眠，有本船洋仆叩门。询以何事，则云：“有人要面禀钦差。”彝因星使就寝，面诘其人，系本地水师夜巡兵，姓朱名安。询以何故，则云：“不知钦差将欲何往？”彝告以旋旌上海，其人乃去。时天色渐明，通船收洗，上下货物，人语喧哗，声音震耳，虽眠亦不能安枕矣。

粤省官员  
差人来拜

初十日乙丑，晴。早，有粤省督抚藩臬府县多官差人来拜。辰初，包腊与“凌风”轮船船主哥嘉来拜，坐谈片时。又有长乐初将军（善）之二犹子志锐、志钧暨刘贰尹（光炳）来拜。早餐后，星使令彝持片往拜驻此英国总督怀达菲，未遇。遂乘肩舆登山眺望，一路花木葱茏，红绿芬芳。又回拜包腊与哥嘉于“凌风”轮船。船不大而坚固，铜炮二门，甚为威肃。未初，回船。

十一日丙寅，晴。巳初，同俞惕庵乘舟登岸，步至燕乐轩早餐，食品甚佳。当日，左有“高达威烈”轮船欲往羊城，右有“发斯”轮船欲往日本，彼此上下货物行装，其声嘈杂。至午正，而“发斯”轮船开行矣。入夜，阴。

十二日丁卯，微阴，凉。昼夜下货，未正始完，“高达威烈”移去。申正一刻，本船开行。出口后，秋高气爽，海不扬波。入夜，晴。

离港赴沪

十三日戊辰，晴，凉，逆风，水葱绿色。午后入闽界，左右多山，水色变黄。遥见一桅西行，系由日本来者。入夜风劲，船微摇荡。

十四日己巳，晴，风浪如昨，水金黄色。巳初，见西面数小岛。未正，遇北来美国小轮船二只。申初，阴雾而细雨，水葱绿色。又见左右数小岛。申正一刻，出八百里横洋，又名窄海，入浙界，风浪尤大。

十五日庚午，阴，雾，风雨。日光不见，度数难分，山无形影，而里数难计。午后住船三四之时，以绳系一如锥之铁器于水，水深六丈二尺，以之粘上淤泥而查其色，以辨现抵何处。船行虽漫而摇荡特甚。入夜，冷气难禁。

十六日辛未，阴，冷。早，过钱塘江口，遥见渔舟数只，水色黄，左右皆山，有白鸟飞鸣而过。后至黄浦江口，因水浅住船。终夜甚冷，船仍摇荡。申正，有英国轮船使人驾小舟来告：“未初时，有人前来问路，今尚未回，不知何往。”

十七日壬申，阴。巳初潮长，进口。未初，复停轮于江心，言俟水浅方可傍岸，以待潮退也。酉初，泊于虹口码头，即有涂朗轩观察（宗瀛）、杨雱香观察（咏春）来迎。后下船乘肩舆行二十馀里，入小南门至蕊珠宫，又名也是园。临门左有

到上海后  
住也是园

文昌殿，高耸华美。屏门内中厅数间，亦皆整洁。旁有假山，虽系匠智，巧比天工。时值隆冬，苔痕尚绿。小河曲弯，水色澄净，台榭点缀，幽雅可观，诚避暑之佳境也。

十八日癸酉，早，大雪，午后止。有观察涂朗轩（宗瀛）、杨雱香（咏春）、吴桐云（大廷）、冯竹儒（焮光）、周琳素（家勋），太守朱云甫（其昂）、褚星斋（兰生）、郑玉轩（藻如），司马郭幕徐（阶）、陈宝渠（福勋）、黄岳川（钺），刺史冯莲士（宝圻），别驾张翰卿（志均）、谢隐庄（鹏飞），大令陈子庄（其元）、周次莲（履祥）、葛蕃甫（绳孝）、许宝臣（之善），巡守金月亭（灏元）、裘介眉（鹤春），轮船局文案谢子威（凤仪）、冯祐生（承绪），波斯领事官聂鼎与法国神甫郎怀仁、步天衢、蒋超凡等陆续来拜，有面晤者，有投刺者。

波斯领事  
法国神甫

十九日甲戌，阴，冷。镇日有廉访金兰生（安清），方伯王竹鸥（承基），观察刘芝田（瑞芬），大令朱翼甫（其诏）、周孟渔（世澂），司马张籽云（秀芝），别驾孙砚山（和鸣）、陆费实卿（森），参戎叶云岩（圻）及薄郎、殷柏尔、税务司狄妥玛、法国领事官梅让与通使阿麟来拜。

二十日乙亥，阴，雪。午正，随星使往拜各国领事官。回寓，知有孙砚农（文田）及副税司辛盛等来拜。酉初，雪止。

时近新年

二十一日丙子，微晴。巳正，乘肩舆往各署各馆答拜。因时近新年，各间巷市廛增添货物，繁盛之极，行人如蚁。回寓，知各国

领事官来投刺。

二十二日丁丑，晴，凉。午后，乘肩輿往西昼锦里答拜孙砚农，往江海关答拜狄妥玛、辛盛。回寓，见小河结冰，厚约五分。

二十三日戊寅，晴。早，乘肩輿各处辞行。是日系恭祀司命之辰，街市有卖年糕、松枝、元宵、小纸轿等物。入夜，爆竹声喧，与北京同。

二十四日己卯，晴。早起束装。巳正，乘小轿，出小东门至河堤，驾小舟行半里，登中国轮船。船名“恬吉”，系上海招商局所造，洁净整齐，与外国同。长约十八丈，宽三丈二尺，驻兵三十六名，花子铜炮十三门，坚固雄威。带船官系提举銜候补知县薛梅溪（培榕）。午初一刻开行，出吴淞，入扬子江，甚平。行五百十数里，亥初一刻至江阴口住船。入夜颇冷。又同船伴送有朱太守云甫（其昂）暨司马程雪轩（煜）。

二十五日庚辰，晴，冷。子正开船，巳正过凤阳县曲山。未初过焦山，鸟鸣上下，树木苍苍。金山三面在陆，一面临江，庙宇重修，壮丽如旧。当时本船领兵千总演队施放枪炮，皆整齐骁勇。未正，抵瓜州口住船。有李叔彦观察（常华）、鹿大令（伯元）及镇江税务司德瑾琳等陆续来拜。后与朱云甫及薛、程二君告别，驾小舟进口，登如意船，即开。行二十里，亥正至七岔河堤停泊。入夜甚冷。

记：由江阴口至瓜州，计水程七十二里。

船过金山  
燃放枪炮



二十六日辛巳，晴。丑正开，行三十里至扬州徐凝门外住船。有英太守（杰）、柳大令叔平（承先）、李次生（修梅）等来拜。途次，有洋枪队百名跪接，整齐威武，与京中神机营略同。早餐后，星使乘轿进城，各处答拜。彝同俞惕庵入城，步至多子街，见通城房屋新修，已得十分之半。申初开，行数里至东门之利津门。星使回，申正复开。见岸上三大土围，周竖花旗，中立大纛，书曹、刘、朱三营。曹营列洋枪队百名，放三连环，起止甚齐。复行七八里至湾头地方，右列王营洋枪队一千，枪声整齐，衣冠一律，旗动角鸣，齐行跪送。再行二十里，至瓦窑埔停泊。入夜，雪。

洋枪队

二十七日壬午，阴。早，细雨一阵。丑正开，走少波湖〔邵伯湖〕边。湖与运河，原界以石堤，近因水大开口，湖与河连。巳正过铁牛湾，至邵伯镇，楼房密列，石堤巩固。申初，过贞应祠，即露筋娘娘庙也。当时细雨。又过大小车路〔车逻〕，共行百里，至高邮。少住复开，行一夜。

二十八日癸未，阴雾细雨。行百二十里，酉正抵宝应县，少住又开。入夜，大雪。

二十九日甲申，微晴。行八十里，申初一刻抵淮安城庆安门外少住，见临门横匾，颜曰“星槎云路”。对岸一黄亭，乃御诗亭也。申正开行，一十五里至本头住船。有郑子善之兄郑天申（明保）至，言由天津带有马兵二十名来接，现留清江浦。酉初一刻复开，行一十五里，过淮关，至极闸，住。入夜，

星槎云路

晴，冷。

三十日乙酉，晴。丑正开，行三十里，已初抵清江浦。傍岸后，乘肩舆行八里，至王家营蒋三义店宿。有欧阳健飞总戎（利见），吴朝杰（家榜）、刘受亨观察（咸）及万大令（青选）陆续来拜。

### 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新正月

初一日丙戌，晴。午正，乘肩舆进城，各处答拜。一路风和日暖，地气上升，池冰破玉，园柳垂金。爆竹震耳，鼓乐喧天，人民欢乐，预兆丰年。未刻回寓。晚餐有蒋润生太守（宗启）与星使同席，甚为欢畅。

清江浦  
过元旦

初二日丁亥，晴，暖。闻近日天气为江南之正。向来雪少冰薄，是年冰竟着寸，雪亦及尺。午后，有鲍小山廉访（桂生）、路司马（崇）、闪参戎（凤来）、安游圃（滢）等后来拜。入夜，束装。

初三日戊子，晴。卯初起程，乘车过盐河，见严霜遍野，犬吠孤村。行三十里，已正至渔沟，早饷。后有官派营兵二十名护送。又行四十里，入桃源县〔编者按：今泗阳县〕界众兴镇宿。此地风景，胜于王家营多矣。晚，同俞惕庵步入天后宫，叩谢往来航海，化险为夷。

初四日己丑，晴。卯初起身，行五十里至仰化集早饷。见壁题一诗云：“小睡才交睫，征人又束装。雄心三尺剑，旧恨九回肠。鞭

旅馆题诗

影摇新日，蹄跟没晓霜。男儿须努力，前路正茫茫。”又一诗云：“山程未改石嶙峋，重历征途感夙因。旧事空留鸿爪雪，新愁乱逐马蹄尘。客怀寂寞凭谁诉，世路崎岖要自珍。寄语乡关好知己，天涯曾忆官游人。”其写旅况情景如画，故录之。

去此五里，过乾沙河，入宿迁县界。行六十里，申正至顺和集宿。入夜，阴云四合，微风欲雪，冷。

初五日庚寅，晴。卯正起身，行五里，过运粮河。有永济七十二孔长桥，桥已损坏，只馀石墙四十馀堆而已。今运粮河与葡萄河连，水不甚深而清澈可爱。过河行六十里至峒嵒早尖。又行六十里，出江苏宿迁界，入山东郯城县界。申刻，抵红花埠宿。此地有桥名“成正”，俗名“五花”，亦多毁坏。沿途景致宜人，如直省仲春天气。乃口占

春牛耕  
种图

二韵云：“春到郊原风日丽，遥看草色近还无。村人鼓乐丰年兆，处处争看耕种图。”因各墙贴有春牛耕种图也。入夜颇凉。

初六日辛卯，晴。卯初起身，行六十里，过郯城黄河，至十里铺早尖。午后大风，甚冷。又行六十里，入兰山县界。申正，至李家庄宿。一路道途平坦，房舍整齐。入夜，风息，稍暖。

初七日壬辰，早微阴，凉。卯正一刻起身，行四五里，过沙河，无舟，以人舁车过冰。行四十五里，至沂州城外早尖。后进城，入望淮门，出崇岱门，见人民喜悦，鼓乐喧天。街市有杠箱官，头戴红顶、松枝翎。又有双手小车，

偏坐一女，旁立女仆，皆男扮女装也，故作欹斜欲跌之状，娇态横生，趣甚。又有结队鼓乐，共遇六次，皆第一人手捧神像、黄钱、金银纸宝，不知所往。行四十里，至枣沟头入山；行五六里，抵半城宿。是地不大，小巷一条，房舍鄙陋，铺户无多。夜半，闻黄道崇由上海来此谒见星使，少坐即去。

人民扮官  
松枝作轿

初八日癸巳，晴。卯正起身，行四十里过河，有二十六孔石桥。又行五里，至青驼寺早尖。后行四里，过双后村，入沂水县界。走四十一里，至垛庄，宿于刘甲三廉访（策先）之别墅。屋宇整洁，陈设古雅，画轴颇多。此村较前二处，颇觉丰饶。

初九日甲午，晴。卯初起身，行数里，入蒙阴县界。行五十五里，至龚家城早尖。后入新泰县界，行六十里，至鳌阳镇宿。道途宽敞，四鄙山峰拱卫，鳌阳孤峙，极其嶙峋。楼舍点缀，杨柳青青，似为行人而送目也。晚，见店壁有诗云：

店壁长诗

黄尘掩面草婆娑，泰岱驱车一再过。云既出山应作雨，水缘归海不生波。塞花驿柳新诗少，店月桥霜旧梦多。读书万卷行万里，东风作笑酒颜酡。横山乱石太嵯峨，杖策疲骡缓缓过。莫谓道难轮易折，世情最是险峨多。轻车驱入蒙阴道，万壑千邱眼底过。独上高峰舒长啸，绕轮惟觉白云多。地入东蒙路转行，旧村追忆古颛臾。连天皎洁峰如玉，扑面萧森雪有珠。轮碾平沙声历碌，泥融石磴路崎岖。年来况瘁烦车马，致谢王尊九折途。一天风雪两轮忙，辗转嶙峋乱石冈。已觉邮程劳马足，那堪馭板下羊肠。路途遥远情弥切，世道崎岖味久尝。

唤起征骖限魂魄，醉乡无处不康庄。

其述行路之难，有不堪回首处，故录之。

作诗咏三  
次出国

初十日乙未，晴。卯正登车，行四十五里，至翟家庄早尖。又行四十里，未初抵杨柳店宿。一路道途平坦，车行甚快。当晚，

口占七律云：

迹因洋务役多官，随使西征亦壮观。  
往返一周天地阔，后先三次海洲宽。  
游人惯负征途苦，久客方知行路难。  
劳瘁不辞他国远，皇恩不报内何安？

其二：

浮海从来未设官，著名中外亦奇观。  
多游邦国见闻广，久历风尘心地宽。  
酬世全凭经世略，受恩容易报恩难。  
登山冀以舒长啸，明日驱车抵泰安。

十一日丙申，晴。卯正起身，入泰安县界。行四十五里，至崔家庄早尖。又行五十五里，申初抵泰安府城，住南门外南关店。一路山石嶙峋，沙泥浅水，诸多窒碍。惟至此则道途平坦，人烟稠密。又，近日走山路，遇男女背香朝顶者，前呼后应，络绎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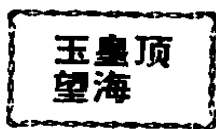
十二日丁酉，晴。寅正睡起。卯初，乘肩舆，有仆役

坐爬山虎  
登泰山

秉烛举火把，随星使入城南门之泰安门，出北门之仰圣门，登泰山。行数里，至关帝庙换山轿，即俗所谓“爬山虎”也，土名“山

兜子”，颇宽敞。抬夫二名，肩荷横行甚稳。又行四十里，登我朝所修石阶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六级，至碧霞宫拈香。一路青石峻嶒，苍松密列，泉水潺潺，山禽飞舞。左右石壁，有今古名人诗词笔迹，无暇细记。石径石阑，极其平坦，宽高各丈馀，进香者以数万计。一路设有茶棚，兼卖粥饼果食。有老幼男女乞丐无数，小儿赤身，老姬跪而叩首，口内祝言不断。有举灯笼者，燃火把者，罗列道中以讨钱。又有老妇跪卧当途，面体不露，白发苍苍之假人，灯下难辨。

沿途过下天门、中天门、飞之阁、万仙楼、五大夫松牌、南天门等处。见碧霞宫殿宇宽宏，香烟缭绕，中供圣母娘娘像，罗拜者拥挤，几于无地自容。又行里许，至玉皇顶焚香殿，前团石一堆，乃泰山顶也。旁有穿阁几间，四望无际，烟云叆叇间，但见海面船桅二三而已。去此回行数里，至东岳庙拈香。早壇后，步至梦仙宫，一小石庙也。中塑星使之尊甫麟见亭（庆）河督之像，叩谒毕，下山。



入城，至岱庙拈香。庙极高大，四壁如城，殿宇宏敞，前如北京报国寺，后如东岳庙，碑匾牌额甚夥。中有松名“飞来凤”、“温凉玉”者，皆苍髯瘦甲，翠盖阴浓。殿前有扶桑石影壁与天师神符碑。

申初一刻回寓，又同俞惕庵步入城南门，出西门之岳晏门，见街市整齐，宽于上洋者加倍。铺户密列，势似羊城。近值山会之期，新货罗列，极其繁华。男女如蚁，颇为

闹热。

往东岳进  
香之盛况

十三日戊戌，晴。卯初起身，入长清县界，行五十里，至佃台庄早尖。又行五十五里，至章夏宿。一路下坡，滚石车摇，甚为困顿。天气渐暖。因近进香之期，自晨至暮，男女老幼，伛偻提携，推车负担、乘马骑驴者以万计。更有三五匹骡马之大车数十，内坐老妇三四，同行者前人敲锣，后者呼喊以开路。昼则尘土迷目，夜则灯烛连绵。各村镇及田野皆设席棚，出售茶水、烟、酒、粥饼、馒头，以及柿、薯、鸡卵等物。

十四日己亥，晴。辰初起身，行三十里，至开山庄出山，一路下坡。左右土冈，高皆丈馀，当中甚窄，只容一车。又行五里，田路路平，而两边山冈仍高。再行十五里，至杜家庙早尖。去此行二十五里，渡过黄河。登车，过齐河县城。又行二十五里，至堰城宿。一路颇热，大风扬尘，树茂田肥，人民丰富。晚间，街市有耍龙灯者。灯长四丈五尺，铁架纸糊，节节活软，五彩鲜明。下

耍龙灯  
跑旱船

十人举棍，前一人举大珠，随行戏玩。后十二人奏乐，前八名小孩，四男四女，手各持一云灯，周皆八九尺，随行戏舞，闹热可观。亦有跑旱船者，男扮公子，女扮渔婆，乐声幽雅，曲调可听。庄外有三官小庙，系明万历三十六年建，内设席棚供佛像，桌凳花旗，木鱼钟鼓，悬灯结彩，人语喧哗。亥刻，有五道士着红氅，诵经。正中者举谷枝，焚香祝诵人民安乐、五谷

丰登等语。诵毕出庙，焚神库钱粮。后则船、龙出庙，绕行通村。

十五日庚子，阴雨。辰初，开车入禹城县界，行五十里，过县城，至禹城桥早尖。午正雨止，仍阴。又行四十五里，至平原县平原〔原文如此〕二十里铺宿。中途，遇王竹轩率仆役数人由津来接。申初又雨，入夜晴。

记：近日入山东界，田畴肥美，衣履整齐，强于江北。现值上元佳节，当晚灯烛辉煌，鼓乐喧天，通宵达旦。

十六日辛丑，阴，冷。卯正起程，行五十里，至曲鹿店早尖。后入德州界，行五十里，抵德州城南门之朝阳门外马市街宿。各铺悬灯奏乐，罗列古玩新货。晚餐后，步入南门朱市街。见每八步悬五彩对联横幅灯各一，词皆歌舞升平。闻通城内外，灯烛以数千计。南门城上有关帝庙，威灵感应，祈祷丰年，万缕香烟，上冲霄汉。又有秧歌彩鼓各一伙，歌声断续，鼓乐丁东。沿街旗民，男女老幼，往来如蚁。终宵金吾弛禁。是日，因正道泥泞，故早尖后改走德州。

德州中元  
之热闹

十七日壬寅，稍晴。卯初起身，行五十里，至柘园早尖。去此出山东界，入直隶吴桥县界。行五十里，至连镇宿。入夜，雪。

十八日癸卯，早微雪，后大雾。寅正起身，入东光县界，见城垣毁坏无馀砖。后入南皮县界，共行六十五里，午正至泊头宿。午后晴。

十九日甲辰，晴。巳正起身，行六十里至沧州南门外



宿。途遇高引之来迎。

村镇如  
同城市

二十日乙巳，晴。卯正起身，入青皮县〔编者按：应为青县〕界，行四十里至兴济早尖。道路曲折，间巷甚长，铺肆密如城镇。又行六十里，入静海县唐官屯宿。

二十一日丙午，晴。寅正起身，行七十五里，至梁王庄早饷。遇马松圃大尹（绳武），共饮后行七十五里，午正抵天津县北关外公馆宿。中途遇家兄永修由京来接，相见甚喜。又见他县男女老幼，荷被提包，身着单衣，面有菜色者以数百计，皆逃往津门以求食。晚，接陈子敬观察（钦）、马松圃太守（绳武）、宋澄川大令（渊泾）暨庆心泉（志）、隋采廷（青选）与津海关税务司汉南之名刺，亦有面会者。入夜微风，凉。

二十二日丁未，晴，暖。早起，乘肩舆入城，各处答拜，及谒制军李少荃相国（鸿章）。见南门外积水如湖。巳正回公馆。早餐后，于午初起身，乘车行三十里，至浦口宿。入夜微风，阴，冷。

二十三日戊申，早雾，卯初起身，巳正晴。行五十五里，至蔡村早饷。又行六十里，至安平镇宿。

二十四日己酉，晴。卯正起身，见霜华满地，冷气侵人。行二十五里，至张家湾早饷。又行三十里，至定福庄宿。遇星使之族弟崇梦山（禧）、犹子嵩棣山（申）、少君衡阶生（平）来接，对谈良久。当晚，因思再须一夕，即可入都，何乐如之。

明朝返里

回忆此次往返十馀万里，计十七月，其行甚速，乃口占七绝云：

随轺三次游西国，往返曾经地一周。

廿万程途辛苦历，明朝抵里话香眠。

二十五日庚戌，晴，暖。辰初起身，行二十里，已正入朝阳门。随星使覆命后，家人父子，朝夕聚谈。每话别后情事，犹为之眉飞而色舞也。

〔稿本卷八终〕